　　离别的钢琴奏鸣曲 3

────────────────────────

作者：杉井光

插图：植田亮

译者：Overdoes

扫图：Ozzie

录入：寂若悠竹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首度现场演唱结束后，真冬与小直之间的距离才刚稍微拉近了一些，第二学期的活动季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校庆活动除了合唱比赛、运动会，还有feketerigo首次独挑大梁的演唱会。然而神乐坂领导的民俗音乐社本身，也在亦敌亦友的情况下相互竞争。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真冬身边又出现了一位昵称尤利的小提琴家——朱利安·弗罗贝尔。他的外表宛如稚嫩可爱的小女生，能让真冬放心地和他接触，据说两人也曾一同四处巡回表演。再加上他的出现让真冬的手指似乎又能动了，这是否会让小直心生动摇——

有点可笑又有点无奈，恋爱、革命与音乐交织而成的故事，第三集登场。

────────────────────────

杉井光

1978年出生于东京。听说朋友买了一台KORG的电钢琴，自己也突然兴起一阵购买欲而去找了目录。最后想起搬家前那架一直被当作置物台还积满了灰尘的钢琴……就不想买了。

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神的记事本1-3

离别的钢琴奏鸣曲1-3

插画：植田亮

依着自己的步调从事插画、游戏设定稿、场景绘制或上色……之类的工作。

────────────────────────

那家伙来了

他除了是一名年轻的天才小提琴手

而且跟真冬是……呃……是什么关系啊

他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直巳跟真冬……是什么关系呢」

你一定在这条路前方的某处吧？

身处于不断奔驰的巴士或电车里，或是某个开着收音机的汽车旅馆中，

听我唱着这首歌吧？

这样你也会了解——

无论我俩相隔多远，我都会想着你。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obby jean>

偶然间，我发现了刻在吉他琴身上的文字。

虽然以前曾摸过一次真冬的Stratocaster吉他，但那时我当然没注意到上面的字，因为那行字刻在不松开螺丝就不会露出来的琴身内侧。

「我也想改变吉他的音色。」

某次团练时，真冬说了这句话；那时我们已结束第一次现场演唱，而暑假也接近尾声了。当时我和神乐坂学姊正热烈讨论着效果器和音色的话题，听着听着，真冬不知为何一脸不高兴地拿吉他琴颈戳我的背。

「……你想改装吉他？还是说要用效果器？」

「我不太懂这些，直巳你帮我改。」

虽然我没有勇气改装价值三百万圆的老琴，但还是拆开背板来看了看。结果就在拾音器的正后方、琴身上的四方形凹洞侧面发现了那个。

「上面好像刻着什么字……」

「……那是俄文吗？」

凑过来窥看的千晶问道。原来如此，那看起来的确有点像西里尔字母。就在此时，真冬从我手中把吉他抢了回去。

「不、不可以看！」

「嗄？什、什么？」

「盖起来，里面可以不用管啦！」

她干嘛这么慌张啊？反正我们也看不懂西里尔字母吧？

「真冬知道里面有字吗？」千晶问道。

「我、我不知道。」

「学姊不是看得懂俄文吗？而且也读过很多俄国人写的书吧？」

「就算俄国是革命之国，但因此认为我似乎什么都看得懂，那你就想太多罗！」学姊答道。

真冬从我手中抢走螺丝起子、盖上背板，试图把螺丝栓回去，但是她的右手手指还不能动，所以旋起螺丝起子也挺费力的，看不下去的我就只好替她代劳了。

「上面刻了些什么啊？」我试着问她，真冬从我手中接过恢复原状的吉他后就紧抱着不放，一副要把吉他塞进身体里的样子。她三心二意地犹豫了一会儿之后，细声说道：

「名字——送我吉他的人的名字。」

送她吉他的人？

「原来琴是别人送的啊……」千晶抚弄了一下琴颈。

「世上还是有出手阔绰的人耶，竟然送这么好的吉他。」

「他说初学者最好一开始就使用好的乐器……」

「我以为姥沢同志的吉他是无师自通呢，原来有老师教啊……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

「啊、嗯……」

结果真冬支支吾吾地没说清楚。我本来也以为她是自己练习学会的……但仔细想想，真冬开始学吉他的契机又是什么？自出生以来就浸淫在古典乐中的职业钢琴家竟然玩起电吉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别再问了啦！」

真冬莫名其妙地用力踩了我一下。逼问你的人明明是学姊耶！

「早点教我怎么使用效果器吧。下次现场演唱之前，我也希望能发出像响子的吉他一样多彩多姿的音色。」

「嗯，好……」

其实我最喜欢真冬那不使用效果器、直接透过扩大机传出的脱俗琴音……应该不必硬要在这方面跟学姊比吧？况且，现场演唱之前才刚结束……

「下次现场演唱是什么时候啊？我也想早点表演呢！」

拜托！连千晶也一样？学姊搂了搂千晶和真冬的肩膀，彷佛要她们别急。

「毕竟不会有太多乐团来找我们同台演奏，下次表演就是校庆罗。」

校庆将于第二学期后半——也就是十一月展开，距目前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可是我们第一次独挑大梁呢，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也算够啦。」

「真想不到会从不通知我们就突然安排三周后现场演唱的学姊口中听到这番话啊！」我忍不住挖苦了她。

「年轻人参加过帆船大赛吗？」

学姊伸出手指抵着我的额头问道。干嘛突然这样问啊？

「没有啊……」

「嗯……一开始划船时，所有人要小幅度地快速摇桨，速度加快之后就要改变方式，大幅度而缓慢地划水。」

「什么？」

「乐团也是一样喔！」

这个人又想说些好听话来哄骗大家了。不过，当脑海中瞬间闪过「原来如此啊」的时候，就表示我已经毫无胜算了。因此……我只能认同她说的话，可恶！

「我们现在已经是速度加快的状态了。」

神乐坂学姊背起竖在教室另一角的吉他，背对着对我们说道：

「但这并不表示速度加快就是好事。校庆来临前说不定还会发生各种麻烦的状况，所以我们更应该弄清楚划水的手感，沉着地向前划进啊！」

这时学姊回过头来，以有点可爱的动作竖起食指。

「重点不在速度唷，而是四个人的默契。」

千晶立即点头回应，真冬则踌躇了一下才默默地点了点头。

很久之后再次回想起这件事……学姊那时候可能有什么预感也说不定。实际上的确发生了麻烦的事，无论是个人或社团活动方面，恐怕没有比这三个月更混乱的时期了。

回想起来，这一切一切麻烦的开端正是——

夏天快结束时，哲朗给我的两张票。

1.女王陛下的歌唱比赛

其实仔细想想，父亲哲朗常送些东西给我，只是收到之后很少令我感到开心。哲朗是个音乐评论家，这种奇妙的职业让他根本不用买就会有多如牛毛的CD、书和杂志送来，而他总是把多的部分推到我这来。

如果他给的是「东西」那还好办，但是哲朗的懒散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是暑假最后一天的事了。当我结束社团练习回到家，哲朗就露出超级刻意的笑容对我说：

「小直，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

「我才不要！」

「至少问一下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嘛！」

「说啊！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态度这么不屑，如果真是小直想要的东西怎么办？」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例如……对了，例如年轻貌美又温柔的新妈妈？」

「那只有你想要吧？」

这么说来……哲朗不但年过四十还离过一次婚，附近邻居至今仍以为他是万年重考生，这样的人不可能找得到再婚的对象吧？你还是面对现实吧？该面对现实了！

「我也觉得把煮饭、洗衣、打扫都交给小直来做不太好啊……所以才积极地参加联谊，上酒店帮你找个新妈妈啊！」

「那你来做家事不就好了！」明明一直赖在家里，而且还不写稿！

「真过分，小直竟然说这种话，我可是为了抚养你才这么努力工作耶！」

「那我问你，你整天开着PS2，勇者等级都升到30了又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嘛，今天在研究椙山浩一（注：勇者斗恶龙BGM作曲家）的音乐啦，毕竟他是日本国内让现代音乐普及化的第一人啊！」

我叹了口气关掉PS2的电源，只见哲朗绿着一张脸惨叫：

「早上才升级的耶！你这家伙竟然给我关掉！」

「快工作啦！」

做晚饭时，大概是味噌汤的香味让哲朗又活过来了吧，只见他慢吞吞地走到厨房来说：

「那么……回归主题。」

不用回归主题了啦！真是的！这家伙为什么如此顽强啊？

「小直，这个送你吧。」

在正在做饭的我面前轻轻晃来晃去的……似乎是某种门票。正想把那张票甩开时，却瞥见门票的一角印着「指挥：姥沢千里」——这时我才察觉他的用意，顿时觉得心情沉重。

「这是……你的工作吧……？」

「嗯，是啊，所以才送给小直。」

举世闻名的指挥家——姥沢千里，帮他取了「乾烧虾仁」这个不雅外号的人，正是高中和音乐大学时期都是他同学的哲朗。不知其他人是否因此误以为两人交情很好，常给哲朗一些评论乾烧虾仁演奏会或专辑的工作；不过哲朗本人似乎不太喜欢评论朋友的音乐。至于遇到这种状况时哲朗会采取何种行动——说出来或许令人傻眼，但他就是会把工作推到我这来。话说回来，要我评论演奏会可是第一次。

「不要，我不行啦！你自己做啦。」

「我也不要啦，因为当初没问是谁指挥的，就随便把工作接下来了。拜托啦！」

而且……为什么是两张票啊？

「我那时想说可以找美眉一起去啊，就拜托对方给我两张票罗。这可是特别席耶！要价四万日圆喔！哎呀，小直真是好命啊，可以来个奢华的约会呢！所以就拜托你啦。特别席还空着的话不大好看，所以一定要携伴参加唷！去宾馆的钱我也会帮你出到底啦！」

「喂，哲朗！等一下！」

然而哲朗却喃喃念着「迷路金属、迷路金属（注：勇者斗恶龙游戏中出现的银灰色史莱姆）」这种宅话，逃回勇者斗恶龙的世界去了。

可恶啊！不给他吃晚饭！不过生气归生气，我还是默默地把哲朗给的门票塞进了口袋。

没办法，谁叫我还算喜欢乾烧虾仁的演奏，免费去听还可以拿到稿费，就勉强去一下吧。

隔天是开学典礼。我心想还是找个人和我一起去好了，便把门票带到了学校。

高中一年级的九月一号，是班上同学给人的感觉完全改变的特别日子，例如皮肤晒黑啦、染个头发之类的。

「小直怎么完全没晒黑啊？」

「对了，你不是去海边住宿集训吗？」

外貌没有太大改变的男同学跑来对我说这种话。

「可是我们住宿集训是为了练团啊！」

那是我们民俗音乐社的住宿集训……虽然是有游了一下泳没错啦。

「与其说外表上的变化，不如说看不到的地方有所改变了吧。」

「就是说啊，高一的暑假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意味着蜕变呢！」

「所以啦……小直你是跟谁一起蜕变的啊？」

「三个女生跟一个男生一起住宿集训，不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吧？」

我参加的社团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位都是女生，所以班上的男生多少有点嫉妒。真希望他们了解实际状况后再来嫉妒吧……住宿集训期间无论煮饭洗衣都是我的工作，不仅如此，还有各种麻烦的事情。

「不可原谅！快说，坦白从宽！会不会是姥沢同学？」

「应该是跟姥沢同学吧？」

「那个……没啦，并没有发生你们所想的事情。」

「快走开，别挡路。」

人群后方突然传来女孩子的声音，男同学们如惊弓之鸟般突然间都鸟兽散了，站在后面的，正是流言的当事人。

栗子色的长发、白皙的肌肤、蓝色的大眼睛……一切的一切感觉都有点不真实。即使真冬转学过来已经四个月了，看到她穿着我们学校的制服，还是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早、早安……」

我不大自然地打了个招呼，只见真冬一脸生气地回头望向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用泡泡般细微的声音回应：「……早安。」

「喔喔喔，公主殿下开金口打招呼了！」

「真不敢相信！」

真冬瞪了瞎起哄的男同学们一眼，然后在我隔壁的座位坐下。

「还你，我大概都记起来了。」

真冬从包包里拿出几张CD，是我昨天借她的非凡人物乐团专辑。她现在是我们乐团的吉他手了，所以正在研究各类摇滚乐团。

「你觉得如何？」等等，她只花一天就记起来了喔？

「不是很喜欢，但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即使如此，这已经是长足的进步了。真冬刚转学过来时，简直就像受了伤不肯从山洞里出来的猫一样。春天结束、一起度过夏天、一块儿征服初次现场演唱之后，我们之间的距离才稍微拉近了一点点。

但光看表面或许会觉得她不过是早上会跟人打招呼了吧。在远处围观的男同学们悄声地谈论着：「那两个人进展如何？」

「既然早上会互道早安，表示睡前应该也会互道晚安……」很烦耶，安静一点啦！

接着……我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票还在不在。

虽然是无谓的尝试，但还是邀邀看好了。

「对了，真冬，德弗扎克的交响曲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啊？」

周围的同学一起皱着眉头。也难怪啦……这种问题的确不大会出现在早晨的高中教室里。

「为什么这么问？」真冬歪着头问道。

「那个……呃，就当做是问卷调查。」

「……第三号跟第五号。」

还真是有深度，但总算是有点希望的样子。

「柴可夫斯基呢？」

「曼弗雷德交响曲。」

「果然是父女，连喜好都很像呢。」

「你在说什么？」

我轻轻地把门票拿到真冬面前——演奏会的表演曲目正是柴可夫斯基的l812序曲、曼弗雷德交响曲、德弗扎克的第五号交响曲，而指挥就是姥沢千里。看到这个之后，真冬的表情整个僵住了。

「……你到底想干嘛？」

「呃……这是哲朗给我的啦，然后……有两张，所以想说邀个人一起去。」

「这样好白痴，为什么我要去看爸爸的演奏会？」

丢下这句话后，真冬突然转过头面向黑板的方向。她真的很讨厌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光是邀请的话只是白费功夫。

「失败啦～」「被甩啦～」「他们两个果然没什么嘛！」「在教室里邀人家约会，小直你还真有勇气啊！」这些现场播报员真烦耶！

「这么说来，小直的对象果然是相原同学吧？」

「就是说啊，是相原同学啦，她就跟你老婆没两样了嘛！」

「谁在叫我——？」

右后方的门突然打开，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周围的同学吓得跳了起来。

「早啊！小直小直，你听我说喔，我忘记从今天开始就是第二学期了啦！暑假期间每天来学校的时间都比较晚，害我今天也睡到九点。你为什么没来叫我起床啊！」

千晶大刺刺地经过我跟真冬中间，在我前面的座位坐下。不愧是前柔道社员，一头短发只用橡皮筋随意地绑到一边，看来她今天早上大概也在屋顶之类的空地练鼓吧，包包里还插着用封箱胶带补强过的旧杂志跟鼓棒。

「喔？这是什么啊？」眼尖的千晶发现了放在我桌上的门票。

「演奏会。你要去吗？不过是古典乐喔……」

「万一睡着了还说梦话，周围的人会原谅我吗？」

那你就别睡着啊！

「啊，指挥不是真冬的爸爸吗！这是现场演唱吧？有没有乾烧虾仁团呼或是乾烧虾仁舞之类的啊？」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真不知道带千晶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由于今天是开学典礼，下午有一场漫长的班会。我们一年三班的女首相——班长寺田大姊快步走上讲桌，直截了当地开口发言：

「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要议题。」

寺田大姊推了推眼镜，男性班级干部（寺田大姊的奴隶）则负责发资料。

「这个月底有合唱比赛，所以必须选出指挥、伴奏跟其他工作人员。」

这么说来，好像的确有这么回事啊？我们学校以前有音乐科，所以传统上每年都会举办班际合唱比赛，而且还办得很热闹。若是一般学校，这样的比赛通常会在体育馆之类的地方举办，但我们学校却是在能容纳全校师生的大音乐厅进行。

我看了看印在班会资料上的合唱比赛概要，指定曲是莫扎特的《圣体颂》。选得真不错，又短又好记。

「已经决定由小直同学担任指挥了，所以只要再选出伴奏的人就好。」

「说得也是……」「只有小直才能胜任啊！」

「喂，等一下！」

我才抬起头，班上同学的视线早已集中在我身上了。

「小直同学不愿意吗？」寺田大姊宛如民意代表般，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对我说：「你爸爸不是音乐评论家吗？」

「两者之间没关系吧！用民主一点的方式决定啦！」

「好吧。小直同学，请举出三位你喜欢的指挥家。」寺田大姊说道。

「为什么？」

「这是民主的程序。」

什么跟什么啊？真搞不懂。偏偏这间教室里没有人敢忤逆寺田大姊的意嗯……

「嗯……尤金·奥曼迪、乔治·塞尔，还有查尔斯·孟许吧。」

「那么——」寺田大姊把手放在讲桌两端，视线扫过整间教室。「除了小直同学以外，还有谁能马上说出两位以上指挥家的名字，麻烦请举手。」

宛如核子大战一万两千年后的寂静笼罩着整间教室，别说举手了，甚至没人敢动一下。

「——那么就决定由小直担任指挥了。」

寺田大姊冷酷的宣告让我哑口无言，耳边彷佛听见民主主义逐渐崩坏的声音。事到如今，我终于稍微能够了解恐怖分子的心情了。

「接下来是伴奏的人选。」

寺田大姊话才刚说完，就感觉到全班同学小心翼翼地将视线转向我旁边的座位。我本来还一睑茫然，但随后立刻回过神来。

说到我们班上谁会弹钢琴，大伙儿最先想到的只有一个人——真冬。因为她是十二岁便在东欧的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优胜、史上最年轻的天才少女钢琴家。

可是，现在的她因为某种理由不想再弹琴了，而这个理由不只我知道，全班也都很清楚。恐怕是心理上的因素——使得她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都无法正常动弹。

之前听乾烧虾仁说过，认识我之后她的手似乎好了很多。实际上，住宿集训时我也曾看见真冬偷偷地弹钢琴。

不过……心理上的问题比身体上的问题更严重。真冬的手指不能动发生在英国的演奏会开演前，正要弹奏萧邦奏鸣曲的第一个音那个瞬间。这件事造成的伤害至今尚未痊愈。即使只是学校里的比赛，她恐怕也无法在舞台上弹琴吧……

正因为如此，没人敢提议让真冬弹琴。

大家只敢悄悄地窥探面无表情的真冬，结果还是没听说合唱比赛的伴奏者是否已有人选。

「哦？一年三班的指挥是你啊……」

不知为何，神乐坂学姊似乎很愉快地笑着这么说。放学后竟然比我们早到民俗音乐社练习室，看来学姊今天应该有好好来上课吧。毕竟她是个平常会整天都跷课，放学后过一阵子才会来学来的不良学生。

「学姊是二年一班的吧？你们班今天已经决定好指挥的人选了吗？」

「嗯，连讨论都没讨论就决定由我担任指挥了，跟去年一样。我已经技痒了呢。」

「学姊不唱歌吗？为什么？」千晶问道。

我也对这点感到不解。学姊可是我们乐团的主唱，与其让她指挥，不如让她唱歌比较好吧？

「群众在背后为你鼓掌，这可是难以取代的快感呢！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个中滋味的职业，就只有指挥了！我记得……姥沢千里也曾在访问中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因为那个人很自恋啊。」

拿布擦拭吉他的真冬喃喃地说道。那口气与其说是厌恶，倒不如说是感到厌烦。

「总觉得我跟你爸爸会很有话聊耶！能不能请他来看我们的校庆现场演唱呢？行程没问题的话他应该很乐意前来吧？」

「绝对不准！」

真冬以一脸可怕的表情拒绝了学姊。

「啊，这么说来……」说到姥沢千里就让我想起演奏会的事，于是把门票拿了出来。「学姊要去看这个吗？虽然是公关票啦……」

神乐坂学姊接过门票，脸上笑容突然消失了。怎么了啊？该不会是演奏会那天刚好有事吧？还是说曲目太艰涩了？德弗扎克的第五号交响曲就算了，曼弗雷德可能有点不讨喜……

「有两张票就是……要跟你一起去的意思吗？」

「咦？啊，是的，因为哲朗又把工作推给我了．呃，那个……如果不方便也不勉强。」

「不，我会排除万难赴约唷！把这个当作约会的邀请也不为过吧？」

「嗄？」呃？什么？

「距离上次那个热情的夜晚还不到一个月，没想到年轻人会主动邀请我啊。虽然我想把这种喜悦化作千言万语在你耳边倾诉，可是这里除了年轻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在，所以只好当天晚上再说罗。」

拜托你不要讲这种话，会让不知情的人误解啦！什么热情的夜晚……

「……当天晚上？」

「因为演奏会的地点在东京啊？表演结束就已经八点了，乾烧虾仁应该会回应听众的安可要求延长表演，听完演奏会后再吃个饭，与其回家还不如在那边住一晚啊。」

「不行！」真冬突然站了起来。

「真是的——学姊！你在说什么啦！」

千晶跟着站起身，我则反射性地往后退了一步。

「非常欢迎你们可爱的嫉妒唷！」

学姊紧抱住逼近她身边的千晶，接着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可不会因为这样就原谅学姊！」被学姊抱在怀里的千晶还是气呼呼的。这光景我早已看习惯了，所以也不觉得惊讶。神乐坂学姊打从骨子里就喜欢跟女生鬼混，何况千晶正是为了学姊才特地练鼓并加入这个社团；就算只是开玩笑，听到学姊这么说还是会生气的。不过……呃，为什么连真冬也生气了啊？而且还瞪着我耶？

「姥沢同志是在嫉妒我吗？还是说……你也想去？」

学姊这次从背后抱住真冬，手上的门票正好在真冬面前。只见真冬的脸一红，连忙把头别了开来。

「那……我就跟年轻人一起去罗？」

「……不行。」

「她这么说耶，年轻人？」

学姊把票丢了回来。不管我怎么看，都觉得她正幸灾乐祸地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的情况。

「票是你的，由你决定要交给谁。不过……姥沢同志跟相原同志好像都不想去唷？」

「响子，你这么说太狡猾了。」

在学姊怀里挣扎的真冬还不忘反驳。这间学校里只有真冬会直呼学姊的名字，也因为她们会这样抱在一起，外界对民音社的误解才会越来越深吧。

不过，我突然想到……如果把门票交给真冬，把演奏会当藉口再设法说服她，不就可以作为真冬跟父亲乾烧虾仁重新和好的契机吗？

但是……在这里把门票拿给真冬也未免太不自然了……

「这样吧，我们以门票为赌注，用某种项目来一决胜负？」

学姊的嘴角浮现猛禽般的笑容。

「怎么这样啊，那学姊一定赢的啊！」

千晶不禁开口抱怨，其实我也有同感。学姊最喜欢赌博或比赛之类的，而且手段之高明，让她从来没输过。

「我可以让你们唷！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姥沢同志和相原同志可以合作，而且我也允许年轻人帮你们那边。一对三，如何？」

条件这么好反而很可疑吧？既然学姊敢说出这种话，想必一定有十足的把握。正当我想开口时，真冬却猛然抬起头说：

「好。」

「我好高兴啊，姥沢同志。」

学姊亲了真冬的额头一下，真冬的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推开学姊的嘴。

「真冬要比的话，那我也要！」

呃，你们两个给我等一下！连比赛项目都还不知道，别随便接受挑战啊！

「那要比什么呢？」

「那……三温暖忍耐赛！可以碰触对方！」

「你只是想摸别人吧！」

「年轻人也可以一起喔？」

「原来如此，这样就可以监视你不会乱摸她们了……不是这样吧！我是男的耶！」

这个人一定找得到男女混浴的三温暖，所以这提议太可怕了。

「如果不喜欢三温暖，那大胃王比赛好了？可以碰触对方！」

「大胃王比赛里摸别人干什么？别再研究什么可以碰触对方啦！」

「那……四个人的话来比麻将好了。」

「我不懂麻将的规则。」真冬率先发言。

「这简单，分数少的人脱衣服就好了。」

「不要乱教啦！」

「难道你知道的规则是赢了要脱衣服？这么想脱的话，我是不介意啦。」

「我才不脱！请不要忘记比赛本来的目的！」

提了一大堆不正经的意见后，学姊终于正色说道：

「这样吧，既然这里有四个乐手要争雌雄，那就用音乐来决胜负吧！」

学姊依序看了看我、千晶和真冬的脸……事后回想起来，学姊胡闹了半天大概是一种布局，目的正是让我们勉强接受她的意见。

「就用合唱比赛来决胜负吧！」

比赛的流言很快就在隔天早自习时传遍了全班。

「听说你们要跟神乐坂学姊比赛，输了小直要脱衣服？」

「你脱了可以干嘛啊？当然要相原或姥沢脱呀！」

他们接收到的消息好像哪里怪怪的。寺田大姊则是眼泛泪光地说道：

「小直同学对于担任指挥这么有干劲，我好高兴啊！」

不，你搞错了，其实我一点干劲也没有。

比赛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学姊的二年一班跟我们一年三班在合唱比赛中一较高下，名次较高的一方就算获胜。全校一共有二十四个班级，虽然只会宣布成绩最好的前五名，不过——「两班都落榜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至少我们班一定会进入前五强。」自信满满的神乐坂学姊是这么说的。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赢了，神乐坂学姊要脱罗？」有个白痴男生这么说道，结果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

「大家要把力量借给我喔！」

千晶才说完，男同学们纷纷高举拳头呼应。拜托！干嘛这么兴奋啊？然而最让我惊讶的却是真冬说出「练习时我愿意伴奏」这句话。

「公主殿下……这样好吗？」

站在讲台上的寺田大姊担心地问道。「公主殿下」是寺田大姊费心为真冬想的昵称，现在班上女生们也都沿用这个称呼；虽然好像非常重视真冬，但其实只是闹着她玩。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太会唱歌。」

真冬说完后瞄了我一眼。

「只是练习时伴奏还没问题，如果直巳可以帮忙编个伴奏就可以。」

我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真冬竟然主动说要弹钢琴……她这么想赢吗？

指定曲的钢琴伴奏非常简单，省略几个音符的话，应该就连只剩几根手指能动的真冬也可以胜任。即使如此，她应该也比没经验的人厉害很多。

「这样吧，挑自选曲时我们再研拟对策吧。」

真冬同意了千晶的提议。

当天放学后，为了探听敌方的自选曲，我们派了两个男生到神乐坂学姊的教室去侦查，不过……只有一个人回来。

「为了让我逃跑，他……呜……」

生还者哽咽到说不出话来。干嘛搞得这么夸张啦！

「可是……不要紧的！那家伙满怀爱国情操，无论遭到怎样的拷问，应该都不会吐出一年三班这几个字。」

「看领章不就知道了……」

「啊啊、原来如此，那完蛋了！」

被我这么一吐槽，我们的间谍开始烦恼了。白痴喔！就算没有领章，光看脸也应该有人会认出来啊！

「所以你们查到二年一班的自选曲是哪首了吗？」寺田大姊提出问题。

「没有。我们过去时正在讨论女生制服的话题，因为那家伙否决了我提出的啦啦队风格造型，我忍不住提出抗议，结果就被抓到了。」

「一点用都没有。」

「不用回来了！」

看他们这副白痴样，让我几乎接近零的干劲又更少了。

结果去年的合唱比赛录影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优胜班级是一年一班，换句话说就是神乐坂学姊的班级。盘起一头长发、穿着正式的燕尾服的正是神乐坂学姊。自选曲是新实德英（注：日本作曲家，现为东京音乐大学客座教授）的合唱曲《听得见》。缓急分明的节奏搭配一丝不苟的合声，就连坐在视听教室硬梆梆的椅子上观看的我们也为之折服。

「难怪他们能得到第一名啊……」

「据说他们可是史上第一个一年级就夺冠的班级。」

同学们在黑暗中悄悄地讨论着。看样子我们应该赢不了吧，反正我一开始就觉得即使学姊赢了也无所谓。

学姊为了在比赛中让我们，主动说出一对三这种话。乍看之下战力或许差了三倍，但实际上却是班级之间的对抗，我们根本就没有占到便宜，不变的是她再次利用令人敬佩的诡辩让自己在战场上处于有利的位置。

我无力地叹了口气，同时感觉一道视线刺着脸颊，原来是坐在隔壁的真冬一直盯着我瞧。

「呃、嗯……干嘛？」

直到影片播完、视听教室的灯亮之前，真冬都默默地一直注视着我。

「你真的觉得赢不了吗？」

大家陆陆续续走出视听教室时，真冬终于开口了。

「可是……你也看到了刚刚的影片了吧？」

「那种表演……只是虚有其表。」

「姥沢同志说得没错唷～」

当天社团练习时，神乐坂学姊这么说。

「合唱比赛时有几个制胜的诀窍。例如刻意强调声音的强弱、选唱多声部的曲子，还有装模作样地挥动指挥棒等等。」

「这样啊……」

「再加上评审都是没经验的人呀！」千晶补充说道。因为是吓唬外行人的表演，所以真冬才说那是虚有其表吗？

「并不是。」

真冬边调音边摇了摇头。

「这是为了吓唬『被迫当上评审而不服输的外行人』的表演。」

……原来如此。无论是专业人士或外行人，通常只要仔细听应该就能分辨演奏的好坏；但评分时就会拚命找出给予高分和低分的「理由」，这就是学姊狡猾的战术之所以切中要害的原因。

「如果比赛的评选分式改成由全校学生投票表决，就得采取不同的战术罗。可是比赛评审只有四位嘛，所以选曲就要迎合评审的喜好。」

「这么说来，那首自选曲对学姊的班级来说还真是保守啊？」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唱摇滚一点的曲子，结果没想到却选了很像合唱团会表演的曲目，害我觉得有点扫兴。

「去年的评审中有崇尚自由的社会科老师。」

我叹了口气，学姊竟然顾虑到那么细的地方啊……他们去年唱的合唱曲《听得见》是一首创作于波湾战争期间、提倡和平和保护大自然的曲子，想必会让心有同感的社会老师产生共鸣吧。

「那……你们今年要唱什么？」千晶问道。

「今年预定唱摇滚乐。」

「嗄？什么歌啊？」

「这可是秘密。资敌行为就到此为止啦。」

学姊拿着吉他站了起来。

「来练习吧！我们可不能光顾着合唱比赛唷，校庆也快到了。」

民音社的四个社员中，只有学姊一个人骑脚踏车上学。所以社团时间结束后步行到车站的路上，就是我们拟定作战计划的时间啦。

「最慢什么时候要决定自选曲呢？这礼拜？那就得好好想一想罗～」

千晶走在商店街正中央，边甩书包边说道。她的眼里燃烧着运动社团成员特有的热情，实在令我感到厌烦。

「这次的评审是谁啊？」

走在另一边的真冬问道。

「校长、麻纪老师是每年固定的评审，还有谁啊……」

麻纪老师是音乐老师，同时也是我们民音社的顾问，所以千晶才会说：「那不就可以收买麻纪老师吗？」

「问题是可以收买的话，响子早就收买了。」真冬回答道。她们无视于夹在中间的我，热烈地交换着意见。

「小直！」

脚突然被踩了一下，害我差点往前摔倒。

「你每次都在发呆！拜托你拿出干劲来嘛！难道输给学姊也无所谓吗？」

千晶把脸凑了过来。由于正好站在人来人往的站前街道中间，周围的视线令人好不自在。

「因为我觉得应该赢不了啊。」

「你想跟响子一起去演奏会吗？」

连真冬也绕到我面前，用相当锐利的眼神询问我。

「不是啦，也没有特别想……」

「说清楚啦！」

「真冬干嘛那么在意啊？虽然我能理解千晶为什么生气……」

「哦？你知道我生气的原因啊？」

千晶以瞧不起人的口气对我说道，我没自信地点了点头。因为千晶喜欢学姊，听到学姊说要跟我去约会——就算只是开玩笑，应该也会感到困扰吧？听到我这么说之后，千晶皱了皱眉头，接着叹了口气。

「真冬，我们的敌人大概不是学姊，而是这个笨蛋的迟钝吧。」

「我也这么觉得。」

真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那极短的一瞬间，她以似乎想说什么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却又立刻回头快步走向车站。千晶对我做了个鬼脸，跟着追上了真冬。

我不明就里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等到想起来要追上她们而跑下车站楼梯时，电车车门正好关上了。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月台长椅上，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看来这回我军会轻松获胜呢。」

我差一点就从长椅上滑下来，回头一看，原来是神乐坂学姊露出狡猾的笑容站在那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是骑脚踏车回家去了吗！

「我本来想探查一下你们的战术，但看来似乎没这个必要啦。」

学姊在忍不住叹气的我身旁坐了下来．

「反正学姊在提出要比赛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赢了吧？说什么一比三，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双方根本没得比嘛！」

话才说完，学姊以有点惊讶的表情直盯着我看。

「年轻人，你对我有点误解唷～」

「误解什么？」

「我只打胜仗——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还有一点则是……我不参加打不起来的仗。」

学姊把手放在我的腿上。

「就是因为我相信年轻人、姥沢同志跟相原同志有资格当我的敌人，才会打这场仗。这次的比赛并非不具任何意义，况且我也不想要空虚的胜利。」

站内响起「普通车即将到站」的广播，学姊轻轻地挪开身体站了起来。

「可是……现在的你——的确无法跟我比吧。别说一对三了，就算是三个人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半唷，真还憾。」

我茫然地听着列车渐渐靠近的声音，以及学姊爬上楼梯后渐渐远去的脚步声，身体却迟迟无法离开长椅的椅背。

正因为她相信我们有资格当她的敌人。

但是现在的我却——

隔天放学后是我们一年三班可以使用音乐教室的时间，由于还没决定好自选曲，所以先一起练习指定曲。

K618（注：K指的是路德维希·冯·克歇尔，奥地利音乐学家，为莫扎特的作品编号而闻名，因此莫扎特的作品编号都以K开头）

《圣体颂》是莫扎特的杰作之一，算是一首很简单的曲子，分部练习也很容易。只是要将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这四条分开的线揉合在一首歌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外行人想顺利掌控和声的感觉并不容易，加上眼前这三十几个声音各唱各的，令手中拿着指挥棒的我也开始感到茫然。

「小直！」

站在女低音最前排的千晶竖起了秀眉。

「我说你啊！如果只是像个节拍器般左右挥手就可以，那我也会指挥啊！」

「毕竟你除了音乐方面的专长以外一无可取！拜托振作一点啦！」

「就是说啊，这样没办法继承父亲的事业喔！」

喂！不要随便把我跟他混为一谈啦！我很不爽地把指挥棒放在谱架上。连声音不合也怪到我头上，这也让我很困扰耶！

尴尬的沉默短暂地笼罩整间音乐教室，再度打破这气氛的还是千晶。

「这样吧，我们到外面去。」

嗄、什、什么？同学们都因为千晶这突然的发言而骚动了起来，可是千晶却对着钢琴那边继续说道：

「真冬，好好教一下那个笨蛋，我们去走廊那边分部练习。」

虽然也有人抗议说不想走出开着冷气又凉爽的音乐教室，但班长寺田大姊也同意千晶的意见，于是一行人就陆续出去外面走廊了，只留下一脸错愕的我和仍坐在钢琴前的真冬。

这是怎样啊！千晶到底想干嘛？

我尽量不和真冬四目相交，一屁股坐到谱架前。

音乐教室厚重的金属门外传来班上同学的歌声。不光是如此，全校所有班级都在这个时段练习，虽然听得不甚清楚，但数百个人的声音都混在一起了。

「……你还想不想当指挥啊？」

真冬小声地问我。

「也不是不想啦……」

总觉得大家都对我抱着奇怪的期待，昨天的神乐坂学姊也是如此，真讨厌。只因为我做过音乐评论，就认为我们可以赢过去年优胜的团队吗？指挥又不是魔法师！

「我能理解你在想什么……」

真冬喃喃说话时的表情被掀起的钢琴盖遮住，从这个角度完全看不见。

「我觉得……对外行人组成的合唱团来说，有没有指挥都是一样的。」

「……嗯，是没错。」

「为什么？」

「唉，大家都没空注意我的指挥棒啊，光是盯着乐谱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外行人组成的合唱团得靠钢琴伴奏来掌控，但就连伴奏也对指挥——」

话才说一半，我就停了下来。

目前为止说的都是正确的。没受过训练的人无法配合指挥棒演唱，而没经验的伴奏者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弹琴，所根本不需要指挥。不过——

我再次站上指挥台，刚好和真冬目光交会。那个眼神就像在询问——你觉得我为什么会自愿担任伴奏呢？

没错，我们的伴奏者并非因为「刚好学过钢琴」这种似乎会出现在每个班级的理由才被选亡。

伴奏者是真冬啊。

因为有真冬和我，这是——神乐坂学姊在二年一班没有的一项武器。

我轻轻地从谱架上拿起指挥棒，真冬的肩膀敏感地起了反应。

彷佛拿起针插进空中般，慢慢地刻划下拍子。这首仅仅四十六小节的歌宛如一小节一拍，庄重却丝毫无损其轻盈的感觉——

钢琴旋律迈开步伐，我仿佛可以用手捞起一个个音符般完全掌握节奏……因为那是我特别为真冬编的曲，只有最基本的三和音。那声音纤细到连我指尖的细微动作也能完美配合到，仿佛还能感受到真冬的呼吸。歌声在我耳里响起，从主调到A大调、加入一点灰暗氛围后转至F大调。

澄澈的祈祷歌声回荡在大圣堂高耸的天花板，最后被我手上指向远方的指挥棒吸收，四周终于回归一片寂静。

曲子结束后，我直盯着音乐教室后面的黑板好一阵子，感觉到力量正慢慢自身体中流走。

我慢慢地走下指挥台、靠近钢琴，真冬的脸上也微微泛着一抹红晕。一发现我正看着她，便移开了目光。

「真冬，对不起……也谢谢你。」

「我……只是配合你的指挥弹奏而已。」

「嗯，可是……」

我的视线移到真冬还摆在键盘上的右手……那与众不同的手。

真冬为了我用这只手——

「啊！我可不是为了你！」

「啊……不是啦，你当然不是为了我，但……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想要那张门票吗？」

「才不是那样！你、你跟响子……」

我跟神乐坂学姊？我们一起去听演奏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但真冬话说到一半脸就红了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真是的！笨蛋！」

结果她只丢下这句话，就伸出手啪啪啪地用力打我的手臂。到底是怎样啦！我正想抓住她的手腕阻止她，真冬却面红耳赤地甩开我的手，只见她的视线越过我，看着我的背后——

我吓得急忙回头一看，才发现音乐教室的门已经不知何时开了一道隙缝，而班上同学们正透过隙缝窥视。

「什么嘛！结束啦？」

「你们的情侣吵架还真短耶！」

「好无聊喔！」

我们又不是供人参观用的！

等到千晶朝我的屁股狠踹了一脚、全班再次一起练习时，一年三班可利用这间教室练习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不过，光是这一次练习，我已经觉得自己能抓住神乐坂学姊燕尾服的衣角了。

团体练习结束后，准备到音乐资料室归还指挥棒和乐谱时，又只剩下了我和真冬两人。

「真冬，正式比赛时能不能也帮我们伴奏啊？」

昏暗的仓库里，我一边将乐谱归位到架子上，一边悄悄地询问一旁的真冬。真冬直盯着我的脸颊，接着低下了头。

不行吗？真冬那个无法消失的伤痕，就是在舞台上造成的；即使练习时可以弹奏，如果到了聚光灯底下——

不过……她的琴声能强而有力地引导整首歌，若要让我的指挥和同学们的合唱更加契合，一定得靠真冬的钢琴伴奏才行。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

「那……这样吧，至少……」

真冬一脸无奈地聆听着我的提议，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后，才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

「……一定要吗？」

「嗯，嗯！」我很冷静地点了点头。

「这表示你不想跟响子一起去听演奏会？」

「不是，并不是因为这样。」不知真冬为何一直执着于这点，但我早就觉得门票到底会交到谁手上根本无所谓了，只是——

「我想赢过学姊。我想让学姊看看我跟你究竟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所以一定要你帮忙。」

真冬咬着唇，视线落到地上。

果然还是没办法啊……正当我要开口向真冬道歉时，她突然抬起头来说：

「……我知道了……我会……试试看。」

我不禁激动地抓着她的手甩来甩去。

这样一来，指定曲或许可以和学姊打成平手了，再来就是……自选曲了。

学姊曾对我说，我们有资格当她的敌人。学姊相信我、千晶也相信我，连真冬也相信我。

我绝不会再让她说出「可以轻松获胜」这种话。

那天社团活动之前，我为了问麻纪老师一些问题，决定去音乐准备室一趟……也就是先调查一下评审人员。

「收买我是没用的喔？」

进入音乐准备室一见到麻纪老师，她立刻这么对我说。挽起的秀发配上纯白的罩衫跟窄裙，这名外表简直是男学生对女老师的幻想精华版的音乐老师，实际上却是个顺从本能的暴力女。

「因为我得配合主任的喜好啊！评出和主任相近的分数之后还得说：『哎呀，早濑老师也颇有音乐天分嘛，喔呵呵呵呵～』真麻烦哪……」

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另一位评审——学年主任早濑老师的脸，她是位看似有闲有钱的贵妇，实际上却有点严厉的中年妇女。

「拜托你别毫不隐瞒地告诉学生这种复杂的内幕啦！」

「但你也是为了这种复杂的内幕而来的吧？为了赢过神乐坂同学所以想来收买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来收买你啊？这么说来，跟学姊比赛的事情已经都传到老师的耳里啦？

「不，我只是来打听评审老师们对于音乐的喜好罢了。」

「多少钱？」

「嗄？」

「要付给我多少钱呢？」

喂！你这女人！刚刚还说自己不接受贿赂，接着又主动要求我贿赂你啊？我抓着膝盖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忿怒，然后挤出了这句话：

「那就用站前点心铺的泡芙来交易。」

「我要四个喔！」

居然利用人家的弱点提出要胁……

「你知道校长是基督徒吧？指定曲也是他选的，所以福音歌曲之类的应该不错；由学生中选出的评审好像每年都会给摇滚乐、流行乐之类的歌曲高分。早濑老师就有点难懂了，她喜欢电影、电视剧之类的，你们不妨朝那方面调查看看？」

「要怎么调查？直接去问吗？但是我没上过那位老师的课，也没和她说过话耶！」

「哎唷，这种事情自己想啦！神乐坂同学已经去问罗。」

啊！老师也跟学姊说了一样的话吗？看来我已经慢了一步。

「嗯，我越来越想吃甜点了耶！小直同学，那就麻烦你罗！」

由于对麻纪老师索贿的行为感到气忿，所以我只买了一个泡芙然后切成四份带去给她，结果当然是被痛扁了一顿。

不过麻纪老师的情报并非毫无用处，至少已经知道只要把目标放在早濑老师身上就好。

结果我还是下意识地到教职员办公室找起早濑老师的身影，却在二年级学年主任的办公桌旁发现神乐坂学姊正和她在一起。

我急忙躲到隔板后面偷看她们，只见老师抓住学姊，正在对她碎碎念。这也难怪，几乎不太到校上课的学姊是个不良学生，偶尔出现在教职员办公室就会被老师叫去说教吧？不过竖起耳朵仔细一听，两人之间的对话不知何时开始变成「对对对，就是那首曲子啊！虽然不知道曲名，但曾在电影原声带里听过……」

「哦？这样的话那大概是……」之类，进入音乐方面的话题了。直是可怕的套话技术啊……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只要黏着学姊，然后慢慢套出学姊获得的情报不就好了吗？

不，可是……这样我们的进度不就跟学姊一样了吗？想要获胜就必须大幅超越学姊才行。

当我还在考虑时，早濑老师跟神乐坂学姊之间的对话已经结束了。怎么会这样！我竟在紧要关头漏听了重要情报！

「二年一班的自选曲好像已经决定罗。」

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是隔天放学后了。看来二年一班也已经很热衷于这次的比赛，不但开始防范间谍，就连我们班同学跑去音乐教室探查时也遭到他们群起责难。即使如此……同学还是把珍贵的情报带回来了。

「好像有听见打拍子的声音。边拍手边唱的话应该不是指定曲吧？」

「是怎样的歌？」

千晶用力勒住间谍的脖子，想把他探听到的情报一一挤出来。

「没、没了，我只听到那些而已。」

「如果她们已经决定好了，应该会向学生会提出才对，到那边调查看看就知道了吧？」

某个男生刚说完，寺田大姊的眼镜马上一亮。

「好！去吧！」

寺田大姊真可怕！接到命令的间谍立刻飞奔出去，而且五分钟后就回来了。

「太夸张了，学生会办公室已经变成战场了！活动时间越接近，大家的杀气都好重。」

「那不重要，情报到手了吗？」

寺田大姊的口气十分凶狠，感觉就像用鞋子踩着他的头逼问一样。

「Yes,Boss！他们桌上积了一堆像是报名表的东西，我就想尽办法用手机拍下来了。」

028t\_with\_mark

光是合唱比赛就已经让他们这么（朝不正确的方向）努力了，运动会的时候本班到底会疯狂到什么程度啊？担心归担心，我还是跟着看起间谍同学递出的手机画面。

首先入镜的是杂乱不堪的桌面，桌上有散乱的文具跟资料。疑似比赛简章的封面范本下夹着看起来很眼熟的资料……是写着自选曲曲目的纸张。班级栏看得出来写着2-1，可是——

「曲名整个被遮住，根本就看不见嘛！你真是没用耶！」

面对寺田大姊无情的话语，间谍也只能缩起肩膀——因为比赛简章封面范本正好遮住了填写自选曲的栏位。

「等等，还是看得到边缘。」

跟我一起窥看手机画面的真冬说道，两人的额头几乎要贴在一起了。

「上面写了什么？画质太差了啦。」

「大概是书写体。」

只见真冬把手机转横、眯起眼睛看着画面，接着轻声说出：

「上面写的是——Queen。」

皇后？

我的喉咙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火花啪滋啪滋地散落，脑子里好多想法顿时连成一线。

「你知道什么了吗？」

我点了点头回应真冬的疑问。

皇后合唱团。

传奇的英国摇滚乐团，特色是优美又好记的旋律和浑厚的合声——如果要在合唱比赛中选择摇滚乐，皇后合唱团的歌绝对是最佳选择。

我再次想起麻纪老师说过的话——

校长应该会喜欢福音歌曲吧！而学生代表通常会给摇滚乐或流行乐高分。神乐坂学姊应该也获得了这些情报，再加上她又跟早濑老师说了些什么，已经从老师那获得了一些资讯，学姊先前也说过今年要走摇滚路线。

综合以上条件……假设他们选了皇后合唱团的歌——

『我有听到打拍子的声音。』

到音乐教室查采的家伙所说的话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我知道了。」

「咦？」

「我知道学姊选的曲子是哪一首了。」

千晶也打量着我。

「用手打拍子、福音歌曲风格、又是皇后合唱团的歌……可以作为合唱曲且符合条件的歌只有一首。」

瞬间连千晶都发现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同时把歌曲名说了出来。

「《为爱付出一切》。」

「唱一样的曲子？这样好吗？」

坐在月台上的长椅等待回家的电车时，真冬这么问我。

在那之后，一年三班的自选曲也立刻送达学生会办公室，就是《为爱付出一切》。和学姊他们班选择相同的自选曲，是我思考后觉得能让我们获胜的唯一方法。

「如果和学姊的班级唱一样的歌曲，就会被拿来比较耶？」

坐在另一边的千晶也略显不安。我刻意无视于她们的表情，直接回答：

「就唱歌而言，学姊的班级确实比较厉害，我们可能比不上。但是……」

其实我不是那么有信心，所以无法看着她们的脸，只能盯着自己张开的手掌。

「既然如此，不管唱哪首歌都一样。所以得使用只有我们才有的武器。」

「武器？」

我终于转过头来看着千晶。

《为爱付出一切》中，主唱的部分一直是六部合声，尽管非常像福音歌曲，但它仍是经典摇滚名曲之一。

「我们班上有吉他手、贝斯手跟鼓手。」

千晶的瞪大眼睛回看着我。

「……我、我们？」

我点了点头。

学姊说过她处于一比三的弱势，那我们就不客气地利用这个优势了。只要有我、千晶跟真冬——就可以组成一个摇滚乐团啦。这就是学姊班上没有、我们独有的武器。

「可是……吉他就算了，主办单位不会让我们在比赛当天把鼓放在会场吧！该怎么办呢？」

「我家有两套小型的电子鼓，就用那个吧。音量方面应该也是刚刚好，有喇叭的话就可以用了。很简单的，就跟你平常打鼓一样。」

不知不觉中，电车的声音像是要辗碎我内心高涨的悸动般，朝我们这边逼近。我推开那股压迫感，从两人中间站了起来。我站在安全警示线边回头望，向一脸意外的千晶和眼神似乎透露些许不甘心的真冬说道：

「——我们来搞摇滚吧！」

不愧是原本设有音乐科的学校，合唱比赛当天校内气氛更是莫名沸腾。一早校内就播放海顿的神剧，大音乐厅还换上题有合唱比赛字样的专用垂幕……如果这些活动经费能拨一点零头给各个社团就好了。

比赛已经开始一个多小时了，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的班上同学们从舞台右侧的暗处掀起布幕偷看，观众席最前排的教职员已经露出很不耐烦的表情了。他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听了近十回的《圣体颂》，一定会厌烦的。

「麻纪老师睡着了啊……」

我才低声说完，真冬就在我耳边说道：

「用你的指挥棒让她醒来就好了。」

就算真冬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我在长裤上擦了一下流满手汗的掌心。

出场顺序完全是随机决定的，所以学姊的二年一班还在我们后面三号。这样刚好，先听我们唱的话，她们的气势或许会因此变弱。

「喂，小直，你看到节目表了吗？」

刚从后台回来的千曰阳说道。

「早上发的那张？我没看耶？」

因为我太紧张，根本没时间看。

「这样啊……算了，没什么，现在也来不及了。」

「……什么？」

「差不多要结束了喔。」

虽然很在意千晶的话，但舞台方向传来稀稀落落的掌声、还有上一个班级下台远去的脚步声，踏破了我的不安。

我们一年三班的同学一一走向炽热灯光照射下的舞台，只有我得留到最后。

握着指挥棒的我突然想到——乾烧虾仁已经品尝过这份孤独好几千次了吧？指挥家真是辛苦啊，我以后不想再当指挥了。

不过……这回例外。

司仪一一报出班别、自选曲名、伴奏跟指挥的名字，我则回头看了看站在后方的活动执行委员，他手里拿着的……是我的贝斯。

「很抱歉向你们提出这种要求。」

吉他和鼓是跟主办单位硬拗才获准使用的，因为执行委员中有些好心人知道我们要跟神乐坂学姊比赛，所以偷偷帮我们的忙。

「那么指定曲表演完就拜托你了。」

「好好加油喔！」

互相点了点头之后，我朝灯光洒落处迈出步伐。

掌声和欢呼声从旁边传了过来，明明还没开始表演，干嘛那么兴奋啊？其他班级都没有这样的待遇，甚至有人大喊：「打倒神乐坂！」比赛的传闻到底被广播到什么地步啊？站上指挥台前，我得张开手压抑住会场的吵闹声才行。

我看了看钢琴那边，掀起的黑色钢琴上盖后方可以看见真冬苍白的脸。她还没就定位，而且直盯着键盘——这可不妙。

真冬的手指之所以不能动，就是拜这种光线跟欢呼声所赐。

「小直——」

就在这时，千晶的声音从阶梯式舞台最上排传来，压过会场中逐渐褪去的喧嚣。她以像是责备又向恳求的眼神瞄了瞄真冬，好像在对我说：「你想想办法吧！」

没错，我必须做点什么，因为拜托真冬伴奏的人——就是我。

于是我走近钢琴，真冬的肩膀颤了一下，接着坐了下来。

「我不……不要紧。」

真冬喃喃地这么说，琴键上的手却不自然地僵在那儿。

我挡住真冬的视线，站在钢琴旁。

她不需要注意观众席，只要看着我就好。

「嗯，没事的。」我仔细斟酌说词之后，才化为声音脱口而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真冬发现我正紧紧握着指挥棒。「这不过是练习罢了。就跟莫扎特在正式表演前的热身演奏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冬愣愣地抬起头看着我，接着望向舞台边的布幕外侧。站在琴架上的Stratocaster吉他——正在等待稍后的狂热气氛。

真冬看着我点了点头，那双只映着我的眼睛，现在已恢复了生气。

就在我稍梢举起指挥棒的瞬间，整个大音乐厅里彷佛连呼吸声都被吸走了。

好像有人从空中轻巧地踏着透明的阶梯走下来——那个声音是怎么用钢琴弹奏出来的呢？我也不懂。我朝指挥台一步步后退，真冬离我越来越远，而合唱团员一一映入我的眼帘。只是用指尖挟着、轻轻地牵引，歌声就从那里流泻出来，最后仿佛泉水般满溢而出。

应该有人注意到了吧？真冬的琴音就像目送高昂的歌声般，以最弱音结尾，接着慢慢消失。除了我跟她以外，还有谁也注意到了呢？这是那时候我跟真冬两人独处时的约定。原本的《圣体颂》是为了合唱、弦乐和管风琴而创作的曲子，而钢琴伴奏反而会破坏曲子澄透的乐音。所以我们决定正式比赛时，要在不让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让钢琴声淡出悄悄退场，只要在一开始帮我们弹奏就好——这是我拜托真冬这么做的。现在已经听不见钢琴声，歌声之后只剩下虚幻的弦乐。大家也听得到这个声音吗？

就在我的指尖吸走延长到最后一刻的和声时，背后瞬间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弦乐的幻听倏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背上突然冒出的热汗。我回头看了看班上同学涨红的脸，大家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我数着跑近我们的比赛执行委员脚步声，享受了一下背后传来的掌声。

学姊之前说过——能够体验背后传来掌声的快感，是指挥专属的特权。那好像是引用乾烧虾仁的话吧？原来如此，或许真是如此呢。现在……我实际体会到那种快感，不过——

丢开指挥棒、接过执行委员拿来的贝斯后，我回头一望。逆光的那一头，掌声慢慢变成阵阵骚动，看来大家感到害怕了——我果然是个摇滚乐手啊……

还是比较喜欢站在面对观众的方向。

视野的一角是不知何时已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吉他的真冬，正开始用匹克拨动琴弦。接着是千晶那廉价而刺耳的电子鼓音在旋律中翻滚——《为爱付出一切》。

033t\_with\_mark

才拨动琴弦，身体就感到震动，怀念的低音袭上我的腹部，歌声也自然地从喉咙进了出来。三十几人份的浑厚合声从背后袭卷而来，这可是奢侈到极点的摇滚乐。什么比赛决胜负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只可惜……少了学姊的吉他伴奏啊。

中间的段落一时趋于宁静，诡异的咏唱宛如从拍手的节奏下方涌出般层层堆积而上，最后进入爆发倾泻而下的终曲。映入眼帘的只有飞散的汗水反射出的闪闪光芒，完全不知道学姊身在何方。我们的表演确实地传达到学姊心坎里了吗？

就算已经在厕所里躲了十五分钟，还是无法让发热的身体恢复原样。在我的歌结束那瞬间，除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不知是怒骂、谖骂还是欢呼的喧闹声混杂在一起。总觉得那股声浪还回荡在耳边，心中的悸动也迟迟无法平静下来。

二年一班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我的双脚根本使不上力也站不起来。我问自己：害怕听他们表演吗？怎么可能不害怕？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也很期待能够获胜——但却不知为何一直难以释怀。敌方可是神乐坂学姊……即使他们在我们之后才表演同一首曲子，也没有贝斯跟鼓的演奏，但真的不会使出什么秘密武器吗？

继续龟缩在这里也没用！我用拳头槌了槌膝盖，总算是站起来了。我只是单纯想听二年一班的合唱，学姊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

下了走廊、推开音乐厅厚重的双重门，他们的表演正好进行到《圣体颂》最后的和声延伸至黑暗的当儿。我看向舞台，心中一惊。编成两条辫子的长发——一眼就能认出那是神乐坂学姊的背影，而她就站在舞台正中央。和她面对面的，是一一年一班合唱团在阶梯式舞台上排列整齐的灰色身影。

从女生的穿着看来——虽然没有头巾，但一看就知道是修女服。校方居然允许这样的角色扮演，只能说这场比赛的容许范围还真宽广。

回到座位上，周围的同学们正小小声地交头接耳：「指挥，你跑去哪儿啦？」

「之后要是有人喊安可就糟啦！」「真想再唱一次耶！」

「就是说啊！」

刚在椅子上坐定，后面就有只手伸了过来，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合唱比赛的节日表。我回头一看，递过来的人正是千晶。

「……干嘛？」

「学姊他们的自选曲不是《为爱付出一切》啦。」

我一时间无法理解千晶说的话，哑然地接过节目表时，舞台上响起了钢琴的琴声。

我回过头，仔细聆听他们的歌声。

一开始是乎静、赞颂圣母玛利亚的歌声，没有伴奏，只有简单的和声。于是我立刻发现自己弄错了——

高贵的圣歌被突如其来的强烈琴声打断，一段脚踏节奏和手打拍子的热情韵律接着窜出。和之前一样的旋律配上这个节奏，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嘶吼——

那是……电影「修女也疯狂」中的歌曲——

《Hail Holy Queen》。

这首歌是将赞美诗改成快板后重新编曲而成，让剧中的修女们再次燃起心中熊熊的火，也让年轻人重新踏进教会，而现在——更让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眼睛离不开舞台。我已无法呼吸，为什么那时没有注意到呢？那时真冬从手机画面中看到的Queen并不是乐团名称，而是曲名的最后一个字。为什么我没发现这既是圣歌也是摇滚乐，究竟是为什么呢？光靠歌声、手和脚，就可以孕育出摇滚来啊……

舞台上的学姊回过头时，一头黑发就像鸟的尾羽般翻飞。当学姊将手举到头顶开始打拍子时，气氛瞬间就感染了观众席，吞没了整个大音乐厅。学姊强而有力的个人秀，数度穿透了合唱团跟掌声。歌声就在一股有如山崩般惊人的掌声和喝彩中结尾，虽然非常不甘心，我还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来为他们鼓掌。

根本不用等成绩揭晓就知道结果如何，而我也打从心底同情那些排在二年一班之后表演的班级（实际上好像也有学生立刻就回家了）。附带一提，据说我们一年三班荣获第二名，千晶代替已经虚脱的我前去领取奖状。虽然后来被千晶用卷起来的奖状猛力敲打，我还是没恢复力气。

班上同学们回到教室后依然欢欣鼓舞，我却只记得默不作声的真冬脸上那复杂的表情。

比赛结束后两天——

礼拜天晚上，我们约在来往乘客众多的东京都内车站剪票口，本来还担心会不会找不到人，没想到我根本就多虑了。出现在楼梯口的神乐坂学姊穿着华丽的紫色礼服，就算远在两百公尺之外，她还是很醒目。蕾丝披肩下可清楚看见深V的露背礼服，让我不禁心跳加速；一头长发盘成了优雅的发髻，好像受邀参加贵族派对的女明星。相形之下，我却穿着不称头的西装，实在是有点丢脸。

令人意外的还不如此。「抱歉我迟到了，我们走吧。」学姊话才说完就挽着我的手，害我差点跌了一跤。

「你好像很紧张啊？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古典音乐演奏会吧？」

「不，是这样没错……」但这是我第一次陪女性参加演奏会。

「话说回来，我比你还惊讶耶！」

前往会场的路上，学姊开始聊起比赛的事。但毕竟最后是在令我感到难为情的局面下结束，所以实在不大希望人家提起的这个话题。

「结果让你这么不满意吗？不管是选曲或是演奏都很不错啊，真没想到你们能在合唱比赛中表演皇后合唱团的歌耶。」

「不，这……有很多原因啦。」

我没告诉学姊为什么我们班选择表演《为爱付出一切》，因为这实在是很丢脸的误会。

事后听其中一位执行委员说，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数似乎有相当的差距。不光是因为校长给予赞美诗高分，从会场气氛看来也的确是二年一班获胜；我们真的输得很彻底。

「哎呀，那个啊——」

学姊紧紧挽着我的手如此说道：

「应该是因为更单纯的理由吧？跟表演的好坏无关唷。《为爱付出一切》不是八六拍吗？算是有点动感的歌曲，但是『坐在椅子上很难随着拍子左右摆动』啊！其实我之前也考虑过是否要以那首曲子比赛呢。」

我看了看学姊的侧脸，叹了一口气。

「嗯？你怎么了？」

「不，没什么。」

我还没办法全方位地考量情况啊……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追上这个人的程度呢？

然而就在隐约能从建筑物之间看到演奏厅屋顶时，学姊突然对我说：

「你们是很强劲的对手喔！能跟你们比赛让我感到很骄傲。」

接着稍稍停下脚步的学姊盯着我的脸，露出可疑的微笑。

「再者，我赢过你们了，所以今晚心情很好。你想怎么样都行喔，宾馆的房间订好了吗？」

「不不不不……」

她到底哪时候才是正经的啊？

演奏厅里座无虚席。乾烧虾仁真不愧是举世闻名的指挥家，观众几乎都是衣着华美、有点年纪的乐迷，完全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夏夜的气氛配上香水的气味，我想起自己身负音乐评论的工作，便在口袋里探寻起笔记本，一面还拉着学姊的手寻找最前排特别席的座位号码。

终于发现两个并排的空座位后，下一刻我整个人愣住了。

坐在空位左边的，是穿着浅粉红色连身裙的真冬，隔着两个空座位坐在另一边的，则是完全不会看场合、竟然穿着学校制服到场的千晶。

……为、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会出现在这里？

「哎呀，真是巧遇呢！」学姊说道。巧个头咧！怎么可能这么巧啊？

「快就座吧，马上就要开演了。」

真冬似乎有些不悦地轻声说道。学姊把我强推入真冬旁边的座位后，举止优雅地在千晶的旁边坐了下来。

「门票是真冬去硬要来的。果然还是行得通啊！」

我感到一阵头痛。原来如此啊……毕竟她是乾烧虾仁的女儿，所以还是有办法吧。可是居然特地选了把我跟学姊夹在中间的座位……真不知道她有多鸭霸啊！有需要搞成这样吗？

「搞到这个地步，是不想让我们两个人独处吧？」

笑得开怀的学姊越过我直盯着真冬的脸，默默不语的真冬则脸泛红晕地点了点头。到底是怎样啦？我不懂啊！先不说什么比赛之类的一堆麻烦事，一开始直接这么做不就好了吗？

「年轻人，这样不是很好吗？」学姊以肩膀顶了我一下。「最后所有人都是赢家呢，如果所有的战争都是这么结束，不知道有多幸福啊！」

虽然我隐约感觉到学姊更是一副自己才是唯一赢家的姿态，不过——就算了吧！

「话说回来，现在跟宾馆说房间要改成四人房，还来得及吗？」

「小直真的去订宾馆了吗？」千晶跳了起来。

「等……学姊你别再骗人了啦！啊、痛痛痛痛痛痛、真冬你住手啦！很痛钦！人类的手指头不能弯到那个方向啦！」

就在我们打打闹闹的时候，管弦乐团的调音准备已经结束；在一阵如雷的掌声中，姥沢千里终于出现在舞台上了。

2.纪念一位天使

中场休息之后进入当天晚上的第三首曲目——《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所作的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尽管因为指挥者不同，曲子的演奏时间多少有些差距，不过大概都在一小时左右。由于第一乐章极为阴郁，刚开始的节奏又十分缓慢，加上乾烧虾仁沉着稳重的指挥方式，让人听了只觉得非常疲惫。坐在我隔壁两个位子上的千晶，更直接把头靠在神乐坂学姊肩上睡着了。

一开始我边听边想：为什么演奏步调要这么缓慢呢？这样可能会招来辛辣的批评吧？但就在更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第三乐章，我硬是被扯进了冥想式的声响之中，进入严谨军乐曲调的最后乐章时，我还不自觉地端正了一下坐姿。

乾烧虾仁挥舞着拳头，把整段管弦乐提升到极高的高度；接着挥下指挥棒，又在高潮处结束最激昂的部分。

一阵光辉自天上倾泻而下，那是管风琴演奏高贵的众赞歌。只觉得彷佛有股电流窜上背脊，全身起鸡皮疙瘩。

以前一直认为《曼弗雷德交响曲》是一首无趣的作品——原来那是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诠释，能如此凄绝又戏剧性地将全曲带到最高潮。

即使曲子宛如被吸进空气中般结束，但一时之间不仅没人拍手，甚至连听不见任何咳嗽声。就在乾烧虾仁放下指挥棒的瞬间，大家仿佛才突然回神：起初是稀稀落落的掌声，接着整间音乐厅便被急速渲染开的鼓掌漩涡给吞噬了。当我回过神的时候，自己也已站起身来拍手了。

我瞄了旁边一眼，真冬还是一脸不高兴地坐在椅子上拍着手。

「真是厉害。」

我隐约听见了神乐坂学姊的声音。

「我从来没听过和风琴如此契合的《曼弗雷德》。那种仿佛在强忍什么般的节奏……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倒数那一瞬间的来临吗？」

我一直看着转过身回应观众喝采的乾烧虾仁，同时点了点头。我的想法和学姊一样。真是来得值回票价，总觉得应该可以写出值得一读的评论。

乾烧虾仁走下舞台后，掌声依然不绝于耳，管弦乐团也继续进行调音的动作。乾烧虾仁的演奏会特别之处就是安可曲，每次都会出现趣味百出的表演。这时我打算把想到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于是拿出笔记本跟笔。

回到指挥台的乾烧虾仁张开双手示意，全场的观众也逐渐安静了下来。

「感谢今晚有幸与各位相遇。」

乾烧虾仁板着一张脸对观众这么说，这是他表演安可曲之前一定会说的话。旁边的真冬轻声说了句：「自恋狂。」这点我也有些赞同。

「今天有位特别客串的独奏者来到现场。实际上他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所以请出席演奏会的音乐界人士尽量别张扬，以免唱片公司因此责怪我。」

台下漏出了几缕笑声。只在安可曲登场的独奏者？我从没听过这种事。

「相信大家应该也认识他，不过我还是介绍一下。欢迎朱利安·弗罗贝尔。」

会场掀起一阵大骚动。我也有印象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拚命地翻找脑海里的回忆，结果完全没留意坐在旁边的真冬说了些什么。

朱利安。朱利安·弗罗贝尔……

大厅里的骚动再次转变为热烈的掌声。我吓了一跳，赶忙抬起头来。

一个腋下挟着小提琴的小小人影从舞台边出现，他穿过乐团成员之间，走向位在舞台中央的指挥台。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女生，因为只看得到上半身——一头澄亮的金发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大大的眼睛再加上燃烧般的红唇。

然而这个站在乾烧虾仁身边的纤细小提琴家却穿着一袭燕尾服。真冬喃喃说了声：「……尤利？」接着我也想起来他是谁了。

朱利安·弗罗贝尔。

比起他的本名，这位小提琴家的昵称「尤利」更为有名——这是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求学时的昵称，即使在日本也广为人知。他常被赞誉为「拥有天使的容貌」或「精湛的演奏技巧宛如曼纽因（注：犹太裔美国小提琴家）再世」等等，是个在世界各地都拥有狂热乐迷的偶像级演奏家。听说因为只要刊载了他的照片销售量就会倍增，最近经常出现在古典音乐杂志封面上，我也因此而认得他。照片上的他总是一副认真严肃的表情，本人却带着一股国中女生特有的纯真气息（虽然他是男的），身高大概也和真冬差不多。他应该只比我小一岁吧？

朱利安站在指挥台旁优雅地行了一个礼。光是这个举动，就让整个会场从一片嘈杂中安静了下来。

不需要任何言语——只见朱利安拿起琴弓，但几乎看不到乾烧虾仁的指挥棒动向。竖笛和双簧管彷佛严肃地提出探问，朱利安的小提琴独奏则回应着它们：背景的弦乐合奏就在这时缓缓地展开翅膀。

这首曲子是——

阿尔班·贝尔格（注：奥地利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

这首标题为「纪念一位天傚」的协奏曲是为了一个早逝的少女而写，也成了因为败血症而倒下的贝尔格遗作。小提琴独奏和管弦乐团相互交错，发出哀感的摩擦音；曲调听来就像在低声啜泣。

我甚至没发现手中的笔记本都掉了。

总觉得好像真的有什么人的哭声从高处传来。

第二乐章的激烈快板，描述着少女与病魔缠斗的苦楚。仿佛从朱利安纤细的身躯削下的半音阶激烈乐句最后被净化一切的死亡包围，融入平稳的慢板之中。

独奏小提琴拉奏着最高音，同时将整个管弦乐团的声音吸收殆尽——当全曲结束、乐音寂静地消逝后，会场中已几乎感受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气氛和演奏《曼弗雷德》时又不一样了。

尽管如此，当站在舞台中央的少年放下手中的琴弓和小提琴，对大家展露天使般的微笑时，全场的气氛立刻随之融解。

观众的掌声就有如无止尽的雪崩。

我茫然地跟着拍手，却发现他的微笑并非对着席上满座的观众，而是只对着一个人。

是我吗？不对——

我突然惊觉，往旁边一看——真冬深深地陷进椅子里，露出了恍神似的表情。

哲朗仔细地帮我准备了要送给乾烧虾仁的花束。说来有些失礼，不但选了不合时节的水仙，还说什么：「听清楚了吗？水仙的花语是『自负』，你献花时可要好好向他说明啊！」真是有够白痴的。

演奏会结束后，我请大家先在大厅等候，正要去后台休息室打个招呼时，真冬却抓着我的西装下摆拉住了我。

「怎么了？」

「……我也要去。」

我差一点就脱口问她「为什么」了。乾烧虾也在休息室耶？真冬应该不会特地跑去见他吧？接着我立刻想起朱利安。弗罗贝尔（好像）一直注视着真冬……

应该有什么原因吧？还是他们认识？

乐团成员和体积庞大的各式乐器将休息室外的走廊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这次演出的是波士顿的乐团，到处都充斥着英文交谈声，让站在走廊口的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其中一位乐团成员发现了躲在我背后的真冬，便发出了「噢！」之类的声音走了过来，我们立刻就被团团包围了。这么说来，真冬这家伙在业界也算是非常有名的人吧。

「呃，那个……」

真冬一把推开只想到要用日语和对方交谈的我，自己挺身而出。她以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般道地的发音和中年法国号演奏者交谈，接着转过头看着我，一脸不太高兴地指着走廊的尽头说：

「他说爸爸他们嫌杂志采访很烦人，所以躲在里面的房间。」

这样啊……真不愧是归国子弟，英文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堪了。

团员带着我们走到一间位于深处、空间较小的休息室。当我握住门把正要开门的瞬间，门却被人从里面猛力拉开了。「真冬！」一阵兴奋不已的声音伴随一个矮小的身影从门里窜出，突然抱住了我。

「……唔啊啊啊啊？」

「真冬，我好想你喔！」

一头柔顺的金发碰到了我的鼻尖。就在发现他是朱利安·弗罗贝尔的下一秒，我就被一双细瘦的手臂用力抱住，而且他的脸还紧紧贴在我胸前。朱利安的头发飘散着一股淡淡的玫瑰香——不对！我突然一阵惊慌，赶忙推开他的身子。

「你、你在干嘛？」

「啊，抱歉，我搞错了。」

朱利安看了看我的脸，若无其事地说着，接着稍稍踮起脚尖，在我的脸颊上轻吻了一下。当我僵在原地时，他又转向我身旁的真冬。

「我好想你喔，亲爱的！」

更让我惊讶的是，真冬就算被紧紧抱住，也没有出手打他或大吼大叫，只是表情有些不悦地默默承受脸上的轻吻。法国人真是厉害啊——我那只剩一半功能的大脑这么想着。

041t\_with\_mark

这时真冬也察觉到了我的视线，于是满脸通红地推开了朱利安。

「……你是什、什么时候到日本的？」

「昨天。我打算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所以每天都能见面喔。今天表演安可曲之前，我听姥沢老师说真冬也会来听，所以才硬是——」

接着传来一阵咳嗽声，我才终于发现乾烧虾仁就坐在房间深处的化妆台前。

「你是代替桧川来的吧？评论也是由你来写吗？嗯……我很期待呢。」

乾烧虾仁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么期待让我很害怕啊……

我们四个人面对面坐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我的正前方是乾烧虾仁，真冬则坐在我身旁。不知道为什么，朱利安却一屁股坐在我和真冬背后的沙发椅背上。拜托你好好坐着行不行啊？这样让我很不自在耶。

「评论？由这个人来写？」

朱利安突然胡乱抓弄起我的头发，还从我的头顶上探出头看着我的脸，害我差点整个人往翻倒。即使在这么近的距离下，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女生；再加上桃红色的嘴唇就在我眼前，让我又想起刚才的事。真希望他和我保持一点距离。

「弗罗贝尔，那样太没礼貌了，还不快坐好！头发被你弄来弄去的那个人虽然年纪很轻，但却是个音乐评论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喔。」

朱利安的脸瞬间从我眼前消失，原来是站了起来。他瞪大眼睛直盯着乾烧虾仁，接着又站在沙发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近距离一看才发现他真的又瘦又小，搞不好还比真冬娇小一些。

本想说他是不是要坐在乾烧虾仁旁边，没想到他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因为沙发是两人座的，我和真冬、朱利安三人只好紧贴在一起。这是怎样，他在整我吗？

「这样啊？那真是对不起呢！初次见面，评论家先生。就如你所知，我是个小提琴家喔。如果你愿意叫我尤利，我会很高兴的。」

他还边自我介绍边向我伸出手。虽然内容怪怪的，不过日语说得还真溜啊……是跟乾烧虾仁学的吧？朱利安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奇妙的感情，我搞不太懂那是敌意？轻蔑？还是戒心？又或者是好奇？他的表情看似微妙地混杂了以上几种情绪，又不像其中任何一种情绪。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才有些畏缩地握了握他的手。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一股奇妙的不协调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敌人，你叫什么名字呢？」

「……咦？啊，啊。敝姓桧川，桧川直巳。」我不自觉地对这个年纪比我小、还用同辈口吻和我说话的人用了敬语。

「可以叫你直巳吗？」

我有点错愕，身旁的真冬好像也开口想说些什么。除了离婚以后一个月只见一次面的母亲之外，直接喊我名字的人也只有真冬了。

不过朱利安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和真冬不太一样——大概是因为在英语圈中也有「NAOMI」这个名字的关系吧？总觉得听起来不太像自己的名字。

「尤利……」坐在另一侧的真冬突然说话了：「不行。」

「什么东西不行？」朱利安突然越过我的肩，望着真冬的脸问道。

「不能这样叫他。」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为什么啊？搞得我也莫名其妙。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乾烧虾仁要一脸生气的表情呢？

「呃，那个……大家都叫我小直，可以的话就这么叫我吧。」

「直已有在玩什么乐器吗？」

「听人家说话好吗！」「笨蛋尤利！」

「那是因为我觉得省略人家的名字，或是用其他名字称呼人家都不太好啊！」

「你刚才自我介绍时不是也要我叫你尤利！」

朱利安泪眼婆娑地从沙发站了起来，躲在乾烧虾仁背后。他像小猫一样将两手挂在沙发椅背上说：

「老师，他的吐槽为什么这么凶啊？」

「你的问题还不大，直接和他父亲谈话才会被搞得很累喔。因为他周遭还有很多这类的人，才会让他变成这样。」乾烧虾仁，你就是其中之一啦！

「所以他很适合当评论家罗？」朱利安回答。你们到底把评论家当作什么东西了啊？这份工作可不是个只要吐槽难沟通的音乐家就好喔？

「不过，你左手手指的皮肤很粗硬，应该有在玩乐器吧？」

我吓了一跳。这时朱利安走回我旁边，拉起我的左手。

「这个嘛……」

「直已是我们乐团的贝斯手。」真冬说话了。我和朱利安都稍稍吃了一惊，盯着真冬的脸。我的眼角稍稍瞥到乾烧虾仁脸上带着些微不悦的神色。

「嗯？原来你是真冬的伙伴啊？」朱利安边说边拨弄着我的手指。我不禁觉得奇怪，他对真冬玩乐团的事一点也不吃惊吗？还是他早就知道了？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只是现在这种气氛也不太可能问这种问题……

「你贝斯弹得好吗？」

「不，弹得不好。」「弹得可差了。」

姥沢父女异口同声地回答，让我陷入沮丧的深渊。干嘛齐声回答啊！我也很清楚自己贝斯弹得不好啦！

「我就知道是这样。这几根手指不是用来编织音符，而是为了随意摆布言词而存在的。」

我迅速地挥开了朱利安的手。什么跟什么啊！干嘛每一句话都带刺？明明就是第一次见面，我可不记得自己哪里惹到他了。

「……你讨厌音乐评论家吗？」我试着这么问他。其实这种音乐家很多。

「嗯。我讨厌。」

朱利安脸上浮现一抹宛如雨后天晴时的澄澈笑容，干脆地回答我。是喔？你很讨厌啊——我差点就要笑着这么回答，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了。

「哎呀，你都没听说那些家伙对我最珍惜的真冬做了什么好事吗？」

「啊……」

我顿时语塞了。

「尤利，别这样。」

真冬甚至挡在我的面前，用严厉的口吻说道。

「真冬，你也说过很讨厌那些人的啊？」

「可是你也不用那样说直巳。」

「你说过要把那些评论家绑成一捆，晒干后拿去当葡萄田的肥料啊。我以前还一直觉得日本人的想法真恐怖呢……」

「我没说过！」真冬满脸通红地站起身来。

「说这些话的是弗罗贝尔。」

乾烧虾仁叹了口气。法国人的想法真是恐怖啊……

「啊，是这样吗？真冬好像说过这样会让葡萄变得难吃，还是算了？」

「这些话也是尤利说的！真是够了，大笨蛋。」

真冬站起身来，越过我的肩膀猛拍尤利的头。乾烧虾仁和我满脸无奈地对望了一眼。不管怎样都好，你们两个打架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夹在中间啊？

为了避免遭受池鱼之殃，我伸出手护着头逃离沙发去避难。同一时间，朱利安一下子抓住真冬朝他打过来的右手，和她十指相扣。

「……你应该还记得自从你不能弹琴以后，那些人乱写了多少文章吧？最近因为你手指的事传了开来，还有些家伙乱写一通，说你专业意识不足，或是说什么你逃离舞台之类的。」

我吃了一惊，站起身来面对他们。虽然我也没立场说些什么——但没想到他竟然敢这么大胆地提及真冬手指的事。

「你还在继续复健吗？虽然看起来是好很多了啦……」

然而真冬既不生气，也没有把朱利安的手甩开。她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喃喃地说：

「别担心，我会自己想办法。」

我不知所措地一直望着真冬的侧脸。

自从认识她以来，我曾经好几次间接问到她的手指。她的手指之所以不能动，其实主要是心理方面的问题。至于她心里是否还想再弹钢琴，我从来没从她口中听到明确的答案。

我会自己想办法——刚才真冬的确这么说，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这么说。

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为了再次弹钢琴」，她会好好想办法？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问的人是朱利安吗？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沐浴在同样的光芒、欢呼以及批评之下，也品尝着着同样的孤独，所以才可以向他传达这些话吗？如果是这样——

乾烧虾仁好像对我说了些什么，朱利安也盯着我的脸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都不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我用我空了一大半的脑袋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是喔？那家伙果然是男生啊……可惜了。」

观众几乎都走光了的大厅内，神乐坂学姊手抵着额头这么说道，接着还摇了摇头。我才提到刚刚和朱利安见面的事，学姊劈头就紧咬着性别的话题不放。这个人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啊？

「如果她是女生，你想怎么办？」

一起等我等到睡眼惺忪的千晶，轻轻戳了戳穿着礼服的学姊腰际。

「嗯？应该会先从学法文开始吧……」

「尤利会说日文，而且比我还流利。」

真冬在我背后轻声地说。的确，他的日文流利到不行。

「不过，我想在床上时一定还是会说法语。」学姊如此说道。

现场顿时问陷入一阵沉默，而千晶则一直看着我。

「……呃，怎么了吗？」

「你不吐槽吗？」千晶指着学姊说道。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只是为了责备周遭人的白痴发言。」

「我活在世上也不只是为了恋爱啊，而且我也没有忘记革命这件事。因为法国是革命的国家嘛，所以说多学点那方面的相关知识一定会有帮助的。」

「你是刚刚才想到这一点的吧？」

「喔！小直复活了。」千晶称赞道。别那么高兴啦，我只是不小心脱口而出啊！

再继续这种白痴对话，我就差不多要把演奏会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我迈开脚步，独自走向音乐厅的出口。还是快点回家写稿子吧。

「等等，等等啦！小直，你真过分。让我跟学姊在那边等你，一回来之后就想直接回家了？」

干晶的喊叫声伴随着砰砰的脚步声追了过来，然后又接连传来两个脚步声。我这才发现身旁除了千晶以外，真冬也追过来了，神乐坂学姊也站在她的旁边。结果，最后我们四个人还是一起走了出音乐厅大门。

越过一整排围绕着庞大音乐厅的高大树木，可以看见首都高速公路隔音墙上并排的灯光。时间已经很晚了。在听的过程中完全没发现，其实安可时间相当长，因为演奏了一整首的协奏曲。

明明是一首音调复杂、令人难以理解的曲子，却如此吸引着我，让我都忘了时间。

「直巳——」

真冬叫了我一声，我回头看着她。

「你没生气吧？」

「……为什么这么问？」生气？我生气？

我这么反问真冬，她立刻露出一副极为烦恼的表情。

「我也想问那个朱利安·弗罗贝尔和姥沢同志是什么关系啊！年轻人应该也想问吧？」

「我也想问你说——」

突然陷入被大家围着逼问的状况，真冬涨红了脸，站在原地显得有点退缩。我一回过头，便看到她向我投射求救的眼神。

「呃，那个……」的确，我也想知道。「他是你爸爸的朋友吗？」

真冬的嘴里好像喃喃地念着什么，然后才轻轻点了点头。

「我好像在时尚杂志还是什么的上面看过他喔，他之前和乾烧虾仁一起在美国巡回吧？」

千晶也知道朱利安这个人吗？没想到连时尚杂志都会报导他的消息。

「……那是很久以前，爸爸还不是波士顿的常任指挥时的事了。」

这不就表示——他也和真冬一起巡回表演过？刚才他好像也说过「待在日本的这段期间都要麻烦姥沢家」之类的话啊……

真冬一直盯着我的脸，当我注意到视线，她立刻用力地挥了挥手。

「他、他没有那么常和我在一起啦……而且我也很忙。」

「不过你们都一起搭飞机也一起住饭店吧？」旁边的千晶也补了一句。

「嗯，是啊……」

「那孩子是进男生浴场还是女生浴场啊？」

「美国的饭店没那种东西吧？」

「对了对了，你有没有和尤利同台表演过啊？有些曲子是只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吧？」

「以前是有过这种企画啦，不过没有实行……」

「那孩子是特别来见姥沢同志的吧？原来你们的关系有这么好啊。」

「咦？唔，唔嗯……」

被两个人从旁拚命追问，真冬也显得越来越没精神。我跟在她们之后几步路的地方，边走边看着真冬的长发，突然想到了朱利安的小提琴。接着又想起他澄澈的双眸和肌肤、淡红色的嘴唇，还有那握住我的手的、冰凉纤细的手指。

啊啊——对了，就是手指。

那个时候突然掠过心头的不协调感。就像朱利安注意到我的左手一样，他左手手指上的皮肤也是硬的。当然，因为他是小提琴家，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指尖感觉不像小提琴家的手那样纤细。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那个……」

真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跟在她身后的我差点就撞了上去。

「我跟你说，我和尤利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只是普通的朋友……真的什、什么都没有。」

我不禁整个人愣住了。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些啊？

脸红得彷佛快要冒烟的真冬也说不出话来，转过头便快步往车站方向走去。

神乐坂学姊则一边窃笑，一边抓着我和千晶的手臂追上真冬。

047t\_with\_mark

当我和千晶抵达回家的车站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东京还真远。

即使列车的车门早已打开，我还呆呆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直到被千晶狠狠踩了一下，才终于发现已经到站了，赶忙下车。

「你在发什么呆啊？还在想真冬和尤利的事吗？」

走出自动剪票闸门时，千晶以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呃……嗯，算是吧。」

我第一次看到能和真冬那样讲话的人。话说回来，也是真冬主动去见他的（何况她明知道乾烧虾仁也在那里），尽管我的动机跟学姊不一样，还是很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

「真冬不是说他只是朋友吗？」

「嗯……话是这样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那时真冬的样子很奇怪，好像特别慌张。她之所以拚命解释朱利安只是朋友，会不会是因为害羞啊？

「害羞什么啊？」

「你没看到当时的情景所以不知道，那时真冬就算被朱利安拥抱或是亲吻，都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搞不好他们是男女朋友。」

不对，他们两个都还没到那个年纪吧？而且朱利安好像也抱过我啊？

在没什么人走动的公车站，千晶停下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干嘛？」

「你说这些话……是认真的吗？」

喂喂，你的眼神很可怕耶，怎么像猫一样闪闪发光啊？

「呃……嗯。」

千晶还是柔道选手的时候，我曾去会场看过一次她的比赛，当时大家都说她「一定会晋级县内大赛」。当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踏步过来揪住我时，就让我想起了她那时完美的脚步移动。我还来不及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就看见夜空迅速地划过视野，背部狠狠地撞在柏油路上。只觉得全身的空气都被挤出口中，一阵令人麻痹的刺痛掠过背脊。

「好……痛……」

干什么啦！我皱着眉头正要站起身，千晶的鞋子却掠过我的头发——看来她本来打算踩扁我的头。

「你想杀死我喔！」

「真不敢相信！小直你这笨蛋去死好了！」

我吓得躲进路边的树丛里。为、为什么这么生气啦？

「不先揍你一顿我受不了啦！真冬也太可怜了！」

「为什么？对不起，总之我先道歉，但真冬怎么了吗？」

「什么叫总之先道歉！好了，你给我出来！刚才的大外割是为了真冬，接下来这记扫腰才是我的！」

我还没有那么不要命，听她那样说还乖乖出去。我抱着头一直躲在树丛里，却突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踩着草皮走过来。接着我的后颈被一把抓起，抬起头一看，眼前正是千晶那双因怒火而熊熊燃烧的双眼。

「你给我听好，如果直接对真冬说刚才那种话，你就等着被我腕挫十字固定吧！」

「遵、遵命……」

我不由自主地在泥土地上正坐，毕恭毕敬地回答。

毫不保留地一吐为快之后，千晶踏着恐龙般的脚步走开了。真是的，今晚实在是麻烦不断。什么跟什么啊，每个人都莫名其妙。

隔周的礼拜一，又得面对学校里令人不大愉快的日常生活。真冬只要一和我四目相对就转开视线，千晶则是一直瞪着我；而学姊看到我们这样却一脸开心的样子。顺带一提，自从在合唱比赛中得名后，班上同学就十分亢奋，别说冷静下来了，最近还以运动会为目标，开始在其他方面摩拳擦掌。老实说，光是待在教室就够累人的了，放学后还要为了校庆时的现场演唱而拚命练习，更是令我疲惫不堪。

而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礼拜三。我刚练完团回到家里，哲朗就从客厅里飞奔而出，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小直弟弟、小直弟弟！你是不是认识了业界相关人士啊？不会吧？」

「……你在说什么啊？」

「M公司寄了一封信给你耶！」

我看着哲朗塞给我的水蓝色信封，是平常一直关照他的杂志社寄来的。不过上面的收件人的确写着「桧川直巳先生」……为什么啊？

「小直，你听好了——音乐界说穿了就是无业游民和守财奴、性变态的巢穴啊，还是不要跟那些人有来往比较好喔！」

「这些不都是在说你吗？」

「我、我可不是性变态！我不是好好生下你了吗！」

「啊，够了，闭嘴啦！你这无业游民兼守财奴。」还有，快向所有业界人士道歉！「等等，为什么信封已经拆开了？」

我从哲朗的手中一把抢过信封。

「这个嘛……因为我经常在专栏里写小直亲手做的菜有多好吃，搞不好会有快过适婚年龄的二十八岁美丽OL寄来爱慕信，所以我要检查看看。」

算我拜托你，你就直接交给我吧……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看信封里有些什么。里面只有一张票，和一张内容简要却没有署名的邀请函。原以为是古典音乐会之类的，但看样子应该是摇滚乐团的现场演场会。看了看会场的地址，似乎不是很宽阔的场地。

「我还以为是把寄给我的信误寄给你了。」哲朗从我上方探头说道。「不过好像真的是要寄给你的耶。」

「唔，嗯……不过……」

我想不出会是谁寄的。表演者是连不太了解日本现代流行乐的我都认识的知名乐团，票面上还写着歌友会专属演唱会——为什么出版社会寄来这种邀请函呢？

「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编辑？」

「我问过了，说是那个乐团的成员请他们帮忙寄来的。」

「咦咦？可是我根本想不到是谁。」

说起我知道的职业流行乐手，大概也只有暑假时同台表演过的弘志哥跟古河大哥，现在也偶尔会在Live house遇见。难道是从那里一传十、十传百……不，不可能吧？

「算了，你就去看看吧？反正应该不会是恶作剧啦。万一有人丢工作给你，就逃走吧。」

哲朗不负责任地说完便跑到音响那边去了。我稍稍了想，一般父母亲应该会对子女说：「这么可疑的邀请，还是推掉吧！」不是吗？

不过，以日本的新锐乐团而言，他们的演出很少见地获得好评，这点倒让我满感兴趣的。而且歌友会的票通常很难取得，还是去看看吧？虽说票只有一张，得一个人去是有些寂寞；但要是又演变成奇妙的门票争夺战……还是不要好了。

星期六晚上，我来到了代代木。自从在Live house表演过以后，晚上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就越来越不感到抗拒，突然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可怕。

街道两侧并排着一间间有点没落的时尚小店，直直往下走就看到些许人潮聚集在转角某间新大楼底下。看来应该就是那里了吧？话说回来，小型Live house开场后还是没办法消化聚集在楼梯间或店门外的客人吗？这样会给行人带来困扰吧？

由于不是公开的现场演唱，外面也没有摆什么立牌看板之类的大型广告，我拿着门票对照了好几次大楼的名称，才走进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门口收票的大姊一看到我的票，不知道为什么就露出微笑，还在我胸前口袋插了一朵蓝色的人造花。这是什么啊？来看这个乐团表演的都要别一朵花吗？可是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客人都没这样做啊？我就这样一头雾水地往下走到楼梯尽头。

唯有打开隔音门时那种沉重抗拒感，不管经历几次都无法习惯。

Live house里的空气就像带了电一样。爵士鼓隐没在全黑的舞台上，只看得到蓝色的剪影。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的观众交头接耳，等待着表演开始。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种场所，在饮料吧台拿了杯姜汁汽水后，就坐到观众席后方的一张圆凳上。

数名男女客人又从我后方挤向舞台，增加了人墙的厚度。话说回来，这底是怎么样的乐团啊？到底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而把我找来呢？我抱着膝，心里半是期待半是不安。

灯光转暗——

现场响起一阵几乎可以扯掉我头发的欢呼。舞台上隐约可以看见几道人影，耳里突然窜入一声高亢的吉他回授。为了看清楚舞台上的动静，我整个人跪立在椅子上。

舞台上的地灯同时点亮，欢呼声随之引爆，浑厚的节拍冲击着我的脸。

主唱以宏亮的声音高声歌唱，偶尔还发出凄厉的嘶吼，总觉得好像在电视上还是在哪里见过这张脸。不愧是在主流音乐中占有一息之地的乐团，紧密的旋律起伏支撑起一股律动感，甚至让我不自觉地离开椅子，靠近舞台好几步。

团员的造型以一般所谓的「黑色系」为主，时髦的精心打扮也非常适合他们，在舞台上十分抢眼。尽管如此，他们讲起话来却口无遮拦，主唱毫无顾忌地开黄腔时感觉真是低级。

「我们最早想出的团名中有一个叫『Hole Brothers』，因为所有团员都跟经纪人睡过。」

「喂，我怎么没听说过！」贝斯手回话了。够了，这个乐团很糟糕耶？不过倒是观众很吃这一套。话说回来，也只有在非公开演唱时才能说这种事吧？

乐团的现场演奏功力很不错，就在进入安可时间时，心满意足的我也已经觉得不管是谁邀请我来的都无所谓了。

只不过——

「今天有位吉他手以特别嘉宾的身分来到现场。不过实际上这个家伙是不能来这里的，所以真实身分就保密罗！」

好像在哪里听过这段开场白啊？就在我绞尽脑汁思索答案时，聚光灯眼花撩乱地四处飞舞了一阵，最后在舞台左端重叠，一个矮小的身影也随之浮现。

是个大概还在念国中或高中的女生——至少第一眼看来是如此。不知是不是为了配合乐团而走黑色哥德萝莉风，蓬松的裙子短到不行，上半身则是露肩上衣，手里还拿着看起来年代久远且满是伤痕的Stratocaster吉他。虽然帽子上还有一层面纱遮住了他的脸，但当灯光照过去时，香槟金色的头发仿佛熊熊燃烧……

等等，喂！

「朱利安……？」

特别来宾令人意外的打扮让情绪沸腾的观众发出如雷欢呼，吞没了我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喃喃自语。不过，那个人肯定是朱利安没错。莫名其妙的我差点从椅子上滚了下来。为什么朱利安会在这里？而且还穿着女装？话说回来，台上的人真的是他吗？

这时鼓手举起鼓棒互相敲击，大声从4开始倒数。

双大鼓发出一连串重金属摇滚的拍子，几乎让牙根也为之震动。主唱仿佛要咬掉麦克风般，发出强烈变形的声调。

劈开融为一片火热的混沌，将如闪电般尖锐的主奏吉他旋律刺入Live house黑暗中的——正是朱利安。那细瘦的小手以令人目不转睛的速度在琴弦上滑动，彷佛直接挑动着听众的神经般，弹奏出一连串鲜明的音色。我的膝盖抖个不停，身子都快站不直了。

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听过所谓的死亡金属摇滚。怎么会想像到这种把「歌声当作伴奏」，任由吉他主旋律暴冲于整个空间的摇滚乐？然而当时包围着我的就是这种音乐。所以即使在洪流般的乐声中，朱利安的琴声听起来仍格外清晰。

有时候，音乐就是能够传达千言万语都难以道尽的真实。

我一瞬之间就了解了，这和那时候震撼我的是同一种音色。

没错，就是真冬的吉他声。

一看到我胸前口袋里的人造花，年轻漂亮的经纪人大姊就「哦」了一声点了点头，带我到后台休息室去。原来如此，原来人造花是后台通行证啊。

「呃……请帮我叫朱利安就可以了……」

「没关系，没关系啦。」

她说完就把我推进开启的房门内。

说是休息室，其实也只是在一间塞满扩大机、爵士鼓及照明设备等物品的狭小仓库里摆了几张长桌子和折叠椅而已，里头还充斥着汗臭味、金属味跟杂七杂八的味道。朱利安身上还穿着黑色的皮布无袖上衣，坐在表演结束后换上便服的四名乐团成员中间，脸上的面纱也终于拿掉了。总觉得……这种想法是有点怪怪的……但他感觉就像个被一群恐怖大哥狠狠剥光衣服的小姑娘，明显和其他团员格格不入。

「直巳！」

朱利安像是从椅子上弹起般往我这儿跑了过来。

「你来了啊，太好了。」

我看他又要用力抱我，连忙推开他的脸。冷静点啦，你这个法国人。

「他就是小尤叫来的人吗？」

「他是谁啊？」

乐团的成员一一往我这边靠了过来。好恐怖，而且每个人都壮得跟什么似的。

「他啊，是我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朱利安回过头来对我说道。

「这么说来，不就是我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吗？」

「那么……他就成了我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的心肝宝贝了耶！」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心肝宝贝了啊？你这个同性恋！」

「你也是同性恋吧？小尤可是男生耶！」

「跟找到外面去！」

「正合我意！」

结果主唱和吉他手就这样揪着彼此的衣领，大眼瞪小眼地到外面走廊去了。这个乐团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很容易担心别人的鼓手大哥推了张椅子让我坐下，还说：「不用理他们，那两个都是白痴。」问题是走廊隐约开始传来巨大声响和怒吼，我可没办法在这种状况下悠闲地坐着聊天啊！

「抱歉，小尤，你去避难一下，他们好像真的打起来了。」

一直在观察走廊状况的贝斯手皱着眉头转过来说道。

「直巳，不好意思，我们出去吧。」

「咦？哎？」

朱利安抓着我的手臂，从房间里头——也就是连接舞台的门逃了出去，只听到背后传来「我要杀了你」、「我要让你怀孕」之类的难听叫骂声。

「在LA公演时，我碰巧和大家住在同一间饭店啦。」

朱利安坐在我身旁的圆凳上，边喝着纸杯里的饮料边对我说。门庭若市的麦当劳店里的喧闹声、店里播放的日本流行音乐，这时听来反而格外平静。

「那位主唱叫做小驹哥，当时他喝醉酒闯进我的房间。应该是走错房间了吧？没想到他却把我的小提琴当作吉他，锵锵锵地弹了起来。我一生气就把他打趴在地上，也因为这样和他变成了好朋友。」

我用力地叹了口气。完全不知该怎么说这些人才好。

总觉得就连自己身在此处的事实都让我难以置信。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才会让我坐在这位常上杂志封面的天才小提琴家旁边，边啃薯条边听他说这些白痴话吧？

朱利安为什么会——找我来呢？而且还特地找我来看现场演唱。

「对了，我有一堆问题想要问你。首先是——」

「嗯，什么？」

「为什么你还穿着女装啊？」

离开Live house之前他就在厕所换过衣服了，原以为会换回普通的衣服，没想到他竟然穿着神乐坂学姊常穿的短牛仔裙和T恤出来。再加上他的太阳眼镜是橘色的，还顶着一头金发：就算说他是「早安家族」旗下的主力新人，大家一定都会相信吧。和他坐在一起真是丢脸。

「哦……这个啊？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乔装一下啊！」

原来如此，这家伙是名人嘛……但就算这样应该还是有其他方法吧？

「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我吗？」朱利安稍微拉低太阳眼镜，歪着头对我这么说。

再继续和这家伙说话，我应该会抓狂吧？感觉就像丢下遗忘的物品往前走了很远，结果却一直很在意后方。

不过，我的确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

其中也有我最在意的事——

「……你是和真冬一起学吉他的吗？」

「不是哦……」

朱利安不知为何露出得意的表情，摇了摇头说。。

「是我教真冬的。还有，真冬用的吉他也是我送她的。」

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因为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

所以……这家伙是真冬的——师父？是这个意思吗？

我突然想起真冬的Stratocaster吉他里刻着的名字。对了，「尤利」是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念书时的昵称，所以是俄文。

尽管应该没有人念得出那个名字，真冬还是刻意隐瞒。这代表她果然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和这家伙之间的关系……吗？

「真冬和姥沢老师一直处得不好……也一直为了无法弹琴的事而烦恼。我很小的时候也经历过那样的时期，所以才偷偷开始学吉他。我在想，或许真冬也可以用相同方法，找到一个逃避的地方。」

这时朱利安突然从我身上移开视线。

「虽然真冬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喃喃自语轻轻晃动着纸杯里的柳橙汁。

「——那才不是什么逃避的地方呢！」

朱利安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我也被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

不过，我说的是真的。所以我又重复了一遍——

「真冬并不是逃避到吉他的世界。」

「……你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因为——听过就知道了。我立刻就明白了，那时乾烧虾仁听过录音带后应该也了解了。只不过，这些都没办法诉诸言语。

「直巳，你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咦？」

「今天邀你来就是想问这件事。你明明是个评论家，为什么会待在真冬身边呢？」

「不要说我是评论家啦！」

「可是姥沢老师给我看了你写的东西啊！」

乾烧虾仁真是多管闲事……

「你的文章从头到尾，俨然就是评论家的写法。」

「谢谢你的称赞喔。」虽然他应该不是在赞美我。

「你不但瞧不起我们，还帮我们分类、整理优缺点来赚钱，为什么还能待在真冬身边啊？」

「等等……」你把评论家想成什么啦？而且我写得并不是很好耶？「我才想问你，干嘛在意这些事啊？」

「因为真冬是我的心肝宝贝啊！」

朱利安直视着我，嘴角浮现浅浅的微笑，斩钉截铁地如此说道。我无法承受他的视线，只好别过头去。

心肝……宝贝。

你们果然是男女朋友吧？同样从小就以天才的身分引起众人讨论，在舞台上尝尽烈焰炙烤的孤独。如果这样的两个人在美国相遇——

明明只要开口问他就好了，不知为何我就是问不出口。反而是朱利安开口问了我几乎一模样的问题：

「直巳，你跟真冬是什么关系啊？」

朱利安的话直接刺进我的胸口。

真冬跟我是——什么关系？我以前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偶然相遇然后一起逃离一起追逐梦想：等我注意到时，真冬已经在我身边了。真要说是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朱利安微微歪着头。

「这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

「……很难啊。」

「不可以回答你们只是玩乐团的伙伴哦！因为我已经听真冬这么说了。」

「唔……」

我把起司汉堡的包装纸揉成一团，完全说不出任何话。

「明明是靠编造言词来赚钱的人，居然回答不出来吗？」

这家伙竟然带着天使般的微笑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话。真要说起来，我本来就不是评论家，只是个为了赚点零用钱而写过几次稿子的高中生而已，也不会因为人家瞧不起评论家而生气。何况实际上我唯一认识的那位音乐评论家，远比朱利安想像的还更没用。

所以我只是默默地点头回应。反正你就尽管瞧不起我好了。

不过，朱利安突然泪眼婆娑地对我说：

「……其实我很不甘心。」

不甘心什么啊？

「其实我真的很想和真冬一起录制很多很多音乐，也想一直和她在美国跟欧洲四处巡回表演。可是在真冬最痛苦时，我却不在她的身边，她需要的也不是我。」

朱利安的视线突然飘向半空中，彷佛越过重重海洋迷失在遥远北美的阴郁天空。他微弱的声音宛如融化在空中即将消失的天使振翅声，不禁让我想起阿尔班·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结尾。

「真冬弹奏出的音色真的、真的很特别，但我却无法守护她。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你就可以？」

朱利安突然握住我的手腕，倏地把脸凑了过来。

「为什么直巳可以在真冬的身边弹贝斯……」

啪的一声，他纤细白皙的手无力地垂落在餐盘上，长长的睫毛渐渐垂下，接着低头不语。我不禁觉得……他是不是在哭啊？

我终于明白朱利安在想些什么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应该是属于他的。我脑海中忽然清楚地浮现小提琴奏鸣曲的旋律，如果真冬和朱利安都不曾因为音乐而受伤，一定早就能录好那些曲子了吧……

一段无法穿越重洋而被海浪吞没的梦想。

「对不起喔……」

朱利安把头抬了起来，似乎有点害羞地笑了。

「就算跟直巳说这些也无济于事吧？」

因为你只是一介评论家罢了——总觉得朱利安好像会加上这么一句。不过，那只是我卑微的幻听而已。

「姥沢老师跟你说过吗？听说真冬又开始弹钢琴了。」

「咦……」

我惊讶得几乎把朱利安之前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真冬又开始弹钢琴？这是真的吗？音乐会之后好像听她稍微提过……不过，她的手指没事了吗？

「她已经逐渐康复了啦。靠着做复健，现在几乎可以每天练琴了。」

「这……这件事……」真冬什么也没告诉我。为什么？她以前一直说手指的障碍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合唱比赛时也还无法顺利用双手弹琴。还是说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什么转变的契机吗？

我一直凝视着这位坐在我眼前、美得不切实际的少年。

会不会是因为——见到朱利安了？

「所以我们决定要再录制唱片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不只要再次弹钢琴，还要回归乐坛？回到曾经将她伤得体无完肤的世界？

「复出作品预计是我和她的二重奏，真冬也同意了喔。」

「要和你……？」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乾烧虾仁曾经提过，只要真冬能重拾弹钢琴的意愿，手指或许就能康复。所以真冬重拾了弹琴的能力——因为和朱利安重逢吗？

「所以……我真的很不甘心。」

朱利安喃喃地说。我不自觉地盯着他问道：

「……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希望真冬再次弹琴吗？而且还是跟你一起表演……」

这时他露出浅浅的微笑。

「所以我才很不甘心啊！直巳你一定不会懂的啦。」

那寂寞的微笑宛如一幅画，让人感觉时间仿佛就此停止了。

「谢谢你，我今天很开心。」

一走出麦当劳，朱利安这家伙就露出灿烂的微笑向我道谢。这应该不是什么客套话，而是他真的很开心吧？

「是说……今天的我对直巳说了些很过分的话吧？」

我吓了一跳，在通往车站、人潮汹涌的街道上愣住了，只觉得后面有人撞上我的背。

「你自己也这么觉得吗……？」

「嗯。不过……我不觉得对不起你，所以不会道歉喔。」

朱利安说完便向我伸出手，我却无视于他的举动。或许这样有点幼稚，不过没办法。因为我也只是个高中生小鬼，被别人说成这样还是会生气。

「我还是没办法允许直巳待在真冬身边。」

「是说……你跟我讲也没用啊……」

「我不准！你明明就这么迷糊，为什么还想跟真冬在一起啊？」

「唔……」

「我可以说一百遍或弹一百首曲子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爱真冬。可是你呢？」

「不是啦……就算那样……」

「那如果我叫你离开真冬身边，你会听我的吗？」

干嘛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啊？拜托你饶了我吧！

「……是因为……真冬是我们乐团的吉他手，而且除了她之外，没有人可以弹出那种音色。」

「真冬弹出来的吉他音色我也弹得出来啊！」

朱利安直截了当的一句话让我哑口无言。

「就吉他技巧而言，我也比较厉害。你刚才也听过了吧？」

「唔……嗯。」

他说得没错。朱利安的吉他音色有点像真冬进入民音社前——也就是独自占据练习室时那种我不喜欢的音色，只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洗练的境界。

所以——即使我还是很讨厌朱利安，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弹奏技巧在真冬之上。

「喂，如果我说愿意为你弹吉他，你可以放弃真冬吗？」

「你在想什么啊……而且你应该没那个闲工夫吧？」

「如果你离开真冬，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我傻眼地呆站在人行道中央，后面的行人撞上我的肩头，害我差点跌倒。他是认真的吗？

「真心喜欢上一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啊。」

是喔……原来喜欢上一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啊？

「我来代替真冬待在直巳身边，如何？」

朱利安说完还牵起我的手腕用力握住，我实在被他搞得一头雾水。

「呃……这不可能吧？」就许多方面而言都不可能。

「也就是说，你不肯放弃真冬罗？」

什么也就是说啊……朱利安露出满面笑容，显然是自顾自地误解了我的反应；不过我也没力气去纠正他了。

「你不是评论家吗，怎么在重要时刻反而不说话了呢？」

这个混帐。随便啦，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嗯，我知道了。那就拜拜罗，我的敌人。」

朱利安故作可爱地侧了一下身子，挥了挥手。

「感谢你今天来听我们表演。我们在日本还会有几次公演，可以再寄票给你吧？因为我还想再见到你。」

我面有难色地点了点头。

朱利安说他的吉他和其他物品还放在Live house，于是转身往车站的反方向离开了。那瘦小又不可靠的背影逐渐隐没在街灯下穿梭的行人身影中，没多久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路边护栏上叹了口气，真是累死我了。

老实说，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虽然让我体会到满腔怒火即将爆发的感觉，不过与其说是气朱利安，倒不如说是气完全无法反驳的自己很没出息。

但是他说还想再见到我。

其实我并不讨厌那家伙，可能的话也还想再见到他。只不过被他这么洋洋洒洒地教训了一顿，下次该拿什么脸去见他才好啊？

一回到家发现哲朗躺在沙发上，双脚靠在椅背上张开呈V字型，配合着《拉德茨基进行曲》一开一合，一看到我回家，就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小直，我饿了。」我明明就说过今天会晚回家，要你随便吃些东西的……

不过我也猜到结果会这样，于是便把事先买好的麦当劳纸袋丢给他。

「……这是我的晚餐？」

「嗯，我从代代木的麦当劳买回来的，一定很好吃喔。」虽然全国的味道都一样。

世上恐怕没有什么人比脸上挂着眼泪、嘴里还塞满冷掉薯条的自由业中年男子更凄惨了吧？连我看了都想哭了。哲朗像松鼠一样把食物往嘴里塞，喃喃地自言自语起来：

「我拚命工作了十六年，灌注了无限的爱养育小直长大……美沙子你说说看，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啊……」

「应该是结婚那时候吧——美沙子是这样说的喔。」

我每个月大概会和妈妈见面吃一次饭，只不过大半的对话都是在说哲朗的坏话。

「这也是没办法的啊！」

哲朗突然大发脾气，把装薯条的袋子摔在地上。

「写评论这种东西根本赚不了钱啊！我既没有钱，美沙子创业后又不停碎碎念，所以只好结婚啊！」

干嘛恼羞成怒啊？婚姻生活好歹也维持了八年不是吗？话说回来，评论家赚不了钱？买得起独栋的房子又不愁吃穿的，我还觉得你是不是该向认真工作的人道个歉咧！

「嘿嘿，这些啊，都是靠写评论以外的工作赚来的喔！说好听一点，就是业界流氓。」

「这样说并没有多好听吧！」而且说难听一点根本就是罪犯了吧？「我说啊——」

我忍不住开口，却又把话吞了回去。问哲朗这种事好吗？问了以后他会认真回答我吗？

问题是——我也没有其他对象可以问。

「——哲朗，所谓的评论家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直朗眨了眨眼直盯着我看，接着以杯子里的纯威士忌将嘴里的薯条冲了下去。

「怎么啦，干嘛突然问这个？」

「只是有人这样问我，我一时答不出来。」

「美沙子以前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哲朗两口就把杯里的酒给干了。

「你怎么回答？」

「嗯？喔喔。」

哲朗的视线倏地垂落——

「我告诉你，要是彻底探究人类的工作，大家的理由全都是『为了让某个人得到幸福』。如果无法让自己以外的至少一个人获得幸福，就赚不到钱了吧？」

「……嗯。」

「不过我上了大学之后还是不知道该如何让别人幸福。研究音乐史大概只能当老师了吧？可是我一点也不想教别人家的小鬼。所以我很老实地问教授：『我该如何让别人幸福呢？』结果教授回答我：『桧川同学你只有唬弄别人的才能，就往这个方向设法努力吧。』于是我灵光一闪，如果让大家阅读我唬弄某个人的文章，没被唬弄到的读者相对地就会得到些许幸福，我不就能赚到钱了吗？」

我整个目瞪口呆，不自觉地插嘴说道：

「这些话你也对美沙子说了吗？」

「嗯，美沙子好像因此觉得『这个男人没救了，绝对无法一个人生活』而且她也说过，就是在听了这番话之后，才会认为我们不结婚不行了。」

「如果我又觉得非得离家出走不可，应该也是在听了这番话后……」

「小直弟弟，你这样不行啦……内心独白都念出来了喔。」

啊，真的耶……明明只是一秒前思考的事，我却不经意地回想了一下。

其实我早就知道问错人了。哲朗这种人就算被真冬和朱利安打死，我也无法抱怨什么。

又是一个新的礼拜，星期一早上进教室后，发生了一件极为罕见的事——真冬竟然主动过来跟我说话了。

「听说你和尤利见面了。」

「呃，咦？啊，啊啊，对……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嘛……」

真冬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目光四处游移，四周的同学全都好奇地靠了过来。

「啊啊，对了，他好像说过暂时会住在真冬家？」

「咦，啊，那个……后来决定不住了，他现在住在饭店里。」真冬不知为何神色慌张地对我如此说道。「是、是真的。只不过……我们还得为了一些事碰面。」

为了一些事和朱利安碰面——我想起来了。朱利安说过计划要推出和真冬一起演奏的唱片，如果有事要碰面，应该就是指这件事吧？

「嗯，那个……你们有一起练习吗？」我试着这么问，真冬的脸突然唰地红了起来。

「这……这件事你也听说了？」

「咦？嗯，是啊。如果手指痊愈了就告诉我嘛——」

「不要再说这个了，够了！现……现在是我在问你！」

连耳朵都红了的真冬拍着桌子，在旁边凑热闹等着听八卦的家伙们也都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会和尤利见面？你、你们有什么要紧事吗？」

「呃，这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应该说我的脑袋现在无暇思考这些。看来朱利安所说的全都是真的，真冬再度重拾弹琴的意愿——而且是在商业的范畴。

我完全没发现她的手指已经康复到能和另一人一起练习的地步。

不对，这不是一件值得贺喜的事吗？我又可以听到真冬弹钢琴了，毕竟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期盼。但为什么真冬盯着我问起朱利安的事情，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呢？

「直巳，好好回答我。」

真冬突然把脸凑了过来，吓得心脏狂跳的我推开椅子往后一退，结果不知绊到哪里，害我差点往后摔倒。

「小俩口又在拌嘴？」「的确在拌嘴呢。」「看来公主殿下是认真的。」「小直，你去死吧！」

我根本没仔细听班上那些家伙在悄悄讨论些什么。

「是尤利叫你去的？还是——」

「咦？啊，嗯。」

我稍稍平复自己的呼吸后坐回椅子上，试着把要说的话化为声音。

「之前有人突然寄了张Live house的门票来我家。起初不知道是谁寄来的，后来我去看了一下表演才知道……」

「你听过尤利弹吉他了？」

「嗯。」虽然我有点疑惑是否该说出来，不过最后还是说出口了：「他的琴音和你的很像，就是……你进民音社之前的吉他音色。」

真冬似乎有些尴尬，只见她双手交叉在胸前，别过脸「呼」地叹了口气。

「后来他又跟我说了很多……像是你之前学吉他……还有弹钢琴之类的……」

「……之类的？」

「呃……」我总觉得其他都是危险的话题。

「不能说出来的事吗？」

别这样问啦！会害大家误会的。你看吧，班上男生不知道为什么都兴奋得要命。

就在这时，千晶用力拉开门走进教室，喊了声「大家早！」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感谢她。

「喔喔，怎么了？你们在忙？」

千晶刚说完就挤到我和真冬中间（是说如果她不经过这里也没办法走到自己的座位），这时上课钟声也刚好响起，真是救了我一命。

「呼……被他说成那样，你还能一声不吭就无精打采地回来啊？真是悲哀。年轻人，我一直以为你丧家之犬的本性已经被我完全矫正过来了呢。」

放学后的民音社练习室，学姊正跷脚坐在圆凳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迫跪坐在学姊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礼拜六发生的事。顺带一提，千晶和真冬也在旁边一起听。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出来了？我没提到真冬的事，但被尤利言语攻击的事倒是全都说出来了。

「姑且不论什么评论家啦、年轻人是丧家之犬之类的，但有件事我绝对不能饶恕！」

「……什么事？」

「既然他一直穿女装，为什么不拍一些照片回来呢！」

「谁理你啊！」

我可没办法事事迎合你的喜好。

「扮成萝莉不错耶！学姊，校庆表演时我们就全部穿萝莉服啦！」

结果千晶却只注意到无关紧要的部分。

「原来如此，还可以让年轻人扮女装啊！我以前都没想过呢！」

「就名字来看，小直的本名也很女性化耶！」

是说……你们是在讨论什么啊？我站起来正想吐槽，却突然瞥见坐在角落、一脸不悦又闷不吭声的真冬。一察觉到我的视线，她又立刻转开了视线。

和真冬在意朱利安和我说了什么一样，我也十分在意她从朱利安那边听到了什么，何况我根本不知道那家伙会说些什么。

「对了……他怎么说我啊？」

我忍不住这么问她，但真冬却撇过头拿起吉他，刻意地开始调音。真奇怪耶，我又惹她生气了吗？为什么？

「但小直不在意吗？他把伯父和你的工作说成那样，你应该要更生气一点，对他说：『不要瞧不起评论家！』之类的啊！」

千晶突然又回到主题了。

「年轻人，就算你不这么做，我还是认为你是我的骄傲喔！你应该还记得吧？我可是在茫茫的文字之海中只仰赖文章的光芒才发现你啊！」

结果学姊也回到谴责的话题了，我也只能缩缩脖子。

「评论家。桧川直巳之名已经受损了。即使如此，年轻人你还是打算保持沉默吗？」

「不是啦，我又不是评论家……」

「你是评论家吧？你是这样跟说我的……」真冬喃喃地开口了。「你明明就很会也只会说些狗屁不通的歪理，竟然还被尤利说得一无是处。」

「呃，咦？什么时候？」

真冬突然站了起来。

「你、你不记得了吗？」

她的脸瞬间红了起来，我也不自觉地抬起手臂遮住脸。不要反手抓着吉他啦，很恐怖耶，我说过自己是评论家？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就是我……还一个人待在这里——」

真冬咬牙切齿地说到一半，就发现千晶和神乐坂学姊都注视着自己，于是目光一垂，把吉他竖在墙边后经过我身边，走出教室。

两人冷漠的视线立即转移到我身上。千晶湿润又带着责备的目光：还有学姊带着笑意、一副看好戏的眼神。

她刚说「你不记得了吗？」是什么意思啊？我根本想不起来。一个人待在这里——也就是说，学姊和千晶都不知道这件事。难道是我们以这个房间为赌注，说要比赛时的事吗？

「……啊！」

我转头望着关起来的隔音门，真冬的身影当然已经不在那儿了，于是我赶忙冲出教室。我想起来了！怎么会这样啊，我竟然忘记这件事！

明明就是我自己说过的话。

我在楼梯转角追上了那道栗子色长发的背影。

「等、等一下，真冬，对不起，我想起来了，对不起啦。」

真冬的长发颤了一下。她在墙边停下脚步，却没有转过头来。就像五月的那时候一样，谈和见面的时间都不够，所以都不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在教室里不小心说出真冬在美国被评论家批评得很惨这件事，她一气之下跑出教室时，我也像现在这样冲出去追她，拚命地道歉。当她对我说「你没有理由道歉」时，我就立刻同了那句话——

我对她说，因为我是评论家——所以我有资格道歉。

明明就是我自己说过的话。

真冬撑着墙壁，接着慢慢转过头来。眼中还透着些微怒气，却因为脸上不好意思的表情而繙和了许多。

「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一点。」

「我在反省了……」

可是……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呢？我这个半调子评论家的胡说八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才不是这样！」

真冬双手握拳咚咚咚地槌着我的胸口。我心里不禁想着：「哇啊，是真的耶！」真冬的右手也能紧紧地握拳了。我高兴得想伸出双手包住她的拳头，但被她槌打的胸口好痛，无法动弹。

「你、你真是的！被尤利说得一无是处，结果还是一声不吭就回家了吧？」

「是这样没错……」

「尤利……要你放、放弃我……」真冬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又砰砰砰地继续槌打我的胸口。那家伙到底对真冬说了什么啊？真冬用力地摇了摇头，不打算继续说下去。

「你明明除了写评论以外什么都赢不过尤利，竟然连这一点也被他瞧不起，还讲不过人家就躲起来了。」

这番话还真是毒辣啊……虽然她说得没错就是了。「不，是我不好啦，只不过……就算我说不过他，你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

「当然烦恼啊！你一定要振作一点！你可是我的——」

你的？

说到一半的话又被她吞了回去。

不会吧？我不禁如此想着——如果朱利安连「要我放弃真冬」这些话都告诉她了——不，不过……等等，应该不可能吧？如果真是这样——

已经一头雾水的我叹了口气。

不过，的确如真冬所说，星期六的我实在太没用了。尽管写评论是哲朗硬推给我的工作，不过面对笔记型电脑敲打键盘时，我可是很认真地在思考——思考到底要怎么写，才能用自己的话感动读者呢？

即使如此，我却说不出任何话来反驳朱利安。

那个家伙用他天真可爱的脸蛋和话语，简明扼要地对我说——像你这样没用的家伙，没资格待在真冬的身边弹贝斯。

我不自觉地握紧拳头。

「真冬，你能联络到朱利安吗？」

真冬的表情带着几许不安，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来试试看吧！大半的人生都在听别人的音乐、只有玩文字游戏这项才能的人，所能做到的事——

我就让那个天真无邪、如奇迹一般的小提琴家见识一下。

Live house「Bright」是我们乐团第一次现场演唱的地方，位于从我家骑脚踏车不到一小时静能抵达的邻近市区。虽然离车站比较远，地处离主要干道稍远的静谧住宅区里，但因为是内行人口耳相传的名店，前来的客人也一天比一天多。

这一天也是如此。当我抵达时，通往地下室的大楼楼梯口四周已经围了一大堆人。业余的嫩团几乎都采用共同表演的形式，也就是几个乐团一起出钱，支付一天的场地费之后再划分各自曲表演时间。所以客人都会在外面杀时间，直到自己心仪的乐团上台表演才进去（但我一直认为，反正入场费都一样，直接在里面从头听到尾就好了啊）。

那一天因为有个叫作「Bright俱乐部」的活动，店里来了许多迪斯可乐手，也一直不断地播放舞曲，所以聚集在这里的客人也都一身平时和我无缘的嘻哈风打扮。在一堆辫子头跟垮裤之间，我发现了一道不搭调的耀眼矮小人影，赶忙跑过去。

「直巳！」

朱利安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推开围在他身边七嘴八舌搭讪的男人们。

「不好意思喔，我等的人来了。」他边道歉边向我跑来。我看了他一眼，不禁将手贴在额荫上叹了口气。

「是说……你为什么要穿女装呢……」

朱利安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短版压褶罩衫，下半身又穿了裙子，甚至还郑重地别上发夹并戴了耳环。这样会被搭讪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说过了啊，这叫做乔装。」

拜托别边说边转圈圈展示你的衣服。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这里会不会很难找？」

「不会啊，因为我请人家载我来。」朱利安微笑着回答我。

「我想你应该很忙，谢谢你肯跑这一趟。」

迪斯可音乐会并非经常举办，幸好他现在刚好有空。若非如此，他可能无法配合我的邀请。

「我没想到直巳会来邀我耶，真开心。」

「不，这个……其实我今天是打算要报仇的。」

我交给朱利安一张票后，边往地下室走边喃喃地说着。

「报仇？」

楼梯明明就很窄，可是朱利安却硬要走在我旁边。

「嗯，因为前几天我被你毫不客气地训了一顿。」

「呜……那么，接下来我会被带到漆黑的地下室去，任你处置吗？」

「怎么可能！」

真希望他别老是把话讲得这么难听。

打开厚重的门后，我们钻进充满舞曲节拍的闷热空气中，七彩灯光不时打在我们脸上。在昏暗的光线下，舞台的轮廓渐渐浮现，原本应该放置爵士鼓的舞台中央放着一台混音器，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饶舌歌手以粗哑的嗓音唱着RAP。

「哇，我还是第一次听迪斯可。」

即使朱利安在我耳边讲话，我都听得不大清楚。遮盖视野下半部的黑暗中，男男女女都任由肌肤暴露在热气之中，晃着头发舞动身子。

「小直，你今天还带女生来啊？」

我回过头一看，是那个绑着头巾的彪形大叔。身上穿的「Bright」工作人员的蓝色T恤都快被鲔鱼肚撑爆了。

「晚、晚安。」

他就是之前帮过我的音控人员。来过几次之后，我们不知不觉就熟了起来。他豪不客气地盯着朱利安说：

「搞什么啊，又换了新的马子啦？你也差不多一点……到底要弄哭多少人才高兴啊？」

「不是啦，那个……」

我差点就脱口而出「这家伙是男的」，朱利安还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你还弄哭了我以外的人啊？」

「我什么时候把你弄哭了啊！」

「阿友等一下才会出场。你是不是拜托他帮你做了什么啊？你又想干什么了啊？算了，我倒是很期待喔。」

「啊，谢……谢谢。」

大叔摇晃着庞大的身躯走向饮料吧台。对喔，今天因为是DJ的活动，所以表演者会自己混音，难怪大叔会这么闲。

「他刚说的阿友是谁！」朱利安在我的耳边大叫，不叫的话根本听不到。

「是我最近在这里认识的DJ，马上就要换人表演了。」

「所以说，你打算让我听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阿友哥是神乐坂学姊的一个老朋友，跟我认识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如此，他还是接受了我无理的要求，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要靠这个——好好教训朱利安一顿。

就在我们接过饮料，在桌子旁坐下时，主持人连珠炮似的不知念了些什么，只见台下的人潮全聚在一起，哗的一声掀起一片欢呼。舞台上的聚光灯也不停转动，接着就看见一个斜戴棒球帽、皮肤黝黑的大哥坐在混音台前——是阿友哥。

我向阿友哥挥挥手，不过他大概没看到我吧。因为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着唱盘台上。

六八拍的节奏开始舞动，饶舌歌手对着麦克风念着一连串六连音符的低喃，同一种单调的合音持续了好一阵子。我悄悄斜眼偷看朱利安的脸，可以确定他正缓缓地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在一连串听起来一直重复的节奏之中，一开始先加进定音鼓，接着再加进低音弦乐器的拨奏。不愧是阿友哥，这种编曲真是令人钦佩得牙痒痒的。

接着是——

在清澈的钢琴单旋律中，刺耳的电子鼓节奏从低处逐渐涌现，我知道那清晰的钢琴单音旋律让朱利安惊讶得不由得屏住了气息。如果是他，应该已经察觉到了。那首曲子不只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中第三乐章的轮旋曲——同时也是真冬所弹的曲子。

眼睛为之一亮的朱利安看着我，我静静地摇摇头，指了指舞台。令人惊讶的还不只如此，我的反击现在才开始。在钢琴演奏的轮旋曲主题最后一个小节，一段以弱拍弹奏的小提琴华丽旋律唐突地加了进来。这一次朱利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还差一点叫出声音。相信他比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还要了解这段旋律。

「我、的——」

朱利安的低喃消失在声音逐渐增强的管弦乐团演奏中。这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轮旋曲，独奏部分的演奏者正是朱利安本人。我清楚看见他的左手手指仿佛在确认什么般，紧紧握着那其实不存在的心爱乐器。真冬的钢琴和朱利安的小提琴声经过取样后，就在一连串毫不停歇的迪斯可节拍之上，时而互相追逐，时而交互重叠，同时也奔驰在充斥漆黑、光点以及炽热气息的Live house之中。

我也有种好像真冬就在身边的错觉。其实我完全没想过要帮朱利安达成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是一直想着哪天我也要用对付真冬的方法，同样地用音乐来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是此刻，朱利安以及真冬的声音都在这里。我发现他的眼角泛着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只有他才有办法让让真冬重拾钢琴吧？

这点让我很不甘心。没错，就是不甘心。虽然打从心底希望能听到真冬弹钢琴，但是我能做的却只是把这股想法化成扭曲的言语。明明一直待在她身边，我能做的却只有这样。然而和真冬尝过相同孤独与耀眼光芒的朱利安就在这里，我竟然让他碰触到某种深埋在真冬内心深处的事物——真是太令人不甘心了。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原本是为了教训朱利安一顿才想到用这首曲子，我自己却先被它打倒了。简直像个笨蛋一样。

姑且不论这是他们两人合奏的贝多芬乐曲或是阿友哥的混音，都完美得让人几乎落泪。所以即使在轮旋曲被熟悉的迪斯可音乐吞噬后，我一时之间仍无法望向朱利安。尽管耳边传来他激动的话语，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阿友哥表演完之后，就是播放轻松音乐的休息时间。

「喂喂喂喂！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这么无精打采的啊？真不尽兴耶！」

阿友哥单手拿着威士忌酒瓶往我们这儿走来，看到我和朱利安都埋头趴在桌子上，不禁露出不耐的表情。

「不是啦，因为音乐太棒了——让我听完都虚脱了。」朱利安回答道。

「啊哈哈哈哈，活动才到一半而已耶！接下还有四个人要上台，你们要全部给我听完喔。喂，小直，怎么样啊？这可是你的要求呢。真是的，一个礼拜前突然拿唱片来拜托我做这种混音，曲调差了半个音，节奏又不稳定，也不想想我有多辛苦啊！」

「没有啦……真的很感谢你，成果简直超乎我的期待了。」

嘴里这么说，我却仍趴在桌子上。阿友哥见状，便朝着我的大腿往上踢了几脚。

「你明明是高中生，怎么没什么青春气息咧？难得带女朋友来了，好好去跳个舞嘛！」

「不，这家伙是男的。话说回来，我借阿友哥的那首曲子就是这家伙弹的。」

阿友哥就这么半张着嘴，全身僵硬地站在原地好一会儿。反而是朱利安很快地起身。

「太厉害了，我的协奏曲竟然可以变成这样！」

他握着阿友哥的手，用力地上下猛晃。

「呃，啊，好说……」

阿友哥缩起身子打算往外逃。

「怎么跑掉了呢？我有做什么——」

「没有……是说你不生气吗？」

「生什么气？」

「你是做古典乐的人吧？自己的唱片被这样乱搞不生气吗？」

「为什么？这样表演很棒啊！我没理由生气吧？」

阿友哥硬生生地把想说的话都吞了回去，总觉得我能了解他想说什么。不过，在朱利安天真可爱又极具毁灭性的笑容前，身经百战的DJ也同样狼狈不堪。

阿友哥和我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下，因为朱利安想问他一些关于DJ的事。

「我的房间大概只有六张榻榻米大，不过唱片已经快压毁整块地板，打工赚的钱也几乎都花在买唱片上。只要一有空我就会一直听，也会在网路上到处浏览，寻找用得上的音乐素材，只不过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极少一部分而已。就算买了一百张唱片，其中大概有九十几张是没办法用在舞台上的，而且虽说用得上，其实也只有几秒钟的片段而已。该怎么说呢？偶尔还是会觉得对制作音源的人有点抱歉啊。」

「原来我的音乐是那一百张里的能用的不到十张啊？」

朱利安兴高采烈地盯着阿友哥的脸。

「……不过也被我剪接得乱七八糟啦！我剪贴了好几个段落，让它一直重复，还调快了速度。顺便告诉你，虽然那首曲子原来很长很长，不过最后用到的部分总共不超过三十秒。」

「这种事没关系啦。」朱利安边回答边把自己的手放在阿友哥手上，看得出阿友哥有点不知所措。这个臭法国人也太随便了吧！

然而朱利安接下来所说的话，却融化了阿友哥的僵硬表情。

「因为其中包含着敬意嘛！」

「啊，是啊……」

「我一听就知道了。你是真的很喜欢我拉的小提琴，才会截取出来使用吧？」

阿友哥害羞地移开了视线，一口喝干了酒瓶里的威士忌。被人家当面这么一说，任谁都会这样吧……

阿友哥站起身，对我们说待会他还会再上台表演，要我们听听。

「下一场要表演吉米罕醉克斯的歌。对了，是用那台你一直很羡慕的破烂合成器啦。如果这次没在舞台上坏掉，我打算把它送给响子，到时候你也可以借来玩玩喔。」

「咦！真的吗？」

虽然阿友哥的合成器是旧式的，也已经破烂不堪，但因为他搜集的效果音十分丰富，而且又常常说要换一台新的……所以我一直偷偷地想，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让给我。

「那就待会见罗。」

朱利安挥挥手目送阿友哥离开。

节奏缓慢的曲子仍持续播放。太好了，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里聊一下。朱利安坐回我旁边的椅子，茫然地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竟然还有这种音乐。」

没错，世界就是这么大。音乐的水脉流过整片大陆，最后慢慢地汇集到这个地方来。

「直巳，你是为了要让我听这些音乐才叫我来的吗？」

「嗯。」

朱利安看来有些惊讶，其实我也的确不只是为了让他听音乐才叫他来。我用冰块融化得差不多的乌龙茶润了润干渴的喉咙。

「……不只是这样而已喔，我打算要报上次的仇。」

「报仇？」

「嗯，由没才华的评论家对小提琴家提出反驳。」

我终于可以直视朱利安的眼睛了——那双因期待和好奇心而闪耀的眼眸。那么，我该怎么开头才好呢？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呼了出来。

我的话一开始就要切中核心。

「我认为所谓的评论家，其实就像DJ。」

朱利安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动摇的神色，我再次深呼吸，接着说：

「作曲家创作曲子，演奏家将曲子表现出来；而DJ则是把曲子剪贴、连结、改编、重叠之后，创造出另一首截然不同的曲子。你以前都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音乐形式存在吧？评论家的角色也是一样的。」

我凝视着自己摊开的双手。

「评论其实属于文艺的范畴。不管再怎么装出一副学者样，简单来说，评论就是写文章给读者看；让读者高兴，自己也可以赚点钱。我们——」

要把自己算在音乐评论家之列，我多少还是有些抗拒，因为我并没有写过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还是先把话说完——

「我们以音乐家创作的曲子为写作题材，将曲子剪贴、连接、改编后再加以称赞或批评，最后写成有趣的文章。这大概就是朱利安所不了解的音乐领域吧？不过，如果不怀有敬意，是写不出东西的。」

我又看了看朱利安的脸，他以困惑的视线回望着我。

他有听懂我说的话吗？

「至少我是这样的。也许有的家伙不抱任何敬意，写评论就像把唱片摆在脚底下踩一样。我也觉得那种人消失算了。有没有敬意一读就知道了。也许你会觉得光用嘴巴说，要说多少谎都可以，但事实不是这样。」

070t\_with\_mark

我的话突然在此中断。

他会了解吧？我们的言语真的那么具有力量吗？如果我刚刚操弄的这些词句在朱利安耳里听来不过是一堆谎言——我搞不好会一拳往他脸上招呼下去吧。

「——我知道啊。」

朱利安突然丢出这么一句话。

我往上一看，朱利安彷佛在刺眼强光下般，眯着眼望着我。

「我知道直巳没有对我说谎。」

他轻轻把手放在我下意识紧握的拳头上。

「因为你为了回答我随口说的玩笑话付出了这么多。其实我现在可是紧张得要死，因为觉得很愧疚而根本不敢直视你。」

但你从刚刚就一直盯着我看耶？

「怎么办，我对直巳说了真的很过分的话吧？还说什么绝不会道歉……怎么办啊？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

「呃，这个嘛……」我挥开朱利安冰冷的手。「没关系啦，我又不是为了要让你道歉才做这些。话又说回来，我没有生气。只是，那个……」

我很不甘心，无法继续保持沉默。那被真冬煽动后好不容易燃起的火，也就是我那颗无聊又渺小的自尊心。

所以，如果我说的话可以传达给朱利安，这样就足够了。

不对，其实我根本不在意这个——

也许……我只是想听到那首曲子而已。

想听听朱利安和真冬一起演奏的部分。

因为只要实际想像他们演奏的模样，我就会莫名地坐立不安。但那首让两人演奏产生共鸣的贝多芬曲子，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突然间，Live house里的气氛整个激昂了起来，音乐也转成快板，主持人的快嘴也越说越激动。舞台上交错的灯光下可以看见一颗戴着棒球帽的头，是阿友哥。他不仅担任DJ，还用力举起拳头敲打键盘。持续不断的节拍中喷发而出的，是喷射机的引擎声、倾盆大雨的声响及爆炸的燃烧弹哀号。紫色灯光在场中飞散，整个会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朱利安不时「啊！啊！」的尖叫，还抬起手臂遮着脸。居然只靠一台合成器就创造出这么逼真的战场音效……

接着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隆声打破了鸟群的啼鸣，之后号角齐鸣大声作响。这是美国国歌，汽笛声嘲笑着这首从老唱片里取样出来、彷佛透过收音机传出的朴实星条旗讴歌。所谓的表演吉米罕醉克斯，指的就是这个吗……？

舞台上的阿友哥兴奋地光着脚跳上合成器，就像在跳踢躂舞般开始用脚敲打键盘，完全想不到这是出现在迪斯可舞会上的表演。不过这段表演却获得满堂的喝采，身旁的朱利安也兴奋地大吵大闹，只有我一个人一直祈祷合成器不要坏掉。

虽然我问过朱利安：「天色已经很晚了，要不要送你到车站？」但他却回答：「我已经叫车了，不用啦。」再说……我好像是脚踏车来的喔？

通往铺着小石子的机踏车停车场的路上，从地下冒出的残留热空气彷佛仍不断传来。观众们络绎不绝地走出Live house．每个人都是一副尽兴享乐后虚脱无力的表情。

「直巳，你经常来听这种音乐吗？」

「嗯……偶尔啦。」

「真好耶，我还想多去一点Live house之类的地方。」

身为知名的小提琴家，很难随心所欲地到处跑吧？不过真没想到他愿意配合我的时间。

「如果是直巳找我去，我会尽量把行程空出来的。」

朱利安说完便不怀好意地笑了。

「不过今天你让我哑口无言，下次就轮到我反击罗。你给我等着！」

还是不要吧……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划下句点不就好了？

「但我不能在日本待太久就是了。所以……我很羡慕呢。」

「羡慕？」

「我很羡慕直巳，也很羡慕真冬。能一直在一起就好了啊……」

「我跟你说……我对她的感觉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啦。」我有些支支吾吾。「真冬她……她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我只是喜欢她的琴音，所以才想一直和她一起玩乐团……」

「嗯？真的吗？」

朱利安露出小小的狡猾表情，眯着眼歪着头望着我。看了就令人火大，我都说是真的了！

「唉呀，算了，今天就先当你说的是真的吧。不过，我还是无法允许你待在真冬身边。」

「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啦……」

「我会再提的。所以啊……我之前就说过了吧？我会代替真冬待在直巳的身边——我可是认真的喔。怎么样呢？」

我用力挥了挥手，这件事牵扯到太多层面的问题了啦。朱利安的脸上带着些许的沮丧，喃喃地说了声：「是喔……」没多久又恢复成开朗的样子。

「不过，我好像明白真冬和直巳在一起的理由了。」

「……是吗？」

我可是完全不明白啊——话一说完，朱利安立刻放声大笑。

「我和真冬其实很像。我们很聊得来，也同样从小就身处在音乐的世界里，思考方式也很类似，连喜好都很相近。巴哈、贝多芬、孟德尔颂，甚至再远一点的普罗高菲夫、史克里亚宾，不知道为什么连荀白都……」

朱利安一一举出真冬喜好的音乐。这么说来，他好像也在独奏会中选了许多巴哈的曲子？

「所以我能了解，因为我和真冬会喜欢上同一种人。」

「嗯？」

的确，要是同样喜欢史克里亚宾和荀白克，或许彼此之间的确有什么相似之处吧。朱利安看频频点头的我，笑到连肩膀都在抖动，只差一点就要在地上打滚了——他就是笑得这么夸张．怎么了啊？有什么好笑的？

就在这时，狭窄的马路另一头出现两道车灯慢慢靠近这边。

朱利安朝着迎面而来的车子挥了挥手，又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

「对了，直巳，我有一个请求。」

「嗯？」

「我说过要你叫我尤利，对吧？那是因为如果你叫我朱利安，总觉得有点难为情。」

「啊，嗯，可以啊……」

不对，给我等一下。这话是你该说的吗？

「要说到难为情，我也一样啊。你就不要再叫我直巳了。」

「不行。」他对我吐舌头。「只让真冬用本名叫你，太狡猾了。」

哪里狡猾了？就在我正要回嘴时，他已经踢着小石子往车子的方向跑过去了。副驾驶座的门被用力一关，藏起他那朦胧的背影。

今天——算是我赢了吧？听着离去车子的排气声，我突然想起这件事。下一次是那家伙的反击啊？不知道他会对我做些什么。

突然发现自己很期待下一次和他相逢，总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想到要把和尤利对决的过程向所有的乐团成员报告，就觉得心情好沉重。学姊一定想听，如果我什么都不说，真冬的视线又让我很受不了……

但没想到我多虑了。话又说回来，第二天我去学校后，这件事却成了让我更烦恼的根源。

「大家瞧，这就是穿女装的朱利安。他和年轻人黏得这么紧，还很开心地在聊悄悄话喔。这张则是拍到他们正握着彼此的手……」

「你在干什么！」

放学后的社团练习室里，神乐坂学姊正自豪地把照片一张张全摊在桌子上，我不禁激动了起来。兴致高昂的千晶和生闷气的真冬则在旁仔细看着这些照片——其中的人物就是待在「Bright」里的尤利和我。

「这……为、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难不成学姊当时也在那里？」

「为什么我要做那种跟踪狂才会做的事？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喔！毕竟我在那间Live house有很多熟人啊，因为知道你哪一天会找他去，才拜托他们拍照的。」

「你这个罪犯！」

「的确，他明明就是个男生，竟然还这么惹人怜爱，还真是引人犯罪啊！」

「请你不要岔开话题！」

「啊啊，对了，我听DJ阿友说了，也大概知道你是怎样让朱利安屈服的罗。你好像下了不少功夫呢，是吧？年轻人，你又再一次夺走我的心罗！」

学姊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对着气忿不已的我露出微笑，结果我的怒气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算了，反正跟这个人说什么都没用。

「学姊学姊，我要这张、这张、还有这张。」

「好啊，嗯，要洗几张就尽量洗吧。」

「不行！」

真冬一把抢过千晶手中的照片打算揉烂，却被千晶抢了回去，学姊摆出一副要介入仲裁的模样，却把两人抱得紧紧的。我按着开始隐隐作痛的头，决定丢下这几个推来推去的女生不管，一个人悄悄地拿着贝斯逃出教室。

为了下次能够以音乐家身分对尤利反击——一定要加紧练习才行。

3.节奏乐器组

如同我以前提到的，我们高中有一间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大音乐厅。

音乐厅规模之大，甚至还有市民乐团会特地前来借场地开演奏会，也成了我们学校引以为傲的设施。

但神乐坂学姊却在大厅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往下看着舞台，双手交叉于胸前说：

「不行耶，这个场地还是不适合啊。」

「为什么？」

我和之后陪我们一起过来，担任校庆执行委员的一年级男生异口同声地问道。

「因为我们是摇滚乐团啊！」千晶突然从神乐坂学姊的对面冒出头来，抢着回答。「我也想到合唱比赛时的情境，这里没办法站着大闹一场吧？」

我面向舞台，环视着呈碗钵形倾斜的观众席。的确，如果在这种场地里配合摇滚的节奏，兴致高昂地甩头甩脑，稍微一不注意，可能会发生一大群观众跌倒的不幸意外，造成死伤。

「这有，华丽的舞台照明设备几乎都在体育馆里，所以我们还是在那边举办吧。」

这件事发生于一个多月之后即将来临的校庆。

除了体育馆之外，我们学校还有这座音乐厅可以用。所以不管是音乐类型或是舞台表演类型的节目，应该可以不用担心场地问题而从容地表演才是。

前提是学姊和千晶不要提出一些无理要求。

「呃……可是体育馆已经有戏剧社和班级的戏剧表演了，而且空手道社昨天还说想做武术表演，硬是挤进了节目流程里；那边的表演顷目已经排满了。所以音乐类型的表演可不可以统整在这里表演呢？」

执行委员一脸胆怯，观察神乐坂学姊脸色同时还不忘对她献个殷勤。大概是看出民音社绝对会引起什么麻烦，所以才被逼着要从头到尾在旁顾着我们吧，我真有点同情他。对不起——我在内心双手合十向他致歉。

「说明白一点，我们的舞台可是狂热的熔炉啊，这点我也无法控制。而且观众一定会兴奋地跳起来，搞不好还会挤到舞台前面来呢！如果有人受伤，执行委员会应该也很困扰吧？」

被学姊这么一进逼，委员只能嗯嗯啊啊不知所云地回应。这种说话方式仿佛不是我们在请求他，而是在强迫他采取应变措施来面对不可抗拒的天灾。学姊还是跟以前一样狡猾。

「我……我会先和大家讨论看看。」

最后委员终于逃了出去，我对着他的背影为他祈祷能获得更多的幸运。

「对了，我也去一下学生会办公室。」学姊将双手交叉于胸前说道。

「你去那儿干嘛？」

“当然是去把所有使用体育馆的社团、团体都查出来啊。从现在开始，得注意一下哪边比较好插队啊。」

跑步离开的学姊头发如鹃的尾翼一般在空中飞扬，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虽然她看起来好像做事很随便，却是个可以为了策划某件事而认真执行的人。不知道她出了社会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越来越忙了呢！」

千晶一脸乐在其中地说。最近放学后连喘息一下的时间也没有。合唱团比赛虽然结束了，但之后还有运动会，接着又是校庆。直到十一月为止，这所高中将持续着被各式活动包围的日子。

我和千晶朝着位在走廊另一端尽头的音乐准备室走去，真冬正在预习校庆时演出的曲目。是因为神乐坂学姊任性地说什么：「我不想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两次一样的东西．这个乐团齐聚了这么有趣的团员，让我不禁想从古典乐之中拉出些什么东西来。」

只不过，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的人影却伸出双手制止我们前进。原来是裙子长度最短的音乐老师——麻纪老师。

「现在最好……不要去打扰真冬比较好喔。」

「难不成发生什么事了？」

「嗯——」

老师用大拇指指着准备室的门，看来不需要再多作说明了。

因为钢琴声正不断地传来。

我们三个在走廊中间站了好一会儿，任凭透过木门传来的声音在耳朵里缭绕。这轻轻乱窜的乐句，彷佛穿越人声鼎沸的喧嚣中的脚步声。

「……总觉得在哪里听过这首曲子。」

千晶喃喃自语地说。

「是《里莫日的市集》。」

这是穆索斯基作品《展览会之画》中的第十二首曲子。这首受亡故友人的画作启发，内容多样化的钢琴组曲，经由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而获得世人重新认识，更刺激了全球音乐家的想像力，因而诞生出各式各样的管弦乐改编曲。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首没买过、原曲也很粗糙的曲子——不过当我听见门的另一头传来的钢琴声，就让我对这首曲子改观了。

但是真冬应该没有留下这首曲子的录音。我不知不觉地走近门边，额头贴着木门专心聆听里头的声音。比起一般钢琴家所弹的《里莫日的市集》，里头传来的曲子步调慢了许多。轻快巧妙的旋律中，甚至参杂着微微的哀感氛围。

让人觉得仿佛能看到穿过市场的道路前方，那个即将造访的场所。

步伐急促的脚步声，突然间被厚实沉重的和声打断。我当场惊讶得呆站在幽暗的入口。

这是第十三首曲子《地下墓穴》。

呼吸声和心跳声在冷冽的空气中回荡。

钢琴的减弱音所创造出的空虚感。

真不敢相信。就连亲耳听见后，我都不敢相信。

真冬正在弹奏钢琴，而且一个音符都没有弹错。

真冬的手指真的……

没多久，在一片弥漫霉菌、骨骸、死亡以及灰尘的气味中，夕照隐隐约约地透了进来。是漫步变奏曲，第十四首曲子——

就在这时，钢琴声突然断了。吓了一跳的我脸一离开门，就听到里头传来踢躂踢躂的脚步声，接着有人用力打开了门。

和我四目相接的同时，脸颊一下子就泛红的真冬怒气冲冲地说：

「不……不要站在这边听啦！」

「咦，这样啊……很抱歉……还是说我们可以进去听吗？」

「……不、不行！」

不能进去也不能在外面啊？那你要我怎么办才好？真冬进去后就用力把门关上，而且我甚至还听到上锁的声音。咦？喂喂！

「干嘛把自己关在里面啊？」我连忙敲了敲门。「让我们进去啦！我也想搜集各式各样的乐谱啊。」

「不行！」

为什么？只是弹钢琴被别人听到，要这么生气吗？我正要对着关上的门大吼时，突然有人抓着我的后衣领往后一拉。

「咕欵！」我不自觉地发出怪声。

「不能在这边大吵大闹的，你先暂时不要管她吧。」

麻纪老师说完后，就拖着我往楼梯的方向走。差一点就要窒息的我，只能手忙脚乱地挣扎着。千晶似乎一脸苦恼地盯着准备室的门好一会儿，之后才跟着我们走。

「其实啊，不久以前，真冬就一直在准备室里练习钢琴。刚才也是，总觉得她好像看到各式各样的乐谱后就燃起干劲了。当我回过神时，她甚至忘了我在旁边，就开始弹了起来。」

麻纪老师在楼梯转角处压低音量对我们说，我和千晶对看了一眼。

「她的手指……已经痊愈了？真的吗？」千晶开口发问。

「你们听说了吧？」

我微微地点头。真是完美的演奏啊！我以前一直以为，也许再也听不到真冬的钢琴声了。虽然尤利告诉我这件事时也让我很震惊，不过刚才直接听到她的演奏，却带给我更强烈的冲击。

「结果还是因为心理因素……吧？所以说，我是认为就因为她手指痊愈而觉得高兴，可能还稍嫌过早。不过总而言之，那孩子又打算重回钢琴的怀抱了。只不过在家里练习的话，姥沢老师又会开心得大吵大闹，所以只能在学校弹了。」

那是因为她和乾烧虾仁之间还有疙瘩存在吧，而且真冬又很顽固。

不过，我真没想到她可以恢复到这种地步。

「因为这个问题很棘手，就请你们暂且先不要管她吧。」

「真、真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琴的？」

「嗯？上个月吧？」

那么，果然是——和尤利重逢后开始练琴的吧？如果这是一个契机，那就说得通了。

就连医生都说过只能等待——看来那个契机就是尤利。

麻纪老师严格命令我们，只要准备室传来钢琴声就绝对不准靠近，随后就下楼梯走了。我和千晶两个人被留在楼梯转角，而我整个人瘫坐在楼梯上。

「真冬她……太好了。」

千晶看着已经听不到音乐声的楼梯上方，喃喃自语地说着。

「小直你不高兴吗？真冬又可以弹钢琴了吧？」

「不，我很高兴。不过高兴归高兴……」

「你说清楚一点，怎么样嘛？」

千晶抓着我的后衣领摇来摇去的，接着我就把真正的心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

「总觉得很不甘心，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真是笨蛋啊。」

「什么意思？」

今天真是最常被勒脖子的一天啊……被千晶这么一追问，我就把内心想法说了出来。像是真冬因为和尤利相逢而有所改变，而我却做不到。

我话一说完，千晶就放开我的领子，望着窗子的方向。

「……是喔？」

突然变得无精打采的声音，落在千晶的脚下。

「原来小直因为无法为真冬做些什么，而觉得不甘心啊？」

「嗯……啊。」

千晶怎么了？总觉得她的背影看起来好渺小。

仿佛只要一碰她的手，她就会立刻哭出来。

「就是说啊——就是因为近在身边，反而才觉得痛苦啊！」

千晶仿佛自言自语般地喃喃说道．我想了又想后，正准备往前一步对她的背影说些什么时，她很快地回过头来。

「那么，你觉得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平时的坚毅光芒再度回到千晶的眼中，只听到砰的一声，她又顺便往我的肚子结实地招呼了一拳。痛！我按着下腹往后退了几步。

「……我会回家盖着棉被听《LLondon calling》。」

「笨蛋，你一个人去听吧。」

这次是头被巴了一掌。那要怎么办嘛？

「那还用说？当然是练习啊。」

「节奏乐器组」这个词原本是爵士乐用语，指的是钢琴、贝斯还有爵士鼓。这些乐器不需独奏，只负责维持曲子的节奏不间断。换句话说，在我们乐团里指的就是我和千晶。

一般认为乐团的优劣，实际上并非取决于引人注目的主唱或是吉他手，而是节奏乐器组是否优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年轻岁月合唱团等乐团。

“……话是这样没错，不过为什么要做伏地挺身？」

「因为你没体力啊！喂喂，不准休息！」

千晶砰砰地踩着低音鼓，我的汗正啪答啪答地滴在这间应该有开冷气的民音社练习室地板。但不是我在自夸，若论伏地挺身，我的极限只有十下。

「你听好了，上次那场现场演出，小直到最后已经有气无力了吧。在我们的乐团里，真冬本来就冲得比我们快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很弱啦。」

「你至少要练到能单手举起吉他扩大机才行。」

「我怎么可能举得起来啊？」

「我就办得到喔。」

哇！她还真的举起来了。快放下来啦，很危险耶。

「不要休息，你的标准是三十下。」

千晶又把我压到地板上。拜托饶了我吧。

「总觉得你没什么毅力耶，我要坐到你背上喔？」

「不要，很重、很重啦！我会被压扁啦！」

被千晶压在屁股底下的我不断地挣扎，这时房间的门开了一道小缝。一双蓝宝石色的眼眸正胆怯地偷偷往里面看。千晶察觉到后，便迅速站了起来。

「真冬，你在干嘛啊？」

「那、那个……」

千晶抓着真冬的手，把她拉了进来。得救了，我站了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尘。

「……刚、刚才，不好、意思。」

「嗯，这么坦率很好，我特别饶了你吧。」千晶干嘛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啊？「乐团明明就有要紧事，竟然还沉迷在钢琴里面，我们的团结一下子就被真咚咚完全破坏了。」

「我才没有一直沉迷呢！」真冬拚命地说谎。

「那么，我就再拜托真冬帮我做一件乐团的工作。」

「……什么事？」

「去坐在小直的背上。」

「为什么？」「干嘛这样啊？」

「因为练吉他的话，还可以坐在小直的背上练啊！我可是要打鼓耶！」

「不，才不是这样。」

千晶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用鼓棒抵着我的喉咙。

「好了啦，还有三十下，拿出毅力来。好好配合我的鼓，伏地挺身做得俐落一点。」

真可怕！我想都不想地再次趴到地上。同样受到那个运动型家伙的气势所压迫，真冬完全照着千晶所说的话，胆颤心惊地坐到我的背上。

「民、音、加油，民、音、加油！」

千晶配合着奇怪的吆喝声，开始打起四拍子的节奏。这是怎样？校园霸凌？而且真冬的体重还压在我背上——

咦？没那么重耶？倒不如说轻得不可思议。这家伙身材有这么纤细吗？这么说来，我之前不是还可以背着行李和真冬爬山吗？和那时相比，伏地挺身根本不算什么。

这时鼓声突然停了下来。

「真是气死人了！为什么小直用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在做伏地挺身啊？」

还不是因为你要我做！

「换我坐在上面时明明就很痛苦！啊，真是的，真冬你体重多重？」

「咦，那个……」她的回答含糊不清，根本听不到。

「真是不可原谅，我也一起坐在你身上！」

「为什么！不要啦，会死人啦！」

「没关系啦，你不要动！」

「不、不要，要掉下去了！」

正当我被两人加起来的体重压得喘个不停时，门突然打开了。就连神乐坂学姊看到这个惨况也在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救、救我——」

听到我这般可怜兮兮的哀求，学姊的脸上立即浮现一抹不怀好意的微笑。

「我要坐在哪里好呢？头顶上？」

「不、等等，不要啊！」怎么又是这样啊？

那天我一回到家就不见哲朗的影子。我跑去鞋柜一看，皮鞋也不在里面。也就是说，他可能跟人家去喝一杯了吧（哲朗大部分都是穿凉鞋出门的）。太感谢了，今天可以不用准备晚餐。因为遭受到一顿奇怪的虐待，害得我没什么食欲。再说，我的背还在痛……

我在二楼卧房换完衣服后，就马上拿出贝斯来。白天千晶说过的话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原来小直因为无法为真冬做些什么，而觉得不甘心啊？』

真冬、神乐坂学姊、上个月一起同台演奏的古河大哥——

还有最厉害的尤利。

和好几位杰出的乐手面对面接触，亲耳听见他们的音乐，好几次都让我有深切的感受。感受到自己的不成熟，和一股无力感。

再这样下去，我又会变成一名只是偶然待在乐团里的人，甚至变成乐团里的重担。古河大哥曾直接告诉我：「你应该先退出。」我当时回他的话也只是虚张声势。要怎么办才好？我要走到什么地步？我根本一点头绪都没有。

直到和尤利相逢后，此时此刻我才看见了那个地方。

我明白了那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我能否能够成为真冬弹琴的最大支柱？

不只是对身为吉他手的真冬而言，也就是对身为钢琴家的真冬来说——我能否成为扮演输送血液和生命的心脏的角色，待在她的身边？

真冬的钢琴音色鲜明澄澈，节奏带着强而有力的跃动感。某位曾与她共同表演的知名指挥家曾经评论她的钢琴是「力道宛如不断侵蚀峡湾的冰河」。真冬的协奏曲之所以被批评得如此苛刻，几乎都是因为没有够格的管弦乐团能完全承受她的弹琴力道。因此在找寻到真正的归宿前，真冬的手指是冻结的，她的钢琴声也随着消失。

我之前一直以为，或许她不会再重回钢琴的怀抱了。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也许真冬只是在寻找那个地方。

寻找某个能在自己身旁或附近，支撑她琴音的人——永远存在的地方。

我是否——也有资格待在那里呢？

那个现在也许只有尤利抵达的地方。

但还要走多久才能抵达那个地方呢？

我打开床头音响，放进CD。配合着真冬独奏的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伸手摸索着单纯重复的贝斯声线。真冬的钢琴急速改变整首变奏曲的拍子，有条不紊地牵引着管弦乐团。

我渐渐地找不到自己的贝斯音，根本跟不上她的步调。

我脑海中浮现坐在钢琴前方的真冬，出现在我们feketeterigo的舞台上。高高举起、闪耀着黑色光泽的羽翼前方，可看见散发微弱光芒的爵士鼓和千晶褐色的头发。回过头一看，前方是充斥着激昂情绪的观众席，神乐坂学姊的背影就站在那里，紧依着麦克风架。从寂静升起的钢琴众赞歌、以过门（注：主要指爵士鼓的演奏技巧，在每小节之间加入不同打法，将曲子带到另一个情境）谨慎地融入旋律中的鼓声、这时再加入以清音重叠的伴奏。最后是学姊那沙哑却能渗入身体最深处的歌声。

可是，我又在哪里呢？

我应该在舞台上刻划出什么样的律动呢？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太过遥远、太高、也过于耀眼。

拉赫曼尼诺夫的曲子结束了，床头音响停了。我被拉回到现实这间自己的房间里，发觉自己抱着贝斯坐在床上，陷入沉思。

我该怎么办才好？

千晶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应我：「那还用说，就是练习啊。」她说得没错。

真想接上扩大机，用最大音量好好练习啊！使用学校练习室的时间有限，而且不管怎样我都会很在意学姊和真冬的音色。虽然说哲朗不在家，但也不能用客厅的喇叭，会吵到邻居的。

这样的话——

我看了一下时钟，还没八点，应该还来得及。把贝斯收进琴盒后，我就骑着脚踏车出门了。

规模不小的车站南门，距离我家骑脚踏车大约要二十分钟。而「长岛乐器行」所在的大厦，就在走过天桥后，从商店街进入朴素住宅区的交界上。

那间店是学姊打工的地方，我也经常受到那间店的关照。这家店的三楼有个录音室，虽然空间十分狭小，不过因为店长有把柄落在学姊的手里（但学姊说这是店员的特权），所以店长跟我们说，只要录音间空着，feketeterigo的团员就能免费使用。

虽然我满同情店长的，不过身为一个穷学生，我偶尔也会满怀感激地利用这间录音室。

「咦？小直老弟？」

当我一走进地上摆满了吉他、连行走空间都没有的店里，看来应该是独自顾店的店长从音乐杂志后露出脸来。一头杂乱的头发随意绑在脑后的他，看起来是个走嬉皮风的人，但这身造型也让这间店更像是快要倒掉的乐器行，而且今天依旧半个客人也没有。

「你们约好了吗？她已经先上去了喔。」店长指着天花板对我说。

「……咦？你是说……学姊吗？」

「不，是小千。」

一打开三楼尽头那扇重死人的隔音门，就有一连串激烈的鼓声瞬间传到走廊上，随后又突然中断了。

「……小直？」

坐在鼓堆里、额头上还闪着汗水光芒的千晶，一看到我就张大嘴巴僵在那儿。然而我也是一样。千晶为什么会在这儿？之前已经练成那样了，练习得还不够吗？

「什么事啊？怎么了吗？」

脸上闪耀着光芒的千晶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明明就已经十月了，却还穿着短T恤配短裤，这身打扮很像她夏天住宿集训时穿的衣服。不过，录音间里的确很闷热。

083t\_with\_mark

「咦？难不成你是来练习的？」她看着我背上的琴盒说道。

「呜，嗯……我想好好地弹出声音来练习。」

「客人来了就要结束练习喔。」店长说完这句话后，就把我推进录音间，关上了门。附着存墙上的烟味混杂着甜腻的汗味。不知道为什么，千晶似乎很开心地帮我准备好贝斯扩大机。

「还真巧耶，让我吓了一跳。我今天也是觉得打得不太够，心里不太自在。小直也是因为伏地挺身做不够才来的吗？」

「不，伏地挺身已经够了。话说回来，我打扰到你了吗？」

「不会呀，因为我们可是节奏乐器组，一起演奏比较好喔。」

可是，可以的话我比较想一个人弹……

「好了啦，好了啦。你就把我当作节拍器弹弹看吧！」

开始练习后，果真就像千晶所说的，贝斯和鼓并非敌对关系。这两者就像心跳和脚步声一样，为了要往前迈进而相互共鸣。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连音符、十六分音符，千晶稳定的步调在背后支援着我僵硬的划行。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感觉。仔细一想，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和千晶两个人搭配演奏。在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神乐坂学姊那仿佛阳光洒落般的吉他声，或是真冬那宛如月光在夜晚空气中结晶般的吉他声。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可思议。比起千晶一个人单独打鼓时，此刻的鼓声更为鲜明，每次的敲击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当我的手指透过贝斯弦输送血液时，就会有一道令人舒畅的踩踏声回应我，仿佛还能用手抓住两片脚踏钹的闪耀光芒。

「……等等、千晶，停下来休息一下。」

不知我们已经不间断地弹了多久了。手腕已经酸软无力的我好不容易才让手指离开琴弦，要千晶停下来。一滴滴的汗珠从我的发梢流了下来。

「真冬都还可以继续弹喔？」

满脸通红的千晶兴奋地晃动着膝盖和肩膀，以挑衅的口吻对我这么说道。

「不，抱歉，这我办不到。」

我含了一口宝特瓶里的水。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住宿集训时，真冬简直就像塔朗泰拉锯（注：源自于意大利，据说遭毒蜘蛛咬伤的病患者，得藉由不断旋转才能解毒）上身般，持续和千晶合奏的理由了。

因为「脚」会自己动了起来，根本就停不下来。

千晶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后，就靠过来从我手中抢走宝特瓶，一饮而尽。从嘴边溢出的水还沿着脖子流到了领口。

「呼！」

喘了一口气后，千晶拆下发夹甩了甩头，发梢沾黏在湿润的嘴唇上。没来由地，我赶紧移开了视线。

「好久没打得这么尽兴了。」

「……你不是一直打得很尽兴吗？」

「嗯？」

千晶双手握着鼓棒伸展手腕，一脸不解地望着我。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喔。只要学姊和真冬在，我整个人就很紧张。」

我惊讶地看着千晶的脸。

「那两个人啊……我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啦，但她们根本就是妖怪嘛。我只要在她们后面打鼓，就会变得很不安耶。甚至还会想，我真的能坐在这里吗？」

我慢慢地坐在一张椅脚不平的圆凳上，神情茫然地直盯着千晶的脸，她的眼神似乎正望着渍方的某处。

原来她也有过——这种想法啊？

「其实我知道，学姊并不是以期待一位鼓手的心情邀请我进乐团的，但这种事又不能强求。我只希望她能对我说，我们没有你不行。」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千晶比我还早就在学姊身边，且深受她的音色吸引。不过她也知道，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回应学姊的音色。正因她都知道，才更要紧跟在学姊身边。

——就像我一样。但她既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逃离这一切。更没有被自己的无力感击倒而停滞不前。

这就是千晶厉害的地方。

「……千晶已经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鼓手了喔。」

我试着坦率地告诉她。

千晶的眼眸一瞬间闪过了一丝孤寂，不过随后就害羞地笑着对我说：

「谢啰。哪一天，我也想让学姊这样对我说。」

「学姊早就这么认为了吧？千晶，你很厉害喔。只因为喜欢学姊就可以走到这个地步——」

千晶的手突然伸向我，用鼓棒的尖端戳着我的锁骨。

「什、什么？」

「小直，你刚才对我说了很失礼的话喔。」

「咦，什么？」

「我喜欢的不只是学姊而已喔。我可没单纯到只为了这种事，就紧紧缠着乐团不放。」

「呃，啊……抱、抱歉。」

也是……而且她和真冬的关系也变好了。她原本就喜欢硬式摇滚，即使在编曲上意见不太一致，她也不肯退让。

「……不过，我的不幸大概是一开始就和喜欢的人在同一个团里。」

千晶突然全身无力地靠着墙边，喃喃地说着：

「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就算我们的关系无法更进一步……却会觉得现在能够在一起不就很好了吗？而且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再说，如果我硬要更进一步，也许只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无法挽回的地步，永远无法再回到以往。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就维持现状……」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多少了解这种想法。如果对象是学姊，毕竟她是个女生，不管怎样她们都不可能有结果。不，学姊是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吧？根本不知道那个人说的话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不过，至少她们现在可以待在同一个地方。

可是这样是不行的。如果安于目前的现状，哪里都到不了。总有一天会被学姊丢下，再也追不上她。

我也和千晶一样。

现在我就在真冬身边，而且距离比尤利更接近。

但那只是目前碰巧形成的状况。

这时，千晶突然开始用鼓棒敲我的肩膀、额头和胸部。痛！痛！痛！我打算举起手臂抵挡，结果手臂也被毫不留情地痛打。

「等、等一下啦，千晶，这样很痛耶。干嘛打我啦，怎么了啦？」

「什么事都没有！喂，休息时间结束，开始练习啦！光是休息的话，会追不上喔！」

千晶突然对着我大吼，把宝特瓶丢了过来之后又回到爵士鼓组之间。什么跟什么啊！

「学姊不是说过了吗？校庆时要表演连环组曲啊！我们俩可是一秒都没得休息，不多练一点串场时的花样怎么行！」

「唔……嗯。」

从学生会办公室回来的学姊说，她已经想办法弄到体育馆的使用许可了，不过节目时间表需要重新排过，还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能表演。因为如此，学姊建议，为了能在有限时间里充分地演奏，我们还是打算表演时间较长的组曲。虽然唱歌和吉他独奏都会区分段落，可是我们节奏乐器组根本没有空闲时间可以停顿。会有较多的状况只能依靠我和千晶来维系现场高昂的气氛。

「小直弹的贝斯一点魅力都没有！」

「嗯……」

虽然我自己也有察觉，不过在别人给我的评论中，这是最确切、最辛辣的了。原来如此，没有魅力啊……

「你知道吗？你太配合我了。和低音鼓齐奏也许很安全，不过一辈子都没办法出头。只要我一停顿，你就加进一个小节。知道了吗？」

「……知道了。」

「从前奏开始！」

鼓棒在千晶的右手掌上转了一圈后，便直接敲在落地鼓上。在一阵仿佛挖掘大地的拍子背后，我塞进一连串的重低音，狭窄的舞台再次吞没在沸腾的心跳中。

原来人们常说的“忘记时间」真有其事。

之后，我们便汗流浃背地弹奏，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当我回神时，听见了某个人的歌声。我还在想这个声音在哪儿听过，原来是我自己在唱歌。贝斯和鼓是一个乐团的「形体」，所以可以在这个形体之上，扩展出所有音符的想像力。我无法不开口唱歌。我们甚至没发现通知使用时间结束的红灯已亮起，直到店长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制止我们、把扩大机的电源关上那瞬间，才终于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尽——累得瘫在地板上了。

手中似乎还残留着琴弦的振动，这种快感真是令人舒畅啊。

第二天起，我跟千晶决定放学后都要去「长岛乐器行」。因为学姊都是骑脚踏车上下学；真冬又住在反方向，一起坐电车回去的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我们就偷偷练习，让她们两个吓一大跳！」

千晶气焰高张地对我说。不过——

「最近你和年轻人常常去录音室嘛。」

「咦？哪、哪有这回事？」

千晶被学姊这么一问，就拚命地装傻。不过学姊是店员，会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唉呀，你们也真是见外，竟然瞒着我和姥沢同志。」

「因为先经过一番秘密特训，等正式演出时再让你们大吃一惊才酷啊！」

「算了，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加深我和姥沢同志之间的友谊。」

「嗯？咦？」

到刚才为止都在练习室的角落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偷瞄我们这边的真冬，整个人吓了一跳，头发瞬间飞扬起来。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吧，姥沢同志最近还抱着我哭诉，说年轻人都不理她了。所以我只好安慰她啦。」

咦？我？

「笨蛋响子！我才没有那样！」

真冬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不要瞪我啦！你放心吧，我根本不会相信学姊乱说的话。

学姊紧紧抱着真冬，轻拍她的肩膀就这么敷衍了事，接着回过头来对我说：

「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燃烧起来了。」

只不过，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浇了我们一头冷水的事。

那是礼拜五放学后的事。因为运动会就快要到了，千晶和真冬必须参加班级对抗赛的练习，所以晚一点才来社团。手边刚好没事的我，决定到音乐准备室找出能用在演出上的古典乐乐谱。

当我随便挑了一捆乐谱走回练习室时，大家都已经聚在这里了。但千晶和真冬似乎是练习结束后就直接急忙跑来，身上还穿着蓝色和黄绿色的啦啦队服装。不过房间里的气氛十分凝重，彷佛连她们衣服上的鲜艳色彩看起来都黯淡了不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我们的表演时间只有短短二十分钟……」

千晶哭丧着脸说。

「什、什么？」

「我是说校庆时使用体育馆的时间。他们说戏剧社和空手道社要做一些表演，行程已经排得很满了，所以最多只能给我们二十分钟。」

「二……”

我也不自觉语塞了，二十分钟内如果能表演四到五首歌还算是好的。当初夏日的现场演唱，五十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

如果他们只能给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我和千晶根本无暇展现特训的成果。不知是否因为听到坏消息而意志消沉，大家连乐器都还没准备好。

「只有二十分钟的话，什么都不能做。才刚把观众的情绪炒热表演就要结束了。」

「……响子，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真冬看着抱着单边膝盖、坐在练习室内长桌上的神乐坂学姊。

不过，学姊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见她额头抵着膝盖，不发一语。

「响子？」

「嗯？啊，没事，抱歉。刚刚稍微……在想一些事情。」

学姊也因为执行委员的这般对待而受到打击了吧。不过，我想依学姊的个性，应该已经开始思考打破僵局的方法了吧……

「我看着她们的啦啦队服看得出神了。怎么样啊？年轻人，登台服装就穿这个吧。」

“请你认真一点！」

我想都没想就槌了墙壁一顿。学姊则一脸不悦地说：

「我有好好在想啦，我想差不多要过来了。」

「你说谁要来啊？」

「我们的敌人。」

傍晚五点（名义上的）放学钟声响时，练习室的门突然被人乱敲一通。当时我们正在练习合奏，狭窄的房间里充满摇滚乐的乐音，如果不是我的背贴着门，根本就不会发现有人敲门吧。

因此我举起手中止演奏。这是身为节奏乐器组所该做的事，如果少了鼓或贝斯的声音，音乐就会很明确地停止。

「……有人来了？」

学姊擦拭汗水说道。我点了点头，随即拉开了门。

「哈罗，哈罗，打扰啦——」

用愚蠢的声音打招呼且最先踏进来的，是个虽然有张滑稽脸庞，但身高颇高的二年级学生。我曾在学生会办公室见过他几次，他的确是学生会的成员。在他后面又进来了两到四个人，把民音社挤得水泄不通。

「那么，神乐坂小妹，我依照约定带他们来了，待会就到那边讨论一下吧。」

学生会成员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说完后，挥了挥手。可怕的是，后面那几个当中有两个身材粗壮的男学生穿着空手道服，以及两个穿着男性和服便装、腰间还插着一大一小日本刀的女……生（应该是女生吧）。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真冬也吓得躲到千晶背后。

「等一下，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讨论呢？」

其中一名穿着浪人武士装扮的女生一脸不满地问道。

「所以我不是说过了吗？」

学生会成员则以足以触怒对方的悠闲语调回答。

「因为班级的戏剧表演时段不能移动啊！而且还有变装比赛，之后的两小时又得分给你们戏剧社、空手道社、民音社。如果对我们一开始决定的节目时间表有意见，就请你们自己去交涉吧。」

喔，原来那两位武士是戏剧社的，所以才直接穿着舞台服装来这里啊。吓了我一跳……

「再会啦，神乐坂小妹。」

学生会成员轻轻挥了挥手，推开武士和空手道家后就走出练习室。也就是说，学生会和校庆执行委员会都把难以调整的节目时间表问题抛来抛去。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

「民音去音乐厅表演啦！」

其中一名身材高大的黑带空手道社员一坐到贝斯扩大机上，就不耐烦地说道。

「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吧。都是因为你们从后面插队进来，事情才会变得这么麻烦。」

「明明就是你们空手道社从后面插队进来的……」

戏剧社社员小声地说，结果被另一个棕带的空手道社员狠狠一瞪。我也仿佛被瞪了一眼似的，开始心生恐惧。

不过，神乐坂学姊一把推开了我，站在黑带的社员面前。

「如果在我们的现场演唱时出现伤患，空手道社会负责吗？」

「那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决定好的攻防表演就有一百种以上，之后还有老师的讲解。如果你们一定要排进来，那民音社要在十分钟之内结束表演。」

「等等，你们不要自己擅自决定啦，我们的剧本也已经选好了耶！」

武士不禁开口插嘴。

「你们民音社和空手道要在四十分钟之内表演完毕啦！就算这样，我们准备的时间也很紧迫耶！」

「什么？别开玩笑了！」

「如果想要使用体育馆就要早点说啊！我们可是从去年开始就在准备了！」

「你们也在音乐厅表演不就好了？那边的观众席也比较多啊。」

「那个场地又不是为了戏剧表演而设计的！什么都不懂的话就别开口。我看你们啊，去竞技大楼表演不就好了？」

「观众要从哪边进来啊！」

「反正观众也不会进去吧。」

「说什么啊你！要来决斗吗？」

为什么要在我们练习室里吵架啊！完全插不上话的我环视了教室一圈，看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求救。这时，我看见身旁的神乐坂学姊舔了嘴唇一圈。哇咧，这个人竟然在享受吵架气氛。

就在学姊要加入战局时，背后突然爆发一阵铙钹的声音。

准备动手打架的空手道家和武士先有所反应，接着是我，我们都吓得转过头去。

「不要在我们的练习室里大吵大闹！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吧。你们至少先问一下彼此需要多少时间表演啊！」

坐在爵士鼓后方的千晶气得站了起来。

戏剧社社员被千晶的鼓棒咻地突然一指，这才坐立不安地说：

「我们绝对需要八十分钟。不过，这只是演出时间，光是准备大型道具就要花十分钟。」

这时千晶的视线移往黑带男。

「我们也需要四十钟来表演。」

如果去掉民音社不谈，真的是没多余时间耶。而且还没算准备和整理的时间。

「民音社想要多久？」戏剧社社员双手交叉于胸前，以无奈的口吻问道。

「就算把永远和永远相乘都还不够，不过保守估计，我们需要一个小时。」

神乐坂学姊又做了这种话中带刺的发言。只见两名空手道社社员露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哼了一声。

「这点绝对不行。真是够了，你们其中一方直接放弃好了。」武士大喊着。

「这可是体育馆，学术类社团滚出去啦！」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啦！」

又是一阵没有意义的争吵。我又再次偷瞄神乐坂学姊的侧脸，她脸上充满活力。我的直觉些诉我：啊，她应该快说了吧。

「我看呢……」

她明明没有大喊，声音却具有穿透力。这时所有正在争吵的人，都不发一语地看向这边。培着，学姊说出了那一句话：

「就用比赛来决定吧。」

社团活动大致上可分为体育类社团和学术类社团。由此更进一步地推进，也经常有人以这两类来区分人类的个性。

不过，在这个部分最常争议的，就是戏剧社和管乐社的定位。由于这两者不属于运动类型，很明显地是属于学术性质。不过就社团活动的内容来看，社员也会被要求进行相当于体育类社圃的肌力训练，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空手道社就不用说了，连戏剧社都会接受学姊的提议，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就在运动会上决胜负吧。刚好有个很贴切的项目叫做社团对抗接力赛。依照抵达的顺序，排名越高的社团可以夺走排名较低的表演时间。很简单明了吧？」

喂，等一下……

「你们是学术类社团吧？社团对抗接力赛是和体育类社团分开举办的吧？」

空手道社的社员无奈地耸耸肩。

「放心吧，因为相原同志是体育委员啊。」

学姊摸了摸身旁千晶的头。

「我们很会在这方面随机应变啦。如果空手道社在学术类社团的比赛出场，应该会被其他社团抱怨吧。只要我们和戏剧社去参加体育类社团那边的比赛，就不会有人抱怨了。」

「或许你们觉得无所谓，但不要擅自决定戏剧社的事啊。」

「我们也认为这样OK喔。」

武士大姊神色自若地说。不管是黑带、棕带高手，连我听到这句话都吓了一大跳。

「你们太小看戏剧社的训练了吧？空手道的比赛时间顶多只有三分钟左右吧？我们在舞台上一次就是一个小时的战斗呢！」

这个挑衅方式真高明啊。就因为这一句话，没多久大家就得到共识了。

那些家伙出去之后，一直躲在千晶背后的真冬拉了拉学姊的衣摆。

「社团对抗接力赛要几个人出赛？」

「正好是四个人喔，因为一千六百公尺的接力赛啊！」

「……我、我也要参赛？」

直到目前为止，体育课都是在一旁见习的真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有姥沢同志在，那群家伙才会那么爽快地接受这场比赛。」

学姊也万般怜爱地摸摸真冬的头。

「我……会扯大家的后腿。」

我跑步也跑得相当慢……

「我不是经常说吗？战斗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结束了。」

学姊把手放在千晶和真冬的肩上，接着看着我的脸露出一抹微笑。

「放心啦，他们在答应比赛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那天回家路上和学姊告别后，我们三人往车站方向前进，走到一半时我问了千晶：

「你早上是不是有在慢跑？」

「咦？嗯，大概跑个六公里吧。不过以前我都跑二十公里。」

我心想：你完全是个妖怪。不过，我又接着问她：

「大概从几点开始跑？」

“六点半……是说，怎么啦？小直也要跑吗？真的吗？」

「嗯，也许我无法跟你一起跑完全程，不过我会努力早起的。」

「哇！如果明天下雨，那都是小直害的哦？」

啰嗦，你说是就是吧。

这时，走在另一边的真冬拉了拉我衬衫的袖子。

「……为了接力赛吗？」

“一方面也是啦。」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和真冬都在舞台上呼吸困难，那真是逊毙了。不过，这种事说出来就太丢脸了，我说不出口。真冬直盯着我背上背的琴盒，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和千晶……一起……」

那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不过，隔一个礼拜的星期一，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起床了。

早上六点半。准备进行晨间练习而和千晶一起上学的我，为了要先把乐器放在练习室而跑去教职员室借钥匙。不过，钥匙盒里面却没有看到钥匙。咦？

接着，我和千晶在练习室里目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景。

「早安……」

真冬一脸害羞地躲在爵士鼓后方做伸展操，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穿体育服的样子。虽然之前就看过她穿泳装，现在才说这个有点怪，不过她的腿还真是细得让人担心。

「怎、怎么了吗？」

「我也要跑。」

咦、咦？

「因为我不能输！」

真冬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说话时视线还直盯着千晶。

的确，这是一场不能输的竞争——万一输了，我们的演出时间就会化为乌有了——真冬竟然会那么有干劲。

「不知道你跟不跟得上我们耶？」千晶探头看着真冬的脸，不怀好意地说。

「……我会努力。」

当我们开始慢跑后，不知千晶体育型人格的热血是否沸腾了起来，只见她又进入魔鬼训练模式了。她大声激励一下子就上气不接下气的真冬时，那种眼神真是可怕。还有那句「民、音、加油！」真的很丢脸，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喊了啊？虽说现在是清晨，不过这里是学校附近，还是有行人来往啊！

没过多久，真冬就累得几乎跑不动了。她被远远抛在后头，远得甚至连千晶的背影都看不到。至于我为什会知道，说起来实在很丢脸，因为我也同样被远远抛在后面。

「你先……先跑、跑吧，我只要……休息……一下就好……」

真冬蹲在路旁断断续续地说道。她一呼吸背部就会激烈地起伏，让人看了不禁有点担心。

「你还好吗？」

「我……还好。」

这家伙的手指出事之前，纯粹就是身子柔弱的女孩。我想起之前离家出走的事。

「我来背你跑吧？」

「笨蛋，这样没有意义吧？」

「不会啦，因为真冬很轻啊。我在想如果我背着你跑，会不会才是足够的训练。」

我想像了一下刚刚说的那个情景之后，便急忙打消这个念头。想想还真让人害羞。真冬紧抓着我的手臂，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你是认真的吗？为什么你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是因为看到千晶很努力的关系？」

「不只是这样啦。」

我让真冬靠在我身上后，便往前迈步。她的重量轻到令人感到担心．

「千晶说过，只要和喜欢的人待在同一个团里就很满足了。但这样是不行的。」

也许停留在原地会比较轻松。

不过，我想成为一处蕴含了热能和脉动，且足以支撑真冬弹奏乐音的场所。但这种想法如果说出来又太丢脸了，所以我只是背着真冬默默地走路。

「……那些话真的是千晶对你说的吗？」

耳边传来真冬的声音。

「……嗯，不过那是在指学姊吧。」

「笨蛋。」

真冬的重量突然从我的肩上消失，离开了我的身边。

「喂，快点跑！你不跑的话，千晶就会越跑越前面了。」

接着她便猛地冲刺了起来，眼看那栗子色长发在空中飘扬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小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她怎么了？这时我也跟着跑了起来。

真冬当然一下子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被我从后头追上。这次她用双手撑着柏油路，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管我，快点去吧！得追上千晶才行！」

结果真冬除了被领先我们一圈的千晶痛骂一顿之外，还得一面摇摇晃晃地往前跑。从旁边看来，根本看不出这是哪个社团。

一到了放学时间，神乐坂学姊就丢着乐团练习不管，兴高采烈地召开运动会的作战会议。

「我已经先想好棒次了。首先，第一棒是相原同志。因为和跑者接触的机会最多。先暂且不提戏剧社，空手道社也许会对我们出一些招。如果我们能反用真空摔之类的招式，不碰到对手就让他摔倒那更好。」

「学姊，柔道不是魔法，所以没有那种招式喔。」

「接着是姥沢同志，你尽可能用可爱的跑步方式，让那些空手道社的熊无法接近你，藉此保持领先。接着是年轻人……嗯，你随便跑跑就可以了。最后一棒是我。也许轮到我这棒时领先地位已经不见了，不过对我来说从后方追赶比较有利，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从背后妨凝。」

喂，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作战计划嘛！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乐观呢？她好像从未考虑到会有些许失败的可能性。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哑口无言。

“还有，比赛内容的细节已经决定好了。」

学姊在我们面前摊开一份影印文件，上面很夸张地写着「誓约书”三个字。「戏剧社（以下简称甲方）、柔道社（以下简称乙方）、以及民俗音乐社研究社（以下简称丙方），根据以下的条件——」等，内容都是一些生硬的字句。最后甚至还盖上学生会总务执行部和校庆执行委员的印章。

「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

“这种事可不能马虎啊。要是之后大家为了哪些条件说过或没说过而争吵，那才伤脑筋呢。我原本把文件放在学生会，就如同上面所说的，排名每差一名，就能从对方手中夺走十分钟的表演时间。假如我们是第四名，而戏剧社是第六名，我们就增加二十分钟，他们减少二十分钟。我们同意其他的条件皆依照最初的决定，不予以更动。」

“请、请等一下。最初的决定？那我们一开始的表演时间是多久？」

「嗯？这一点也写在里面了吧？依照校庆执行委员会擅自决定的时间表，戏剧社是从下午三点整开始表演一个小时；接着换我们从下午四点整开始表演二十分钟；最后是空手道社从下午四点二十分开始表演四十分钟。」

「如果排名比这两个社团还低，那我们就直接挂了啊……」

「不用去想什么输了后的事啦，这场胜负我们一开始就没损失。」

学姊话一说完，就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背。

「其实这种演出顺序对我们而言是最不利的分配。戏剧社是第一个表演的社团，在进行变装比赛的同时，他们就可以开始准备了；而且所谓的戏剧是不能中途打断的，他们应该自信满满地认为可以吃掉我们的二十分钟吧。空手道社的顺序是最后一个，所以不管延长多少时间，根本不会有人抱怨。但我们是乐团，比较好商量演出时间，所以一定会要求我们在限定时间内决定好要表演几首歌吧。」

「这么做太过分了。」千晶边说边拍了一下铙钹。

「所以啦，你看，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吧？」

但神乐坂学姊没有更进一步说明。隔天开始，她就很晚才来社团，而且也经常看到她和老师、校庆执行委员会一起出现在教职员室、学生会办公室、视听教室等地方，也许她又在暗中策划什么行动了吧。

不过，我们决定不予以理会。我和千晶、真冬，每天早上六点半在练习室集合后，就赶在晨间练团之前先去跑步。

为什么真冬也想跑步呢？应该也是想追赶上某人吧？

王于我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要追上真冬。

因为我想站在一座不用担心时间长短的舞台上，让真冬听我的乐音。让她知道不论何时，都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节奏乐器组在她身边不停律动。

现在我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而跑。

在秋晨迎面而来的寒风中奔跑，流动在我脑海里的，就是这样的曲子。

整条公路上都是梦想破灭的英雄们，他们将所有的一切赌在最后的横冲直撞中——

虽然今晚大家都打算开始奔逃，却没有一个藏身之处。

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股悲伤努力活下去……

艳阳下，学校运动场上接连响着发令枪的枪声。

划过高空的太阳开始西斜时，下方地面上有五名体育委员正重画跑道上的白线，感觉彷佛闻得到他们渗入土里的汗水味。

十月十三日，运动会当天。

下午时段开始，结束了激烈的啦啦队大战，接下来即将进入消耗战。没错，的确是消耗战。

「有没有人可以代替其他同学跑四百公尺赛跑？骑马打仗时有四个人受伤了。」

「我们之后还要跑长距离赛跑，所以没办法！」

「少废话，赶快去跑啦！如果有两双腿就能跑啦！」

我们一年三班的大姊头——寺田大姊冷酷地发布命令，没有人敢违逆她。

「老大，推倒柱子（注：日本运动会上常见的竞技项目之一，成功推倒敌方柱子的队伍就算获胜）的防御人数不够！」

「去保健室把一些看起来没什么伤势的家伙带回来！」

这个人还真强人所难。我听学姊说过，学校的运动会每年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上午、下午会分别举行一次（男子组和女子组）骑马打仗和推倒柱子的比赛，可说是一场必定会持续出现伤患的死亡行军。体育委员会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沙沙作响的扩音器正播放着广播通知，要社团对抗接力赛的参赛者集合。我战战兢兢地悄悄溜出一年三班的区域。

神乐坂学姊、还有换掉啦啦队服装回来的千晶、真冬，都在学校运动场南端的参赛者预备区会合。她们都没穿运动服，而是穿着之前由千晶制作、上面印着feketerigo的T恤。

没错，学姊又和以前一样，已经偷偷开始进行计划了。

随后扩音器再次大声地发出怒吼：

「现场实况将由敝人，广播社的井上——」

「以及田径社的太田负责为您解说。」

为什么高中的运动会还有实况报导和解说啊？这要播报给谁听啊？到了下午，体育委员会的恶搞手段似乎逐渐增加了。

「太田同学，接下来进行的社团对抗接力赛，首先登场的是体育类社团组的比赛，不过名单中似乎有两个社团不像体育类的。」

「是啊，戏剧社在这次的校庆中好像要表演互砍，所以他们可说是剑道社的亲戚；至于民音社我就不太了解了，不过摇滚乐好像也会用吉他扁人，因此也可想成是格斗技的一种吧。」

别面不改色地说谎啦，负责解说的太田。

「而且从今年开始，社团对抗接力赛将引进新的规则。那就是每个社团都必须穿上各团的制服参加比赛。」

这个就是神乐坂学姊的秘密武器。我环顾陆续来到集合地点的接力赛参赛者，想要找出空手道社及戏剧社成员。

空手道社穿的当然是空手道服，而且还打着赤脚。

戏剧社更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制服，所以就依照体育委员会裁定的——「穿着目前排演的舞台服装」，也就是穿着和服便装，腰间挂着长刀和短刀。

不管是那一方，严格说起来都穿着无法好好跑步的服装。哇，空手道社的家伙在瞪我们这边了，他们心里一定十分不爽吧？而排在我们隔壁列的戏剧社武士大姊则瞪着神乐坂学姊，嘴里清楚地低吟着：「你这卑鄙的家伙，还真会给我们找麻烦啊。」学姊则装作一脸不知情的样子。

当学姊提出这项建议时，体育委员之中当然也有柔道社的社员，而他们也强硬反对。不过运动会算是一种庆典活动，而且又是一个不会影响班级对抗比赛分数的项目，当然是以炒热场子为优先。顺带一提，几支主要在社团对抗比赛中参赛的运动类社团——足球社、棒球社，更别提田径社了——根本不会受到这项规则的陷害，因此很干脆地通过了这项提案。

学姊早就预料到这点了——

「不过，民音的第二棒可是她喔，就是那个没有上过体育课、温室里的公主啊——」

我吓了一跳。公主的称号竟然传到这种地方来了啊？话又说回来，不要在开跑前说些会让人丧失干劲的话啦！

不过，真冬的确是会把学姊硬凑出来的有利条件消耗得一干二净的一大障碍啊。不管是空手道社还是戏剧社，都会推出社团里的飞毛腿吧，但我们社团只有四个人。

眼前这个将栗子色长发一把绑起的背影回过头来，宝蓝色的眼眸充满了恳切的决心。

「我一定会把棒子传给你的。」

真冬盯着我如此说道。

“一定会传给你。」

稍稍被她气势压迫的我接着吞了吞口水，对她点点头。

没错。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刻，只能往前跑了。

‘选、手、入、场，哇喔！』

播报实况的井上开始尖叫。不知道为什么，现场明明没有播放音乐，但我们这群每列四个人共排成八列的队伍，却快步跑进跑道里。尘埃和石灰的气味灼烧着我的鼻腔，欢呼声也随风飘荡，而加油的旗帜就在我眼角飘动。

这场总计要跑四圈的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赛，彻底使用了我们学校那大得不像话的四百公尺跑道，是一场需要花费五分钟左右的严酷竞赛。我们跑者则在贵宾席前并排集合。

第一棒跑者就定位，发令员拿着发令枪走到操场上时，我回过头问学姊：

「……你为什么之前都不告诉我们，你设这些圈套的事呢？」

「参赛者必须穿着制服」——这项由体育委员会发出的公告，只会传达给担任社长的学姊，而我们直到昨天才得知这项通告的。

学姊带着一抹浅笑回答我：

「我可是每天早上都在屋顶上看着你们三个流汗跑步呢。但那画面美得耀眼，让我根本说不出自己耍小聪明的事啊。」

原来你每天早上都有来啊？那就来上课啊。

「再说啊，到头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圈套。当发令枪响起，就只能靠我们的心脏和限夺走胜利了。」

「你是说比赛开始后，就没有其他圈套了吗？」

我的声音有些无力，毕竟还是感到很担心啊。越过肩头，我也感觉到了背后真冬的视线。

「是啊，已经没有『直接性』的策略了。之后大概就像这样个了。」

学姊话一说完，便偷偷把手里握着的东西让我看。

那是一张标签上写着「雅克·奥芬巴哈《天堂与地狱》」的MD，不论是《天堂与地狱》本身的知名度——或是以糕饼店「文明堂」的广告歌而广为人知，它就是那首纳入运动会标准歌曲的轻歌剧……话说它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首歌不是要用在运动会上的吗？

「嗯啊，所以我偷偷调包啦，把歌换成我们喜欢的摇滚乐。」

就在大吃一惊的我抬头看着学姊时，听见发令员的枪声和那首曲子的爵士鼓过门恰好重叠在一起。我吓了一跳，连忙回过头来。

我仿佛看见带着各种颜色的风撕裂起跑线，向前冲了出去。在一群你推我挤、纷纷冲向第一弯道的跑者中，我直盯着千晶那渺小的身影。

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是纯洁无暇得几乎让人落泪的吉他扫弦、这时才加入合奏的钢琴华丽音色、以及一连串宛如地鸣逐渐增强般的低音鼓连击。这时不知道哪支麦克风收到了主办单位席上体育委员的对话。

「……咦？」「是放这种曲子吗？」

接着传出一阵彷佛要压碎这段对话般的粗旷歌声。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Born to Run》。

我不禁身子一震。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是这两个礼拜以来——每天早上持续不断练跑的我，脑海中不断回响的歌。

「也只有这首歌了吧？」

学姊在我背后喃喃地说，我不自觉地又回过头去，直盯着学姊的脸看。

难道这个人能看穿一切吗？或者是说，当我们把「奔跑」这个想法寄托在音乐上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这首歌？我总觉得后者比较接近现实的状况。

我抬头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一股对摇滚乐力量深信不疑的奔驰感，让我的体内自然而然地涌上满腔热血。

我环视操场，在跑道上寻找千晶的身影。就在领先的跑者已经抵达第一个弯道时，我看到她了，第三名跑者有着白色的渺小身影，粉红色的头带也在风中飘扬。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千晶的后面紧跟着一整群人，其中也可以看见空手道服。

戏剧社呢？跑道上看不到那些显眼的服装。这怎么可能？到底在哪里——

第一名跑者和身后的第二名二刚一后地奔跑，我不禁感到十分惊愕。第二名就是在我们练习室对我们语带威胁的戏剧社女生。因为我一开始就从后面开始找，难怪刚才都没发现她。

原来那个时候的挑衅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她真的有本事。负责实况报导的井上也十分兴奋地喊着：「戏剧社！第二名戏剧社在紧追在后！」

现场响起一阵宛如物品裂开般的欢呼声。原来是跑在前头的足球社社员滑倒了，看来好像是戏剧社社员挂在腰上的刀还是什么东西勾到了他的脚。看到这掀起漫天尘埃的跌倒惨况，让我的背后窜过一阵凉意。后头的人被卷进去的可能性——

有道人影毫不犹豫地一口气穿越混乱的人群，冲到最前面。

「千晶！」

真冬提高音量呐喊。那的确是千晶，她完全不在意身后那群男生逐渐逼近的脚步声，一味地朝正前方直线狂奔。彷佛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强而有力的歌声从背后推了她一把——而我彷佛还看见她那飞散的汗水。

第三弯道上，田径社的蓝色制服终于和千晶矮小的身影重叠在一起。这时真冬站了起来，用一种彷佛被压力击垮的眼神回头望着我。我们根本没料她竟然能和最具冠军相的社团并驾齐驱地通过终点。

「我会等着你！」

我努力挤出声音。

「不要在意后面的人！也不用看其他人的背影，就算被超前了也没关系，只要朝我这里跑过来就好了。」

「我、我知道啦！」

满脸通红的真冬甩了甩原先绑好的头发，接着便在跑道上拔腿狂奔。

现场再次响起欢呼声，我挺起身子看着第四弯道。只见前两名的跑者手肘碰在一起了，体重较轻的千晶差一点就被弹到内侧跑道，田径社社员的上半身也大大地晃了一下。

率先在一瞬间之内重新站好的是千晶。不过田径社社员果然实力坚强，直线追赶就是与众不同。当千晶将接力棒交给第二棒跑者时，对方已经取得了数公尺的领先。一阵琥珀色的风划过我的视野，真冬的头发顺乘着速度随风飘动。

「……抱歉，我没能取得领先。」

呼吸急促、全身汗流浃背的千晶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最后瘫在学姊的怀里。

「不，你做得太好了，而且超出了我的预期。」

学姊紧紧地抱着千晶。我也想对她说些什么，对着悔恨地咬着嘴唇的千晶尽可能地说些安慰的话。不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我回过头一看，在跑道的边缘上，随风飘逸的栗子色长发反射着阳光轻盈摆动。眼看其他跑者一个又一个地从后头追上真冬，我用拳头用力槌了几下不断颤抖的膝盖。别着急啊！

遥遥领先的田径社社员渐渐拉开差距，和最后一名之间相隔半圈之多，而且差距还逐渐拉大。这时，穿着空手道服的暗白色身影逼近到真冬的正后方，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他的手彷佛要伸向真冬的头发。

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别闹了，他到底打算做什么！真冬跑的路径偏向跑道外侧，让空手道社社员的手挥了个空。

我满脑子里几乎塞满了祈祷的念头。不管怎样，都要给我平安无事地回来啊。当真冬的身影被第三个社团吞没时，没想到跑者已经快跑到第三弯道了。

「年轻人你要去哪里？快进接力区！」

学姊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吓得站在原地不动。没错，我在干嘛啊？下一棒就是我了。

「你是男生，空手道社员也许不会手下留情，你自己要小心。」

她槌了槌我的背——

「什么都不要去想，只要把棒子交给我，这样我们就会赢。」

接着就把我推到跑道上。好几支五颜六色的接力棒交接后，穿过我的身旁向前狂奔。棒球社、戏剧社也来了，随后剑道社也出现了。接着是空手道社——

这时，我亲眼目击了相邻的戏剧社和空手道社的第三棒互相使了个眼色，对彼此点了个头。

刚才那一幕又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明明应该反目成仇的啊？

但这两个人接棒后，随即从我的视野之中消失了。

我在第四弯道看见真冬的身影。她头上的头带早已不见，尽管迎面而来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仍然朝我这边跑了过来。

为了要判读她脚步声的节奏，我稍稍往后穿过接力区的空间，再开始加速。真冬越来越近了，一步一步地，接着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伸手可及的程度。接力棒冰冷的触感碰到我指尖的瞬间，《Born to Run》的萨克斯风独奏响起，我已经身处于风中了。

白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动于我的脚边，我一下子就到了弯道区，感觉离心力就要把我拉离跑道。迎面而来的风吹进我的鼻子，灼烧我的脑海深处。

我发现了穿着空手道服的背影，就是那个棕带的家伙，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得伸手可及。回头瞥了一眼的他发现了我，只见他脸上的表情十分扭曲。想必赤脚跑步很辛苦吧，他的跑步方式十分不自然。超越过他后，至少也要紧跟在戏剧社背后，因为我想交接到学姊这一棒。

绕过第二个弯道时，我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到。只听得见仿佛要从耳朵窜出的激烈心跳声、呼啸而过的风声、以及斯普林斯廷所弹奏的吉他声。穿着脏污道服的背影逐渐放大，他根本就是乱跑一通，上半身也在颤动。我很确定如果在弯道时重心一往外移，就会脱离跑道内侧。所以在此之前，我必须好好储备体力——

小石子吹到我的脸上。我一回过神，就看到眼前的内侧跑道出现一道缝隙。原来是穿着空手道服的背影倾向跑道外侧了。

当我的身体拐进缝隙的瞬间，我才发现那是陷阱。但一切都太迟了。

棕带混蛋的手肘用力往上一抬，斜向伸出的脚撞击到我的小腿。一瞬间，我的视线猛地晃了一下，接着身子就转了半圈。

不管是心跳声、风声或是吉他声，所有声音都被摩擦声覆盖过去。我的右脸颊先是一阵难以言喻的灼热，接着感受到一股带着濡湿触感的疼痛。为了不掉棒，我的右手还是下意识地紧紧握着接力棒。

我和棕带混蛋摔成一团，滚着滚着就偏离跑道冲进了学生观众席，接着现场响起一阵惨叫。

我的意识变得很模糊。我将呛鼻的铁锈味吞进肚子，打算抬起头来，后脑勺却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棕带混蛋竟然趴在我的背上。滚开！给我滚开！

「喂，你没事吧？你在流血耶！」「保健室！」

好几道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不过我一概不理会。别碰我，接力赛还在进行，当我用左手撑着地面，打算起身时，棕带混蛋紧抓着我的手腕。

「……你、你！」

你就这么不择手段地想妨凝我吗？你是白痴啊？我只能一味地瞪着戏剧社渐渐地远离的背影。但有人趴在我背上，让我完全发不出声音，只能拖着身子在地上爬，一次前进一公分也好，也要设法回到跑道上。我的脚已经没力了，也推不开身上的重量，整个人站不起来。

「快闪开！」我用几乎不成声的嘶吼声怒斥他。「喂，我们会两败俱伤喔，快点起来！」

棕带混蛋选择以更强的力道抓着我的手腕来代替回答。这家伙——

「小直，站起来。」

我听见了千晶沉痛的声音。这一瞬间我格外地冷静，而且明白了一件事。

一开始空手道社的目的就是这个——和民音社同归于尽。因为民音社的表演时间是二十分钟，如果把我们打到最后一名，那么就算戏剧社拿到第六名，也等于丧失了表演时间。这样就能把我们踢出体育馆。他们只要之后慢慢讨论，再把戏剧社没用完的剩余时间转给空手道社就好了。原来他们偷偷地联手策划这一切，可恶，竟然、竟然败给这种家伙。

不过，我甩不开这个如同强尸般，紧紧巴着我的背不放的棕带混蛋。只能咬着沙子，像只蛞蝓般匍匐前进。我远远望着戏剧社的人交棒给他们的最后一棒跑者——

「小直——」

千晶的声音窜进我的脑海中。

「还来得及，站起来啊！民、音、加油！民、音、加油！」

我抬起沉重的头。接收这道直接揪住我、撼动我心的声音。

没错，我的背上还背负着千晶、真冬和学姊，我必须继续跑下去。与背上的重担相比，这种卑鄙家伙根本不算什么——

「民、音、加油！」

千晶的加油声，恰好和斯普林斯廷的呐喊重叠在一起。

我用尽全身力量抬起肩膀，让身体离开地面。一阵让人感到刺痛的强风吹向我的脸，歌声顿时彷佛降临在我的眼皮上。

——总有一天——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会抵达那个内心真正期望的地方，并且漫步在阳光中……不过在抵达之前，我们必须像这样不断地感到旁徨无助——

因为我们是为了奔跑而诞生的。

我踢开沙子、重心往前倾，开始拔腿狂奔，始终不肯放开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虽然有某股重量从我的背后滚落，但是我已经不在意了。弯道尽头有几条从我脚下向前延伸的白线，我只看见一道黑色长发的人影，就站在这些白线的交集点附近。血水夹杂着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努力睁开双眼。

我举起接力棒并向前伸手递给她，手中传来一股扎实的触感。下一瞬间，一股可怕的力道将接力棒抽离我的手。而我则在一片漫天尘土中，膝盖着地倒了下去。

迷蒙模糊的视野中，我看见两条辫子就如同猛禽的尾翼般，拍动着翅膀离我远去。

在那之后，我就直接去保健室了，所以不知道详细的来龙去脉。只是听说实况解说和照片判定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一年三班的大姊头——寺田真是个没血没泪的人，就连躺在保健室的我也被赶去参加下午的最后一场推柱子比赛。而且还是负责最辛苦的支撑柱子工作，只能说我能站到闭幕式结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全身都是剧烈的肌肉酸痛，让我只好一整天躺着度过隔天的补假。

直到礼拜二，我才好不容易恢复到差不多可以弹贝斯了。

一进到学校，只觉得教室里贴满OK绷、药布和绷带的男生真是醒目。应该都是被暴君寺田操出来的吧。

不知道算不算是值得，听说我们三班队（我们运动会是将全学年八个班级拆成直属班级，相互对抗）荣获第一名。第二名是一班队，也就是神乐坂学姊所属的那一队。寺田他们这些教室里的首脑都为此满心欢喜，因为算是报了合唱比赛的一箭之仇。我则是整天都处于虚弱的状态。

「……我们学校有没有换班的制度啊……」

某个男生在午休的时间如此喃喃自语，让我想起了一个恐怖的事实。明后年的运动会季节该都是这种惨况吧……

真冬则是一直很在意我脸上的擦伤。

「你好点了没？千晶说你还发高烧。」

「啊，是啊。啊！好痛，伤口还不能碰。」

昨天千晶还跑到我家来照顾我。只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所谓的照顾，也只是给一直嚷着「我好饿、我好饿」的哲朗吃便利商店的便当好让他安静下来，顺便让我可以安静地睡一觉而已。

「嗯，不过小直很努力喔！」

千晶兴高采烈地槌着我的肩膀。住手啦，超痛的。

「……那个，虽然我没有听到详细的结果，不过比赛结果到底怎么样了？我们还有多少表演时间？」

尽管我们有学姊的快脚，但最后似乎还是无法拉进彼此的差距，而让戏剧社率先抵达。不过，千晶和真冬互望了一眼后，就沉默不语。到底结果是怎样啦？

「你去问响子。」真冬冷漠地回了我一句。「我猜响子应该很想自己说明吧。」

「就是啊。如果我们都告诉你了，学姊大概会觉得遗憾吧。」

我也只能一头雾水地迎接放学时刻的到来。

办完了运动会，接下来学校就要专心筹办校庆了。不管是走廊或是中庭，到处都是敲钉子、切割夹板的声音，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油漆味。

就在我们三个一起走到民音社练习室时，刚好在门口碰到神乐坂学姊。我还没发问学姊就突然紧握我的右手，抚摸我脸上的擦伤，用湿润的眼神凝视着我……欵，那个，怎么了吗？

「我到现在都还忘不了接到接力棒的那一瞬间喔．那是一股麻痹般的触感。你竟然为了我受了这么多伤。」

「不是，不是特别为了学姊……啊，真冬，好痛！不要捏我啦！千晶你也给我住手。」

因为真冬捏着我脸颊上的伤口，加上千晶也轻戳我的伤口，让我只好蹲在这些女生的正中央，用手臂保护自己的脸。

「你们在干嘛啦？唉哟，让我安静一下啦，我可是受伤的人耶。」

真冬满脸不高兴，千晶则是「咧」地对我吐了个舌头；学姊则是笑着把门打开，把我们全推进练习室。

「我有说过接力赛我们最后拿到第六名吗？」

学姊从琴盒里拿出她的Les Paul电吉他，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想最后一名应该是空手道社吧，但我们不是第七名吗？我有超越一个跑者吗？跌倒后超越的吗？

「那么……第七名是哪一个社团？不管怎样都不会是戏剧社吧。」

「第七名是剑道社喔，我们还得赞许他们的顽强奋斗吧。戏剧社是第五名。」

啊，原来如此。依照学姊的策略，剑道社是一定会被我们超越的社团，因为他们被迫穿着护具跑步啊。听了之后才知道，他们的最后一棒不小心掉棒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戴着笼手（注：剑道专用的手部护具）嘛。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空手道社那里拿走二十分钟，但也得被戏剧社拿走十分钟，两边相扣后我们还增加十分钟。

「这场胜利是靠大家联手获得的，并非我一个人成就这一切。」

神乐坂学姊张开双臂，一把将真冬和千晶的头拉了过来，各在她们脸颊上亲了一下。唯有这个时候，真冬才会露出一脸羞涩的表情，不加以抗拒。不，等一下。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开心？好像大获全胜般露出一脸从容的模样。

「那个……就算这样，我们也只有三十分钟能表演吧？」

「不不不。」

学姊接上扩大机的插头后，就回过头来看着我，向我比了一个V字。

「是两小时。」

「……什么？」她刚刚说了什么？

「因为啊，最后一名的空手道社，表演时间就归零了。他们的表演时间就由我们和戏剧社瓜分。对了，你们再看一次誓约书。你看，就是这里。」

学姊把上次那张影印文件拿给我们看，伸手指着某段文字。

『同意其他的条件皆依照最初的决定，不予以更动。』

“……这句话又怎么了吗？」

「你还不了解吗？因为其他的条件都不予以更动啊，这也就是说，时间表也不会更动。所以戏剧社只能在我们表演之后，才开始使用从空手道社手中所夺走的时间啊。」

「啊……”

我惊讶得合不拢嘴。这是哪门子的诡辩啊？这、这样戏剧社会同意吗？

「所以我才特别做了誓约书啊，还要学生会当见证人呢。戏剧社当然是抱怨一堆啦。因为时间不连续，就算增加了也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们的顺序在正中间，所以就算时间表照旧，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可是一步都没有退让。」

「呃……这么一来，情况会怎样变化呢？难不成戏剧社就这么吃下这个闷亏吗？」

「那可不。我已经先帮戏剧社保留场地，让他们下午三点可以使用视听室。根本没什么人知道那边其实有完整的照明设备。其实啊，我也是有考虑到当我们彻底输掉比赛时的退路。毕竟我不能挫了你们的干劲，所以才没告诉你们。只是场地宽度比不上体育馆啦。」

我想到之前会在各个地方看到学姊的身影，原来是正在进行这个策略的协商吗？

不，等一下……

「为什么……可、可是，他们名次不是比我们高吗？他们都没说什么『视听室给你们民音用啦』这类的话吗？」她到底是用了什么魔法，让他们做出如此的让步呢？

「嗯，他们当然这么跟我说过。不过，当我嘀咕了几句他们跟空手道社狼狈为奸，妨害你跑步的事，他们就立刻闭嘴了。比起我的诡辩，到不如说是这件事为这场谈判赢得致胜一击。」

原来她早就知道了吗……？她还真是眼尖啊。

「所以说，你受的伤可是无上的勋章喔。我觉得很骄傲。」

学姊又再次温柔地轻抚着我的脸颊，这股触感让我不寒而栗。

多么恐怖的一个人啊。大家的行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还好我跟她站在同一边。

现在我了解学姊的企图了。我们只要至少赢过其中一方，把那支社团踢出体育馆就行了。如果最后得靠与第一名之间的差距来判定胜负，那么最后一名的表演时间就很可能变成零。因此，另一支社团就能利用安排在誓约书上的陷阱，让自己在与对方交涉时处于优势。如果对方要求变更时间表，她大概会以增加表演时间做为交换条件。就连向来诡计多端的学姊，应该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成果吧。民音社没有丝毫损失就大获全胜。

……这么说、咦？大获全胜？这就代表表演时间有——

「这么一来，目前为止还站立在焦土之上的只有我们了。也就是说——」

学姊又比了一个V字。

「演奏时间有整整两小时。」

「两……」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听进学姊的话。

「——两小时？不间断吗？」

“当然是依照当初的预定不间断啊，毕竟我们还很年轻嘛。」

「不，不不，不行啦，又不是某个药物中毒乐团！两小时？」

「真是令人期待呢！」 「干脆演完一整出歌剧怎么样啊？」「我讨厌歌剧，组曲比较好。」

你们三个，听我说话！

「对了，为了要维持了两个小时的体能……小直来，从伏地挺身开始——」

「没错，这次要练到三个人坐在身上也没问题。」

「不要闹我啦！话又说回来，应该不会把两小时全部用完吧？」

突然响起一阵乒乒碰碰的声音。真冬把一束束抱在怀里的乐谱，摆在我们中间的贝斯扩大机上。看样子这些都是从音乐准备室借来的吧。

「我有一大堆想演奏的乐谱，就算有两个小时都不够用。」

她们三个兴高采烈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开始挑选乐谱了。呆愣了好一阵子的我，只是直盯着这副光景。

我瞧了墙上的月历一眼，一个月之后就是校庆了。

4.相连的名字

这张专辑封面上画着好几个画框。

标题有「侏儒」、「贤者」、以及「古城」——不管是哪个画框，框内部是一片空白。而左下角的画框上印着专辑名称。

我拿下耳机叹了一口气，将CD拿出来放回CD盒里，再把盒子放在成堆的《展览会之画》最上方。

「我来解释吧。俄罗斯国民乐派的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斯基，是个经常创作到一半就把作品丢着不管的人。举例来说，他的歌剧几乎都是未完成品。不过，其崭新又具有丰富色彩的乐曲构想，反而因为『就是不完美』这点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更是刺激了古今中外、各式各样音乐家的想像力，更衍生出大量的改编版本！

「……哲朗，为什么你擅自闯进我的房间？」

「不，我只是想，如果偶尔不说些像是音乐评论家会说的话，会不会哪天全都忘记了？」

「好了啦，出去。」

「当你为了音乐的事情而烦恼时，也可以依赖我一下啊？因为我根本不插手家里的事啊。」

「你有自觉的话，至少去洗个衣服！」

「我搞不清楚洗衣精跟小麦粉的差别喔，这样也可以吗？」

我拿起枕头丢向哲朗，把他赶了出去。接着重新面对桌子，一张一张地检查CD堆里的专辑。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编曲的钢琴版本、最为著名的拉威尔（注：法国作曲家）管弦乐版、更早之前出现的亨利·伍德（注：英国作曲家）版、富田勋的合成器版。这些都是《展览会之画》的其他面貌。

可是，最后还是回到我现在正在听的这一个版本。爱默生·雷克和帕默（注：Emerson,Lake & Palmer，英国的前卫摇滚乐团）的现场演奏专辑。我已经不知道重复听了多少次。

最先开口说话的是真冬。现在是今天的社团活动时间，她从扩大机上堆积成山的乐谱中抽出一本后摊开。

「提到《展览会之画》，其中有一段主题叫做promenade，就算把它穿插在我们的各首曲子之间，也可以变成完整的组曲。」

「Pro……那首叫pro什么东西的是怎样的歌？」千晶探头望着真冬的脸。沉默不语的真冬则拿起吉他，弹奏一小段明确的降B大调主题给她听。

「啊，我有听过。」

「姥沢同志应该没出过《展览会之画》的专辑吧？」一旁的神乐坂学姊如此问道。学姊指的当然是钢琴原曲。只见真冬沉默了一会后，便微微点了个头。

「真是期待啊。虽然乐器不同，不过我一定要听听看姥沢同志的穆索斯基。那么，年轻人，就因为这样——」

「嗄？」

「编曲就交给你了。」

「为什么？」

「真不敢相信你会问我为什么。」

学姊慢慢往我这儿靠了过来，用手指抬起我的下巴。眼前是学姊那宛如无星之夜般的黑色双瞳。不仅是脸，我整个身子都无法动弹。

108t\_with\_mark

「你是我的另一半，我所爱的保罗啊。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

「呃、呜、呜……」

「没想到你竟然还不知道啊。没办法了，看来我只好把你关在宾馆，让你知道我有多么重视你了啊。」

「学姊够了！」「不行！」

千晶对学姊施展三角绞，把她从我身边拉开；真冬则是从我背后勒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入口的门边。真痛苦。为什么最近大家都不太重视我的颈骨啊……

「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吧？离校庆只剩下一个月了！」

学姊被千晶骂了后，变得有些没精神。不过她立即又挺直身子。

「抱歉，我已经在反省了。所以我们四个一起去宾馆吧。」

「这个梗上个月用过了吧？」

「嗯，嗯、嗯。」

看来千晶成长了不少……请你继续代替我成为吐槽学姊的角色吧。

「不过，你讨厌《展览会之画》吗，年轻人？」

「嗯？不会啊……」不要突然把话题转回来啦。「其实不是讨厌啦。」

由我来编曲吗？我从真冬的手上接过乐谱，视线落在地上。

「那就这样决定了。拜托你做一首时间长得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激动得连喘息时间也没有的组曲吧。」

面对学姊不合理的难题，我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我回到家后，就一张一张地听着哲朗收藏的各种版本的《展览会之画》唱片，接着拿出合成器——就是阿友哥让给神乐坂学姊的那一台，目前则是无限期地借给我。我试着用各种音色来弹了「Promenade」这个主题。

「漫步」。

这个描绘出漫步展览会场模样的主题，在进行各式各样变奏的同时，也于整首组曲中出现了六次之多，替整首曲子带来了不可思议的一致感。

整体来说，真冬所说的就是这件事。只要在曲子之间出现《漫步》的话，我们的歌就可以加进展览会里面。

这个论调虽然有些牵强，但有些部分我还是可以认同，因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就是如此余音绕耳。虽然五拍和六拍相互交错出现，曲子也带着激烈的不规则节奏，但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听起来却这么平易近人。

不过，实际上我一点也不喜欢穆索斯基的钢琴原曲。曲子里有太多不合理的连续音，听起来简直就像把管弦乐曲强硬地编成钢琴曲一样。尤其是最后一个乐章。

所以，如果是我编曲，还是会以风琴或是类似的乐器先发出高亢的声音——《侏儒》就用贝斯和爵士鼓齐奏——

接着我不经意地发现一件事，我的耳机传出我脑袋里所想的乐器音色。我下意识地再次播放了爱默生·雷克和帕玛的专辑。

我叹了一口气，关掉音响，把CD丢掉桌上。成堆的《展览会之画》CD小山顿时坍塌，纷纷掉到床上。

不行，如果用这种编曲，以完全照抄的方法演奏不就好了？

我拿起手机打算播个电话给学姊，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打了。

打电话告诉她，我真的编不出曲子——要说出这种话真的很丢脸。

我们feketerigo所有的曲子都是学姊写出来的。那么这次也由学姊来作曲就好了啊，为什么要我来编曲？难不成是因为我是音乐评论家的小孩，所以认为我或许很擅长处理古典音乐的曲子？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真冬还比我适合。

该怎么办才好呢？EL&P的声音还在我的耳朵里继续缭绕。

星期三来了一位稀客。那天我结束「长岛乐器行」的练习时已经很晚了，当我全身虚脱地回到家，发现家里的车库停了一辆很大的进口车。

「哇……」

毕竟这台车我已经看了四次，早就认得它了。我一瞬间甚至还认真地想，我今天是不是要去千晶家睡一晚呢？

我偷偷摸摸地打开玄关的门，就听见客厅方向传来萧士塔高维奇（注：前苏联时期俄国作曲家）作品的巨响，而且也听到音乐里夹杂着两名中年男子下流的叫骂声。

「……所以赋格要一直持续到提示部为止啦！你要凸显声部到什么时候啊？你稍微过于盲信萧士塔高维奇的管弦乐配器法了，管乐器根本就稀稀落落的嘛！这可不是原色涂装的水准喔。」

「伦教的铜管乐器只要这样吹奏，就能显得闪耀动人了啦！又不是只有演奏萧士塔高维奇时才这样。最要紧的是，这个乐章最后的中声部纠葛是最主要的部分啊——」

「乐团首席如果因为这样跟你吵架而故意不来排演，你可别惊讶喔。都是因为你要用和美国管弦乐团相同的曲调来搞才会这样。」

「不要讲得好像你都很了解！」

「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我一走进客厅，差点就要扭打成一团的乾烧虾仁和哲朗都吓了一跳，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坐回沙发上。浑厚的弦乐慢板正扫兴地播放着。我一听就知道了，这首是乾烧虾仁指挥的现场演奏录音。

「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你们。」

乾烧虾仁苦着一张脸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稍稍对他点了个头。

「……那个，要来杯咖啡吗？」

我就知道，哲朗连杯茶都没倒给客人。

「啊，不用了，你不用招呼我。事实上，我今天来也是因为有些话要跟你谈谈。」

……又来了啊？

「啊，不、不过，什么都不招呼，未免也太失礼了，我还是去倒杯东西给你。」

我先躲进厨房里，一边洗手一边试着让自己的心绪稳定下来。唉，乾烧虾仁也是个大忙人，应该不是为了要跟哲朗吵架才来我家。这么说来，又是要谈关于真冬的事吧。「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又做了什么糟糕的事吗？」我点燃瓦斯准备煮开水，试着回想浮现在脑袋里的问题。

「——他真是个体贴的孩子呢，真的是你的小孩吗？会不会是美沙子跟别人生的小孩？」

乾烧虾仁，我听得到你在说什么喔。他在一些奇怪的点神经会变得很大条，这一点从真冬身上就看得出来。

「真是遗憾啊，他身上可是有我50%的基因喔。」

哲朗，你也别用这种令人恶心的方式回答啦。

最后，我端出两杯超浓缩的咖啡，当作我微不足道的小小报复。不过他们两个却都若无其事地喝掉了。真不好玩！

一放下杯子，乾烧虾仁就摆出一张严肃的扑克脸对我说：

「上次的事多谢了，我很感谢你。」

「……哎，咦？谢我什么？」我不记得我有做什么会让人感谢的事？

「你不是替我带真冬来看演奏会吗？那可是她第一次来喔。她是跟着你来的吧？」

「啊、嗯，这个嘛……」

原来是指那时候的事啊？那次是真冬不知为何自己擅自拿了票，并不是我带着她去的。

「当时我也强迫弗罗贝尔来听，而且真冬看起来似乎也因此感到很开心——这么说来，我之后也和弗罗贝尔见了几次面。」

「咦？啊，是、是的。」

「他也常把你的事挂在嘴边。你啊……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呢。」

是、是这样啊？

「喂，等等，你说的弗罗贝尔是朱利安·弗罗贝尔吗？什么什么！小直你遇到那个家伙了吗？在哪里？他目前人在哪里？」

哲朗突然露出一副见钱眼开的表情，往我这边逼近。

「你可不可以跟他来一段独家专访啊？总编辑一直在催我，就算只有照片也好啦！谁叫我之前跟他吹牛，说我能动用关系之类的。」

「哲朗你安静啦！」

「不要在这儿谈你肮脏的工作！」

哲朗又被我们两个人同时吐槽，但这一次他却没有退缩。

「喂！别开玩笑了。你以为我是靠什么工作把小直养得这么大的啊——」

「你不是说过自己是业界流氓吗？」

「你这家伙根本是业界流氓吧！」

「业、业界流氓可是了不起的工作喔！像是吸收乐团成员的引介人、或是当音大学阀的间谍，像这种背地里干的坏事，我们可是不做的。真的啦！小直，你那冷漠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哲朗，算了啦。而且你的语调也变得很奇怪了，你就给我安静地休息吧……

「呜呜，真过分，竟然把我当作见不得光的人。」

哲朗拿着杯子哭着躲进厨房里。看到他这副可怜样，乾烧虾仁也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喝了口咖啡。

「唉，因为弗罗贝尔现在只要露个脸就能带动钱潮，也难怪杂志社拚命想找出他的住处……我想你也明白这一点，但还是要请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事。」

我用力地点点头。尤利本人也不想被喜欢八卦消息的日本媒体到处追逐、写一些无中生有的报导吧。

「你可能从他或真冬那儿听说了吧？我就特别告诉你好了……真冬正在为复出做准备。」

我一直盯着乾烧虾仁手中的杯子。

复出。

真冬要慢慢回到那个闪烁辉煌冷冽光芒的世界。

「这件事也请你保密。真冬很讨厌媒体，通常遇到都没什么好事，我也不想像过去那样被骚扰。但这个业界没有多大，大概没办法隐瞒到底吧。也已经有人在四处调查了。」

「……是。」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不过她的手指几乎完全康复了。上个月初，她手指的好像已经不再麻痹了。就连医生也感到很惊讶，毕竟这种病是心理因素引起的……的确有可能因为某种出乎意料的契机而导致这种结果。」

这和十月初麻纪老师说的话一致。

我想这次尤利回来就是最大的契机。

「虽然现在还无法举办演奏会，不过会推出CD，唱片公司也因此动了起来。复出作品大概会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吧。」

我不禁肩头一震。

所谓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般来说，是专为一架钢琴以及一把小提琴设计而成、由数个乐章所构成的曲子。

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不过，我忍不住问一件自己老早就已经知道的事。

「……是和尤利一起合奏吧？」

我也被自己发问时的阴沉声音吓了一跳，我根本无法直视乾烧虾仁的脸。

「当然是和他啊，毕竟当初在美国终究还是没能实现。制作人也打算绝对要让这个组合成功，而他们两个的兴致也很高昂。」

这个组合应该很受欢迎吧，而且十分具有话题性，就连我自己也一直很想听听看。真是令人开心的消息。所以呢？

有什么要紧事要来找我？

「所以，我是想问问你——我在家里从来没看过真冬练琴。」

「……啊？」

原来是要问这种事啊？不用问我也知道吧？

「她好像是在学校借用准备室的钢琴练习吧？」

我想这样的练习量应该不够吧？据说专业的钢琴家简直就像不游泳就会窒息而死的鱼一样，每天都要花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练习。所以说，为了填补两年半以来的空白，或许她在我和乾烧虾仁都不知道的地方持续地练习吧。

「是……吗？」

乾烧虾仁「呼」地喘了口气，表情和缓了下来。

「那就好。不，你或许会觉得我很奇怪，我自己——都还不敢相信呢。就是真冬她又重拾弹琴的意愿了。」

就连我自己也还不敢相信。

「一切都是托尤利的福对吧？」

「不——」

这时，不知为何乾烧虾仁一直看着我的脸，显得有些欲言又止，经过很长一段的沉默后，他的视线才落到膝盖上。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孩子都不跟我说她在想些什么。」

虽然她只告诉我一小部分的事情，不过倒也说了不少。但就算到了今天我还是很不了解她，大概是因为我太笨吧。

「不过，她去那间学校上学后，开始会对我说一些事了。」

乾烧虾仁一边喃喃自语，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一开始我是想让她去音乐大学的附中寄读，让她在四周都是钢琴的环境里重拾干劲，但真冬很反对我这么做。现在想想，幸好我没有逼她去。我觉得——很庆幸让她就读你们学校。」

我只是安静地点点头。听到他这么说，我的心情也多少开始平复。

「不过，之后她也许又要常常跟学校请假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吓得抬起头来。

「不管是练琴或是录音工作都会越来越忙吧。虽然现在她仍拒绝受访，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如果她依旧这么排斥，不就和以前一样了吗……」

乾烧虾仁脸上浮现出苦恼至极的表情，或许我也露出和他一样的表情。

「这次是她自己想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说不定她就此无法上学了。」

我怎么有种心脏在脚底跳动的错觉。

真冬不再来学校。这次并非像之前一样，而是依照她自己的意愿。

这件事明明很可能发生——但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一旦她回到那个世界，就代表她将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真冬就要离开了。

之后，我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与乾烧虾仁应答，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当我回过神时，才发现客厅只剩下陷进沙发里的我。而书房那头哲朗播放的弦乐唱片听起来格外遥远。

第二天放学后，我马上走向音乐准备室。麻纪老师不但借我钥匙，还说允许我随意翻查放有乐谱的书架。

当然，乐谱的种类还是哲朗的书房比较齐全，不过那家伙根本就不好好整理，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哪本乐谱在哪里（除了他本人以外）。

我在桌上摊开五线谱纸，把贝斯挪到膝盖上，开始浏览堆积如山的乐谱。但握着自动铅笔的右手却完全不想动。

我不禁甩出手中的自动铅笔。

我偷偷跷掉了四点半后各班准备校庆的时间。因为一到四点半，民音社就要开始在练习室里练团了，虽然我想在练团之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头绪，但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真冬弹琴的事。

我突然想到，如果真冬可以在舞台上帮我弹钢琴或合成器——

这么一来，是不是就可以留住真冬了？如果也让她在团里弹钢琴呢？

在家里玩合成器时，已经把我所能想到的组曲写在五线谱纸上。这台从阿友哥手中培养出来的合成器，音色的确十分丰富，只凭一台就几乎搜罗了所有电影的音源。

如果能在舞台上利用这台合成器、如果真冬能帮我弹琴——这么一来，不管是任何一首曲子，或是将吉他加进EL&P《展览会之画》之类的豪华编曲——

我摇摇头，没由来地撕碎空白的五线谱纸，将它们揉成一团丢掉。

该摆脱EL&P还有真冬的钢琴了。

就算她重拾录音的意愿，也不可能愿意在聚光灯下方帮我弹钢琴。这些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更别说什么要留住她了，虽然我也还没问真冬打算怎么办。

这时我的思虑停顿了，无法进一步思考。

随后我听见开门的声音。回过头一看，便和一双宝蓝色的眼眸视线交会。

「啊……」

我赶忙站了起来。真冬静静地走进来后，就看着桌上散乱的乐谱、笔记本和笔说道：

「……抱歉，我打扰到你了吗？」

「没有啦，反正也没有什么进展。你要练习钢琴？」

真冬僵硬地点了点头。因为钢琴椅被我占据了，于是我便整理一下乐谱，站了起来，打算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和真冬待在一起，总觉得有些紧张。

我正要走出去时，真冬拉着我的衬衫下摆。

「……呃，干嘛拉我？」

「你不用特地跑出去。」

「可是！」

「我、我跟你说，我并不是刻意要瞒着你弹钢琴的事。」

真冬用乐谱遮着红通通的下半张脸，露出上飘视线窥看着我的表情。

「我是想等做了之后、等到我能弹得不错了再告诉你；可以的话我想等录完音后才说。」

「……和尤利？」连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

「嗯、嗯。那个、可是……」

「不，没关系啦，我没有很意这件事。」我撒了个谎。「学校里也只有这个地方能用来练习吧。我挑完乐谱后就会回教室了。」

「你可以在旁边听啊。」

她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出去。我才刚坐回桌子前面，真冬就开始以八度音弹起哈农练习曲。我凝视着坐在钢琴前面的真冬背影，看着她配合着稳定的节奏晃动的栗子色长发，体会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说起钢琴家姥沢真冬的特色，首先就是左右手的所有手指在击键时力道均等。有某个评论家曾把这项特征揶揄为：「如同养殖的珍珠一样大小相同。」虽然我对这种表述感到不满，不过却能理解他想要说的是什么。

只是像这样近距离听了之后，我发现只有右手弹高音力道较弱。就是真冬一度失去的、右手的三根手指。

也许是我在意到这件事，所以听起来才会这样。就像依靠水流推动的精致玩具一样，如果任凭自己漂流在一道道音阶不断上扬的音乐洪流中，根本不会觉得她中间有过两年半的空白。

这时，练习曲突然中断了。

「你、你还是——」真冬转过头来对我说：「不要盯着我看，这样我很难弹下去。」

「呃……」

那……我出去罗。话一说完，当我正要走过真冬身边时，衣服又被抓住了。

「你不用出去没关系。」

什么跟什么啊？我根本不懂你的意思啦。我叹了一口气，走回桌子前面反转椅子，背对真冬。这次她以那双小手开始弹十度音跳进的乐节，还真是厉害。

她的琴音听起来几乎和往常一样优美。不过，如果要表现某首曲子上，或许就会浮现那段空白的时光。但是——

真冬就要离开了。

这句话比起过去从她口中说出的句子，更是贴近现实的想像。因为，这一次不是她自己要逃到某个地方，而是以痊愈的翅膀展翅高飞，回到她过去所待的世界。

所以，我已经没有理由可以阻止她了。

没有？没有理由可以阻止她了？真的没有了吗？

如果真冬走了——我明明希望能待在真冬身边，但如果真冬走了，那我——

「……直巳？」

我吓了一跳，随即站了起来回头一看，不知何时真冬已经站在那边，探头看着我手中的五线谱纸。

「咦、啊、啊，什、什么事？」我不自觉地发出怪声。

「编曲没有任何进展吗？」

我赶紧阖上全新的五线谱纸，虽然现在阖上已经太慢了。

「……嗯。」

「我可以帮什么忙吗？我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弹出任何曲子。」

「咦，啊，不……」

虽然我很高兴她愿意这么做，但她再次让我知道她能弹出钢琴曲，反而让我更加难受。

话说回来，我只要问清楚不就好了？问她今后如果要以专业钢琴家的身分，重新展开表演活动的话——

那么乐团要怎么办？

但我问不出口，我好怕听到真冬的答案。

「不管是原曲或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版本，我都可以从头到尾弹一遍，要弹即兴也可以。」

「不——」我叹了口气。只是我现在根本无法思考《展览会之画》的事，但也不能老是在原地踏步。

「我还没统整好想法，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

「响子说过，曾有摇滚乐团实际表演过《展览会之画》。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吧？」

「你是说爱默生·雷克和帕默吧？我就是卡在——这个乐团啊！」

「卡住？」

「不管怎么做，都只会沦为他们的翻版。」

「这样不行吗？」

我惊讶地看着真冬的脸。

「应该……不行吧？」我把原曲版的《展览会之画》乐谱拿在手上。「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俄罗斯国民乐派。我只是因为接到写报导的工作，才熬了一个晚上调查这些东西，也没有好好地学过作曲。像这样——像这样听了某个人弹的歌后，才模仿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作得出好曲子啊？」

「你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

我摇了摇低垂的头。

「这种东西只是劣质过的抄袭，我不知道学姊为什么要把这项工作交给我。真冬，你要不要试试看？和我相比，你不但弹过，而且对对穆索斯基也比较有研究吧？」

我就这样盯着自己的手吐露心声，却发现真冬紧握拳头。抬起头一看，只见她满脸怒气地对我说：

「这根本就不相干！由你来作曲！」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由我来作曲，会变成只借用原曲旋律的摇滚版啊。毕竟我听的都是这种音乐啊！古典乐我只听过一点点而已。」

「这样不是很好吗！」

真冬往全新的五线谱纸上用力一拍，让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的我，只能站直身子回头看着她。

「你真的不知道响子为什么要把这件工作交给你吗？」

真冬天蓝色的眼眸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我看，但我只是神情茫然地摇头回答：

「……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根本分不清楚学姊的一言一语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只见真冬垂着视线，肩膀还不停地颤抖。

「就因为、因为是你我才……」

我的胸口感觉到一阵剧烈疼痛，当我努力想表达无法流畅说出的话而大口喘气时，门就像被人撞开似的突然打开。

「在啦、在啦！两个人都在。」

门口站着两道人影，是千晶、还有班长寺田大姊。看着这两个人的身影，一瞬间让我把要说的话，还有现在身处何方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

不管是千晶还是寺田大姊，都穿着黑色布料搭配了大量的荷叶边、洋溢着少女风情的裙子，非常类似尤利现场演唱时身上穿的服装。而且还慎重地戴着头饰。

「小直，你老是不来参与校庆的准备工作，所以根本不知道吧？听说我们班要开哥德风咖啡厅。」

「抱歉，我没听说耶。」

「所以小直同学要当男服务生。」寺田大姊补充道。

「这我也没听说耶！」

「谁叫你投票时不在场！来，现在要帮你试装，快点穿这个！」

她朝着我脸上丢了一样黑色物品。我接过来摊开一看，是一件半身围裙和背心。服装还直一是一应俱全啊……

「还有，在那边一脸事不关己的公主也是女服务生。」

「咦，咦？」

被寺田大姊塞了一件哥德萝莉裙的真冬也吓了一大跳。

「小直同学，你去走廊换衣服。因为我们要在这边帮公主换衣服。」

「这种衣服一开始是无法独自穿上的啦，我来教你穿吧。」千晶的眼睛顿时变得炯炯有神。我连说句话的余地都没有，就被赶到走廊上。

也因为这项额外的工作，让我们无法持续练团。放学后要制作咖啡店的内部装潢，又要想菜单，有空档时我就会摊开五线谱纸，看着纸上的空白陷入绝望。就算去民音社的练习室也只能进行个人练习。当然啦，也因为我还没完成编曲，所以大家无法统合练习。

我为稍微松了口气的自己感到悲哀。如果没和真冬谈一谈，我一定不会深入思考，还迟迟不肯为这件事做出结论。

二年一班好像要在体育馆演出《罗密欧与茱丽叶》，担任主角的学姊也为了排演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她都是在下午六点后才来练习室练团。但同一时间真冬和千晶也得帮忙班上的准备工作，还无法来练习。

「总觉得学姊一点也不像茱丽叶耶……」

「因为我们这是改编了《西城故事》的剧本啊。所以说，我扮演的茱丽叶最后不会死。反而是那种手拿着剑，阻止蒙特鸠和卡帕莱特两个家族斗争的角色。」

原来如此，我非常能够理解。真是恐怖的茱丽叶啊。

「我还趁这个机会拜托班上同学帮我们的现场演唱打灯光。因为民音的表演就接在二年一班之后。」

那真是太感激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等年轻人的编曲完成了。这个礼拜可以完成吗？」

「呜呜！」

我正打算逃出练习室，后颈马上就被抓个正着。

「对了对了，如果可以引用优美词句当作填入《漫步》或《基辅大门》的歌词，应该也不错哦。俄罗斯正教的赞美歌之类的如何？」

「为什么又要强人所难……」

「因为年轻人抱怨归抱怨，最后总会回应我的期待啊。不管是合唱比赛、或是运动会都是如此，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喔。」

拜托不要用手臂夹住我的头，在这么近的距离跟我说这些话啦！

「……为什么——」

我想再问学姊一次，关于真冬说的那句「你真的不知道吗」是什么意思。只不过，面对这只彷佛会紧咬着我不放、还露出笑容的猛禽，我又把话吞了回去。问了这种问题又能怎么样？

我回应得了还是回应不了？答案一定是其中之一吧。

所以那天我趁着走回家时，去了一趟图书馆。结果到最后我们根本没有四个人聚在一起练团的时间，总觉得毫无进展就回家还真悲哀。

可是，俄罗斯正教赞美歌的书到底放在哪里啊？宗教相关？还是外国文学？真要说起来，其实要在学校图书馆里找这种书本来就很难吧。我在没什么人烟的书架之间无所是事地走来走去，目光在一望无际的成排书背上游移。

我当然很想回应学姊对我的期待。不过，我没有时间。如果一直为这种根本办不到的事伤透脑筋，在同一个地方不断来回挣扎，还不如现在就去跟学姊说声抱歉！

因为我只是个学了一点音乐史和乐理，在短短四个月之前才开始弹贝斯的平凡高中生。

我在外国文学的书架前和一道矮小的人影不期而遇，害我差点叫出声音。真冬维持着手伸往书架的姿势，同样僵硬了好一阵子。

「为——」为什么你会在图书馆这种地方？我正要开口问她，不过又立刻噤口了，因为图书馆严禁低声交谈。

真冬连忙把书放回书架上，用力地摇了摇头，随后就快步穿过我身边，走出图书馆。我连叫住她的空档都没有。

自从那一天之后，我总觉得她在躲我。其实仔细想想，那时候我在音乐准备室对真冬说了很多丧气话。不但把编曲没有进展归咎于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还找了一堆藉口——

而且也没能够问出最重要的问题。

她真的不会再来学校了吗？真冬最近的确如乾烧虾仁所说的，经常请假不来上课，也许是因为忙于录音吧。

总觉得我还没表达什么，真冬就逐渐离我远去了。

我往真冬刚才搜寻的书架上看了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某种巧合，她在找的刚好是俄罗斯文学，日文字首「TA」行的分类。契诃夫、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不，架上也有些书不是小说，也有学姊喜欢的革命家托洛斯基的书。真冬打算看这种东西吗？我印象中从没见过她在看书。

我还真是一点也不了解真冬啊。而且我们两个只要一开口，聊的都是音乐。

不过，今后已经无法再像这样聊天了。

我内心让真冬驻足的地方，已经宽阔得无法想像。

真冬到底能不能以feketerigo的吉他手身分留在这里——其实只要开口问她就好了，但我好怕得知答案，根本问不出口。

可不可以——和我一起留在这里？

就这样到了周末。礼拜五放学后我没有去社团练习室，而是直接回到家里。因为我到最后还是毫无进展，五线谱纸仍是全新的。我真是太丢脸了，不管是面对真冬、学姊、还是千晶，我都没脸见她们。

尽管犹豫了很久，我仍传了「抱歉，我肚子突然痛了起来，先回家了。」这种看起来就很假的简讯到千晶的手机。当她回传「你从以前装病技俩就很差耶」时，我不禁抱着头蹲在玄关。

虽然我很担心她们三人之中有人打电话来时，自己不知该如何反应，但仍躲进棉被里戴着耳机，不断听着冲击合唱团的《London Calling》直到入睡。

一阵手机的铃声吵醒了我。昏沉的脑袋确认了一下时间，九点。只是我根本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不，阳光从窗帘透了进来，所以现在应该是早上吧。什么声音吵得我听不太清楚电话铃声，而且为什么我的头这么痛啊？我想了一会儿，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戴着耳机，赶紧摘下不断播放着着乔·史楚默（注：冲击合唱团的主唱）歌声的耳机。

看了一下号码，打来的不是我们乐团里的人，而是个陌生的号码。开头是03……从东京打来的？

我一接起电话，就响起一道宏亮的声音。

「——直巳？你是直巳吧？太好了，我打通了！」

「……尤利？」

我根本忘不了这宛如糖果般的声音。这么说来，我好像有把手机号码给他吧。可是，为什么是他打给我？

「直巳我问你喔，你今天有空吗？」

「……咦？」

「今天是假日嘛，你三点以前可以来涩谷一下吗？」

「咦？啊，这个嘛……」

没头没脑地应答的我握起拳头敲敲太阳穴，想让意识清醒一点。涩谷？今天，之后？

「我们前阵子不是约好了吗？下一次换我邀请你，好让我有反击的机会啊。」

「啊，嗯嗯。」

总觉得眼前还黏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尤利要找我？原来那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认真的啊？他说的反击又是什么意思？

这股笼罩着我的烦闷感，也可以说多少和尤利有点关系。不过，这不是他的错，而且难得他还打来邀请我。

或许和团员以外能聊音乐的人见个面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场面可能会变成都是在听我抱怨。我可不想让尤利看到这样的我——

「呃……你说三点在哪边等？」

「你愿意来吗？我好高兴喔！那么，西班牙坂（注：位于东京都涩谷区宇田川町内的坡道）那边有一间3L录音室，你知道在哪吗？」

「啊——上网查一下应该知道了。」不过我根本没去过涩谷。

「三点见，你可别迟到了喔。」

「那边有什么活动吗？」既然地点在录音室，可能又是乐团的活动吧？

「秘密，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因为他就是这种人。

「对了，我只有个问题想问你。要见面是可以，不过你穿的衣服……」

「嗯，你放心吧，我穿的是你会喜欢的可爱衣服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电话立刻就挂掉了。我只好收起手机，打开电脑。一搜寻3L录音室，马上就找到资料了。不过我对东京的路不熟，于是就把地图列印出来。如果把迷路的时间也列入考量，就非得在中午出发不可。

我应该再详细看一下刚刚搜寻出来的网页。这么一来，应该就能早点知道为什么尤利要把我叫去那边了吧。

西班牙坂两旁绵延不绝的店家，外观都洋溢着时下流行的南欧风格。也因为现在是星期六的午后时分，这里显得格外拥挤。是一条咖啡厅、杂货店以及服饰类商店多到令人厌烦的街道。没想到都已经十月底了，还得因为人群身上的热气弄得一身汗。

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那栋外观干净的大楼，墙面上有着「STUDIO LLL」的字样，上面还挂着知名唱片公司的商标。让我看了不禁有些退缩。咦，难不成这里是商业录音室？

柜台还有穿着制服的大姊，当我战战兢兢地告诉她我的名字之后，她就带我到位在内部的七号录音室。柜台大姊带着我穿过一个设有小型厨房的中央大厅，接着打开左边最后一个房间的隔立日门。

「桧川先生来访了。」

柜台大姊向里头说了这句后，就邀请我进去。

一台尺寸大到前所未见的混音器，就像动画里的机器人驾驶座般，占了整间操控室的一半空间。坐在混音器前方椅子上的，是个戴着太阳眼镜、留着稀疏的胡子，且充满野性气息，感觉很很像是音乐制作人的人。那个人只瞥了我一眼，即便隔着太阳眼镜，还是能知道他的眼神显得很不悦。

站在他旁边的，是个身材胖到仿佛身上的POLO衫都快撑破的大叔，大概是录音师吧。他一看到我，就笑嘻嘻地靠过来对说：

「你是哲朗的儿子吧？初次见面。」

「呃……您怎么知道啊？」

「嗯，他以前很关照我。至于是关照哪方面，就不方便说了。」

真不愧是业界流氓。不对，尤利在哪里呢？

就在我瞪大眼睛、扫视四周围时，控制室里的门突然打开，一道矮小的人影冲了进来。

「直巳！」

尤利原本正要冲过来抱住我，但猛然起身的制作人用力抓住他的后衣领，将他拉了回去。

「不要再要白痴了，快回到录音间去！虽然现在只是测试录音，但我可没有时间让你玩。现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录音啊！」

「呜——」尤利泪眼婆娑地挥舞着手脚。录音的不只他一个人？

我看了一眼混音器正前方的隔音玻璃。窗子的另一边，宽广的录音室里并排着许多麦克风架，而中间则有架背板开启的黑色平台钢琴——

只见她那一头棕栗子色的头发轻轻晃了晃，接着看了我一眼。

「……真冬？」

是真冬。坐在钢琴前面的，的确是穿着淡黄色洋装的真冬。她一和我对上视线，脸上霎时山现多种表情，之后又回归平静。接着就突然把脸撇了过去。

「真冬说要找你来的。」

尤利的这番话，让我简直不敢置信，不禁来回看了看这两张位在窗户两侧的脸。

「她说想让你听现在要录的这首曲子。」

真冬她——要让我听她和尤利合奏的曲子？

宝蓝色的眼睛再次透过厚重的玻璃望着我，真冬的视线似乎在询问什么．而回到录音间的尤利，背影却遮住了她的视线。

真冬对我点点头后就面向钢琴。尤利也拿起小提琴，对我微笑了一下，接着拿起琴弓。

我一团混乱的头脑如此思考着：原来如此，这就是尤利的反击吗？

那时我把尤利叫了出来，让他听了他和真冬弹奏的协奏曲混音后的曲子。这一次，轮到尤利了。

我——借助他人的力量——以混音器上的幻想空间创作出的音乐。

而尤利则是能够和真冬两个人创造出那首曲子的「实体」。

「喂，桧川二世。」

留着胡子的制作人悄悄地对我说：

「不要呆呆地站着，坐下吧。你是来观摩的吧？拜托你安分一点喔。」

我瘫坐在一张录音师大哥帮我准备好的椅子上。

「Take 1。」

尤利和真冬两双相同颜色的蓝色瞳孔，瞬间随着这道响彻录音间里的声音变得冰冷，那是我之前从没见过的眼神。两人在从天而降的光芒中，展现出既不被压垮、也并非燃烧殆尽，只是凝视着前方无垠大海的眼神。

123t\_with\_mark

尤利手里握着的琴弓尖端刺向天际，华丽威严的重音滑过后，音量顿时降低。此时真冬的钢琴以阴郁却又充满热情的相反情绪，回应着流泻而出的和声进行。接着两人之间的所有问题与答案深深地没入A小调。第一主题宛如在黑暗中伸手摸索的经过句，这时便透过尤利的手将曲子用力拉向光芒中。

这首曲子是——

贝多芬作品47·A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协奏曲《克罗采》。

彷佛被这股烙印在脑海里的声响吞噬的我，回响起一篇以前哲朗写过的解说文章。

过去有数以难计的二重奏协奏曲，是为了钢琴和小提琴这两样古典乐器之王与女王所创作出来的。不管是哪一首协奏曲——在贝多芬出现之前——都是以钢琴为主体，小提琴则为装饰性点缀的「附伴奏功能的钢琴协奏曲」。

——哲朗曾写过这些话。恐怕每个作曲家都知道吧，这两样乐器的音色在本质上是无法相容的，单凭两样乐器绝对无法让音色融合。所以就算是天才莫扎特，也无法在小提琴协奏曲之中把女王放在与王对等的王座上。

到了贝多芬的时代，融合两者的想法最终还是被舍弃了。在这首第九号《克罗采》中，由贝多芬构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完成型态，就是小提琴和钢琴的「斗争」。

现在我已经深切地体认到个中涵义了。

这股停滞状态彷佛要煽动钢琴敲响的焦躁感，这时小提琴的经过句宛如遭到火舌吞噬般开始舞动。同样的旋律不断传人耳里，不是被切成好几段、就是被踩得粉碎；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接着渐渐增加热度侵蚀我的耳朵，最后拉开伤口，展开动人的乐章。彷佛有人从意识之中应声扯下我的听觉。即便如此，我的视线仍无法离开玻璃另一端，尤利和真冬那卖力挥洒汗血的身影。

他们两人站在同一所高处。

那是我无法伸手触及的、海市蜃楼的城墙彼端。

我多久不曾听音乐而流泪了？虽然感觉脸颊划过一股炽热的触感，但同一时间，栖息在我脑海里爱吐槽的性格，却像个笨蛋似的冷静地思考着。就连美沙子离家出走的那个早晨，我都还没这么激动过。

为什么真冬想让我听这些呢？

如今站在她身边的那个人——不再是借她肩膀、支撑她那疲惫不堪身子的某人，而是表示她已经找到一个能在同一片天空下奋斗的人吧。听了这首曲子后，还想要我怎么样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只不过我已经明白，我再也碰不到玻璃另一头的真冬了。这点让我感到很难过，就连泪水也灼烧着喉咙。

在第一乐章的尾声，在一阵暴风中两人的旋律以云层缝隙为目标，一路纠缠、互相啃食，同时向上飞升，最后被应声切断。

在这股连隔音墙都为之振动的余韵中，尤利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琴弓。真冬的手也悄悄地离开琴键。我不禁站了起来，我大概知道真冬想要往我这儿看，不过我没有自信能承受她的目光。

我推开录音师大哥的背，直接往门口走出过去。身后的两人似乎说了什么。我用身子顶开了门，整个人跌跌撞撞地出了大厅。

现实世界的干燥空气包围着我、让我明白脸颊的湿润并不是错觉。我冲出这栋大楼，在西班牙坂的人潮中奔跑。我大口喘气，只感觉背部黏着汗水濡湿的衬衫，整个人似乎就要被热气所融化了。

不过，我无法停下脚步。

因为如果我停下脚步，如果这股急促的呼吸稳定下来，心跳恢复平静的话，由那两个人所演奏、持续在我耳中回响的《克罗采奏鸣曲》——甚至连我根本还没听过的第二乐章变奏曲，和第一二乐章的塔朗泰拉舞都会慢慢地浮现，把我一片一片地撕个粉碎。

我回到家时，整个人一定憔悴到不行了吧。虽然哲朗跑出来迎接我时嘴里喊着：「小直，我肚子饿了！」不过当他看到我的脸之后，就安静地走回客厅。

就在我把自己关在房间，「碰」的一声趴在床上的瞬间，一股强烈的悔意便向我袭来。我在做什么啊？在不发一语、没问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就冲了出来，还头脑一片混乱地坐电车绕了山手线好几圈。这段期间虽然真冬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但我没勇气接电话，也没想到干脆直接关掉电源或是调成静音，就让来电铃声在车里播放了好几次《Black Bird》，还被其他的乘客赏了白眼，搞得自己的处境越来越难堪。

我还真像个白痴。

我甚至没问真冬为什么要叫我来。

还好明天放假，不然我根本不知道要拿什么脸去面对真冬。

我必须和真冬说清楚不可。和她讨论过，道了歉之后——

然后呢，要怎么办？

我把手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犹豫了好几次，一直没办法按下按键。

接着，一阵敲门的声音响起，哲朗开口了：

「……小直，要不要吃个杯面？」

趴在桌上的我微微地点头。他应该看不见我点头的动作，但随后却传来门打开的声音。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塑胶杯子就放在我的眼前。

「如果是关于音乐的事，什么都可以跟我谈喔。」哲朗喃喃说道。「抱歉啊，我这个父亲没什么用，又帮不上忙。」

不，比我好多了——我在心底悄悄地说。

因为你总是能够察觉我陷入旁徨无助的时刻。

哲朗也没再说什么风凉话就出去了。我用双手静静地捧着杯面。好温暖啊！只是我根本没有心情吃。

我在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我想起之前尤利问我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想跟真冬在一起呢？』

『直巳，你跟真冬是什么关系啊？』

是什么关系呢？还有，真冬和我又是——

慢慢将几乎整个人都浸在泥泞中的我拉回现实的，是以往也出现过好几次的、敲打我寝室窗户的声音。

现在是星期天早上。有道人影隐约遮住了从外头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朦胧光线，还听得见用拳头敲打玻璃的沉重声响。我裹着毛毯，数着这阵敲击声好一会儿。是谁啊？难不成是真冬？

我步履蹒跚地走向窗边，同时打开窗帘和窗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单宁吊带裤和芥末黄的衬衫。再往上看，就看到一双毫不示弱的眼睛。

果然是千晶啊……

「……你以为是真冬吗？」

千晶以十分严肃的神情说道。我不禁赶紧撇开视线。

「不是啦……」

「那我要进去罗？」

我莫名地被她的气势压倒，往后退了一步。千晶脱掉鞋子后，就越过窗框进来。接着反手关上窗户，腰部靠在窗框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走回床边坐了下来。千晶她到底是怎么了？

「那个，你是不是在气礼拜五的事？抱歉，那个时候——」毕竟我装病的事已经被揭穿了。不过，千晶却摇摇头。

「我气的不是这件事。」

不是这件事——

所以她的确是在生气罗？

「我听真冬说了。」千晶开口说道。

我顿时有种冰块掉到肺部里的感觉。只见她终于肯将视线朝上，彷佛要刺穿人心般直盯着我看。

「真冬——一直在担心你，她不懂你昨天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就回家了，还想了一堆有的没的。原本她还想来你家，但又不敢来，所以才跑到我家。」

真冬她——

原本还打算到我家来？昨天？那时候应该很晚了吧？

「……发生什么事了？」

千晶带着逼问的语气发问。

低着头的我好不容易吐了口气，接着又吸了口气，注视着自己的手掌。没想到我都逃跑了，真冬竟然还愿意跑来找我。

「你为什么要跑掉？」

千晶的声音听起来彷佛来自远方。

我必须正面回答，总不能永远这样逃避下去。

「尤利说……」

声音卡在干渴的喉咙里，感觉好痛。

「尤利说这是对我之前的报复。那家伙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而且又和真冬一起，之后——也会留下许多出色的录音作品。这么一来，真冬可能会没时间玩乐团了。像我这样的人……」

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但倾听我说话的千晶，眼神渐渐变得温和，让我又突然觉得好想哭。

「像我这种玩乐团也不是玩得很出色的人，只会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原地踏步。所以，我和真冬大概……」

没办法在一起。

虽然把脑海里一堆莫名其妙的想法全说了出来，但追根究底，其实原因就是这个。也许我没办法再和真冬待在一起了——光是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快哭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喜欢她的？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待在她身边。就是因为太接近她了，不管是悲伤还是喜悦，我都在旁参与。因为我一直很想为她做点事——因为我想要跟着她。

为什么在这种要命的时刻才发现这一点呢？

「……小直你真过分。」

千晶喃喃地说了一句。而那句话又渗进我脸颊上几乎已经痊愈的伤痕里。

「……嗯，我知道。」

「不，你不了解。」

我抬起头来，发现千晶的表情就像秋天的天空。虽然看起来终于有些笑容了，不过却感觉带着几许落寞——

「不管是小直还是真冬，都很过分。真冬明明就知道这一点，还把这个寄放在我这边，比起小直还要过分。」

千晶一说完，就从口袋里拿出某个东西塞到我的手中。

那是几张摺了好几褶的纸。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五线谱纸。上头有着工整的手写音符，让我体会到一股既甜蜜又痛苦、且似曾相识的感觉。先前也是这样，还记得那时是拿学姊的乐谱，由千晶拿乐谱给我，也一脚踢飞了我的心。

现在则是——

「明天以前先练习好再来，真冬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我要接下这种苦差事啊——」

千晶把自己的头发拨得乱七八糟，一脸哀伤地笑着说。

「不过，这也无可奈何……所请的『喜欢』是很辛苦的——对吧？」

「咦……啊、啊啊……嗯。」

千晶打开窗户后，就一屁股坐在窗框上。吹进房内的风，将她那用发束束起来的头发吹得飘扬。我隔着她的肩头望了一眼阴郁的天空，这时千晶又喃喃地说：

「我觉得『讨厌』还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分开就好了。但『喜欢』却令人难受，因为彼此的距离不可能小于零。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我握着手中的乐谱，出神地望着千晶的侧脸。

「距离……变成零？」我和真冬吗？

「是啊，因为你们明明从一开始就一直待在彼此身边，却完全不把最重要的一点告诉彼此，心里的感觉也完全没传达给对方。所以啦！」

一直抬头望着秋日天空的千晶，神情看起来十分落寞。

「所以，既不能靠得更近，又束手无策的感觉还真令人难受。」

原来彼此的距离无法小于零是这个意思啊。

为什么千晶好像都能够了解我脑袋里所想的事？

「对了……」

转过身来的千晶脸上，终于浮现一如往常的开朗笑容。

「我之所以会饶了你，免吃我的腕挫十字固定技之刑，是因为小直的手臂如果折断，就不能弹贝斯了啊。所以罗？」

……千晶大姊，你的笑容很恐怖喔？

「好啦，明天学校见罗。如果你再畏畏缩缩不来练团，要用四字腿部固定技吗？腿骨就算折断了，还是可以弹贝斯嘛。」

壮烈地留了一句危险的话后，千晶就轻巧地跳过窗框。我目送她顺着树木顺畅地爬下去后，又把目光移回乐谱上。

这是真冬为了我写的东西。为了我？

这是只挑出某首曲子低音部的分谱，从分句法来判断，可能是大提琴或是低音大提琴。是哪一首曲子啊？光凭这些线索我还是不知道歌曲名称。

如果我弹得出来，是否表示就能知道真冬在想些什么了？我低着头叹了口气。我们真是太不擅表达了——语言不但无法超越了心灵，甚至根本无法触及，永远都是音乐从中连结我们的情感。

所以我要拿起架在床边的贝斯。

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始。

不管状况变得多么糟糕，也只能回到这里。

「小直，你好像没有自觉自己是一年三班的一分子耶。」

「开班会时你没听到吗？不是说要一大早来做内部装潢？」

星期一，我试着早点到学校去，结果就被一大早来做校庆布置的班上同学同时吐槽。

「抱、抱歉……」

「你运动会时也是经常不来练习啊．」

「小直，你听好了，能够承受班长等女孩子们蛮横暴行的，也只有在民音社经过千锤百炼的你了。校庆当天的盛盘工作就交给你了。」

「……那大家要做什么？」

「我们有我们自己重要的工作要忙！」

「要拍女服务生的照片、卖照片和欣赏照片啊。」

「你们给我适可而止一点。」寺田大姊发火了，男生们见状则赶紧拿着工具，慌慌张张地跔回教室内零散的工作区域。

「你听好了，小直！」

寺田大姊边说边用手指用力地戳我的胸膛。

「大家早就知道你菜煮得不错了，所以当天你得一直待在厨房；前一天也要去家政教室进行训练。我想你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休息。」

「等一下，我不是男服务生吗？」当初不是还让我试穿服务生的衣服吗？

「所以你的工作是穿着服务生的衣服给别人拍照。如果有人要求拍照，你就冲进教室。」

「为什么要这么……」

「有任何怨言吗？」

「没……」我不禁有些退缩。因为我几乎都没有参加班级活动，所以无法抱怨。

不过好险有得忙。我瞥了教室另一边角落一眼，真冬正和千晶她们一起制作造型新颖的木制活页夹，准备之后贴上菜单。

我们不只没有证言上的交谈，甚至没有视线的交会。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她，但毕竟她的座位就在我旁边，我们不可能永远都这么下去。

随后钟声一响，班上的同学慌慌张张地把做到一半的装饰物塞进置物柜，大型道具就搬到教室后面的空间。接着真冬也坐回我旁边的座位，根本不敢抬头的我，甚至希望教室里的喧嚣能一直持续下去。坐在我前面的千晶回头瞥了我一眼，一脸无奈地耸耸肩。

接着教室里慢慢地安静了下来，拉椅子的声音也渐渐停了下来。

「直巳……」

一道细小的声音传人我耳里，不过我还是听得很清楚。我就这么直盯着桌子，努力挤出声音回答案：

「……嗯。」

「你练习了吗？」

我看了一眼放在桌边的琴盒口袋，昨天千晶拿给我的乐谱就放在里面。

「……多少练了一下。不过，还不到……」

「这样好了，你放学后来一下练习室。」

真冬淡淡地说道。至于我自己，则有种心脏已经融解、沸腾，而且就要从耳朵流出来的感觉。她应该在生气吧，她还愿意再跟我说话吗？

我还可以待在真冬身边吗？

我吞了口气，只能对她点点头。

午休时我从教室逃了出来。坐在我旁边的真冬，偶尔会以那双彷佛存在一整片夜空的眼眸欲言又止地看着我，让我几乎快不能呼吸。

我无精打采地走在走廊上，内心如此思考，其实只要面对面好好地谈一谈就好了。好好向她道歉，问个清楚，然后——传达心意。

如果我能做到这件事，现在事情就不会演变成这样了。

虽然我一鼓作气跑到教室外面，不过之后要怎么办？如果躲在练习室杀时间，真冬也可能会出现在练习室（虽然最近到了午休时，她已经不太会把自己一个人关在练习室里了）。

真冬只说了要我放学后来练习室一趟，这是目前唯一一个联系我们的约定。所以，悲哀的我就仰赖这一点，决定延后做出结论。这么一来，我要去的地方就只有那里了。

屋顶。

「果然啊，你能躲的地方也只剩这里了。虽然你最近都没来这个地方，但又觉得说不定你会过来，看来在这边铺网等你是对的。」

身子靠着屋顶栏杆，听着随身听的神乐坂学姊一发现我，就拿下耳机对我投来一个迷人的微笑。

「唉呀！我可不能让你逃跑呦。」

「哇，哇！」

我准备转身就走，却被她从后面一把抱住，顿时动也动不了。

「你是不是有些该说的话想对我说呀？」

「呃，这个嘛——哇啊！」不要对着我的耳后方吹气！

「我可没有气你上礼拜没完成编曲的事喔。」

我整个人僵在学姊的臂弯里。

「只不过，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就深陷潜入自己内心泥沼的年轻人，我感到十分不甘心。真是的，你和姥沢同志啊，实在像得令人受不了。」

我和真冬很像……？

「因为相同理由而相擦撞，也因为相同的理由擦身而过。从旁边一直看着，让我觉得你们可爱得让人受不了。」

不用称赞我可爱没关系，我现在可没心情听这些。

「是啊，事实上我也没心情说这些了。现场演唱的日期都快到了，到现在还没决定好编曲。我也不可能永远疼爱你们这两个令人焦急不耐烦的人啊。」

「那是因为——」

差点就全身瘫在水泥地板上的我，紧抓着学姊的手臂。

「——非要我来完成编曲不可吗？这是为什么？但学姊你……」

「我？」

「你不是可以创作好听的歌吗？哪像我根本不熟作曲这块领域——」

学姊的手指轻触我的嘴唇，阻止我继续说下去。我扭转上半身回过头去，学姊突然把一边的耳机塞到我耳里，另一边的耳机则放进自己的耳朵，接着把旧式的随身听塞到我的手中。

「……这是什么？」

「我的宝物。」

学姊喃喃地说完后，就把手叠到我的手上，轻轻按下播放键。

海浪的声音、踏在沙子上的脚步声、可携式小型扩大机的噪音。有些模糊、温和的二度和声。我听了不禁屏住呼吸。

接着听见一阵微弱的歌声。

「这个是……」

我一抬起头，差点就被学姊的眼睛吸了进去。近得几乎触碰到彼此肌肤的距离之下，只有耳机细长的电线连系着我们。

「你当然记得对吧？」

我惊讶地点点头。我怎么可能忘记！这是住宿集训时，我所做的试听带——里头是我不熟练的贝斯和我的歌声。

「这是你从我身上夺走的歌。」

学姊的指甲轻轻地刮着我的上手臂。

「你大概不明白我那个时候受到的打击有多大吧？」

学姊哀伤的呢喃和歌声重叠在一起，让我甚至无法呼吸。

「其实事情很单纯啊，年轻人。比你心里所想的还要更加单纯，你有一种可以让曲子成形的力量。那股力量正是我所欠缺的——」

学姊的手指深深陷入我的手臂。

「所以我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可是我——」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这次的敌人不只我一个，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斯基、凯斯·爱默生、葛雷·雷克和凯尔·帕默（注：以上三人分别为「爱默生、雷克和帕默」的键盘手、主唱兼吉他&贝斯手、鼓手）都是你的对手。你根本没有胜算，对吧？」

我踌躇了一会才点点头。照学姊的说法，是这样子没错。不过若换成我内心的想法则是：「我对编曲没信心」。

「嗯，我了解了。」

学姊笑了笑，取下我耳朵上的耳机。那充斥于我半边世界的歌声消失了：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抛弃在没有星星的夜里。

学姊后退了一步，一股仿佛连内脏都为之冻结的不安向我袭来。她放弃了吗？学姊要放弃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了吗？为什么我的心情会因而变得如此低落？这不就是就我的期望吗？

「我可是不会放弃的喔。」

露出贼笑的学姊，从制服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接着立刻塞到我的手中。

我低头看了一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什么啊？」

「嗯？看了还不知道啊？酱烧猪排面包啊，祈求必胜的。虽然不是祈祷你赢得胜利就是了。」

「啊，是……」

包在保鲜膜里的，的确是酱烧猪排面包。不过，祈求必胜是怎样？

「因为姥沢同志不是要你今天放学后出来一下吗？这和你之前做过的事一样啊。说了还听不懂的家伙，就要用吉他教训他一顿。」

「啊……」

「你们两个真是太像了。所以啊，年轻人——」

学姊突然露出温柔的眼神，把手掌贴在我的心脏附近。

「真希望你被修理到体无完肤为止。」

下午是连续两小时的体育课，所以没能和真冬见到面就直接放学了。当我精疲力尽地回到更衣室时，似乎已换好衣服的女同学们正开始缝制桌巾和设计传单，但就是没看到真冬。

「她已经去练习室了喔。」千晶如此告诉我。「你快点去啦，笨蛋小直。你最好被真冬打得满头包！」

「……嗯，我知道。我现在就去让她打得满头包。」

我的回答让千晶一瞬间有些不敢相信地歪了歪头，接着又变回原先一脸怒气的表情，撇过头不看我。

我在想，改天也得要好好地向千晶道个歉才行。

不过，现在——

走到学校中庭，总觉得那一天旧音乐大楼看起来比平常还要昏暗。这时隐约可听见从练习室隔音门的另一头传来以吉他演奏的贝多芬小品。即使经过我的修理，隔音效果仍不完美，还是有一些声音传了出来。

所以，和那天一样。

「……真冬？」

我试着喊了一声，贝多芬小品也顿时中断。

接下来没有任何回应。我拉了一下门，但门是上锁的。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我，视线落在脚边，这时我才注意到隔音门的铰链底下，挖了个黑漆漆的小洞——里面有个插讯号线的插孔，这是为了那场以练习室为赌注的比赛而装设的。那次比赛已经是将近五个月前的事了啊，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我总觉得，这段我和真冬一起走过岁月好像还更长——不过这只是因为我和真冬之间缺乏对话，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如果把这一点归咎给音乐之神，他一定会生气吧？

不过，神啊！请再给我这个不擅表达的家伙一次机会。

我打开琴盒，拿出讯号线。把其中一端接头接到贝斯上，另一端则接到铰链底下。当我插进接头的瞬间，仿佛有股微弱的电流在我身上流窜。

「……准备好了吗？」

隔着隔音门，我终于听见真冬的声音。我则靠在门上回答她：

「嗯。」

我根本没有信心能跟上她的节奏。毕竟我熬一了个晚上做准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不知道要弹哪一首曲子。要从谁先开始弹呢？

「叽」的一声，我听见脑袋后方响起一阵回授音，还有真冬的呼吸声。

琴弦的微弱音量流溢出来，让我不自觉地停止呼吸。一阵以八度音重叠的小提琴和中提琴的极长持续音间隔中，又一支小提琴的颤音钻了进来。

当然，那是由真冬的吉他所产生的声响。音色是如此清澈、舒适，叫人难以相信这是只靠一个女生的双手弹奏出来的。我险些错失了自己切进乐曲的时机。在冷澈的高音部下，大提琴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脚步声，一步步朝我逼近。充满不安的经过句。

这是与我所熟悉的和声感觉有着很大隔阂的弦乐四重奏，不可思议的和声充满了东欧风情，令人浑身颤抖。不过，我知道这首曲子，我之前应该听过。从大提琴到中提琴、再从中提琴到第一小提琴，我承受着令人烦躁的旋律，在脑海中搜寻自己的记忆。这大概是捷克的音乐吧，但既不是史麦塔纳，也不是德弗扎克。这样的话——

我终于想到了，是杨纳杰克。

这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一股宛如触电般的冲击，结果找不到自己的乐音，只觉得真冬独奏的三段旋律刮搔着我的后颈。我想起来了。

这是杨纳杰克的第一号弦乐四重奏《克罗采奏鸣曲》。

但这首和贝多芬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同名的曲子，却无法在曲子的乐音中发现「克罗采」的痕迹。因为连接这两首诞生时间相隔一百二十年的同名曲子，根本就是——其他非音乐性的东西。

我拚命紧抓着贝斯，寻找乐音的连接点。到现在我才发现，我想让真冬听的，不只是她和尤利在那间录音室中弹奏的曲子。

真冬的吉他根本不在意我的贝斯，只顾着编织着旋律不断前进。我根本无法到她身边，完全追不上她。真冬的背影正不断地越缩越小。

但是，我不能一直停滞不前。

如果想要待在真冬的身边——我就只能奔跑了。

我几乎是毫无章法可言地摸索我的贝斯琴弦。四声部上交替出现的短暂主题，彷佛正鼓动着一股焦躁感，让它不断从我无力的手掌中滑落。不久后，真冬在有如呼喊大海尽头般的重复旋律上，架起一座高亢的琶音（注：该调音阶一级和弦的分解奏法）拱桥。接着就这么舍弃了我，旋律不断升高——变得透明、开始淡化，最后混入一片雾气之中，消失不见。

我吐出一大口翻腾的气息，让汗涔涔的手离开贝斯，后脑勺抵着门。我根本什么都办不到。我只是一味地瞪着校舍墙壁，因为一旦闭上眼睛，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不知道为什么，我隐约知道真冬的体温就在门的另一侧。

明明她就离我这么近，然而我却在真冬说些什么之前，就自己想了一堆无聊事情，最后还逃跑。该怎么跟她道歉才好呢？要说些什么——

身后的门被猛然推开，我整个人顿时往前趴倒在泥土地上，额头还撞到地面。

「真是够了，你完全跟不上嘛——」

我望向声音的来源。站在门后方的真冬和额头紧贴着泥土的我四目相对，说到一半的话就丢回肚子里了。反而还跑到我身边，以一脸泫然欲泣的表情蹲下来窥看我的脸。

「……对、对不起，你没事吧？」

「咦？啊，没、没事。」我就这么以屁股和手着地的僵硬姿势稍稍往后退，接着拍拍脸上曲泥土说：「没事，真的，嗯。」

话说到这儿就噤口的我，又从真冬的脸上移开视线。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没用。

真冬则在只要我稍稍起身，就会相互碰触到的距离下紧闭着双唇。

没多久，沉默就把话语从我喉咙里推了出来：

「……抱歉，你特地叫我来，我却搞砸了。还有这首《克罗采》，你都特地帮我准备好了，我却完全都没有发现……真的很抱歉。」

我终于说出口了。我用了整整三次呼吸的空档稳定自己的情绪后，才慢慢地望向真冬。海蓝色的眼眸里，清楚地映照着我那狼狈的脸庞。

只见真冬视线朝下，摇了摇头。

「这种事，你不用跟我道歉。」

真冬冷酷的声音，让我的喉咙几乎为之冻结。

「如果要道歉就去跟尤利道歉，他一直很在意。至于我——」

一直低着头的真冬，直接将额头抵在我的胸口。只有胸前感到一股灼热，感觉我的心脏就便另一只生物般不停跳动着，而且全身还动弹不得。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人又笨、又迟钝、神经大条，完全不会考虑到我的心情。」

再次被提起这些缺点，还真让我有点想哭。

「只不过，如果你已经知道这首是《克罗采》的话，这样就够了。」

真冬这番语气中充满沮丧的发言，一字一句地吐在我的胸口。

就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至今竟然未曾察觉。当时明明就在图书馆遇到真冬了，却还没发现她应该就是在找托尔斯泰的书。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塞蒙列夫·托尔斯泰受到贝多芬的第九号小提琴协奏曲影响，写了一本小说。这首赋予小说书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曲名，经过了世纪的转换，最后又再次回到音乐家的手中。杨纳杰克就是从这本小说获得了灵感，创作了一系列的初期作品，并以这本小说的标题来为它们命名。只不过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下知去向了，只剩下第一号弦乐四重奏传承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名字。

《克罗采奏鸣曲》。

间隔了一百二十年的时空，只凭藉着相同的名字彼此连结，音乐和——故事——和音乐。

世界上经常出现这类奇迹，而音乐就是这样将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的命运紧紧相系。杨纳杰克创作自己的《克罗采》之时，应该没有受到贝多芬的影子影响而感到害怕，他只是在献上深深的崇敬之意的同时，引用些许的乐句而已。音乐就是这样相互连结的，而我们手上的音乐，也几乎都是这股音乐洪流尽头的残留物品。

所以——

「你不需要因为穆索斯基而感到害怕。」

真冬在我们鼻尖几乎相碰的极近距离抬起头来。

「只要作成一般的摇滚乐就好了，即使是拷贝某人的作品，那也是属于你的音乐。我——不管是我、千晶、响子，我们都想演奏你作的曲子。」

「……嗯。」

我的音乐。

不管拷贝到什么程度、不管态度多么谦虚、就算转移视线、就算逃跑——

我都不能从这个地方消失。

「你这个人啊——」

真冬的双手用力推开我的胸部，让我差点往后跌倒，只能靠手臂往后支撑地面。

「弹得太差了！快点把曲子完成，好好练习！你应该知道吧？而且刚才也是完全跟不上我。」

「呜、嗯……」

被她当面直截了当地训斥，让我瞬间心情变得很低落。

「你有好好地思考吗？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

「我有稍微思考了一下，不过……」我有些含糊其词。这时真冬的脸又靠得更近了，我连忙收了一下下巴。「我在家一边玩合成器一边写时，不管怎样都会想到以琴键来编曲的方式。那种编曲在正式演出时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还是一点都没——」

「有我在啊。」

……咦？

真冬的右手压在我的胸前。有别于神乐坂学姊的手，她的手不但柔软，还带有一点虚幻不实的触感。

「因为我的右手可以动了。」

一时之间我还无法理解她的意思。我低头看看她那纤细的右手，又再看了一眼真冬的脸，显得有些难以置信的我不禁喃喃自语：

「你说你要弹……是什么意思？不，可是……这可是现场演唱喔？」

「不能再拿那种事当藉口了，因为我要回到——那里了。」

有一口气哽在喉咙里。真冬海蓝色的眼里停留着一股冰冷的火焰。

真冬要回到舞台上了，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她的口中听到这句话。我站起身时，脸上还依稀残留着她栗子色的发梢抚过的触感。

「当、当初你……」

真冬捣着自己的胸口，带着痛苦神情说道：

「你自作主张地帮了我好几次，我只是做一样的事情而已，你为什么还要抱怨！」

「对、对不起。」我没有抱怨啊，只是没办法马上就相信而已。

「快点完成编曲，也把那台合成器带到学校来，听到了没？」

我用力地点了好几次头。

真冬对我伸出她以前曾失去过的右手。

我用力地回握着她。站起来时，有股力量回传到我的手臂。

虽然一个人没办法站起来，不过有真冬在。

我在口中细细地咀嚼，这个好几次想问却又问不出口的问题——真冬是否会留在我的身边？还是说，她会飞向那个世界，再也不回来了呢？现在不管答案是哪一个，我都无所谓了。

我想待在真冬的身边，就算追不上她——

也只能向前直奔了。

5.黑鶫之歌

三个礼拜一眨眼就过去了。

校庆的准备工作也终于进入最后阶段了。弥漫于校内各处的紧绷气氛，宛如充分运动后所产生的肌肉酸痛。一到放学时间，气温更是彷佛突然上升了两度。

「真的要穿这套服装表演吗？」

站在体育馆舞台边缘的我，回头望着摆满爵士鼓、扩大机和脚灯的舞台，再次问了站在中央麦克风前的神乐坂学姊。

「当然啦，我们四个都要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呀！」

学姊看了一下站在舞台左边的真冬，接着又望向坐在爵士鼓后方的千晶，随后眼神变得有些恍惚。两人都身穿有着大量荷叶边的黑色小洋装。尤其真冬又是带有欧系血统的混血儿，穿起来更是异常地合适。

至于我，则是黑色背心搭配半身围裙，也就是所谓的男服务生造型。

接着是神乐坂学姊，她的造型是走十四世纪左右的意大利风格，一袭多褶的华丽白色裙子上搭配了亮红色披肩。整体来说，就是那套茱丽叶的舞台服装。因为学姊说，大家就直接穿各班表演时要穿的服装登台吧。

「既不用花时间换衣服，而且不管是我或是你们，都可以在自己班的表演节目上宣传我们社团的现场演唱，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这个嘛……是这样子没错啦。」

「还有呀，你们两个都太美了，真想近距离看看你们。」

「不要直接把内心话说出来！」

现在只不过是在进行校庆前一周的排演，但学姊却要我们穿上正式演出时的服装练团，原来就是因为这样啊？

体育馆所有的窗子都挂着黑幕，只有舞台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鲜明。千晶帮小鼓调完音后，便为了熟身开始打起各式各样的过门。

「哇，身上穿着蛋糕裙还真难打耶。」她苦着一张脸说。

走到爵士鼓正前方的学姊陷入了沉思。

「难道不能想个办法，让相原同志可爱的腿部曲线展现给观众看吗……」

哪有可能啊？现在没时间苦恼这种事情吧。

「如果改用透明鼓，应该就看得到吧？」

「好办法，我去长岛乐器行的仓库找找看。问题是，因为你是鼓手，在角度上可能连裙子里面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不理会认真讨论蠢事的千晶和学姊，自己跑去搞效果器的配线，这时舞台另一边的真冬说话了：

「直巳，这台的效能表现最多只能储存十六组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共享外部记忆体。」

她指着两台叠放在一起的合成器说道。

「啊，你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看着站在键盘前面的真冬，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慨。

139t\_with\_mark

为了再次在光芒之中弹琴，真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但在夏天结束之前，这件事我却连想都没想过。

「……什么？」

我不自觉地盯着真冬的侧脸，结果被她发现了。我连忙把视线转移到控制面板上。

「因为这是旧款的，所以记忆体比较小。上面这一台就固定用三个主调吧。」

「没办法和下面那台的调变同步吗？」

自从使用合成器之后，就多了很多机会可以教真冬许多事情。或许只有现在而已了，不过我还是祈祷这份幸运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因为我能为真冬做的事真的不多。

「请你们差不多该开始排演了喔——后面的人在催了！」

广播社社员占据着舞台正下方临时搭建的音控台，大声地对我们喊着。神乐坂学姊把吉他背在肩上后，回到麦克风架附近时，我就对真冬竖了一下大拇指。接着跑回架在舞台左边的贝斯旁边。

回过头一看，真冬把吉他转到背上，只靠着背带支撑让吉他挂在背上。尽管我认为这个点子太乱来了，不过我也想让大家看到在舞台上以吉他手身分登场的真冬。换乐器时必须动作迅速，这点应该会让真冬吃不少苦头吧。

不过，这会是最棒的表演。

这时脚灯暗了下来，开始转换场景。只剩下照亮舞台后方布幕的蓝色灯光在我们背后游移。

现场开始出现从水底不断浮上来的泡沫声音。钢片琴（注：击奏体鸣乐器，用于管弦乐队的打击乐器）那充满金属质感的音色在波浪间隐隐若现。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宛如身处于迪士尼电影「幻想曲」一样。真不愧是阿友哥培养出来的合成器，不管是下雪的清晨，或是暴风雨中的大海，都能一一重现。

接着，风琴鲜明的单旋律穿过了黑暗。

这首是《漫步》主题。

学姊那严重扭曲的Lea Paul电吉他咆啸声不断向上攀升，紧咬着真冬的风琴不放。赋格曲已经远远脱离穆索斯基的音乐构想，开始奔驰。它从这里展开双翼，打开最高音域。

如果少了真冬的手指，我的《展览会之画》绝对无法成为乐音。一想到这里，我的背脊就不断颤抖。为了追上学姊的吉他，千晶的过门跌落到赋格里，铙钹发出无数道的爆炸声。我也配合这段节奏，压抑内心满腔的兴奋感，将每一道心跳声谨记在心。

那天放学时，我们四个还跑去麦当劳开了睽违已久的会议。距离校庆只剩一个礼拜了，就连一点点时间都觉得浪费，让我们根本无法直接回家。

「我们就在体育馆的出口卖feketerigo的T恤，和这段期间现场演唱的CD吧！」

千晶完全展现出商业头脑。之前她也打算要卖T恤，不知道是不是认真的？

「趁这个机会，我们把姥沢真冬&LOLLYPOPs的T恤当作稀有珍品来卖吧。」

「不、不行！」

真冬起身时，把餐盘弄得喀喀作响。

「我还想把这次的现场演唱制成DVD，毕竟我们的服装那么漂亮。」

学姊也满嘴的梦话。不，也许这个人是认真的。顺带一提，在校庆期间贩卖东西必须得到学生会的许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对了，姥沢同志。」

学姊的突然一脸严肃地说。真冬则不解地侧着头。

「你的手指真的没问题吗？刚才你的手指弹到一半就停了下来，不是单纯弹错而已。」

真冬的表情瞬间僵住了。原来学姊也——注意到了吗？

这是排演到一半时发生的事。体育类社团的家伙们听到我们穿着表演服装在台上演奏的消息，就全都跑来体育馆观看（毕竟民音社在各种意义上都很有名）。当时我们正好在演奏《展览会之画》的第十四首曲子《用冥界语言与死者交谈》。在充斥着黑暗与慰灵呢喃的体育馆里，突然射入一道光线，这群吵吵闹闹的家伙就擅自走了进来。

我们并没有停止演奏。我和千晶还是照着至今练习了无数次的步调来演奏，完全没有因此放慢脚步。

但我知道真冬的手指僵住了。传达死者话语的漫步变奏在空中就此中断。曲子进入《芭芭雅嘎》后，她才恢复原状。

「……我没事。」

真冬话一说完，便咬着微微颤抖的嘴唇。

「我有自信可以让整间体育馆塞爆，但你真的没问题吗？」

真冬已经不再开口回答，而是点了好几次头，但这样反而更让人在意，毕竟她曾经在舞台的光芒中伤过右翼。

「……我不能再一直逃避下去了。」

真冬对我们说出这句话时的语气，强硬得让人惊讶。就连千晶也似乎不太敢直视她，却又带着些许不安的眼神望着她。

「我一直想好好地说出来。」

真冬双手包覆着装有冰红茶的纸杯，说话时眼睛还直盯着吸管口。

「我会重拾钢琴家的身分，现在也在为录音工作做准备，如果情况允许，也会开始举办演奏会。」

「那么——姥沢同志要回到那个华丽却冰冷的世界了吧？」

双手紧紧包覆着真冬右手的学姊问道。不知为什么，她的叙述方式和我心里所想的一样。对了，记得哲朗曾在某篇评论中写过这句话：「闪耀着冷冽光芒的世界。」

真冬点点头。

「那之后乐团怎么办？」

千晶悄悄问了一句。真冬的肩膀微微一震，我的手臂也僵硬了起来。那是我想问却问不出口、之前就已经决定不去在意的问题，但千晶却很干脆地脱口而出。

「……我想继续玩团。」

真冬盯着自己的手说道。

她是说「想继续」而不是「会继续」。

那句话应该是令人开心的，但心生害怕的我却决定找出内心每道隙缝都会发现的不安种子。我没看着真冬的脸，而是以自言自语般的口吻问她：

「像是录音啦、演唱会等活动——不是会变得很忙吗？」

虽然我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膝盖，但我知道她们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努力……」

真冬说话的声音彷佛渐渐消逝。

「就算你说你会努力，可是如果遇到巡回演出或是其他活动呢？」

「那就——」

「年轻人，冷静点。」

神乐坂学姊用力按着我的肩膀，我才察觉到自己站了起来。真冬缩着身子，视线朝上凝视着我。

「姥沢同志都说她『想继续』了。」

学姊用手指用力地戳着我的胸口。

「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有力的了。既然本人希望这样，那就没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为了你的梦想，我们随时都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学姊的笑容仿佛包覆了我的恐惧。

「就像你过去所做的一样啊。」

我收回想说的话，坐回椅子上。

随时都能助她一臂之力。真的是这样吗？

就算未来真冬纤细的手指，又因为某种不幸事件而僵硬不动——即使我就在她身边，我还是什么都帮不了。

说来悲哀，到时候能出手帮忙的人，并不是我。

那天晚上，尤利打了通电话给我。洗完澡的我正在用电脑弄些合成器要用的资料，没多久手机就响了。

『直巳？抱歉，我最近一直都在忙，我待的地方好像被某某杂志的记者发现了，害我一直四处逃窜。啊，对了对了。我啊，决定带支手机在身边了。我总觉得好像会在日本待上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把我的号码存起来喔！日本的手机真是又小又轻耶，真令人惊讶！』

面对尤利打从心底感到开心的声音，我连一开始要说什么都不知道。毕竟自从上次在涩谷的录音室见面后，我们就没联络了。因为我这边联络不到他，还想说要不要拜托真冬帮我传话，但总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卑鄙。

「呃，那个……」

我咳了一下。冷静点。

「……上次真的很抱歉。」

『咦？啊、唉呀，嗯，没关系啦，我没放在心上。我看真冬很沮丧耶，你要跟她道歉喔。你跟她和好了吗？』

说的话和真冬完全一样啊……

「算吧。那个时候啊，呃……」

面对尤利本人，我很难对他说明。因为总的来说，我就是在嫉妒尤利。这次幸好能用电话讲，如果和他面对面，这个时候我可能已经逃走了。

『直巳，你在生我的气吗？』

「不，不是这样的啦，才没这回事。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会错意。真的很对不起……」

『我和真冬的演奏让你不高兴吗？』

「不、不对，怎么会呢——」

我话说到一半就吞回肚子里。就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正是如此。那首《克罗采》着实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才会逃走。

『……直巳？』

尤利的声音显得有些不安。

也许我应该对他据实以告，因为我已经厌烦了自己老是逃避。

「那个，嗯……」

我先闭了一下眼睛，一下握紧膝盖上的手、一下又松开，集中全身的精力。

「其实……我很羡慕你喔。」

『……我？』

「嗯……因为只有你能和真冬的钢琴竞争。」

『等等，我可是听真冬说的耶？你这次不也要在校庆上表演吗？而真冬是弹合成器对吧？』

「咦……啊。」

对了，真冬说过她愿意弹。

『为什么你会羡慕我啊？喂，我觉得现在我好像才应该生气耶，因为我一直、一直都很羡莫你呢。』

「咦，啊，这个嘛……」

什么啊，为什么我要被你穷追猛打啊？

「……可是，一开始让真冬萌生弹琴意愿的契机，就是为了要和你合奏啊……而且真冬的手指之所以会动，也是因为你回来了。」

『我？』

尤利说了这句话后，就陷入短暂的沉默。呃……怎么了吗？

『……我说啊，直巳，你老实回答我。』

「嗯，嗯。」

『你喜欢真冬吗？』

我一个不小心，让手机掉到地上。

『刚刚怎么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我耳朵好痛喔！』我一捡起手机，就听到尤利快要哭出来的声音。

「抱、抱歉，呃、你是说……」

『我刚问你，你是不是喜欢真冬？』

我整个人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苦恼了好一会儿。接着脚在毛毯里踢来踢去，然后整个人筋疲力尽地紧贴在床单上。这段期间我的手机都没离开过耳朵，还听到尤利喊了好几次我的名字。

我没办法再逃避下去了，必须回答他才行。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手中的手机。

「……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是喔。』

我总觉得看见一名宛如天使的少年肩膀不停抖动、努力憋笑。

「这样我就了解了。虽然直巳今天对我说了一堆过分的话，不过如果你喜欢真冬，那就没办法罗。我原谅你好了。』

「你在说什么啊……」糟糕，拿手机的那只手越来越麻了。

『不过真冬不能给你，这件事我可不允许。不行。』

「她又不是属于你的。」

啊，不、等等。我大概犹豫了整整十五秒，最后还是问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我问你，你和真冬，就是、呃……是那种关系吗？」

『嗯？这个嘛，我们都看过彼此睡觉的样子，衣服会也交换穿。大概就是这种关系。』

是怎样的关系啊……但其实仔细一想，我不也看过一次真冬的睡脸吗？只不过话题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我就不再开口了。

『虽然我们之前一直都在一起，但不是直巳担心的那种关系。』

这样啊？我偷偷松了一口气，尽量不让尤利察觉。

『不过，真冬也不是属于直巳的啊？』

「嗯，是这样没错。不对啦，这种说法有点……」

『你喜欢真冬——是这样没错吧？』

是吗？是这样吗？或许真是这样。

『你跟真冬说了吗？』

「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

『为什么？』

「还问我为什么……」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告诉真冬了，不知道事情会如何演变。

『有那么难以启齿吗？你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她吗？』

「不要说得这么简单啦，我也是——」

『直巳，你听我说……』

「嗯？」

『我喜欢你。』

我又不小心让手机掉到地上。

『小心一点啦！这样很恐怖耶！感觉好像连我的电话都会坏掉。』

我把电话捡了起来，另一头的尤利似乎大动肝火。

「抱、抱歉。不是啦，呃，你刚刚说了什么？」

『所以罗，你看，很容易就能说出口吧？。』

我张着嘴僵硬了好一会儿。没多久，我喘了一口大气，喘得连内脏都差点顺便吐了出来。

「可不可以别再耍我了？现在的我已经到达极限了。」

『我没有打算要耍你啦……』

似乎感到有些意外的尤利也叹了口气。

『顺便告诉你，这句话我已经跟真冬说了好几次。』

「哇……」我不行了，头都快裂了。

『我要不要告诉你，真冬的回答有多过分呢？』

「那个，尤利，对不起。我放弃了，饶了我吧。」

尤利嘻嘻地笑着。这个混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彻底屈服。

『那么我就言归正传罗！』

「啊，喔喔，嗯……」这么说起来，为什么这家伙要打电话给我啊？

『真冬邀我参加校庆了。虽然我很想参加，但因为要和首次合作的管弦乐团排演，所以没办法去。你先帮我跟她说声抱歉。』

「你自己说不就好了——」

『别这么气嘛！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你帮我把现场演唱录音起来，之后再放给我听。可以吧？』

「……我知道啦。」

电话挂掉后，我又再次筋疲力尽地趴在床上。总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让我短时间之内根本爬起不来。

「明明都已经十一月了，为什么晚饭是生鱼片盖饭啦？我想吃点热食。」

晚餐时间，哲朗在饭桌上抱怨个不停。

「我今天已经没有力气煮饭了。」

我无力地在鲔鱼的红肉上倒了满满的酱油。讲完那通费神的电话，我怎么可能还煮得了饭？

「算了，也可以啦……但味噌汤不是早上喝剩的吗——」

有怨言就不要吃。

尽管如此，哲朗的吃饭速度还是比我快上两倍。他一边倒着饭后的威士忌，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便开口问我：

「对了，乾烧虾仁家的真冬妹妹啊——」

「……嗯？」

「听说她要在你们校庆的舞台上弹琴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不记得有跟你说过啊。还是乾烧虾仁说的？不，真冬不可会对她父亲说这些事。

「不是，我有个和我一样是业界流氓的朋友听到八卦告诉我的，而且听说消息已经传开来了。毕竟你也知道，姥沢真冬可是个名人啊。」

「是这样没错啦，不过为什么现在才问？」

真冬和她父亲一起赴美，以及一个月后回国时，的确引起媒体一阵骚动，但之后媒体就不炒这件新闻了。所以不管是我还是真冬，都完全不在意这件事。

不，乾烧虾仁——还是一直很在意吗？

「所以说啊，六月那时候的氛围，不是都认为真冬小妹的右手好像快不行了吗？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详细的症状，加上之后真冬也没有任何动静，所以大家都当她退休了，也没有新闻价值。不过，朱利安·弗罗贝尔不是来日本了吗？他在真冬的复出专辑里和她合奏这件事，在业界已经广为人知了，所以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都进行到这阶段了，如果她在你们的现场演唱时弹钢琴，应该有不少家伙对此感兴趣喔。」

「啊……是这样喔？」

我也非常了解音乐界——尤其是日本国内古典乐界的封闭社会可是狭小得令人惊讶。而且尤利也说被媒体补捉到他的行踪。

这对真冬应该造成不小的困扰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担心起校庆的现场演唱了。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才好。

「如果是姥沢真冬的新闻，就我所知道的，有好几家会很开心地紧咬不放。」

「等一下，哲朗，你真的想把真冬当作做赚钱的题材？不要这样啦！」

「喂喂，干嘛啊？你以为你是骑士喔？对女生这么感兴趣，爸爸会很伤心喔。」

「我现在很认真地在跟你说话！」

「我说啊，为了要把你养大，我写了多少没水准的廉价文章啊。」

「像这种谈心话你就带进坟墓里吧。听好了，真冬她现在处于最辛苦的时期，不要拿她来作文章啦！」

哲朗做了个鬼脸敷衍了事。这个混蛋，难不成他真的想来参加校庆吗？

「比起这件事，你们班上要开的哥德风萝莉咖啡厅还比较让我兴致高昂。」

「为什么你连这个也知道啊？」

「嘿嘿，别太小看业界流氓了啊。」

「你是哪一个业界的啊？」

「刚说的是骗你的啦，是千晶告诉我的。她真是个乖孩子啊，还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女高中生穿着丝袜的美腿。」

「你别来喔！绝对不准来。如果你来了，我就报警！」

「小直啊，就算你掌管了整家店，一个人独占所有女服务生可是不好的喔。又不会少一块肉，大家一起欣赏嘛。」

「我得一直待在厨房……不要误导我啦！」

哲朗无视气冲冲的我，跑去把数位相机拿了出来，开始兴高采烈地擦起镜头。可恶，如果校庆当天看到你，我就把你给轰出去。

负责校内广播的司仪劈哩啪啦地说个不停，持续广播活动的导览，恐怕连真正的迪斯可DJ听了脸都会被吓得发白。表演场地包括体育馆、音乐厅、视听教室，表演节目则有戏剧、自制电影、默剧、管乐器演奏会，最后是漫才和落语（注：漫才类似双口相声，落语则类似单口相声）。

学校走廊上到处都挤满了外来客人，人数还比穿制服的学生多了三倍左右。身上挂着看板的活动广告人和拉客的店员高声纳喊；迷路的小朋友在大哭大叫；挂着校庆执行委员会臂章的学士则是脸色苍白，单手拿着对讲机不断地四处奔走。

校庆当天，学校就是战场。

合唱比赛时气氛都已经炒热成那样了，自然不难推想校庆的状况。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们根本没想到，准备好的食物和饮料在早上就全部卖光了。

「店长，我把面包和火腿买回来了，可是我忘了要收据。」

一名冲进家政教室的同学，把两个装得鼓鼓的超市塑胶袋用力放在流理台上。

「不要叫我店长，快把火腿切一半。」我很快的回答他，一边快速度切着做热狗时需要加大的碎洋葱。

「红茶也差不多要用光了，去买东西之前先确认一下嘛！」「用水稀释一下可以吗？」「多加点冰瞒骗过去啦。」「不行，红茶是热的。」「没问题啦，不会被拆穿的。」

这样一定会被拆穿的！不要这样搞啦，我们又不是敲竹杠的黑店。

「店长，有位客人想要拍男服务生的照片。」

「又来了啊？我现在很忙啦！」

「不，拍照也是你的工作，赶快过去啦！」

屁股被踢了一脚后，我放下菜刀冲出家政教室。真不知道是谁的点子，我们班上的咖啡厅前以和店员一起拍照（需付费）。也因为这样，我们这摊成了人气超旺的景点。当然，大部分的宜人都是以穿着哥德萝莉服装的女生为目标，偶尔才会有想和男服务生合照的女客人来。这也代表在厨房忙得团团转的我得被叫来照相。我已经不知道在教室和家政教室之间来回多少次了，是想要我的命吗？

教室入口有一道画有砖瓦图案的保丽龙大门做装饰，外层还有长春藤攀爬，看来大家都卯量全力投入制作。而且店外还大排长龙，我只觉得头越来越痛了。今天星期六还只是校庆的第一天，第二天星期日还会更加混乱吧？

「欢迎光——哎呀，小直同学。」

我钻进充满热气的店里时，还差点撞到穿着轻飘飘女仆装的寺田大姊。

「过来过来，客人已经在等你了。快点来拍一拍。」

被闪光灯闪个不停的我，大约五分钟后才得到解脱。就在我要回家政教室时，突然有人抓仕我的手臂。

「小直，跟你说喔，刚才有个怪怪的客人耶。」

原来是千晶。她今天拿掉了发束，仅用发饰固定造型，让我一时之间认不出她。

「奇怪的客人？」

「嗯。」千晶往教室里面瞥了一眼。站在左侧桌边的真冬正在帮一家大小点餐，但只有她的周遭不像身在日本。不只是发色、肤色或是适合穿小洋装的身型，连周围的氛围看起来都特别不一样。

「有个中年大叔来打听真冬的消息，幸好那个时候真冬刚好没进店里招呼客人。」

「我也有被问到。」

寺田大姊突然插入对话。

「问她平常都做什么打扮啦，或是会不会去上音乐课啦，真是烦死人了。还有，我和千晶看到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喔。我看到的是两个大叔，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的年轻人。竟然有那么多变态，还真讨厌耶。」

有人在到处查探真冬的事？而且不只一人？

「怎么办？是不是别让真冬出现在店里比较好？」千晶提议道。

「嗯，嗯……」

可是，真冬是超人气店员，还有一堆人杀过来等着拍她……

「因为那些人都有带相机来，我们只好规定禁止带相机的人进来店里。」

寺田大姊环视了一下店内后低声说道。原来如此，真不愧是精明能干的班长。

「总觉得他们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很可疑耶。有人穿着一件松垮垮的外套；还有人穿着好像是年轻人穿的整套运动服，脚上还穿着拖鞋。」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运动服？还配拖鞋？

我瞄了一下千晶的脸，她好像也注意到了。

「那个穿运动服的男人是不是也拿着相机？呃，是不是没刮胡子、穿着按摩拖鞋，有点像旱失业男子的家伙？」

被我这么一问，寺田大姊就瞪大了双眼。

「是这样没错……你认识他吗？」

「怎么可能？我不认识那种家伙，我们家里也没有那种人。」

我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千晶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哲朗真的给我跑来了啊！而且还在调查真冬的事？我都再三跟他耳提面命了，那个混蛋还打算写成报导啊？如果他干了这种事，我一定会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如果发生什么事再叫我来。」我对着她们两个说。

「我知道了。」

和千晶互相点了个头后，我就走出教室。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当我穿过中庭，走到体育馆的那一瞬间，里头传来一阵让人误以为是不是发生地震般的热烈喝彩。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正好是二年一班《罗密欧与菜丽叶》闭幕的时刻。我从体育馆的后门走进后台，观众席的欢呼声更是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把其中一个仓库挪来当作我们专用的休息室。因为扩大机和爵士鼓等东西，除了体积大之外，其中也有许多高单价的东西。仓库里的墙边多了一堆东西，除了折叠梯、延长线之外，还有旧脚踏车、机车、柜子、冰箱等，也有看起来不知是戏剧小道具或一般大型垃圾的物品。

我为了方便搬运，正准备拆卸爵士鼓时，激动得满脸通红的神乐坂学姊走了进来。长长的裙摆让她走起路来似乎不太方便。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谢幕花了好长的时间。」

「有多少观众进来啊？」

「多到光是泪水就可以淹没整座体育馆了。快点开始彩排吧……姥沢同志和相原同志呢？」

「因为太多人找她们拍照了，现在暂时无法抽身。我想再过一会就会来了。」

「我也好想跟着排队，在近距离好好欣赏她们扮成女服务生的模样。」

之后你在舞台上，可以想看多少就看多少啊！

可是，等到二年一班的工作人员收拾完舞台、我也把扩大机和爵士鼓搬到舞台上放好后，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出现。虽然说收拾和准备的时间有满满的三十分钟，但如果动作不快一点，就要开始表演了。

「我去教室看看就来。」

我朝正忙着调整音控器材的学姊背影喊了一声后，就从后门跑了出去。

当我走过一段短阶梯，步下停车场时，听到千晶那语带讽刺的声音。

「不要再一直跟着我们了！拜托你们闪开，我们快没时间了！真冬不是说不要了吗！」

她们在中庭那边。我赶紧加快脚步，绕过校舍转角。

我看见四个穿着深色风衣外套和排扣外套的男人背影，隐约还可以看见黑色小洋装。是千晶——和躲在她背后的栗子色长发。

被追到围墙边树林底下的千晶坚强地保护真冬，挺身面对那些男人。那些家伙是谁啊？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相机。跑到咖啡厅来打听真冬的，就是这些家伙吗？

「我不是说了吗，我只是想问真冬妹妹一些问题而已啦。」

其中一个人把脸凑近千晶，用咽心的声音对她说：

「哎，你的手指已经复原了吗？为什么现在又想在舞台上弹琴呢？」

「听说你要和那位尤利一起推出CD，是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常见面？」

「拜托啦，大家心里都一直在期待真冬妹妹的复出耶。」

我赶紧跑了过去。那些家伙是媒体记者！跟哲朗说的一样。

「自从两年前举办伦教公演后，你就没在台上弹琴了吧。」

「因为你那个时候突然决定不办独奏会，之后也没有正式发表任何道歉声明，这方面你要怎么解释？」

「——真冬！」

我立刻跑到那一带，隔着记者们的背后大叫着。那伙人都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千晶的表情也因为感到放心而放松下来：缩着身子的真冬则是抬起头来。我拨开包围她们的男人，抓起真冬和千晶的手臂。

「走吧，学姊在等我们了。」

「喂，等一下啦。」

记者冒失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挥开他的手之后，就拉着两个人的手快步跑向体育馆。

「喂，拜托一下嘛，我们也不是来这里玩的啊！」

一阵没品的声音追了过来。我知道真冬的脚快跑不动了，几乎都是靠千晶支撑着她行走的。我们一下子就被那一伙人追上了。

「你也知道那场伦教公演，最后演变成很严重的事件吧？之后你没办记者会就从音乐界消失了。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们详情嘛。」

什么跟什么啊！这几个家伙是神经太大条了是不是？为什么要问真冬这种事呢？透过手掌，我可以感觉到她正不安地颤抖着。

「这是否和你的父亲有关？听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好是真的吗？是父母离婚之后关系才变差的吗？」

「听说你在德国公演时，去见了你的母亲，这是真的吗？」

然而这次真冬的手震了一下，我的手臂突然受到一股冲击，使得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真冬！」

千晶语带哀伤地大叫。蹲在停车场柏油路上的真冬，只是紧紧抓着我的衬衫袖子。这时追上来的几个男人把我团团包围。

「你们再不适可而止，我就叫警察罗！」

千晶的声音也微微地颤抖，但那群男子听了也只是耸耸肩彼此对望。藏在我胸口中的满腔怒火正不断翻腾。这几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践踏真冬？

「我们又没对她乱来，我不是说过，我们只是想请教她几个问题而已嘛！」

「哎，又不会占用你们多少时间，不如找个可以放松心情的地方接受我们的访问嘛，顺便也拍一下照片。」

「你们——」

就在我握紧拳头回过头的同时，千晶的手臂迅速挡在我的眼前。

「小直，带着真冬走，快！」

「可是——」

「别管那么多，快点！」

千晶的动作有如一股黑色旋风，我只看到她低下身子，其他动作就看不清楚了。不知她是用身体冲撞，还是一脚踢飞对方——只见两名紧紧守在我左右两侧的记者，身子抖了一下就往旁斜倒了。

「呜、喔！」

「什……」

我一把抱起真冬后就拔腿狂奔。但因为手脚过于僵硬，感觉抱起来比以前还要重了许多。身后传来那群男子的怒吼声，我甩开那些声音，几乎是爬着冲上楼梯，随后赶紧将我们两个的身体挤进后门的门缝里。虽然我也很担心千晶，不过还是先把真冬送到休息室去再说。靠在我背上的她已经疲惫不堪了，呼吸声还参杂了让我感到很不安的摩擦声。

「年轻人？」

我在仓库前面的走廊，碰到了从舞台那边回到后台的神乐坂学姊。

「怎么回事——」

我指着后门想开口说话时，才发现自己的喉咙也已经干渴不堪了。只能勉强挤出一句话：「千晶她——」

学姊掉头就往后门冲了过去，刚好这时千晶也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两个人就这么撞个正着。不管是头饰还是裙子都凌乱不堪。

「相原同志，你没事吧？」学姊撑住千晶的身体，开口问道。

「我、我没事，他们没跟来。」

随后我们四个就退到休息室里。大型的物品都已经搬上舞台了，仓库里的乐器只有吉他和两台叠在一起的合成器。我把几个并排在墙边的戏剧大道具拿来代替椅子，让真冬坐在上面。她的身体还是不停地颤抖，嘴唇也有些泛白。

「真冬，你没事吧？真冬！」

我试着在她的耳边叫她，眼神空洞不已的她这才微微点头——然而这个动作却轻得看起来和下巴不停颤动几乎没有分别。

「那些家伙好像一直在我们咖啡厅附近晃来晃去。」

千晶不屑地说道。

「当时我们正要走过没什么人潮的地方时，他们就突然靠了过来。看了就恶心。」

「那一伙人最后怎么了？」

「我踢倒他们后就立刻逃跑，所以也不知道。大概是绕回观众席了吧。」

这时真冬吓得肩膀微微一震。

「对不起喔，如果我多加留意一点——」

这不是千晶的错，而是那群形同人渣的家伙不好。

「……我知道。」

我一开始还没发现这道声呢喃是真冬发出来的。我回过头一看，真冬的身子已经没抖得那么厉害了，不过还是和刚刚一样紧握着我的手腕，视线固定在地板上的某一处。

「那些人知道我妈妈的事了。」

她的声音就像死者的呢喃，让我有些不寒而栗。我跪在真冬的身边，想要窥看她的眼睛。但她紧紧闭上双眼，甩开我的视线。

「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忘记了，我明明就下定决心要忘记这件事了……」

真冬空洞的话语，一滴一滴地落在黑色裙子的皱褶里。

「见到妈妈的那一天，我也都很镇定。但当时我心想，什么嘛，原来我可以这么镇定、原来自己是个如此冷漠的人。但、但是……」

就在此时——

学校的广播听起来格外响亮——下午三点半，民俗音乐社的feketeerigo乐团将在体育馆举行校内首次的现场演唱。这段活动广播公告彷佛为群众注入一股催化剂，即使隔着墙壁，仍听得到无数的脚步声以及欢呼声。

已经开场了，我可以感觉到整座体育馆都在晃动。这时真冬更是用力紧抓着我的手腕。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一件事，而且是不小心发现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镇定。第二天我准备上台时——听见了……拍手的声音——」

真冬的右手原先应该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腕，但我却觉得她的力道十分微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冬只用拇指和食指扣着我的袖子，中指、无名指、小指——则无力地垂着。

「真冬！你的手指——」

真冬彷佛想把整颗头都扯掉般，激动地摇头。

「没事，我没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哪里没事了！刚刚——」

学姊和千晶也发现了。学姊只是紧咬着嘴唇，整个人靠在墙壁上：千晶则赶紧跑了过来，用力抓着真冬的膝盖。

「真冬，你、你没事吧？要不要去保健室？」

「我很好。我没事，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好。」

真冬的右手手指正异常地抽搐。没事？这样你还说你没事？

「现在不是顾着举行现场演唱的时候了，叫医生来吧。」

就在学姊以平静的声音发言时，真冬的左手紧紧抓着我的肩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不准叫医生！」

「不准你反对，得先把你的身体……」

「我会想办法！拜托你，我真的没事，请你绝对不要停办。」

「为什么你要这么坚持——」

我从来没看过学姊如此哑口无言的神情。我的想法也跟学姊一样，为什么她要这么坚持？

「我、我想待在这里，我想待在这个乐团里。所以，拜托你！」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勉强！」

千晶抓着真冬的双肩用力摇晃。观众席传来的骚动声和踏地声变得更大了。距离开演还有多久？应该办不下去了吧？真冬都已经这么地——

「这是大家合力创造出来的，我不想因为我而破坏了这一切。」

「我不想听精神意志力理论。」

学姊以极为冷酷的口气去除了不必要的对话。

「我只等十分钟。如果这样还是解决不了手指的问题，我们就停办。」

拿着吉他就掉头离开的学姊，这时的背影看起来格外阴暗。

「毕竟少了一个人还开唱就没有意义了，我去看看舞台就回来。」

越过千晶的肩头，我看见关上的大门吞没了学姊的身影。

「真冬，有什么事是……是我可以帮上忙的吗？」

只见真冬摇了摇头，接着放开我的手，扶着身旁的合成器才勉强起身。

「你们到舞台上等我……我会自己想办法。」

千晶看看我，接着又看看真冬，感觉她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她只是一脸不甘心地咬着嘴唇、低着头，随后又抬起头来，用力将拳头抵在我的胸口上。

拜托你想想办法——总觉得千晶没能说出口的话，藉由手臂传了过来。接着她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休息室。

「直巳你也……」

真冬双手撑在合成器的控制面板上，冒出这么一句话。

「过去吧。我没事，我会自己——」

「你这样怎么可能能恢复啊？」

我的声调冷淡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胆颤心惊。真冬吓得抬起头来，看得出她已经眼眶泛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要这么坚持？你是白痴吗？你应该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对吧！」

但我不禁心想，我又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其实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什么都办不到。真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站了起来，但眼看又要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再次跌倒。那真是……悲哀。

但我却阻止不了自己的嘴继续说话：

「钢琴这种东西，就算现在没办法弹也没关系。我们的乐团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就解散，但你却想勉强自己在大家面前弹钢琴——」

「是你——」

真冬泪流满面地打断了我的话。

「是你跟我说，要我在舞台上为你弹琴。可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办不到，让我觉得很不甘心。」

我——说过这种话？请她为我弹琴？

一股气在我的喉咙凝成一团。没错，我的确说过，而且地点就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音乐资料室里。那次是在合唱比赛中演奏圣体颂。宛如奇迹般的钢琴伴奏，让歌曲和指挥棒相互融合。我的确说过希望不要只是练习时才弹，而是希望她在正式的演出时弹钢琴。但我没想到——

「所以我才想为了你弹钢琴。如果你没叫我弹钢琴，我本来打算永远活在远离钢琴的世界。可是……」

一切都是为了……我。

「可是，我的手指又逐渐——可以动了。」

真冬用悲惨的声音，继续说道：

「时间就在合唱比赛之后。都是因为你。」

我的喉咙微微地颤抖，完全说不出话。手指恢复不是因为和尤利见面，而是——因为我？就因为我对她说，请为我弹琴，真冬才会重拾弹钢琴的能力。怎么可能？

「都是因为有你，就算勉强自己也无所谓，现在无论如何都要……」

她抓着键盘才好不容易站了起来。这双打算为了我在残酷光芒下再次弹琴的孱弱手臂正不停颤抖着，看了就叫人心痛。

为什么是为了我？

我希望能一直待在她身边。希望能在她感到痛苦时，给予她力量。可是现在让真冬陷入痛苦的，一半是我，另一半则是她自己。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但你却不曾回应过我，你好几次都说想听我弹琴，而我也想好好地让你聆听。为此我还把贝多芬也全部重录了一遍，想让你听我的琴声。我想说手指痊愈了，大概已经没问题了。但没想到我、我是这么地、脆弱，竟然因为这样——」

真冬边说边用左手紧握住自己的右手，握到指尖都发白了。

「……真冬。」我努力让干渴的喉咙挤出声音。「你冷静一点。」

我只能说出这种连我自己都觉得愚蠢的老套句子。

「你竟然为了我这种人付出这么多，为什么？」

不对，我想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抱歉，我竟然完全没发现。」

真冬已经重拾了一切。

「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没察觉。」

濡湿的眼睫毛微微低垂着的真冬，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想要为了某人弹琴。」

我原本已经失去了一切了——真冬的低喃，一字一句落在合成器那布满伤痕的黑色外壳上。

「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该回到哪里。因为我从来就不曾为了任何人而弹琴。」

怎么会呢——我原本想这么告诉她，但我还是把话吞了回去。

我们两个离家出走时，我曾听真冬说过，她爱过钢琴的最后记忆——就是那段与母亲相处的回忆。那正是真冬窥探后吓得动弹不得，却无法再度埋藏的空洞；也是那群狗屁记者让她回想起来、且无法重返的时光。

真冬的手指抵着合成器的外壳，回过头的她，脸上满是泪水。

「……去吧。响子和千晶在等着你。」

真冬的声音宛如产生裂缝的冰块。

「我……我会试着想办法……可是，如果来不及——就不要管我了。还是有其他曲子是三个人能表演的——」

我忍不住举起双手敲了一下合成器，打断了真冬的话。栗子色长发微微颤了一下，染上一层恐惧与不安神色的蓝色眼眸正惊恐地往上看。

「我不要这样。」

我的声音清楚得令人不寒而栗。

「我绝对不要把真冬丢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走。」

「为什么？可、可是我也许已经没办法再弹钢琴了啊。」

「不是——钢琴也好、乐团也好，和那些没有关系。」

我直盯着真冬那双宛如即将沉人海底的眼睛，对她说道：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一直待在真冬身边。」

我们过去总是只靠音乐来联系彼此。

这么一来，如果其中一个人无法继续唱歌、无法继续演奏时，情况会变成怎样呢？就只能像现在这样，站在原地无法动弹。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我喜欢真冬。就算失去音乐时，我也想待在她身边。

这股想法在我们之间化成一颗颗的泡沫，最后消逝在海平面上。真冬苍白的脸上微微地绽放一抹红晕，这时她又低头隐藏自己的害羞。

「可是，就算你待在这里……」

就算我待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吗？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我不曾为了你成功弹出旋律啊。要怎么办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办？要怎么做才能让真冬再次重拾弹琴能力呢？

如果只是待在她身边，又会像以前一样什么忙也帮不上，只会说不出话，呆呆地站在那里。我的手不曾触及过那个需要我的区域——

这时那阵旋律、黑暗、风的呼啸声、以及雨水的气味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

从来不曾——

并非不曾发生过。

「……有喔。」

「……咦？」

「真冬曾经为了我弹钢琴。」

仍然带着困惑神色的蓝色眼眸，宛如要融化般微微一震，接着又阖上了。

难道真冬不记得了吗？

不过，我的确还记得那个奇迹。我悄悄望了我那把立在旁边琴架上的贝斯一眼。就是因为真冬曾经弹给我听，我身体的一部分碎片现在也还在这里。

也许那只是我耳朵所创造出来的幻觉。也或许那是大海的呼啸、回音以及浓雾构成的魔法。不过，我听到的声音的确是真冬弹奏的钢琴声。

既然这样——该怎么办才好呢？该怎么样才能让真冬回想起来？

我能做到的事。

不知不觉中，我睁开了紧闭的双眼。眼前的世界是个被脏一行水泥墙所包围的阴暗仓库，在堆满墙边的废弃物注视之下，我、真冬、我的贝斯和一台合成器正肩并着肩紧紧依靠着。

我真的办得到吗？真的够唤回她的记忆吗？

我不知道．可是，现在也只能试试看了。

「——真冬。」

即使我喊了她一声，她还是一样低着头。

「真冬，你后退一点。我来准备。」

这才慢慢抬起头的她，眼皮还是一样红肿。

「……什么？」

我默不作声地把真冬从合成器前面拉开，蹲下后在其中一侧的座脚下塞进一束乐谱。我记得倾斜角度应该是这样没错。

接着环视了一下休息室，把冰箱推倒后放到合成器旁边，把倒放的脚踏车立在门边，再把倾倒的碗柜和桌钟丢到地板上，最后把抽屉柜放在键盘前面。

「坐下。」

真冬那噙着泪水的眼睛直盯着我看。

「直巳，你在干嘛？」

「别问那么多，先坐下吧。」

我推着真冬的背，让她坐在抽屉柜上。接着站在她背后，打开下面那台合成器的电源。我真的办得到吗？一瞬间，我总觉得自己要做的事真的很荒谬。

可是——

如果那里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如果那真的是真冬最大的心愿——

「眼睛闭起来。」

我低声呢喃。

我的手越过真冬的肩膀，碰触到键盘，接着伸手摸索控制面板上的推杆，找出音效开关。

158t\_with\_mark

一开始是雨滴声。

落在废车的车顶、破洞的水桶、破烂碗柜的柔和小雨。

这时和这股声音重叠的，是极其微弱的大海呼啸声。

穿过无数森林的波浪声。

树林问的树叶摩擦声。

吹过群山之间的风声。

远方列车行驶过铁轨的声音。

埋藏在机械内部的效果音，从我的掌心接二连三地浮现在眼皮底下的黑暗里，不断地扩散开来，我们根本听不到观众席的骚动声，将我们团团围住的，只有时光停止后的静谧。

「从心所愿的百货公司」。

那座让我们相遇、之后又找回遗失事物的垃圾堆置场，同时也是梦想残渣的堆积场，就位在世界尽头。

那是我的长久以来的心愿。当时我许下心愿，希望真冬弹钢琴。就这样，真冬回应了我的心愿。我曾在夜里听赋格曲，而巴哈的平均律曲集第一首，是找出我那把贝斯的神奇力量。

就像在祈祷般，我又按下另一台合成器的电源．控制面板上的灯亮了起来，森林的沙沙声中窜出一阵白噪音（注：White Noise或译白噪声、白杂讯，是一种单调、反覆的声音）。

不知从何时开始，真冬就一直抬头看着我，她那上下颠倒的脸庞还留着泪痕。我们都睁开了双眼。可是，魔法并没有消失。我们都被还留在位于世界尽头、那问神奇的百货公司里．

「……想起来了吗？」

真冬轻轻地点头。

「那么……」

趁魔法还没消失之前，我一字一句地说出在脑海中慎选过词汇：

「我希望你继续弹琴，我想听真冬弹钢琴。」

「……但我不知道要弹什么。」

真冬把后脑勺靠在我胸前问道，她的眼神就像一只离开鸟群后迷失方向的雏鸟。

「……直巳——由你来决定。」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弹什么才好。巴哈的赋格曲才刚在我的记忆里结束而已。所以，再过不久就要天亮了。

我在键盘上寻求解答，任由控制面板的液晶画面导引我的手指。

接着播放最后一个音效。

一道啼叫声呼唤着真冬，接着从某处树梢传来一阵准备在黎明前起飞的振翅声。这时真冬的手碰了键盘一下，「当」的一声，发出冷冽的琴声。

大概是因为不断按着G音键的关系吧，我感觉到我们两人的心跳声紧密地交叠。真冬的手指——双手的手指，就像对持续减弱的小雨留有最后的眷恋般，细数着黑键与白键上残留的几道细小波纹。

「Black Bird」——

撕成碎片的浓雾面纱。

朝阳。

即将从我口中唱出的歌曲，在我的唇边融化消失了。

因为直到现在，这首歌也永远都存在于我们之间。

所以直到魔法消失之前，我只想好好聆听琴声。

不久之后，最后一道音符在水面上扩散消失。黑鶫蹬了一下枝头，展翅高飞。雨停了，风势也减弱了，离大海越来越远了——

真冬后脑勺上的头发还紧紧贴着我的胸口。

回到这里了。我们就在这间杂乱仓库的中央，合成器的内部音源正焦躁地播送着音频不稳的噪音，隐约还可听见正沿着墙壁传来的群众说话声及踏步声。

回到这里了。

短时间之内，我完全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真冬也静静地凝视自己的双手，一下紧握、一下又松开，不断地确认围绕在手上的雨水气息。

「……真冬？」

我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

真冬没有回过头来，只是把手从键盘上挪下来，放在我的手臂上，右手的五只手指用力握着我的手腕。就连我也不敢相信，在感受到喜悦心情之前，就先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悸动，但是我不能把手移开。

虽然并非毫发无伤，但真冬回到这里了。

太好了。但我的细语声太过沙哑，几乎不成调。

「……谢、谢谢你……」

真冬结结巴巴地回应我。

「嗯。」

总觉得我得再说些什么才行，虽然脑海里这么想，可是这对我而言太难了。这时候的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可以敷衍过去的话。

「……还是说……我应该点歌让你弹？」

毕竟真冬很少开口说要让我决定演奏的曲目，早知道就叫她弹还没收录过的迪亚贝利变奏曲就好了……

「笨蛋！」

手腕被她的指甲这么一刮……还挺痛的耶。

站起身来的她，就这么在我的双臂之间回过头来。她一抬头看我，我们的脸就近得几乎快贴在一起。

「只要是直巳……随时都可以……开口跟我说。」

话才说到一半，真冬的脸就立即涨红了，还双手抵住我的胸口、一把推开了我，害我差点就往后翻了过去。

「你、你说随时都可以，意思是——」她为什么要说成这样？难道是为了我？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刚刚对她说了相当惊人的话。我对她说要永远待在她身边……而她也确实听到了。这样的话……真冬她……不、可是、不会吧？

「……我、我都说了要弹了呀！」

真冬又用双手推了推我的胸口。

「你可是带我回来的人！你不是说过想听我弹琴吗？怎么还会说出那种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对、对不起……」

「笨蛋！笨蛋！」

真冬把我整个推开之后，就转头面向合成器，关掉电源准备把它拿下来。

「你这个人啊，最好就这样迟钝一辈子，然后翻弄乐谱、弹弹贝斯就好啦！帮我扶好另一边！我现在要把它搬走了！」

「啊、呃、嗯。」

我把贝斯的肩带拉上肩膀背好后，连忙走回合成器那边。真冬依旧涨红着脸、神情不悦地撇过头。

「……可以吗？」

我试着问了。

「可以什么？」

真冬拿起合成器，小声地反问我。

「我可以一辈子为真冬翻弄乐谱、弹弹贝斯吗？」

这句话已经是我当时绞尽脑汁后，唯一想得到的话语了。因为我喜欢真冬——虽然好几次都想这么告诉她，但结果这句话就是说不出来。

「你是我的贝斯手吧？」

真冬只回答这样。

原来如此。我的心里……悄悄地叹了口气。

联系着我们两人的，目前仅有音乐而已。真冬脸上的泪痕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又恢复到原本那个说话带刺的真冬。

因为这样而觉得放心许多的我——实在有点难没用。

真冬推开门的瞬间，传进一阵呼唤我们的、宛如打雷般的脚步声和欢声。

靠在走廊墙边，穿着一袭荷叶边造型的黑色哥德风洋装的……是千晶，只见她双手紧握着两根鼓棒，慢慢地抬起头来。

她以那几近冰冷的眼神先看了我一眼，随后视线转向真冬。

短时间之内我们没有任何交谈，只觉得延着墙壁传来的观众席吵闹声，听起来就像呼啸而过的风声。接着千晶的背部离开了墙面，而我则是从真冬的手中接过合成器，将它一把扛起。

千晶一步一步地靠了过来，双手紧握住真冬的右手臂。真冬困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又看了看千晶的脸。

「……因为真冬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

千晶喃喃地说道，只见她肩膀一垂，看起来似乎快哭了出来。

「而且每次都只有小直知道你在哪里。」

「……对、对不起。」

「我真希望你多少能发现，这让我感到多么地不甘心。」

真冬点了点头，千晶便砰地将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

「小直，你不能这么宠真冬喔，她的手不是已经能动了吗？就让她搬自己的乐器吧。」

「欵……呃，嗯、嗯。」

我轻轻地把沉重的合成器交给真冬。她搬得动吗？一看到那双纤细的手臂，我就不禁担心了起来。

「还有啊，你来这边一下。」

「啊、什、什么？」

千晶就着么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到舞台反方向——连接舞台的走廊上。接着我看到一抹挨着门口墙边蹲下的人影，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哲、哲朗？」

灰色运动服、东翘西翘的头发，加上眼睛附近还有瘀青——怎么看都像是哲朗啊！但我想催眠自己看到的只是幻觉。不对，这么说来……哲朗为什么会跑到后台来？

「喔？喔喔，终于出来啦？你这小子啊——不可以让客人等啊！你看看，大家都等得心急了，赶快去吧！」

「为、为……」声音一时还发不太出来。「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我不是说过会来看看吗？做父亲的不能到儿子的校庆来参观喔？」

哲朗仿佛在要人似的耸耸肩。

「哲、哲朗你该不会……」

难道他过来是为了把真冬的事情写成报导——

我注意到哲朗手里挂着几条手腕带，下面就是照相机。配有大型镜头、看似非常昂贵的照相机，竟然就有四台。

「……带、带那些是要干嘛？」

「嗯？啊——这个啊……」哲朗伸手搔了搔头。「我刚刚在会场入口那边，看到四张似曾相识的脸孔啊，他们就是那些像业界寄生虫般的家伙。我看了就不爽，所以就揍了他们，顺便先没收他们的相机。」

所以他眼睛才会瘀青啊？不要到儿子的学校来打架啦……

「那、那些人呢？」

「没怎样啊，哭着回家了吧？」

我已经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才好了，那他又为什么要到我们班上走来走去、问一堆有关真冬的事情？

「所以说别小看业界流氓嘛！那我先走啦～」

哲朗才刚说完就举起手来，打开了后门。他该不会是要回去吧？不是说要来看吗？

「我是来看哥德萝莉的啦！你那种烂到极点的贝斯能听吗？好了啦，快过去吧，大家都在等你罗！」

随后门就无情地关上了。

我不禁怀疑他该不会是——

那家伙其实知道那群记者会在校庆时盯上了真冬，所以才特地为了妨碍他们采访而跑来——为了保护真冬。

哲朗主动出手保护真冬？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家伙竟然会做这种事情？真是蠢到极点的想像……不过……

「小直，快点！」

这时千晶拉着我的袖子，我才回过头来，结果就看到真冬抱着跟她一样高的合成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稳定步伐一步步朝走廊走了过去。把贝斯重新拎到肩上的我，就这么被千晶拉着手臂，一同追上真冬。

就在前方——

有一道人影靠墙站在四角形的光芒中，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中，只见她把玩着自己的长发辫子和裙摆。由于逆光的关系，从这里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不过，我非常清楚神乐坂学姊在这种时候会露出什么样的笑容。

大家……都在等着我们。

我追上真冬身旁，悄悄地和她交换了眼神，彼此点了点头。不要紧，大家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走吧！

千晶放开我的手之后，一步、两步地向前走。

我追着她的背影，朝那道延伸至光芒之中的漫步步道迈开了步伐。

曲目解说

《离别的钢琴奏鸣曲》第三集终于出版了……好像已经上市一阵子了吧？还请大家多多捧场。这次的彩页插画可爱到不行啊！露肚脐！露肚脐耶！

由于小说的撰写工作迟迟没有进展，所以就先来写曲目解说好了。这次的登场曲目解说会严重泄漏剧情，还请各位注意，先看完正文再看解说喔。

○第一章

●圣体颂

沃夫冈·阿玛迪斯·莫扎特

合唱比赛的指定曲。我上高中时的恩师（是我的音乐老师，同时也是音乐社的指导老师）曾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歌曲」，但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别脚合唱下，实在无法表现出曲子的优美。由于我唱的第三部非常简单，所以当时完全没发现——这首歌在短短弱小节中出现了好几次非常巧妙且复杂的转调，第二部应该很难唱吧……？这是莫扎特晚年的杰作。

●听得见

新见德英

神乐坂学姊班上去年的自选曲。这首歌我曾听高中社团的学长唱过，现在重听只觉得是首「果然是学生专用」的标准合唱用曲啊。但当时的我却十分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学长演奏得很棒的关系吗？

实际合唱时的难易度是比较低的。

●Somebody to Love

佛莱迪墨裘瑞

小直班上的自选曲。是皇后合唱团早期的代表作，优美的旋律加上浑厚的合声及戏剧化的曲调，堪称集所有皇后合唱团「特色」之大成的畅销名曲。如果要让完全不知道皇后合唱团的人听一首他们的歌，这首应该最适合不过了吧。

我曾经抄写过这首歌的和声部分，当时曾因中声部超级复杂的编排而大吃一惊。实在不建议大家在合唱比赛时表演这首歌。

●Hail Holy Queen

神乐坂学姊班上的自选曲。原本是由一首赞颂圣母玛利亚的轮唱赞美诗“Salve Regina（又圣母经）」英译而来（所以严格来说不算是福音歌曲），在电影中改编成流行歌曲后一夜成名。实际上我也听过同学在学校音乐课的自由发表时表演这首歌，的确非常适合在合唱比赛时表演。谨在此大力推荐。

○第二章

●曼弗雷德交响曲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作品从第四号开始大放异彩，进而衍生出最佳杰作第六号《悲怆》等宛如百花争妍的一系列后期作品，然而唯有这首夹在第四和第五号交响曲之间的创作特别不受欢迎。不但又臭又长还非得要有管风琴不可，导致一般演奏会几乎不会选择表演这一首，也使得这首曲子更加乏人问津。

如果各位找得到这首曲子，请务必听听管风琴演奏的段落。

●小提琴协奏曲

阿尔班·贝尔格

贝尔格与老师荀白克共同奠定了无调性音乐的基础，这首曲子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同时也是他的遗作，因为是为了友人夭折的女儿所写，作品前特别题了「献给一位天使」几个字（但并不是曲名喔）。原本是写给早逝少女的安魂曲，可惜贝尔格本人也在曲子完成的四个月后因败血症而过世。

这首作品充满十二音列音乐的浮游感和传统泛调性音乐的纠葛，同时含有大量引用自巴哈的乐句；尽管堪称所谓难以理解的「现代音乐」，但应该已经是其中相当容易亲近的曲子了吧？

●拉德茨基进行曲

老约翰·史特劳斯

哲朗倒立在沙发上舞动双脚时听的曲子，在为数众多的进行曲之中算是名曲之一。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固定会表演这首当作安可曲，指挥往往会随性地面对观众席挥动指挥棒，而演奏主旋律时观众要跟着音乐拍手也成了一种惯例。感觉相当有趣。

●降E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阿友哥混音的曲子。这是贝多芬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君临这个音乐领域的「皇帝」。印象中曾在某篇乐评中看过这句话：若要从古今的钢琴协奏曲中选出前三名，恐怕很难达成共识，但若要选出第一名，那绝对非这首莫属。虽然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整首曲子，但最后乐章的轮旋曲实在非常特别。明明只是分散地弹奏主和音，为什么能构成如此洋溢着清晰跃动感的旋律呢？真是不可思议。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经过阿友哥混音的另一首曲子。这是贝多芬写过的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同样堪称君临这个音乐领域的「皇帝」。和前述的降E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有几个共通点（例如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之间由独奏乐器提示轮旋曲主题加以衔接），而且最终乐章也同样深得我心。一样只是分散地弹奏主和音，究竟为什么能奏出如此有魅力的旋律呢？

●星条旗

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

阿友哥表演的安可曲，也是美国国歌。永远的吉他英雄——吉米罕醉克斯曾在Woodstock音乐节表演过这首歌，还展露了著名的用牙齿弹吉他绝技喔！

○第三章

●展览会之画

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斯基

真冬在音乐准备室里弹奏的曲子。穆索斯基在好友的展览会上看到了十幅画，并以其为主旨创作出这首钢琴组曲，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首曲子是出了名的难以诠释也难以弹奏，原曲更因为太过粗糙而一度遭受负面评价。直到俄国钢琴家李希特重新诠释之后，才让这首曲子再次获得乐评的青睐。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

小直躲在房间里听的那首真冬弹奏的曲子，是拉赫曼尼诺夫晚年的杰作，由二十四次变奏衍生而成的大型变奏曲。第十八变奏中非常罗曼蒂克的抒情慢版逆行主题因成为电影「似曾相识」的配乐而广为人知，但其他部分几乎都是干脆俐落如锐角般的A小调曲子。

主题撷取自帕格尼尼的《第二十四号随想曲》中亦最为有名最后一首．除了拉赫曼尼诺夫之外还有不少作曲家采用这段主题来创作变奏曲，每一首都堪称杰作。

●《天堂与地狱》序曲：地狱快步舞

雅克·奥芬巴哈

运动会时没放成的曲子。没错，就是那首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嘉洛舞曲。附带一提，「天堂与地狱」据说是歌剧当时在日本帝国剧场首次公演时取的译名，后来就此发扬光大的样子。

●Born to Run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运动会社团接力赛时播放的曲子。这首歌是斯普林斯廷的代表作，也巩固了他在全美年轻人心目中英雄般的代言人地位。这首歌也是《大逃杀》（原作）的主题曲——不过这不是重点。

此外，这首歌是我唯一希望各位「在阅读到那段情节时同时聆听」的曲子……等等，这是其他首都不用听的意思吗？

○第四章

●展览会之画

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斯基/EL&P

小直一个人沉迷其中的曲子，是前述穆索斯基的曲子经过前卫摇滚代表乐团EL&P——艾默生、雷克与帕默合唱团重新编曲后的作品，堪称历史性的名曲。据说本来只在练团和现场演唱会上才表演，后来因为盗版太过猖獗，才突然决定收录并发行这首曲子。

●London Calling

冲击合唱团

小直听到睡着的歌。这是英式庞克乐团先驱——冲击合唱团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专辑中有着令人难以想像是庞克乐团的多样曲风，这首歌的旋律本身也带有雷鬼风格；和令人直想甩头的庞克音乐大不相同。

●A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尤利和真冬在录音室演奏给小直听的曲子。由于贝多芬将这首曲子献给一位名叫鲁道夫·克罗采的知名小提琴家，所以「克罗采奏鸣曲」这个通称也广为流传，是小提琴奏鸣曲中堪称最佳杰作的热情曲子。

在贝多芬之前的时代，为钢琴和小提琴而写的奏鸣曲形式还不是很完善，尽管莫扎特也写了四十五首小提琴奏鸣曲，但早期的作品上却写着「小提琴任意（没有也无妨）」的字样，演奏时也经常以长笛或竖笛取代小提琴。当时小提琴不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而贝多芬却刻意在这首A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前题着：「如协奏曲般竞奏的附小提琴伴奏钢琴奏鸣曲」，实际上是A小调的第一乐章中也有钢琴和小提琴宛如吵架的竞奏，令人不禁为之捏了一把冷汗。

●第一号弦乐四重奏《克罗采奏鸣曲》

莱奥什·杨纳杰克

小直和真冬比赛的曲子，解说请见本文。两人竞奏的部分只有第一乐章。

○第五章

●Black Bird

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

真冬在仓库里弹奏的曲子，本集继续登场。

○附录

●哥德堡变奏曲

约翰·赛巴斯蒂安·巴哈

顾尔德弹奏这首曲子出道，并在全世界掀起一股旋风。只要听过这首曲子，就能明白大巴哈真是一位完美融合对位法和和声法两大音乐理论、空前绝后的大作曲家。

这首曲子也是这套小说的起点。

后记

前几天我和作家朋友聊天时，才得知一件令人惊讶的消息。

那时，我们碰巧聊到音乐的话题，聊到了独角兽（注：日本摇滚乐团，成立于一九六八年，一九九三年时解散，二〇〇九年时又陆续展开活动），独角兽是我国中时一个很受欢迎的乐团，连那位小我五岁的朋友也只听过团名。

不过，当我告诉他奥田民生是独角兽的主唱时，他却很惊讶地喊着：「这我不知道耶！」他整个人吓了一跳。其实我才吓了一跳，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所谓的代沟（如果他说他不知道独角兽这个团体，我可能还不觉得大受打击）。就他的认知来说，奥田民生大概是帕妃的制作人；或者是个穿着宽轻松衣服、背着吉他、唱一些曲调轻松的歌，很有个人风格的单人歌手吧。

这一瞬间我才深深体会到，啊啊……我都已经三十了啊……

如果对某人一一列举自己的音乐嗜好时，偶尔都会遇到几个例子让人觉得：「为什么你这个年代会听这种音乐啊？」这也是一种代沟吧？还有些明明就比我小两轮的人，却喜欢在我出生前就解散的乐团歌曲。

仔细问了一下，理由往往都是「因为我爸妈很爱听啊」。而且，当小孩们开始买父母喜爱的音乐来听时，大多都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差。

我和伟大的巴哈相逢，也是这样的状况。

我曾在上一集后记中提过钢琴家葛林·顾尔德的首张专辑，也就是巴哈的《歌德堡变奏曲》。我老家之前就有这张一九五五年录制的CD了，我应该也听过几次，但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是几年前，某次回老家时，我在老爸的推荐之下又被迫听了一次顾尔德弹的《歌德堡变奏曲》。之后我一回到家就跑去唱片行买了那张CD，但觉得光听巴哈还不满足，于是又买了贝多芬、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就这样一路开垦，买到整个CD柜大爆满。又为了要把CD的钱拿来报公帐，所以最后才写了这种小说。巴哈的音乐对我的冲击就是这么大。啊，对不起，公帐的事是骗人的。是骗人的喔（？）

事实上，我小时候听的《歌德堡》和我前几年听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这首被顾尔德选进首张专辑的曲子，其实在一九八一年经过重新录音，于隔年推出（但他也在这一年过世）。而且演奏解说也有别于以往，十分令人感到惊讶。

我突然想到，如果小时候没有听过一九五五年版的《歌德堡》，听到一九八一年版时会受到这么大冲击吗？虽然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小时候那段听过《歌德堡》的记忆，会不会因为再次听到同样乐谱、但诠释手法完全不同的曲子而再度苏醒呢？

因为人生不能够从头来过，所以这个假设也无法获得印证。

但我是个小说家，可以把类似的事情试着写成小说。

总之，当你再读一次一本主角相同、但解说完全不同的小说，会不会产生某种新的事物呢？

……当有读者指责我：「这不就和之前那部系列作品的主角内在一样了吗？」以上就是我拚命准备好用来应答的胡说八道。

只不过，根本没人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我一直感到很放心，但同时也感到不解。毕竟名字只差了一个字。我曾经把它们并排写在一起，连编辑都经常搞错。不过好歹我也是作者，所以从来就不曾念错。是真的啦！请不要再去询问编辑部：「杉井真的从来没有说错过吗？」

如果没有人指正的话，乖乖闭嘴就好了，我竟然把这件事拿来当作后记的梗，连我都很受不了自己的贫乏。

不过，或许本来就不会有人指责这件事情。的确，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同龄。可是最主要的是，身边的人根本就不一样。人无法只靠自己构成一切，就如稻叶浩志（注：日本摇滚团体BIZ主唱）所说的，每个人都很普通，但是相遇——唯有相遇的过程，每一段都是如此与众不同。

当然啦，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汤浅大人和插画家植田兄大人，和两位大人的相遇，对于桧川直巳来说也是最与众不同的。如果没有这段相遇，他就不会诞生在这世上。尤其，如果没有汤浅大人修正方向，桧川直巳就无法用自己的双脚前进。我代替他——也代表我自己——藉由这篇后记向各位致上最高的谢意。非常感谢大家。

二〇〇八年五月

杉井光

────────────────────────

作者：杉井光

插图：植田亮

译者：Overdoes

扫图：Ozzie

录入：寂若悠竹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

　　作者：杉井光

　　插画：植田 亮

　　译者：陈书萍

　　扫图：AJ

　　录入：ajohnson1231

　　校对：夜□星痕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倘若那份赠礼够厚重，那么即使暮金会本身、亦或是设置基今舍的文化毁灭也足以长存，并持续给予恩惠。”

“相对地，我能获得什么？”“你由衷希冀的愿望。”

考德维那 史密斯〈Norstrilia〉

１、唱歌的方法、开门的方法

那年冬天，我打从出生以来头一次为了送礼物送女孩子而烦恼。

早晨的民音社练习常。摆了爵士鼓与扩大机之后，连站的空间也没有，光以有我与千晶两人就显得拥挤不堪。室外虽然寒风刺骨，但掌内却己热气蒸腾。

另外两人应该也快到了吧？我看着用发束绑起、在铙钹之间晃动的短发，脑中这么想着。这种事自然不可能够问当事人真冬，但我也不想请教甲姐，想必一定会挑起她的兴致。

但当我下定决心找千晶讨论时，她却反问我：“啊？礼物？”下一秒，便朝我一拳挥来。

“你做什么啦……”

我边抚着头，边将倒地的贝斯扶起。

“是什么礼物，你再说一次看看？”

你边朝拳头哈气边发问，谁敢回答呀？但千晶的眼神愈来愈骇人，我只好不吞吐吐地回答。

“那个、就是说、真冬的生日快到了嘛……”

不出所料，我又挨了一拳。

“真不敢相信！要是你有一公克的细心，就不该找我讨论这种事！”

“咦？不是……我当然知道真冬跟千晶的喜好全不同，但我也想不到可以问谁呀 ”

“我不是指这个！”

第三拳。我已经开始头晕口眩了。千晶哼了一声，开始帮小鼓调音。我也叹了口气，将贝斯接上扩大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什么话惹她生气吗？

“小直真是的！不要胡思乱想，赶快练习，时间很宝贵耶！”

“我知道啦……”礼物的事晚点再想吧，难得千晶陪我提早到校了。

我背上背带，握紧琴颈。当时的热度仍残留在琴弦上，其至能感觉到汗水从指尖渗出，然后被掌心吸收。

从暴风雨般的校庆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周。季节完全进入冬天，早起成了一件苦差事，但我还是时刻进行晨练。因为在现场演唱中，我深刻体认到自己的体能有多差劲。

连续两天、两小时不间断的现场演唱，我总算是撑了过去。除了一开始就已经有所觉悟外，奇怪事件也使得情绪一直处于激昂状态 就像是用诡异的药物勉强自己的身体继续运转似的。没想到在第三天的表演结束，脑内吗啡已经耗尽时，学生会成员冲进后台，对神乐阪学姐这么说：

“神乐板小妹，有一大堆挤不进来的人希望能够加演呢，能不能请你们在后夜祭也表演一场呢？”

学姐爽快地接受了。试想看看，在蜡烛燃烧殆尽、只剩烛蕊苟延残喘地燃烧时，会散发出多么悲惨的气味？

“也对啦，后夜祭时小直的背影看起来的确很可怜。”千晶似乎也想起来了，她一边调整低音鼓踏板的位置一边说着：“不过学姐倒是非常开心，说你的声音很像斯普林斯廷之类的。”

“不过之后就变成森进一 〈注：日本演歌歌手）了……”

“所以才要练习！”

千晶似乎还在为礼物那件事的气，碰碰地踏响低音鼓。低响逐渐化为节奏，最后与中音鼓交织成阵重的十六拍子，为了保持空气流通，现在是开窗的……不过算了，反正她有控制音量。我在内心感叹，爵士鼓要维持小声的连续敲击非常困难，这家伙真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有种被抛在脑后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同时弹贝斯的缘故，小直的发声方式转起来有些刻意，以前的唱法还比较直接。”

“你记得真清楚……”她连唱歌的部分都把得那么仔细呀？

“你以为我跟你一起上过几年音乐课呀？”

“说得也是。”

这十年来，我与千晶一直是同班同学。仔细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十年之后．我们还像这样加入了同一个乐团。

“所以只要多做练习，让手习惯指法后，应该就能唱得比较自然了。”

原来如此。话说回来，这家伙竟然能一边打着这么复杂的拍子一边说话。这也是经过许多练习，让手习惯打点的缘故吗？

“呃，那要从哪种乐句开始练习比较好？”

“谁知道呀！不要连这种事都得依赖我。”

说得也是。一问出口，自己就后悔了。千晶没停下刻画节奏的手脚，鼓起了腮帮子。

“即使是我，也不可能知道小直所有的事呀。”

“那你知道多少？”

背后突然传来声音，我差点没往前扑倒。回头一看，鼻尖差点碰到栗子色的头发，宝蓝色的眼睛近在跟前。我站在原地，不禁目不转睛地叮着真冬的脸看。她的鼻子与脸颊红逝通的，应该是在冬天早晨寒冷的空气中走来学校的缘故。她是何时出现的？由于敲个不停的鼓声，我完全没察觉她在身后。千晶也因为我挡住视线而没看到真冬的身影，她一脸诧异地停下手中的动作。

“真是的，如果到了就打声招呼嘛！真咚咚早呀！”千晶举起鼓棒。

“……早。”真冬害羞地从我脸上别开视线。我也一样，光是四目相对就让我心跳加速。

因为从那之后——从校庆的现场演唱后，才过了一周而已。

“偷听是不好的兴趣喔。”千晶的声音传来。

“我才没有！”真冬用力头，长发飞舞，“……只是不小心偷听见而已。”

“你、你从哪里开始听的？”我不禁慌了手脚，不会连礼物的事都被她听见了吧？不料真冬却皱起眉头。

“……不想被听见吗？”

“咦？啊、不、那例……”

“从千晶跟你一起上过几年音乐课那里开始。”

松了一口气。原来是那里阿，太好了。

“你为什么些松一口气？”

被真冬这么逼问，我的脑子里一团混乱。为什么连她都在生气？

呃、什么？”

“小直从以前就是这样，心里所想的事全都会写在脸上。”千晶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是、是这样吗？”

“你自己没发现吗？”

连真冬也这么说，使我大受打击。千晶耸耸肩。

“他怎么可能会发现？他可是迟钝到被蜜蜂螫了也不会察觉的家伙耶。”

“这我知道。”

“而且比阿米巴原虫还没神经。”

“这我也知道”

我究竟做了什么

“刚才也是，他竟然还问我真冬的礼……” “吐啊啊啊啊啊！”我连忙跨过爵士鼓，捂住千晶的嘴。拜讬你别说出来呀！

“呜呜！”

“什么？是不能告诉我的事吗？”

转过头去，真冬的表情仿佛是在质问。走投无路的我，双手像濒死的蛾一般死命挥舞，试着想挤出几句话来掩饰。

“早安呀！各位同志！”

响亮的声音传来，敞开的门口出现高眺的身影。绑起的黑发翻飞，神乐阪学姐悠然踏入练习室，旋即关上沉重的房门．得救了。虽然不明就里，但我现在的处境真的非常不妙。

“嗯？年轻人打算夺取相原同志的吻。而相原同志正在阻止吗？”

“才没有！”“才不是！”“响子！”

学姐将吉他盒从肩上卸下，放到地板上，微笑地转身打开门。

“那为了不打扰你们，我会只留下摄影机然后到外面待个五分钟左右，请各位继续吧。”

“等等等等！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快点开始晨练啦！晨练！”

我拚命叫住她。

“接吻还需要晨练？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纯情。如果可以，我很乐意奉陪喔。”

“为什么学姐要到那里去呀？我们不是乐团嘛”

学姐转身，反手关上练习室的门竖起食指。

“可不是普通的乐团喔。我们是黑鸟，是以恋爱之焰燃尽的夜晚，向世界宣告黎明的羽翼。”

“是……”那又怎样？

“所以要是出了名，有人邀请我们参与电影拍摄时，接吻镜头拍不好岂不是很令人困扰？”

“你干嘛担心这些有的没的？”

“附带一提，蛯沢同志的吻功还挺不赖的。”学姐舔了舔嘴唇。

“响子——，！”真冬尖叫，用力捶着一旁的铙钹。我则是大受惊吓。什、什么时候的事？啊、不对，该不会是住宿集训第三天的那个吧？

“真是的！音乐才是本行吧？”千晶用鼓棒前端戳了戳学姐。“继续举办现场演唱让我们出名才是重点！”

“就是因为相原同志总是在这种时机发表正确的言论，我才会那么爱你呀。”

“这种敷衍招数一个月顶多只能用两次—”

“如果附上拥抱跟亲吻呢？”

“嗯……那就三次。”

这是什么对话？学姐笑再从我身旁走过，打开吉他盒。Les Paul闪着黑色光辉。

“大家的火焰似乎都没被浇熄，我很高兴。我原本以为午轻人还会燃烧殆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看来你的心已经化为钢铁了呢。”

学姐微笑。以撩人的动作转动弦钮调紧。

“下一个舞台，以及在那之后的舞台，你都会让我见识未知的世界吧？”

“下一次现场演叫决定了吗？”

真冬倏地转头询问。远远超乎我的预料，她似乎越来越喜欢现场演唱了

“不，还没。虽然想在年底前再办一场，但我不想只踏同一格阶梯，而想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是指更大的舞台吗？”千晶问。

“没错。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观众支持我们的地方。”

绝不在原地滞留，总是想更上一层楼。这个人究竟看得有多远？我真的跟得上她吗？

“不用担心。”

学姐笑着环顾我们这小小国家的一切。

“即使停滞不前，只要心脏仍持续打着节奏，就能继续前进。就像之前年轻人替蛯沢同志所做的一样。”

身后传来喀哒喀哒的声音，转头一看，满脸通红的真冬正扶起倒掉的椅子与扩大机。她瞥了我一眼，脸变得更红，移开视线。我也连忙转头面向贝斯扩大机。

那天的长练当中 因为数度从眼角余光察觉真冬欲言又止地看着自己。我弹错了好几次。想当然尔。也不可能唱得自然。

就连上课时。真冬的日光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从那之后——

我们稍微靠近了一些。

我不确定究竟拉近了多少。令我害怕的是，这或许只是我的错觉。毕竟后夜祭结束后，真冬在整理的筋疲力尽倒下，我将她抬到保健室时没有半个人在，别无他法只好自己看护（话说如此，也只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罢了）。虽然获得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这一小时中我们却只聊了一些音乐方面的事而已。我在搞什么呀？

“就是说呀。你在搞什么呀？小直。”

“当时应该在那里出手才对吧！我们原本以为你们至少会手牵着手一起回来，真是大失所望。”

我被全班男生群起吐槽。那是在第四节体育课结束后，发生在更衣室里的事。

“唔唔，对不起……”不对，我干嘛要道歉？

“不过，多少有些收获吧？”“不可能什么事也没发生吧？”

“呃……啊、对了，真冬跟我一样讨厌意大利歌剧。”

“谁问你这个了！” “你就一辈子当你的乐评吧！”“你两腿之间的东西是喇叭吗？”

为什么今天不管见到什么人都会被骂呀？我好想哭。

“没有其他的了吗？像是约会之类的？”

“呃……”

口沫横飞、如饿虎扑羊般的同学们来势汹汹地逼问，我终于将打算在真冬生日时替她庆生的事说出口。所有人两眼喷火，一瞬间看起来像是万圣节的南瓜。唔哇！

“你要送她什么？小直。”

为什么我非得回答这个问题不可？

“首、首、首先应该要送戒指吧？” “太快了啦！冷静一点，应该先送项圈才对。”“你才应该冷静吧！”“项圈要花几个月的薪水才够买？” “不是给公主的，是要给小直戴的项圈啦！”“那个好！”

“不，那个……很抱歉在各位讨论得如此热烈时插嘴……我还没决定好。”

“去死吧！你这优柔寡断的家伙。” “最好就这样悲剧收场啦！”

我缩起身子紧靠置物柜，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拜讬你们别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被同学责难。而且不知为何，大家全都默认我与真冬之间应该已经发展到那种关系了。我几时说过那种话了？

“剩下不到两周了吧？快点决定啦，小直。”

“嗯……为什么你们知道剩下不到两周？”

“你白痴呀！像她那样万众瞩目的女孩子，我们当然会动用关系调查她的生日呀！”

“高中生活很长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事情全发生在小直身上就是了。”

“气死人了，小直去死吧。”又不是我害的。

“有那么多女孩子包围着你，竟然连个礼物都没办法迅速搞定。”

“嗯。我虽然找千晶讨论过，不过她不肯回答我。”

我感觉到所有人全都怒不可遏。

“你找相原讨论？” “讨论公主的礼物？” “你是认真的吗？”

我颤抖着点头。下一瞬间，就被打倒在地。“这是相原的份！然后这是我的份！”其中一人一边说着，朝我的腹部抡了两拳，接着十几个同学轮番跟进。

混杂着汗水与制汗喷雾味道的灰尘漫天飞舞，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我独自被丢在里面，因浑身剧痛动弹不得，只能躺在更衣室的地板上，听着午休结束的钟声从远方传来。

人类是懂得反省的生物，因此那天晚上，我待在房里思考着千晶（与男同学们）发怒的理由。虽然相处了十年以上，但我其实并不了解千晶的事。自从加入乐团之后，我对她又更不了解了。如果是一般的事，彼此早就清楚到不想再清楚了，当然包括生日也是。

嗯，生日，问题出在这里吗？她的确有可能生气。好，那么我也来找找适合的礼物送她吧。这样可以吗？不晓得迟了多久。我看着桌历试算了一下。

这……再怎么说，也未免太迟了吧。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嗯。

我的思绪不晓得在同一处来回盘旋了多少次。

总算下定决心，我压低脚步声走下楼。客厅传来哲朗调高音量播放的巴哈圣诞神剧。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走廊，打开置物柜。从唱片收藏当中抽了一片出来，用百货公司的蓝色包装纸包了起来。

她会高兴吗？我当时天真地这么想。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真是无可救药。

隔天早上，我在等待第一班车的车站月台上看到千晶，便跑过去将礼物递给她。接过礼物的千晶睁圆了眼，在包装纸与我的脸上来回看了四次左右之后这么问。

“这是什么？”

“呃，虽然早了十个月，不过这是生日礼物。”“啊？”

“这是〈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英国版黑胶唱片，千晶不是从以前就很想要吗？”〈AJ注：比柏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

“咦？为、为、为什么？话说回来，一般人会说晚了两个月才对吧？”

千晶的脸一下涨红一下发白，眼睛一会儿瞪得老大、一会儿又眨个不停，真是忙碌。“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送过我生日礼物不是吗？”

“你昨天不是因为这样才生气的吗？”

涨红的脸瞬间僵住。下一刹那——

“混帐——！”

听见怒吼同时，我眼前的景色转了一圈，在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之前，背部已经传来剧烈的冲击。

被车站屋檐挡住一半、冬天那湛蓝得不太真实的天空在眼前扩展开来。头部阵阵刺痛、背部因抽痛而弓起、无法呼吸。当我意识到自己又被摔出去时，千晶从上方探出头来。

“真、真不敢相信！没想到你竟然笨到这种地步！”

面对千晶接踵而来的脚底板攻击，我只能用手臂护住头部，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对、对不起，呃、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

我似乎犯了什么决定性的错误。好不容易站起身时，千晶将唱片紧抱在胸前、肩膀因喘气而上下起伏、还恶狠狠地瞪着我。幸好是一大清早，月台上没有半个乘客，否则刚才的情况被人看见就糟了。

“而且，你明明知道我家的黑胶唱片机早就已经坏掉不会动了。”

经她这么一提，倒也没错。明明就去她家玩过好几次，我竟然将这一点忘得精光。

“对不起嘛，我带回去……”

“笨蛋！”

千晶用力打了我伸出去的手，将唱片藏到身后。

“既然你要送给我，我当然要收下！”你还是要收下呀？到底要怎样啦？

这时，第一班电车进站，我连忙退到白线后方。列车的警报声重击我的后脑勺。

“你也稍微想想我的心情嘛！”

千晶满脸通红、用不输给电车声响的音量大喊。她绑起的发束被风吹得拍打着耳朵。因为气势太过慑人，虽然车门开了，我却无法移动半步。

“笨蛋小直谢谢你去死吧！”

千晶的声音被关上的车门截断。透过车窗看见的身影倏地从我的视线远去，但我似乎看见她的眼角闪着光芒。

她哭了吗？

我蹲在月台上，在下一班电车进站之前，努力回想千晶的声音与表情。

由于电车班次很少，如果错过第一班车，就会迟二十分钟才到校。

因为校门已经关上，我打开旁边的小门钻进学校。一想到还会跟千晶打照面就觉得有些尴尬，这么想着的我，在绕过校舍转角时，听见微弱的鼓声。

宛如瑟缩在高耸校舍阴影中、低矮的旧音乐大楼。在最靠外面、我们的练习室门口，有一个人影背靠着门蹲在那里，栗子色的长发几乎垂到地上。是真冬。她在做什么？

“……早安。”

真冬抬眼看着我，小声地说。她将吉他横抱在身前。

“早安……”

我在距离真冬约三公尺处停下脚步。她为什么在外面等着？千晶不是在里面吗？视线一对上，我们两人都下意识移开视线。校庆之后一直都是如此。

你不是有话必须告诉我吗？

感觉真冬的眼神在我的眼角余光留下这样的讯息，但彼此都无法说出口。那天早上也是如此。相对地脱口而出的，是像这样平凡的问题。

“呃……千晶在里面吧？你怎么不进去？”

真冬又定定地看着我，非常刻意地叹了口气。一股刺痛的歉疚感与可悲感哽在喉头。真冬低下头让话语落在膝间。 。

“千晶在生气，所以我在等她平静下来。”

“生、生气？千晶有跟你说什么吗？”

真冬摇头。

“听声音就知道了。后半拍的力道不见了。千晶只要一生气或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无趣的节奏。”

我哑口无言。光听鼓声就能知道这么多吗？

“你没发现吗？真是有够迟钝……”

真冬露出真是够了的眼神。不，虽然我确实很迟钝，不过这跟那是不同等级的吧？

“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昨天也很奇怪。”

真冬倏地站起，脸朝我凑过来。

“不、没有、呃……”

千晶会生气，是从我找她讨论真冬生日礼物那时开始。那么这与真冬多少也有些关系吧？但我现在还不能说。

“给我说清楚。”

“所以说就是那个、唔唔……”

“为什么你老是这样？”

真冬的话语与眼神，深深刺痛我的胸口。

“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也……”真冬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小，视线也沿着我的身体往下滑落。“……等着你、的说。”

等着我？等着什么？

不，当然是等着我的话语。但、但是心理也好、礼物也好，我都还没做好准备，所以还——

“算了，我懂了。”原本低着头的真冬猛地抬起头来。“我去问千晶。”

“不、不可以啦！”

我发出连自己都被吓到的声音。真冬也吓了一跳，背贴着门。

“呃、就是说、所以、那个、嗯、我惹千晶生气了、大概是。所以我会想办法的，我会好好道歉。” 、

没错，必须自己说些什么才行。真冬的事也一样。追根究柢，一开始想找千晶帮忙就是个错误。从头到尾都应该由我自己思考、自己决定才对。

所以，我将真冬的身体推开，握住练习室的门把。

“小直！你竟然迟到这么久！我之前不是说过，如果错过第一班车，就用跑的来学校比较快吗？”

一打开门，怒吼声就飞了过来。太好了，是平常的千晶——不知为何松一口气的自己，真是丢脸。

２、手指、杰夫贝克、游乐园

“然后呢，你跟真冬现在怎么样了？”

尤利仿佛不想输给狭窄Live House中的喧噪，提高音量询问。虽然现在是中场休息，但由于调整音响与观众热烈讨论的声音，场内仍相当吵杂。

“你们在校庆的现场演唱时，发生了很多事吧？”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是一名怎么看都与金发碧眼的少女无异的——少年小提琴家。他探出身子将脸凑过来。高领毛衣配上合身的红色短外套，丹宁牛仔短裤加上保暖的过膝袜。嗯，就算是男生穿起来也不奇——不对，不是这样吧？我用手捂住额头，叹了口气后反问。

“我说呀，为什么尤利会在这里？”

因为周日中午有一场很有意思的现场演唱，我一个人来到这间熟识的LiveHouse“Bright”时，却遇见这个家伙。

“你不是应该忙著录音跟彩排吗？快要演出了吧？”

“你讨厌遇到我吗？”

不要一边说这种话一边紧握我的手，还眼眶湿润好不好？很引人注目耶。惨了，会被误会。

“怎、怎么可能呢？我很高兴能遇到你呀。”

尤利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

“太好了，我也很想再见到直巳。阿友哥传简讯给我，跟我说今天有直巳喜欢的现场演唱，所以你搞不好会来。” 。

阿友哥吗？他们两人何时变得这么要好了？

“谁叫直巳跟真冬进展得很顺利，所以都不肯打电话给我嘛！”

“不、不是、咦、咦咦？”他到底知道多少？

“我从真冬那里听到很多喔，不过我不会告诉你我知道多少的。”

对喔，这家伙要和她一起录下一张唱片，搞不好比我和真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虽然有点难以想像真冬会把这种事告诉别人。

“并没有进展得特别顺利呀。”

“因为你们不是对彼此告白了吗？”

“没、没有呀？”彼此？

“你没问真冬她是怎么想的吗？”

“嗯……”

尤利傻了眼，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但是，确实如此。

在那次校庆的现场演唱中，我稍微触碰到真冬的心。真冬会在我身边的理由似乎与我相同，我有这种感觉。但是，仅此而已。我们只要看到对方的脸，就会说不出半句话来。

“我说你呀，直巳。真希望你能了解，每次听真冬很开心地告诉我直巳的事时，我有多痛苦。”

“嗯、嗯？”很开心？那个真冬？

“你要是不快点做个了断，我可要横刀夺爱啰？”

将双手手肘倚在桌上，尤利的脸又凑得更近。他用那樱桃小嘴在极近距离下说出这种话，使我头昏脑胀，忍不住往后退。

就算你叫我快点做个了断……（话说回来，到底是指什么？）我不知道真冬会如何回答，所以迟迟不敢说出口。

尤利突然趴到桌上，双脚前后摆动，似乎很烦闷。

“……你怎么了？”

“因为直巳优柔寡断的，害我快死了啦。”

原来优柔寡断可以杀人喔，我第一次听说。正当我这么想时，尤利突然坐起身来，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所以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这么做。”

什、什么？

“我爱你，我想要直巳的一切。”

“谁说得出口呀〡又不是法国人！”

话说回来他刚才是说直巳吗？是我的错觉吧？

“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比直巳敢说喔！”

“你两个在干嘛呀 ：”

背后突然传来声音，回头一看，有个头戴棒球帽、将破烂皮衣披在肩上的高大身影。是DJ阿友哥。

“没想到朱利跟小直真的都来了，你们感情还真好。”

更令人惊讶的是，阿友哥身后又出现另一个人，是用头巾裹住长发、眼神凶恶的大哥——吉他手古河人成。他们俩都是神乐扳学姐的朋友，也是“Bright”的常客。世界真小，原来这两人也彼此认识。

“阿友哥！”尤利从椅子上跳下来，抱住皮肤黝黑的DJ。“谢谢你送票给我！”

“别客气，我不用谢礼，只要陪我一晚就好了。”你知道尤利的性别吧？

“连你也来了呀。”

古河大哥这么说，在我身旁坐下，将背上的首他夹在膝间。

“古河大哥今天有演出吗？”我怯怯地询问。不可能只是来当观众的吧？我实在不擅长应付这个人，要我接下来和他一起欣赏演出，还是饶了我吧。

“我被叫来支援六点开始的演出。”古河大哥这么回答、我松了一口气。

“大成也认识小直？”阿友哥坐到尤利身旁问。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我跟响子她们的乐团杠上了吗？”

一如往常地，古河犬哥的脾气还是很差。

“她是谁？取代你的贝斯手吗？”

被手指着的尤利歪了歪头。每次只要遇到古河大哥，他总会要我辞掉leketge贝斯手的位置。

“那个女的看起来比你还厉害，视觉效果也好多了。”

“我看起来像是贝斯手吗？”尤利的双眼闪闪发光。

“看你的手指就知道了，你有在玩古他或贝斯吧？”

好厉害，光看手指就知道了。不过他没看出尤利的性别吧？白痴。我涌起微不足道的优越感，在内心暗暗对他吐舌。

“由我来代替直巳吗？听起来真不错。我从来没想过呢。”

“不不不，你在说什么呀？”你还有本业要忙吧？

“如果你退出，让那家伙加入的话，我就把你们介绍给制作人。”古河大哥说。喂喂尤利，你为什么面露喜色？

“那、那个、古河大哥，不是那样啦！这家伙是小提琴家，是真冬的老朋友。”

“我也会弹吉他喔？只要我想，也可以练练贝斯。”

尤利你别插嘴啦！话题会越来越混乱耶！

“反正教真冬吉他的人也是我，我想我们的声音一定可以很合。”

古河大哥蹙眉。

“你？教那个女的？”

尤利似乎有点吓到，他缩到椅子上轻轻点头。古河大哥你怎么了？眼神超恐怖的。

“你是跟谁学的？”

“我没有跟任何人……呃，我是看杰夫贝克（注：英国名吉他手）的录影带之类的记下来的。”

“你跟那个女的一起重新把正确的指法学一遍。”

古河大哥指着尤利的鼻尖说。尤利吓得瞠目结舌，我与阿友哥同时插嘴。

“喂、喂，大成，怎么回事？”

“请问真冬的弹法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之前也说过。”古河大哥恶狠狠地睨着我。“那种弹法是没有未来的，她太勉强手腕了。”

这么一提，现场演唱结束后，古河大哥的确说过那种话。

“太过勉强是、是什么意思？”我下意识用手肘撑住桌子，探出身子。虽然真冬的右手已经能动了，我还是很担心。

“手指明明无法出力，却硬是用手腕支撑着高速的拨弦速度。像她那样能撑完全场才叫做不可思议。”

“咦？啊、不、但是、她的手指已经能动了。”

喔？古河大哥挑了挑眉。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那种愚蠢的弹法，光看就令人火大。你要教别人之前，自己应该好好学一学吧？”凶狠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到尤利身上。尤利抖了一下，害怕地抓住我的手。

“既然如此，大成你教教朱利不就好了？”阿友哥开玩笑。

“我哪有那种闲功夫！”

“朱利，你没有加入乐团吧？那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表演？下一回现场演唱，我跟大成要组团去玩玩，朱利要不要也一起上台？这么一来，在录音室时就能请大成教你了。”

“喂，阿友，不准因为你个人的贪念擅自决定！”古河大哥在桌子下用力踹了阿友哥一脚。

“不过这家伙超有吉他天分耶？大成教他正确的吉他弹法，而我就负责教他床上的技巧。”我也踹了阿友哥一脚。

“下一次现场演唱是何时，”喂！尤利！你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啦〡

“下个月的二十四号。活动名称叫做‘Snow Crash’。因为是平安夜，所以会在能容纳五百人的大场地举行。”

“击诞节吗……”

尤利皱眉。

“我大概会去哪边的派对吧，反正不想去，就休息好了。”

“我们那边是从中午开始喔，晚上是私人时间，就是让各位把握机会好好亲热一番的意思啦。”

“嗯嗯 既然如此，不过。找应该没办法去录音室练习。还是抱歉了。”

“那当然啰，你可别当真呀！”古河大哥吐出这句话。

“难得我找到连朱利都肯定会热血沸腾的曲目，真是可惜。虽然是圣诞歌曲，不过可是法国作曲家、呃、名字我忘了、奥、奥乃——”

“奥乃格（Hongger）？”

我与尤利同时说出口。不由得转头看向对方。

“就是那个。”

圣诞歌曲。八成是阿瑟 奥乃格的〈圣诞清唱剧（Une Cantate de Noel）〉。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二十分钟左右的

小型合唱曲，是充满戏剧性的名曲。在日本几乎没有半点名气，真亏他找得到。尤利的双脚在桌下摆动。

“哇！我想听，我想听i”

在国外，奥乃格同时也是因许多电影配乐广为人知的名作曲家。自从我拜讬阿友哥帮我剪接钢琴协奏曲与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他似乎就迷上了古典乐。在圣诞节演奏奥乃格的作品，而且还是在Live House，连我都想听听看了。

“直巳，你连奥乃格也知道呀？真厉害。真冬说她从来没听过，我以为他在日本没有名气，难过得很呢。”

“真冬感兴趣的是德国以东的作品，这也是没办法的。”

不过他在日本的知名度确实不高。

“真好，奥乃格呀，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的现场演唱听到他的作品。会是怎样的编曲呢，我真想听听看。”

“如果只是当观众就没问题了吧？我再送票给你吧。”

“嗯嗯，我试着排开行程好了……”

尤利真幸福珍我羡慕地想。

平安夜音乐会。

不是再适合不过了吗？

等等。这会不会太直接了？总觉得我的想法昭然若揭。不，这样好吗？应该说，我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吧？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怕的？

将LiveHouse的喧噪远远抛诸脑后，我陷入沉思。直到旁边有人啪啪地拍打我的脸颊才回过神来。

“直巳？你怎么了？”

尤利不如何时来到身边，他那可爱的脸庞与手掌近在眼前，我差点没向后倒，从椅子上摔下去。咦？奇怪？古河大哥呢？

“大成要准备上台，所以到里面去了。”阿友哥露出受不了你的表情说：“我也差不多该去搬器材了，你们两人慢慢听吧。”

“啊、请、请等一下，阿友哥。”

我从椅子上跳下，朝皮肤黝黑的DJ高大的背影冲过去。棒球帽转过头来。

“你刚才说的圣诞节现场演唱，有预售票吗？我想要两张。”

阿友哥侧着头。

“是有啦，你要跟朱利一起来吗？我会跟你收钱喔。”

“不、不是，不是那样。”

正要脱口而出时，我察觉来到我身旁的尤利看着我脸庞的视线，不禁慌乱起来。

“我会付两张票的钱，不是跟尤利，而是别人的。”

“啊啊，是别的女生吗？小直真是个花花公子呀。”

“我也这么认为，直巳应该收敛一点才是。”

“朱利，跟这种没用的家伙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你应该找个更好的对象才对。”

“不过，相遇就像是交通事故嘛。没办法，谁叫我正好撞上了像直巳这样的呆瓜呢？”

我只不过是想买票而已，为什么这两人要说成这样？我真想哭。

“你要跟谁去？……真冬吗？”

尤利将脸凑过来，在我耳边细问。我不敢直视他的脸，刻意将视线朝向舞台的光线，点头。生日时，就送她奥乃格的唱片当礼物吧，哲朗收藏的唱片里应该找得到。如此一来，就有藉口在圣诞节约她出来了。虽然不晓得她会不会答应。

这时，尤利突然踩了我的脚。

“你做什么啦？”

“你用不着特地在我面前做出这种重大发表吧？也稍微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嘛。”

“明明是你要我快点决定的——好痛好痛！”竟然还用力转了几下。

“我是说过，我是说过！”尤利像个孩子一样发怒。“竟然在圣诞节用双人套票约人去听音乐会，真不像直巳！”

“真抱歉喔。话说回来，对方也不见得会愿意跟我一起去……”

“怎么可能会不愿意！”

“是、是吗？”

“现场演唱五点就结束了耶，之后再尽情约会吗？打算去迪士尼乐园吗？你这家伙，对象是谁？该不会是响子吧？”阿友哥说。

“要是我才不会去游乐园，会直接上旅馆喔。”神乐阪学姐说。

——等等，咦咦咦咦咦咦咦？

突然从阿友哥庞大身躯身后出现了个高挑身影。十一月都快结束了还穿着迷你裙（虽然是羊毛），毫不吝惜地展现自己双脚的线条，针织短外套与迷你裙之间的肚脐若隐若现。神乐阪学姐今天没有将头发绑起，而是自然垂在身后，显得更加成熟。

“学……姐？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叫？因为大成与阿友都会出场，所以我才来听的。真是巧遇呀，年轻人早知道你也打算来，直接约你就好了。虽然这么想……”

神乐阪学姐倏地靠近，露出性感的微笑挽住我的手臂。我虽然大吃一惊，却无法逃跑。

“像这样偶遇，更能再次确认我们之间那肉眼看不见的羁绊，我真高兴。”

“咦？啊、是、不对。”

我的大脑陷入最大限度的混乱，就连想甩开学姐那轻抚我下颚的手指都办不到。

“你也要来的话，昨天先跟我说就好啦，我可以载你来的。”

“阿友的车不是被器材塞满了吗？我可不希望车子在颠簸的田园小径上行驶时，被取样机与混音器夹在中间呢。”

“不用担心，我最近整理过后车厢，副驾驶座已经为响子空出来了。”

“而且阿友每次开车路过旅馆时，都会问我‘休息或住宿，你喜欢哪种？’之类的话，这可是性骚扰喔。我已经决定只坐在心爱的人身边了。”

在莫名其妙的对话进行当中，学姐紧紧抱住我的手臂。

“不，可是这家伙刚才还说圣诞节要跟别的女人——”

“没错，关于这件事，希望你详细说明。”学姐将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将我转向她。

“不，这个嘛。”

她为什么想知道？学姐那略微湿润的热情视线烧灼着我的眼睛，令我不禁转动脖子想要寻求救援。

“……直巳真的是个花花公子呢。”

紧紧躲在我身后的尤利小声地说。什么嘛！连你都这么说！

这时，学姐的手加诸在我肩膀上的力量突然消失了。

甩过头去，学姐睁圆了眼，视线越过我的肩膀看着前方。Live House里既暗又吵，再加上尤利身材娇小，学姐似乎现在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朱利安 弗罗贝尔？”

从学姐的唇中溢出这个名字。我被她的气势慑住，身子挪向一旁。与学姐四目相交的尤利露出疑惑的眼神点点头。

一步，两步，学姐走近尤利。原本以加她会握起他的手，没想到她却从两侧捧住尤利的小脸。喂！我在心里吐槽，却无法出声。因为那时，两人身边被奇特颜色的气氛所包围。周遭的喧噪似乎也一瞬间萎缩了。

“有二就有三’这句俚语，据说原本是法文。是真的吗？”

明明只是轻柔的细语，但我却能清楚听凶学姐的声音。突然说这个做什么？

尤利满脸通红，只眨了眨眼回应。

“没有二就没有三。”

他用法文轻声回应学姐。

“嗯。一年前的我，原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被男性吸引了。没想到第二次却来得如此干脆。”

不知为何，那时学姐的视线有一瞬间投向我，但立刻又转回尤利脸上。

“更没想到第三次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呃？”尤利那水汪汪的大眼眨呀眨的。“我日文不太好，听不懂你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是爱的告白喔。”

我下意识扯了学姐的后襟。“你想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做什么？”

“因为面对的是强敌法国，加上我国的得分能力不强，所以作为日本代表，我认为应该从一开始就要积极出击。”

“什么意思呀？不要擅自当代表！这可是日本国耻，拜讬你别这样！”

“那个，不过我心目中的对象已经有两人了。”尤利说。

“没关系，我有三人，刚才才增加为四人而已。”

学姐一边温柔地用手梳理尤利柔顺的金发，一边轻声回答。

“像这样一个个增加不会显得不够诚实吗？”

“这并不是一个个增加，而且不承认自己受到吸引，便是对自己不够诚实。这样的人面对其他人也不会诚实的。”

喂，对话成立了喔，真不敢相信。光靠我一个人已经不足以吐槽了，我转头向阿友哥求救，但黝黑DJ那高大的身影却突然消失无踪。我慌张地四处张望，发现了在舞台上一边说着“加油喔！”一边挥舞棒球帽的浅黑色手臂。那个混帐，竟然丢下我一个人先溜了！

“将这份积极分一半给直巳比较好喔？”

在学姐的臂弯中，尤利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说得也是，我也这么认为。年轻人，啊——”

“为什么？”

“我要分一半积极给你。”

为什么我非得张开嘴不可？虽然这么想，但我还是没能问出口。我认识学姐将近一年了，也学到了不少。相对地，我抓住尤利的肩头，将他从学姐身旁拉开。

“直巳，你在嫉妒吗？”

“不要连你都胡说八道！”

“因嫉妒而焦躁的人应该是我们才对吧？”

学姐凑到尤利身后小声地说。

“没错，如此一来我们就是敌人了吧？”

为什么这两人有办法正常交谈？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们俩干脆一辈子讲下去吧。当尤利转身再次与神乐阪学姐四目相对时，Live House里的照明灯突然熄灭，只剩镜球洒落的蓝白色光点，滑过正在摇摆的观众身上。

不知何时，我的双脚脚踝已经浸淫在厚重深沉的合成弦乐器发出的不和谐音当中，水位持续上升。手臂、胸口、颈部、全身都被充满在漆黑Live House中的弦乐音吞没。雷射光在舞台上跃动。观众开始骚动，吉他手与主唱的身影如同雷云的影子般烙印在黑暗中。即使在激昂的鼓动与欢呼声中，我还是清楚听见了尤利对学姐说出的话。

“——我的敌人，你叫什么名字？”

以及学姐回答的声音。

“神乐阪响子，恋爱的革命家。”

３、高丽菜、巧克力百汇、圣诞老人

回家之前，我去表演结束后的庆功宴稍微露了脸，不经意地试问阿友哥那场圣诞节现场演唱的票价。一张四千圆。好贵，相当于职业的价位。不过阿友哥说：“没办法，因为会场很大。这可是很气派的活动喔，而且已经打八折了。”一旁的尤利反而对票价如此便宜感到不可思议。若是古典乐的知名演奏家，票价也会如字面上一样，等级完全不同。

原本应该在跟古河大哥拼酒的神乐板学姐跑来我身旁。“你们一直在说圣诞节怎样怎样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她这么问，我只好赶忙结束话题，抓着对酒显示高度兴趣的尤利离开居酒屋，踏上归途。

“那么，虽然我不会祈祷你成功，但还是会支持你的。加油啦。”

道别时，坐进前来迎接的车子，尤利这么说。

“什么意思嘛。”

“所以说，我会祈祷你去邀请真冬，然后被她狠狠拒绝，哭着跑来找我。这么一来我就会好好安慰你。”

我正打算回些什么而张开嘴时，车门己经关上，扬长而去。

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后，我没有去准备晚餐，反而直接走向仓库。一边被灰尘呛得咳个不停，一边想办法找出我想找的唱片。阿瑟。奥乃格作曲的交响乐章〈太平洋二三一〉与合唱曲〈圣诞清唱剧〉的黑胶唱片。好，先确定礼物了。

回到寝室，我拿出记帐本啪啦啪啦地翻着，将尤利的话反刍了好几次。没错，真冬也有可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但尤利也说她“怎么可能会不愿意！”到底是哪个啦？

不育接向真冬确认，是不会知道答案的。

在那之前，还有该做的事。

由于之前买贝斯时花了一大笔钱，我每个月的零用钱减少了许多，而且这个月还去听了现场演唱。附带一提，我们家的家计也相当吃紧。

离开寝室走下楼，客厅传来〈波希米亚人〉鲁道夫那一幕的旋律。是贫穷诗人穷得连取暖用的柴薪都贝不起，只好将自己的原稿烧掉的场景。我在客厅门前叹了一口气。每次稿费迟迟没有进来时，哲朗总是会将曲子的音量调高。

“八千圆——？”身穿运动服、在沙发上躺成难看姿势的吾父哲朗。挑着眉不高兴地说

“我说你呀，你明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情况还敢这么说？我跟你的零用钱都为了负担生活费减少许多不是吗？八千圆可是笔大钱耶！大钱！”

“我知道，可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几个月前，哲朗因为没有半点干劲几乎没有接任何工作，再加上积欠的稿费，我们家的厨房已经火烧屁股了。

“你知不知道八千圆有多难赚，你也知道我们业界的人有多小气吧？要花钱可是很快的哩！

昨天我去的酒店一套也要八千 等等等等小直弟弟你不要拿菜刀出来！骗你的骗你的我没去酒店啦！才没有那个钱哩！”

“反正迟早会被揭穿，为什么还偷偷摸摸地去浪费钱？”

“不是啦，我本来想说用赛马赢得的钱去填补，就不会被小直发现了。”

“赛马？你说赛马？你又跑去赌了吗？明明之前输得一塌糊涂？”

“啊哇哇哇哇！不是啦！那个、你听错了啦——我是说去GAY BAR（注 赛马与GAY BAR的日文发音相近）啦！”

“尽说些无聊的谎言，这不能当成藉口！话说回来，你最近都没在工作吧？为什么要拒绝宣

传品的委讬？”

“我也有身为评论家的自尊心，再怎么说我也是知识阶级！”

“只会打探尤利小道消息的家伙少以知识分子白居！”

“啊，说到这个，你帮我问到朱利安的三围了吗？”

“他可是男的耶！而且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真笨呀小直，身处于价值观多样化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资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只有像我这种职业的业界流氓而已！”

评论家的自尊心跑哪儿去了？

“总之我的机会现在还没出现，所以不可能给你零用钱的。削减餐费如何？”

“已经削减了。我的高丽菜料理变化方式，已经在这两周全部用光了。”

“唔哇，我都没发现。这么说来的确全是高丽菜呢，真不愧是小直弟弟。怪不得美香、亚理纱、蕾娜还有小葵都跟我说：‘哲朗，你最近瘦了耶！’”

“你到底去过几次酒店呀？这个混帐家伙！一

“对不起对不起！”

在从高大音箱流泻而出的摩姆斯咖啡馆热闹的主题中，哲朗在沙发与桌子之间窜逃着。

“对、对了小直弟弟，我想到重振我们家财政的好方法了！”

“……是什么？”在电视与观叶植物之间追赶着哲朗的我叹了口气，姑且一问。

“向美沙子借钱。”

“你连身为男人的白尊心也没有吗？”

“哈哈哈！要是有那种东西我就不会结婚、也不会离婚、当然更不会生下小直了。”

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还有，能不能不要摆出“要好好感谢我喔？”的笑容呀？

“而且，你要用什么名目向她借钱呀？”

“这个嘛，打电话是小直的工作。”

“为什么！别开玩笑了！”

“谁叫美沙子都不肯跟我说话嘛！自从离婚前半年起就是这样了。回想起来我那时就已经失去一位家人了呀……”

“此时此刻，你又要再失去一位了。”

“小直弟弟不要丢下我呀！”

吵死了，不要抱着我。我将哲朗踢飞后走到电话旁，当然不是打给美沙子，虽然不知道这个臭老爸怎么样，但至少我还是有身为男人的自尊心。我拨给出版社，虽然是周六晚上十点，但杂志编辑部可不比一般公司，这时间还是有人会在。我告知自己是桧川哲朗的儿子后，便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如何用高丽菜排列组合出两周的菜单。当我说出周五做的高丽菜卷是用高丽菜包高丽菜心时，电话那头的男子（我猜是总编辑）忍不住痛哭出声，含泪表示“一定会在周一将稿费汇给你！”之后挂了电话。

“……小直，就算没有我在，你一个人也能好好生活对吧？”

“哲朗，你有投保吧？”

“对不起，是爸爸错了，我会给你八千圆零用钱的，请你别生气了。”

不，我并没有打算要威胁你。不过，太好了。虽然依真冬的回答，一切努力也有可能白费。“不过蛯沢真冬家的门禁很严吧？干烧虾仁也很爱担心呢。” 。

“咦？你、你在说什么？”哲朗突然这么说，我一下子慌了手脚。

“而且住宿八千圆不会太贵吗？我知道更便宜的旅馆喔。”

“你到底在说什么啦！”

周一中午时，我才向真冬提起圣诞节的事。

其实我原本打算在晨练见面时不经意提起的，但毕竟编辑部那边只有给我口头约定。为了避免发生真冬答应后却没钱买票的窘况，我还特地在午休时间溜出学校，前往银行确认帐簿。确定稿费汇入后，我才返回学校。

“小直，你去哪儿了？小菜都吃光了啦！”

手拿便当盒的千晶用筷子指着我。我将自己的便当递过去后，她立刻打开盒盖，物色起里面的食物。

“快看快看！这个看起来虽然很像炸鸡，但其实全都是高丽菜喔！好厉害！”

千晶将我的便当秀给正在隔壁桌拆开三明治包装的真冬及其他女生。不，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拜讬你别张扬啦。

“小直从以前就很擅长这种作法呢，像是把豆腐做得跟汉堡排一模一样之类的，我好想再吃一次喔。”

在眼睛眯成一条线的千晶另一侧，真冬交互看了便当盒与我的脸好几次。寺田同学及其他班上的女生也全都聚集过来，“这真的是高丽菜吗？”引起一阵骚动。

“明年的校庆就开桧川餐馆好了。”寺田班长的提议让女孩子们开心不已。“小直，你用豆腐做巧克力百汇好不好！”“用高丽菜做蛋糕！”最好是做得出来。

这时，真冬小声地说。

“……千晶从以前就经常吃直巳的料理吗？”

“嗯，他们经常找我去参加派对之类的活动，像是圣诞节时。叔叔每年都会秀一下他新买的音响设备。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不过小直的料理很美味。”

真冬板起脸，视线从千晶移到我身上。呃，怎么了？

“你们每年都一起过圣诞节吗？”

真冬突然这么问，我心脏狂跳。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先主动提起圣诞节的事。

“几乎都一起过吧？”千晶代替我回答，同时看着我，眼里浮现意义深远的笑意，我只好点头。我可以从传来的杀气感觉到，在女孩们形成的人墙外，班上的男孩子全都竖起耳朵倾听着。

“竟然每年都与相原一起过。” “小直去死吧。” “给我去吃高丽菜蛋糕。”还能听见充满怨气的低语，这与真冬视线的合体招数使我无法招架。在随意吐出一些敷衍的话语后，我逃出教室。

来到民音社练习室，我将贝斯接上扩大机，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变得平缓后，坐在圆凳上叹了口气。

喂，你为什么要逃跑？

不是从出乎意料的方向切入圣诞节的事了吗？就顺势询问真冬的意见嘛！问她今年有空吗？打算怎么过？这不是很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全班同学全都在看，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么问，肯定会引起大骚动。不过在这之前，真的能找到机会说出口吗？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毕竟我从来没有在圣诞节约过女孩子。虽然千晶经常来我家玩，不过那是哲朗找她来的。

如果能成功约到真冬——两人独处。从Live House回家的路上、在夜空下、在圣诞歌曲回荡的街道上一同漫步。像是Wham一合唱团（注：80年代英国著名乐团）啦、山下达郎啦、或者是s'z的……等等，为什么全是失恋的歌呀？我用力甩头，将脑中的旋律甩掉。真不吉利。

试着想起更平常的圣诞歌曲，我握住琴颈。或许能够给自己勇气向真冬开口也说不定。

探寻琴弦的手指，终于弹出缓慢的琶音。

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记得完整的拉丁文歌词。〈圣母颂〉，古诺作曲。这首〈圣母颂〉的

伴奏。是直接将巴哈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册第一首拿来套用的。

这是某一天，真冬头一次为了我而弹的曲子。

在位于世界尽头的那个垃圾场，为了找出这把贝斯而弹。

我是从何时起喜欢上真冬的呢？我哼着圣歌，回想与她共度的每一天。

相遇的春天，擦肩而过的夏天，分离的秋天。

我们之间，总是被音乐联系着。

或许不该如此。我并不打算责怪音乐之神，但现在的我连确认真冬的想法都办不到。总是让歌曲将无法化为言语的想法传达出去——

身后的门轧轧作响，我吓了一跳，将嘴边的旋律吞了回去。指尖冻结在弦上。回过头去，门缝外有着宝蓝色眼瞳与栗子色头发。

“啊，抱、抱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呀？

“你可以进来的。”

午休时间吃完便当后，一样要集合到练习室练习，不能因为我想思考负面的事就霸占整间练习室。真冬怯怯地滑了进来，瞄了外面一眼就将门关上。

“啊——”“呃——”

声音重叠在一起，我们看了彼此一眼，视线立刻落到地板上，沉默不语。憋了一口气，鼓起勇气再度抬起头来想要说话，却发现对方也同时抬起头来，又移开视线。我们在搞什么呀？

真冬在圆凳上坐下。我没抬头，因此只能看见她的脚。不自然的静寂沉淀在练习室寒冷沉重的空气中。不妙，得说些什么才行。难得、难得只有我们二人独处呀。然而，我还是说不出半句话来。

仿佛快被时间压垮、变得像蜡一样的我们之间，模糊的声响突然从遥远的向阳处钻了进来。喇叭与长号的二重奏——是管乐社在练习吧——演奏的是耳熟能详的旋律〈普世欢腾〉。随着同一个地方反覆了好几次，速度也越来越快——等等，喂？为什么变成鲁邦三世的主题曲了？我差点跌倒。真冬也在同时生气地站了起来，打算转过身去。

四目相对的我们，不由得笑了出来。真冬甩了甩栗子色的长发，又坐回椅子上。

“管乐社每年在定期公演时，似乎都会故意那样恶搞喔。”

“我也做过这种事。”

那还真是出人意料。没想到真冬竟然也曾胡来过，真是难以想像。

“我在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G大调的赋格中混入了〈圣诞老人进城来〉，为什么我非得在圣诞节举行独奏会不可？当时我这么想。但是竟然没有半个人发现，让我更感到悲哀。”

“啊……”

我说不出话来。真冬的表情暗了下来，抱住抬到椅子上的双膝。

是吗？连平安夜也要工作呀。不过去年呢？当时她应该已经不再弹琴了。

“我去年与日登美两人一直关在家里。”

目登美是……呃、对了，是松村小姐。那位负责管理蛯沢家的年轻女性，总是既神秘又面无表情。

“伯父呢？他那时应该已经不在日本了吧？”

“爸爸去演出贝九（注：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原来如此。若干烧虾仁会在年底来日本，一定都是因为硬排了贝九音乐会到行程里去吧？呃，那么……我下意识深呼吸。

“……那么，今年呢？”

真冬的发梢抖了一下。那阵颤抖似乎也传到我这里来了。

说出来了，我竟然问了。回过神来，我的视线又落在地板上。得好好看着她的脸才行。

我与真冬四目相对。

如大海般湛蓝的瞳孔满是不安。

“呃、就是、今年的圣诞节，你、有没有、什么、预定行程、呢？”

突然紧张起来，视线落在真冬嘴唇附近的我拚命挤出声来。

真冬缓缓摇头。

“我想，应该跟去年一样……” 。

某种不可思议、带有温度的事物从下腹部涌上来，在肺部正下方跃动着。现在不是开心的时候，重点是接下来，快点说出来呀我。

“那么、那个……一起——”

我紧张得不得了，连话都忘了怎么讲。一起？只听见这句话，真冬侧着头。

这时，练习室的门突然打开。鲁邦三世的主题曲倏地清楚流入，真冬的长发也随风飞舞。吓了一跳回头的真冬身旁站着修长的身影。我原本到嘴边的话也吞了回去。

“响子……？ ”

真冬喃喃自语的声音颤抖着。我则是因为有人出现干扰，才发现连耳根子都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

“刚刚好，你们俩都在呀。”

学姐手扶着门，露出毫不掩饰的微笑。

“真是的，学姐，你太强势了啦！”

学姐的背后传来声音，千晶探出头来。她与我视线相对后，在我与真冬的脸上交互看了几眼，鼓起腮帮子。到底是怎么了？

“下一次的现场演唱决定了。”

学姐抓住千晶的手走进练习室，这么说着。

“咦……”

为什么突然决定……不，这个人平常就是这样。真冬也吓得往墙边退。学姐从怀里拿出一张影印纸，在吉他扩大机上摊开来。

“正确的说，还没确定能够上台。毕竟是很大的活动，也会有职业乐团参与，所以能否上台得取决于审查的结果。是很适合我们的下一个舞台吧？”

“咦、啊、是……”

我将视线移到那张纸上，僵在原地。

活动名称为“SnowCrash”。好像在哪儿听过——对了，那时在LiveHouse里，阿友哥曾经提过……

“……时、时间是？”

虽然我早已知道，纸上也写得清清楚楚，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愚蠢至极的问题。神乐阪学姐露出我所见过最灿烂的笑容回答。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

４、两个旋律、两个歌声

这是我第五次看见那辆车。

正因为是第五次，拐了个弯、走到能够瞥见我家车库位置的瞬间便能得知。冬天白昼短暂，太阳早已西沉，在玄关灯的照射下，黑色进口车的引擎盖隐隐透出光芒。此外还能听见震天价响的管弦乐团演奏。

就算逃也没用（毕竟这是我家），我叹了口气，打开玄关的门。

“所以说你试一次看看嘛！一定很有趣的！既然要忠实呈现，这里也应该忠实才对吧？”

“别说蠢话了！这可是因为独唱者在首演时唱不出高音，才会加写的替代旋律！”

“不过出版的谱上也有呀，试试看嘛，搞不好意外地合适哩！”

“你想把我的舞台搞砸吗？而且只为了这段旋律找第二位男中音？真是愚蠢至极！’

“不然你自己来唱呢？”

“别开玩笑了！”

当我走进客厅时，哲朗与蛯沢千里两人隔着摊放好几张纸的桌子，吵得正激烈。震耳欲聋的

贝多第九号交响曲从中流溢出来，即使如此，二人的音质也丝毫不输给乐团的演奏。一边是西装笔挺、头发花白的名指挥家，另一方则是穿着邋遢运动服、活像流浪汉的业界流氓。但若是亲眼见到这二人彼此指着鼻子大骂的景象，或许就能相信他们真的是同学。

原本我打算趁他们不注意悄悄穿过厨房，却被叫住了。

“小直你回来啦，你听我说喔，干烧虾仁他真是的！”

“对了，你也来说说他吧，桧川这家伙竟然提出如此胡来的编曲提案。”

所以说，为什么要把问题丢给我？我的肉体与精神都已经很疲惫了耶。学姐昨天突然决定参加现场演唱，因为还有审查，练习扎实得要命。

而且——平安夜也无法约真冬出来了。

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哲朗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桌前坐下。眼前摊放着的是第九号交响曲的总谱。

“呃……是什么情况？”

“干烧虾仁想在今年年底演出的贝九中，尽可能地将贝多芬当初的创作意图忠实呈现。因此将华格纳与魏因加特纳等人的改编全都删掉！”

“喔……”随便他啦。

“真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要连最后一个乐章里，小号被虫蛀掉的部分都完整重现哩！哎呀呀呀真令人期待，到时我一定会好好写篇评论抨击。”

由于作曲家的手稿上有许多问题，因此后世的人多会为贝九增添各式各样的编曲，这已经算半惯例了。也就是说，如今我们所听到的贝九（无论是好是坏）与贝多芬原本意图创作的曲子有很大的差异。干烧虾仁想要将其还原嘛？

“所以呀，男中音的宣叙调部分，一开始的地方其实有两个旋律。我就问他，那边也按照乐谱改成二重唱如何？结果干烧虾仁他说不要。”

“那当然了，因为那里并不是二重唱。”

“有什么关系，就试试嘛！小直弟弟你听听看！干烧虾仁你唱第二部。”

哲朗停下CD，按下录音带播放键。传出的是干烧虾仁对乐团下达指示的声音。大概是在练习时录的吧。接着开始的贝九最后一乐章，弦乐与管乐激烈的不和谐音彼此撞击、崩落后再次激昂。我身旁的两名中年人引吭高歌：“喔！朋友呀！”的二重唱使我头痛了起来。这些家伙在搞什么呀，明明年纪都不小了……

“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停止歌唱关掉录音机，干烧虾仁吐出这句话。

“为什么？我们的气息不是很一致吗？我知道了，我就上台唱第二男中音吧，演出费会算你便宜一点，再怎么说我当初也是声乐组的呀。小直弟弟，我唱得怎么样？”

“请让我回老家……”

我已经到极限了。我可不是为了与中年男子们搞笑才出生的！

“老家是哪里呀？美沙子家吗？”

“你这么认真询问我很困扰的……”只要不是这里，哪里都好啦！干脆真的逃去美沙子那里算了。

“不过美沙子到月底为止都在香港，现在不在家喔。因为那家伙的公司明年要进军中国了。”

“你为什么会知道？”

哲朗明明说离婚的妈妈与他见面时，总是会将他批评得一无是处，也不肯开口跟他说话的。

“哈哈哈，因为那家伙其实还是很迷恋我的。偶而打电话时，她就会说：‘我从几号到几号因为预定有这些那些事情要忙所以不准打电话来！’虽然说话带刺，还是会把行程表告诉我喔。真不诚实，很可爱吧？”

“既然如此就不要离婚嘛！认清现实啦！现实！”

“要是我办得到，当初就不会进入音大啦。”

“不要把我跟你混为一谈，桧川。我可是以当上职业音乐家为目标入学的。”

“干烧虾仁你明明也离过一次婚，少装酷了，我们是伙伴吧？喔喔，朋友呀！我们一起歌唱

愉悦、充满欢乐的曲子吧！”

接着哲朗又开心地再次唱起了〈快乐颂〉，我丢了叫个坐垫让他安静下来后，拿起贝斯与书包准备走出客厅。

“啊，咳嗯。”

身后的干烧虾仁清清喉咙。我有不好的预感。

“其实今天我来这里，是有事想问你。”

我将手放在门把上，努力地忍住那股扩散至全身的无力感。原来如此，说得也是，每次都是

这样嘛。

将贝斯放到沙发旁俊 我再次耻下来。

“呃、嗯。请问有什么事呢？”

虽然不用问也知道，一定是关于真冬的事。干烧虾仁将十指合握的双手举起撑住下颚，犹豫

许久开口说到：

“我今年的贝九音乐会只到二十三日之后就休息了。”

“是。”

“也就是说、那个……”很难得地，干烧虾仁移开视线、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口。“我偶尔

也想与家人共度圣诞节。”

我知道自己的背后正冒出奇怪温度的汗水，也大概猜出干烧虾仁是为了什么事来到我家的了。真想逃跑。

“没想到昨天我这么说之后，她却说没办法。真冬在二十四日似乎已经有约了。”

不要抬眼看我啦，很恶心耶。

“然后、嗯、我问她要去哪里，但她不肯回答。”

“我知道喔，车站前的百货后方不是有汽车旅馆吗？一定是那里啦。因为这附近只有那间旅馆住宿要八千圆呀。”

“哲朗你闭嘴……”

我连吐槽的力气都没了。“你说旅馆？”虽然干烧虾仁气得站起来，我也没力气安抚他了。

反正那八千圆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我回想起昨天午休的事。我与真冬两人在练习室时，神乐阪学姐突然冲进来，并宣布现场演唱的行程。

先回过神来的是真冬。

“……审查？”

“没错。这可是正式的商业活动喔，我勉强在最后一刻挤进去了。带子已经送出去了，下个月初审查，是现场演奏。”

学姐环顾狭窄的练习室。千晶在学姐背后抱胸露出无奈的表情，真冬靠着音响设备，我则是过于吃惊，必须用手撑着贝斯扩大机才能勉强稳住脚。虽然早就已经多次体会到了，但这真是惊人的机动力。学姐应该与我一样，是在上周六从阿友哥那里得知这场圣诞节活动“Snow Crash”的才对。

“我已经确认过各位同志在平安夜没有其他活动了。这次也都能与我一同战斗吧？”

笑容满面的询问，学姐再次环视我们每个人的脸。

真冬似乎非常犹豫地瞄着我。我们的平安夜就这样破碎、飘荡在彼此之间。怎么办？

倏地，真冬移开视线。

“已经决定好审查持要表演的曲日了吗？”

听见真冬如此询问学姐的声音，我感觉到救命绳索应声断裂。我们平安夜的约会——不，虽然还没好，但……

“……这样好吗？”

千晶从学姐的肩后探出头询问。不晓得是在问我或是真冬，也不知道她想确认的是什么。

但是，真冬微微点头，走近吉他扩大机拿起印有活动简章的纸。

“迪斯可风格的活动？那我们也要求演这一类的曲子吗？”

“这个嘛，那个场地原本就是俱乐部，那个年龄层的客人比较喜欢这类的曲风，但若只是投其所好也太无趣了。我有几个腹案。”

学姐从吉他盒后拿出几片MD，堆到代替音响的吉他扩大机上，接着取出几捆乐谱。

“审查有二十分钟。所以其中 半我打算表演帕萨喀亚舞曲（注 巴洛克时期的乐曲形式之一，低声部持续演奏同一音型，高声部变奏的三拍子舞曲〉让评审吓破胆。”

“我也认为能用的手段要尽量用，如果你想，连续表演二十分钟也没有问题。”千晶从扩大机旁挤进来加入话题。

“我们有双主唱这个优势，所以我想在后半段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还想用合成器、校庆时有点失败。”

“我虽然赞成，但这在视觉上还有许多问题，还得再想想办法呢。”

“对了，如果跟吉他同步——”

我只能独自呆立在原地，看着三名女性表情认真地针对曲目交换意见。在神乐阪学姐捏我的脸之前，完全无法动弹。

“……弟弟，小直弟弟？”

脸颊被啪啪地拍打，我终于回过神来。哲朗的脸近在眼前，我下意识向后退，差点往后倒下去。靠在沙发上的干烧虾仁也用厌烦的眼神看着我。惨了，我刚才呆了多久？

“干嘛发呆呀？想云游到火热甜蜜的平安夜，至少等到十二月再说吧。”

“才、才不！”

我注意到干烧虾仁正用吓人的表情睨着我，连忙吞了回去。

“呃、那个、总之，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想的那样是怎样呢？你该不会又想跟真冬在外过夜了吧？”

“就是呀小直，休息只要四千八百圆而已，所以不要住宿啦。”

“哲朗——！” “桧川你给我闭嘴！”

“不过平安夜时旅馆可是人蛇杂处哩，我可是出于一片父母心才提出忠告的。”我不需要那种父母心啦！

“总、总而言之！”我将哲朗踢飞，转向干烧虾仁，提高音量。“并不是只有我跟真冬两人。那个，那天有现场演唱，在二十四日。”

“现场演唱……？”

干烧虾仁的脸色变化了至少七次，一下涨红一下刷白的。接着，他呼地吐出一大口气，将身子深深埋入沙发中。

“又是乐团呀？都已经讨论到明年要继续开演奏会了呀。”

他的声音难掩不悦。

“她也有继续练琴吧？”

“那当然了。不过说真心话，我还是反对真冬玩乐团。”

“为啥——为什么呢？”

“据松村说，她练琴的量比两年前多出许多，即使如此，也仍继续练吉他。你也知道这有多勉强吧？”

我下意识双手握拳。练习量增加？以职业钢琴家的标准推算，乐团放学后在社办练习到六点，若是回家后又接着练六个小时的琴，就已经是半夜了。比这还多吗？她几点才睡？

“这都是真冬依自己的意愿做的，乐团也是。但我想你也清楚，那孩子有不顾身体勉强自己的坏习惯。”

对此我也只能点头。

“所以，该怎么说呢？那孩子是想与你在一起才会继续练团的吧？如果由你来对她说，已经没有这个必要——”

“请您别开玩笑。”

我的声音仿佛按住了一把钝刀，干烧虾仁不由得将话吞了回去。我也知道这么说很过分，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真冬她……不是、不是为了这种事参加乐团的。因为她是feketerigo的吉他手。因为喜欢学姐、千晶……和我一同创作的音乐。因此她才会在乐团里。”

比起干烧虾仁的话，我口中说出的话语更是深深刨着自己的胸膛。干烧虾仁只是垂下眼，叹了口气。

“……是吗？真抱歉。”

我摇头。照干烧虾仁的话做才是对的，我真想踹死这么想的自己，丢脸死了。

比起我，真冬选择了乐团。虽然我自己也很清楚这种想法不正常。

“真冬就拜讬你了，有什么事再请你告诉我。”

干烧虾仁突然以沉稳的语气这么说，站了起来。

“打扰了。”

哲朗躺在沙发上挥挥手，我没有站起来。只听见玄关的门打开又关上，以及外国车低沉的排气音在深夜中逐渐远去。那个人究竟是来做什么的？该不会真的只是为了说这件事而特地跑来我家的吧？

“那家伙还挺中意小直你喔，所以才会常常跑来。”

“咦、咦咦、咦咦咦咦？”

干烧虾仁吗？我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会令他中意的事呀？

“还有，他在日本只有我这个朋友啦，一定很寂寞吧。”

“那还真是寂寞的人生呀……”

只有哲朗一个朋友吗？搞不好没有半个朋友还比较好。

“……那么，真冬何时要到新爸爸这里来打招呼呀？”

“你从刚才开始就吵个没完！真是的！”

“因为你已经直接讲了真冬的名字好几次，但干烧虾仁却完全不在意喔。连爸爸都承认啰，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啦。”

“咦？骗、骗人！”

这么说来，或、或许真是如此。呜哇！怎么办？干烧虾仁会不会暗自生气呀……？

“快点订婚吧，我也想快点看到蛯沢真冬穿和服呀。”

“你自己去订啦！”

没想到哲朗真的用贝多芬的音乐当背景，一个人就这么玩起订婚扮家家酒来。我捂着再度痛起来的头逃回寝室。

“停——！”

在爵士鼓后的千晶大喊出声，将紧握鼓棒的双手举了起来。我停下拨动琴弦的手指，擦掉额头的汗。

学姐与真冬都将琴颈换到右手停下余韵。前一瞬间还充斥在民音社练习室狭小空间中的摇滚乐节拍，在我耳中化为扫兴的疼痛。

三人同时看向我。无法承受真冬询问般的视线、学姐挑弄般的视线、以及千晶那带有激烈情感的视线，我只能将目光落在手中的贝斯上。

在令人窒息的练习室热气中，我听见学姐唉地叹了口气。

“相原同志，由你来说吧，我猜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但现在年轻人只听得进去你说的话。”

千晶点点头站起来，将鼓棒指着我。

“不要老是黏着我！”

５、迷你扩大机、水塔、无止尽的探戈

我吓了一跳，手中的贝斯差点掉下去。简直像是被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吓到——不过当然是指音乐上的部分。

“我是故意用缓慢的节奏表现慵懒的感觉的！连你也一起这样弹，慵懒成这样怎么行？贝斯与鼓声音传达的时间不同，你要更活泼一点啦！”

“唔……”

因为自己心里也明白，千晶的话才更显得沉重。

“年轻人，你的练习也不太够呢？你以为我没发现你在过门的部分，有好几个地方是蒙混过去的吗？”

学姐浮现像是在玩弄小猫一般、不怀好意的笑容，使我缩起身子。

“你该不会是不想通过审查，才故意乱弹一通的吧？”

“才、才没有！”

我用力挥手否定，学姐的笑意仍未消失。

“来，蛯沢同志你也欺负他一下吧。”

“咦、咦咦？”学姐突然这么说，真冬的头发弹跳起来。即使如此，宝蓝色的眼瞳仍紧盯着我的脸。当我忍不住正想转身时，真冬的声音传来。

“……胆小鬼，为什么不表达清楚呢？”

这是最让我吃惊的一句话。吃惊地连贝斯扩大机的电源都被我关掉了。呃，她指的是我弹贝斯的感觉吧？学姐不禁大笑起来。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年轻人也需要时间反省反省。”

“休息多久？没什么时间了，已经过五点了。”

真冬放在吉他弦上的手指不安分地动着。

“等睡昏的年轻人醒过来为止？”

“这样得等到明年耶！距离审查剩没几天了啦，到底是哪一天？”千晶问。

“还没确定。报名的乐团似乎不少，我想差不多该接到联络了。”

“我们要表演正式上台时的曲目吗？”真冬插嘴。“这样就得先决定曲目顺序，我有好几首想弹的曲子。”

“呐呐，选一些最后能让观众加入一起大合唱的著名圣诞歌吧？难得遇到平安夜。”

“总之先选些擅长的曲目通过审查，也有这样投机的方法——”

我从远处听着大家的对话，将音源线从扩大机拔下，接上携带式的迷你扩大机。

用只有仍盯着自己看的真冬能听见的声音说：

“……我一个人练习一会儿。”

真冬吓了一跳，打算将吉他从肩上取下。我转身打开了练习室的门，寒冷初冬的夕阳斜照着脸颊

我平常会去的屋顶就在练习室正上方，因此我来到校舍另一边的屋顶上。夕阳已经西沉，逐渐被黑暗笼罩的校园中，可以看见正在整理球场的棒球社社员小小的身影。

我将贝斯背到身后，爬上突出屋顶的楼梯间侧面的梯子，上方有着巨大的水塔。坐在那里放眼望去，就连散落在校园另一边街道上的灯火也尽收眼底，比头上的更像真正的星空。

我将迷你扩大机放在身旁，把贝斯放到腿上拨弄着弦。用两倍慢的速度缓慢地反覆着相同的乐句。

但我的心却无法沉浸于音乐中。贝斯的弦也仿佛读出我的心思般拒绝着我的手指。

学姐的话在耳边响起。

‘你该不会是不想通过审查，才故意乱弹一通的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但自从听到学姐提出审查这件事以来，要说我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绝对是骗人的。

为什么是二十四日呀？如果是别天就好了。

更让我不解的是真冬，她似乎非常地有干劲。我很清楚，会在意这一点的我是不对的。然而即使如此……

这样下去不行，我又会拖累她们三人，从校庆的现场演唱就有深刻的感受。与半年前相比，我的技巧确实有所进步。但那三人——尤其是千晶——却以更快的速度向上攀升。搞不清楚情况、只是卖力拨弄琴弦的现在的我，一定会被抛在后头。真冬的事还是别想了吧，反正我也还没约她在平安夜一起出去。

我的思绪被拉回学姐冲进来前，只有我与真冬两人独处那时的练习室中。

至少，能好好说出口就好了。

回过神来，手指已经停了下来。只能苦笑。我不是来做个人练习的吗？竟然一直胡思乱想。

“——直巳？”

从黑暗中传来声苣，我吓了一跳。差一点忘记自己正坐在高架边缘而站起来，好危险。

往下一看，正好与从屋顶的门探出头 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真冬四目相对。虽然有一瞬间想找地方躲起来，但是因为水塔的关系 狭小的空间勉强只能让人坐着。

我故意握好贝斯装做认真练习的样子，一边寻找适当的话语。真冬转动脖子左顾右盼，发现了梯子。

“等、等一下。”

无视于我的紧张，真冬握住梯子。不如为何她只用左手，并将胸口贴住垂直的支柱，颤颤巍巍地爬上来。我连忙探出身子，伸手将真冬拉上来。

真冬站在水塔旁狭窄的空地，紧抓着我喘气，脸色苍白。

“你、你没事吧？”

“……没事，只是有点害怕。”

那你干嘛爬上来呀？而且——

我的视线落在真冬抓住我制服外套衣襟的右手上。

“你的右手，该不会又——不能动了吧？”

“咦？啊、不、不是。”

真冬摇头。栗子色的发梢碰到我的胸口。

“这 这个是以前的习惯 ……会不自觉地只用左手做事。”

别勉强啦。我盯着埋入自己胸前的真冬右手手指看。真冬察觉后登时面红耳赤地将手缩回，但由于水塔的缘故，空间勉强只够两个人坐，我们只好紧贴着手臂坐着。

我们就这样俯瞰着围墙彼端夜幕低垂的校园，数着彼此激烈的心跳。即使想将呼吸化为言语，也因动摇从隔着冬季制服袖子紧贴着的皮肤传来，使得声音就这么哽在喉咙。

又来了，我们每次都这样。但真冬坐在身旁，她的体温使我无法思考任何事。就连直到刚才都还折腾着我的烦躁也消失了。这是为什么？

仔细回想，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与真冬就曾经数度彼此接触了，但会意识到连悸动都如此痛苦，是因为我察觉自己心意的缘故。

痛苦。没错，痛苦。

“那、那个。”

真冬总算发出的声音似乎已经不再颤抖。

“……啊，嗯。”

“直巳你没有生气吗？”

我不禁看向真冬那有一半被影子覆盖的脸。

“为什么……我没有生气呀……”

并不是生气，只是我自顾自地迷惘而已。

“不过，你好像……不太喜欢练习。”

“我没有不喜欢！”

我猛然转身使得工人都差点掉下去。“哇！” “呀！”我紧抓住水塔的脚，真冬紧抓住我的肩膀，总算稳住平衡。

等到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我转头看向身旁真冬的脸，真冬虽然脸红得像要烧起来似的，却仍未松手。

“因为我听声音就知道了。直巳的贝斯想逃离我的Stratocaster身边。”

我不禁愕然。音乐竟能如此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并不会一直都是我的同伴。我紧紧握住放在膝上的贝斯琴颈。假使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将这乐器练到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境界时，是否无论内心有多犹豫、多迷惘，也能冷静地演奏贝斯呢？

“圣诞节那天，你有什么预定吗？那时你——”

她问出口了。

我深深吐了口气点头，做好心理准备。转向映有星空的宝蓝色瞳孔。

“我在想，要送什么生日礼物比较好。”

真冬眼中的蓝色冰壁静静溶解。

“你知道阿瑟。奥乃格吗？他是法国作曲家，我原本想送你他作的圣诞清唱剧唱片。那个、我有朋友要在圣诞节上台表演这首曲子。那是很棒的歌喔，所以……”

喉咙干得仿佛要裂掉了。

“我原本、想与、真冬……一起去、那个现场演唱的。但是、那就是、学姐说要参加审查的、那个现场演唱。”

在说这件事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愈来愈热。害怕地差点又要将视线移到膝盖上，所以我撑住脖子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原本想要、两个人一起、过圣诞节……但是。” 。

“为什么？”

真冬突然提高音量。我吓得将脸往后移。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眼中的光芒在水面摇曳着。

“不、不是，可是、学姐已经排定了现场演唱呀。”

“这跟那没有关系！你还是要说呀！”

“对不起……”虽然我并不知道她为何要生气。“呃、那个，那如果审查没通过的话，再一起……”

“笨蛋！”

真冬用力拉着我的领带。好痛苦。

“我们一定要通过！如果敢故意乱弹，就算是直巳我也不会原谅的！”

“不、抱歉，不用担心，我不会故意乱弹的。”

“只要通过审查，就能一起参加现场演唱了不是吗？”

图

真冬的话让我愣了好一会儿。

即使身份是演出入员，也还是能与真冬一起去圣诞节现场演唱。确实如此。此外，还可以省下票钱。不，但是……

“我想现场表演。”

真冬的双手贴在我的胸前，看着与夜色融为一体的贝斯琴身，喃喃自语。

“我想与直巳……与千晶，还有响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永远永远。”

“……你那么喜欢现场演唱吗？”

真冬的话语中流露出来、仿佛烧灼着皮肤的感情将我压制住，我不小心将这愚蠢的问题脱口而出。真冬缓缓点头。

“每次上台，我都会觉得很难过。”

“咦……？”

“因为就要结束了。”

真冬的话语冻结成霜，散落在夜空中。

“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那令人感到难过——若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

真冬将十只手指放在我的手臂上。在假想的键盘上，跃动着不安的节奏。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我知道这首曲子。真冬的指尖敲着皮肤，音乐藉由那触感传来。是艾瑞克。萨提，永无止尽的〈探戈〉。

“在我只知道钢琴时，完全无法想像自己会有这种心情。”

我无言地点头。我也一样，在我只会听别人的音乐时，连这世上竟然存在着那种热情或鼓动都不晓得。

“我还想继续弹，我想让响子歌唱，想与千晶一同前进……也想听你心脏跳动的声音。”

“……嗯。”

想到自己刚才苦恼的事，我突然觉得非常丢脸。与真冬对乐团的澄澈想法相比，我所想的事多么愚蠢呀。

但此时，真冬却闭上嘴，转过头去。

“……所以，对不起。”

“……什么意思？”

“圣诞节。没、没办法……两、两个人……一起过。”

“咦、啊、不会。”企图仿佛被她看穿，我慌了手脚。“没有关系，我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吗？为什么？”

“反正我也还没买票……好痛好痛！真冬！放开我啦！”

真冬不知为何，突然将放在我手臂上的手指使劲掐进皮肤。为什么我这么说会惹她生气呀？

我不懂。应该在意比较好吗？

“我不是指票的事！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不，我当然会觉得可惜，不过也没办法吧？”

“就算没办法也要……”真冬啪啪地拍着我的上手臂。很危险耶，会掉下去啦！“追根究底，要是你早一点告诉我圣诞节的事就好了！”

“呜……对不起。”

真冬说得没错。都是我迟迟不表态，学姐才会判断我们没有预定行程而排了现场演唱——咦？

我突然想到。我当时询问阿友哥圣诞节现场演唱票价的事，学姐知道了吗？她似乎也想了解详情，不过是谁告诉她的？不，如果她晓得，就不会将现场演唱排入预定行程了吧。应该是我想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礼物得重新想了。虽然送奥乃格的唱片也可以，但我已经说出来了。既然要送，还是希望能给她惊喜。如果按照原定计画，只会显得我很无趣。

此外，若是以演出人员的身份参加，或许得在后台准备，无法听到阿友哥他们的演唱也说不定。如此一来送〈圣诞清唱剧〉也没有意义了。既然真冬希望，我也想通过审查，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我总觉得能够及格。真冬的吉他技巧一天比一天厉害。是由于她热切的渴望找到了出口

所致吗？

真冬的愿望。永远不会结束的、梦想的舞台。

“啊……”

我突然想到这一点，下一秒钟，便想起自己曾做出的蠢事，惊愕地抱住垂下的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怎么了吗？对不起，很痛吗？”

停下原本敲着我的手，真冬担心地探头询问。

“咦、啊、不，不是那样。”

我放下手，但头仍几乎埋进两膝之间。

“我刚才想到要送你什么了……”

以我来说，还真是聪明的主意。真冬一定也会高兴的。但我已经送给千晶了。披头四的〈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而且一定得是英国版的黑胶唱片才行。虽然不晓得能不能找得到。

“……抱歉，是我的问题。我一定会想办法赶在生目前找到的。”

“生日……我的吗？”

“嗯、嗯。”她不会感到困扰吧？而且我只会带去学校偷偷送给她。

“那天是星期日。”

“咦？啊、啊啊啊！”我完全没注意到。时间点太糟了吧。我又再度将头埋进双膝之间。但这时，真冬在我头顶上方说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话。

“你要来我家吗？”

咦？

我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抬起头来，真冬满脸通红，从她颤抖的嘴唇可以得知她很努力不移开目光。

“生日那天，要来我家吗？如果、直巳、不、不忙，可以的话。”

“咦、啊、呃、嗯，我去，当然可以。真的吗？我可以去吗？”

我还是难以置信。去真冬家？话说回来，干烧虾仁不在吗？没关系吗？

“爸爸要彩排，不会在家。”

说到这里，真冬似乎终于忍不住了，害羞地将视线转向夜晚的黑暗。但即使在黑暗中，仍看

得出来她的脸颊一片绯红。

“我也有……东西，想交给直巳。没办法带过来的。”

有东西想给我？

没办法带过来？

我的脸像烧红的气球似地轻飘飘的，之后说了些什么，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后来查看手机，才发现我连过去拜访的时间都写在那周目的行程表上了。

“为什么真冬总能马上找到小直在哪里？”

当我们打算回练习室去而下楼时，正好撞见千晶。看样子她似乎与真冬分头找我。

“因为我听见贝斯的声音……”

真冬以微弱的声音解释。这么一说，我想起她有一对顺风耳。怪不得就算我躲在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她还是能找得到我。千晶板起脸，目光从真冬移到我身上，碰地让我的肚子吃了一拳。好痛。

“好啦，快点回去，时间不够了！学姐还在等着呢！”

千晶拉着我的手，真冬则在背后推着我，我不得不抱着贝斯在走廊上跑了起来。

６、蜡像、子弹、基因

关于真冬的礼物，我最后还是决定拜讬哲朗帮我寻找。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我们家仓库里没有吗？摇滚乐是你负责管理的，仔细找找啦。”

吃完晚餐，哲朗像黑道老大一般仰躺在沙发上，痞痞地将鱿鱼干叼在嘴边，一边摇晃着手里装着威士忌的玻璃杯，一边说着。

“啊——嗯。其实，我送给别人了。”

竭尽所能地表示歉意，我抬眼确认哲朗的表情。

“那去唱片行找呀，那里应该应有尽有吧？”

“那个，一定得要黑胶唱片才行。理由很复杂，我无法解释。还有，美国版或日本版的都不例。定要英国原版的。”

我抬眼窥看哲朗的脸。

“所以我想就算去二手店大概也买不到，但若是哲朗，或许会有办法吧？”

“我说你呀，那种搞不好得花个上万圆耶？”

“我知道。拜讬，我只能仰仗业界流氓的力量了！”

“喔，小直总算知道业界流氓的好啦？知道该尊敬我了？很好很好，那么今天我就来教你培养业界流氓的体操吧！”

“那种东西就免了。”

“附带一提，有两大动作。将手臂张开——”

“用不着示范给我看啦！”我用力敲打开关，停下土耳其进行曲。

“你用那种态度好吗？小心我不帮你找东西啰？”

“呜呜……”竟然欠最糟糕的家伙人情。

“算了。只要你深切体认到本大爷天线的厉害，在我面前俯首称臣就够了。”

这么放话得哲朗，竟然真的在隔天就将〈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弄到手了。岂止是赶上生日，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

“那么，小直弟弟要如何表现对我的尊敬之意呢？好期待呀——”

将唱片拿在手中，哲朗一边咧嘴笑着，一边在我身旁跳着舞。你是小学生呀？将这样的想法吞了回去，替从内心涌现的些微感谢之意浇水施肥使其成长茁壮，我开了口：

“……我在想，今天吃寿喜烧好了。”

“松阪牛？还是神户牛？”

“如果你想吃那种肉就去工作啦！”

不过光是澳洲牛肉就让哲朗感动落泪了，有个好打发的父亲真是太好了。毕竟，料理到最后还是要看厨师的技术。

吃完晚餐后，我躲进寝室。虽然自己也觉得操之过急，我还是将唱片用包装纸仔细包好，还系上缎带。一想到要将礼物交给她，我就羞得躺到床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脸。不妙。我能保持冷静吗？而且还是去真冬家。

被女孩子约去对方家中——虽然我去过千晶的房间好几次，但若是扣除掉她，这还是第一次。怎么办？

“我来当蛯沢真冬陪你作假想练习如何？假声我很擅长喔。”

“给我滚出去！”

哲朗打开寝室房门探出头来，我拿起枕头丢向他，将他赶了出去。

翌目的晨练，神乐阪学姐没有出现。明明校庆之后从未缺席过的。我们三人只好自己练习到上课前，但直到预备钟响起，她都没有现身。

“审查就快到了，或许她又为了作什么准备而忙着四处奔走也说不定。”千晶说。原来如此，学姐或许又在计画些什么了吧。

“学姐不在，就没办法决定吉他部分的弦乐编曲了……”

“不过刚才真咚咚的吉他独奏，让我毛骨悚然哩。正式上场时也那样表演吧。”

千晶回过头来说，正要将Stratocaster收进吉他盒中的真冬睁大了眼。

“……那是因为响子不在，我才代替她把主唱的部分弹出来而已……”

真冬很害羞地低语，但我与千晶有同感。现场演唱的最后一首已经决定好是约翰蓝侬的〈Happy Xmas〉了，今天由于学姐缺席，因此主唱的旋律改由真冬以吉他独奏。那是使我与千晶都不禁忘记演奏的，鲜明且强烈的独唱。

“在第一段主题突然开始独奏，一定会很酷的！只要有真冬的吉他与合成器就够了。”

“我只有两只手呀。”

“啊，对喔，那这样吧。”

我也稍微思考了一下千晶突然提出的意见。

〈Happy Xmas〉，如同它的曲名，是由约翰所唱、庆祝圣诞节的旋律，以及另一个由孩子们合唱〈War Is Over）、表达期望和平的旋律，双旋律同时合唱的歌曲。

真冬将约翰蓝侬的歌重现、投入冬季天空的独奏，加上与观众一同合唱〈War Is Over>的祈祷，那真是太棒了。再搭配合成器，只要有风琴就够了。

我整理着器材，脑中打转的想法逐渐成型。

走出练习室时，仿佛还能听见紧闭的门后传来圣诞歌曲的旋律。千晶锁上门后，扶着门把凝望着天空。

“……若是能和大家一起过就好了。”

我与真冬因为千晶的话而回过头去。仿佛眨眨眼就会消失一般，千晶脸上浮现淡淡的微笑继续说着：

“若能华丽地通过审查，然后和大家一起过圣诞节就好了。”

真冬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四目相对的瞬间又将视线转向千晶。

“……加油。”小声地说，真冬点点头。

“嗯……至少，能够四个人一起。”

千晶的笑容比初冬多云的天空更加寂寞，因此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要上课了，千晶小声说道，跑了起来。

第四节课，体育课结束后，男生们换好衣服，正要从体育馆走回教室。此时，一辆从校门以

惊人速度冲进来的脚踏车引起众人注意。那发辫像鸟的尾羽般飞舞，身影消失在校舍之间。

“……未免也迟到太久了吧。” “而且穿便服，还是迷你裙耶，明明是冬天。” “她用修长的腿站着踩着踏板的背影实在是太棒了。”

神乐阪学姐现在才到学校吗……她在搞什么呀？我赶忙回到教室，将便当放在千晶桌上后，跑向练习室。当我走到后方草坪时，午休的钟声响起。

一打开练习室的门，我瞬间冻结在原地。

“哎呀，年轻人，你来得真早。”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与正要将手伸进制服上衣袖子的学姐四目相对，吓得倒退好几步。不仅能清楚看见内衣，就连裙子也尚未扣上。“对、对不起！”我大叫转身。

“你不快点进来，就没办法关门啰？”

“不要乱说话，请你快点换好！”我背对着怒骂回去。学姐嘻嘻的轻笑声被关上隔音门的声音盖过。我将手扶在膝上大口喘气。

“年轻人，可以进来啰。”

从微开的门缝传来这句话，我受骗走了进去，映入眼帘中的却是学姐那光滑的双肩与袒露的玉背。

“——为、为什么又脱掉了？”

我吓得冲出练习室。

“我要换决胜内衣呀。想请年轻人帮我扣上釦子。”

“自己扣啦！”

“真可惜。我已经换好了，不用担心，进来吧。”

真的吗？是真的吧？我还将门打开一公厘的缝隙进行确认。走进房里，学姐连西装外套都穿上了。

“我原本想说偶尔试着直接色诱或许也不错，但看来似乎是失败了。”

什么呀？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为了将刚才映入眼帘的学姐那光滑的肌肤从脑中挥去，我努力转移视线，刻意准备装置贝斯。虽然之前她穿泳装时就已经看过了，但总觉得等级完全不同。

“我之前就一直在想，年轻人你真的有性欲吗？”

“你那是什、什、什、什么意思呀？”

“我对自己的背很有自信的说。你已经看过不下五次了吧？不会感到兴奋？”

“只有两次啦！”这家伙在说什么呀？

“你能记得实际次数，我真开心。”

图

学姐露出许久不见、如猛禽类般的笑容，慢慢走近。我被迫退到墙角，她的手按住我的头部两侧，使我动弹不得。

“……学、学姐？你今天不太对劲耶？怎么了吗？”

“嗯，因为发生了令我非常难过的事。其实我刚才去了圣诞节现场演唱的主办单位一趟。”

“喔。”

“审查日期已经决定了，下周六。”

周六——我探寻着记忆，松了口气。是真冬生目前一天。

“我想请他们更改时间，甚至直接出面交涉，但还是不行。”

“呃……周六不方便吗？”

“或者应该说，如果不是隔天就不方便。”

“咦？”为什么？

“隔天不是蛯沢同志的生日吗？”

我吓一跳。学姐的话使我好一阵子无法会意过来，在学姐双手之间愣住。

“所以我想让审查跟那一天撞期。”

“……为、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学姐的脸突然凑过来。几乎是鼻尖可以相触的距离。“当然是为了阻止你们俩单独举行生日派对呀。”

“什……”

“虽然平安夜那天妨碍成功，但看来这次是我输了。”

平安夜？她说平安夜？也就是说，现场演唱的行程是——原来如此，学姐果然知道我打算约真冬去听现场演唱呀。

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没搞清楚吧？你竟然迟钝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感动呀。”

学姐微笑着说，终于放开了我。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像被放入火炉里烘烤过一般滚烫。

“好吧，虽然其实非常简单。但为了能传达到你的心里，我就从头开始说明吧。”

学姐从靠在墙边的吉他盒中取出Les Paul '我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是为何诞生到这世界上的，你还记得吗？”

我点点头。怎么回事，我现在觉得眼前这位恋爱革命家有股深不可测、令人感到害怕的吸引力。学姐背在肩上的漆黑吉他，仿佛是能在不伤到肉体的情况下将心脏挖出来的致命武器。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是认真地想在这个世界引发革命。想作为最后的革命家投身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至今，已产生数以千计输家尸骸的战争中。话说回来……”

学姐坐到桌上，眨眨眼。

“你认为这些革命家为何接二连三地失败呢？”

我只能将脖子左右各转动两公厘。

“其实很单纯，他们全都搞错顺序了，不能打从一开始就以革命家自诩。因为一位斗士的名声到达顶点之刻，也就是他死去之时。若是将言语传达给世界时，已经化作灰烬就毫无意义了。不过——”

学姐将音源线插入扩大机。开启电源时，发出啪的一声，像是粗厚血管应声断裂似的声音。

“只有约翰蓝侬不同，他是史上最接近成功的革命家。在那之前他先成为一名音乐家，在战斗前，就受到世人瞩目。即使米哈伊尔。巴枯宁或雷夫。托洛斯基之名都已被世人遗忘，约翰的名字也会长留世人心中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上而言，光靠言语是无法传达到人们心中的。要让言语真正传达到灵魂深处，只有两个方法：流下鲜血，或是传播歌声。”

学姐转动Les Paul的开关，白噪音充斥整间练习室，简直像是待在某个人的心脏当中似的。

“若是只想到用削减生命将言语传达出去这个方法，所有的革命家都会在黎明前死去。我不能做出近种愚蠢的举动。以生命相抵，换来在厚重名言集的其中一页留下两、三行名言，究竟有何意义？打是真的想要改变世界，首先必须歌唱。用歌曲将我推上顶端。这时，我再发言。如同以温暖的肌肤将蜡像雕塑成型一般，改变这个世界。”

她所说的话，我几乎完全听不懂。但我了解一点。

学姐现在，正在流血。

不是言语，而是从各处渗出的疼痛，敲打着我的内心。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会流露出如此悲伤的表情？

“但我大概也会壮志未酬身先死吧，如同被四发子弹击毙的约翰一样。即使位于世界顶端，或者应该说正是因为位于世界顶端，面对死亡与恶意，王者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有一项约翰没有的优势。你认为是什么？”

那已经不是询问了。学姐看着我，那不过是她极尽蛊惑地舔舐嘴唇、喘息用的空间罢了。

“是性别。我是恋爱的女性，你懂吧？我能孕育孩子、保护新生命不受子弹威胁、能献出自

己的一切孕育他。约翰无法办到这一点，所以他的革命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崩毁。我不会让我的革命以那种形式完结，即使我的性命终将结束，我的孩子也能继续朝新世界的黎明前进。”

学姐将手放于琴弦上，仰望着天花板，接着叹了口气。寒冷沉重的气息在练习室中凝结。这

时，学姐的手指突然动了起来。由于全速骑车奔驰而略为走音的Les Paul响起温暖的声音。是《马赛曲》。以鲜血装饰法国大革命的歌曲。

“……那么，以上的话为前言。”

“竟然是前言？太长了吧！”

终于能够呼吸的我不由得吐槽，学姐高声笑了起来。

“那么，演说也结束了，就来回答你的疑问吧。”

“我的疑问是指……”瘫软无力地听了长篇大论，使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为何要阻挠你与蛯沢同志共度生日与平安夜。”

啊啊，嗯，没错。突然回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令我头晕目眩。即使如此，我还是努力地贴着墙壁站起来。

“不过，如果我说到这里你就能够明白，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我完全听不懂。”

“也就是说，我需要有能够继承自己野心的孩子，如此一来，必定也需要一位父亲。”

“啊？”

“难道说，我一定得明白说出‘当我的丈夫吧’或是‘我想要你的遗传基因’你才听得懂吗？”

我哑口无言，直接一屁股瘫坐在地。学姐则是将Les Paul从肩上取下，露出妖艳的微笑一步步走近——

“咦、啊、不、咦、咦咦咦咦？”

“即使如此，你还认为这是玩笑话吗？年轻人。”

可是、因为你……！

学姐在我面前蹲下，脸颊凑了过来，在耳边吐出细语。

“至今为止，我应该已经用过许多方式表达我对你的爱了。”

一个个内脏仿佛淋上结冻的酒，我一边回味那些回忆，也回想起学姐至今为止曾对我说过的话语。可是，怎么这样。那是——

“呐，年轻人。打从出生到现在，我第一次品尝到体无完肤的败北感。心爱的男性被心爱的女性夺走，而心爱的女性正要被心爱的男性吞噬。你什么也不用回答，年轻人。现在若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会想要堵住你的双唇喔。”

在只要稍微改变脸部角度就会触碰到的距离，学姐的嘴唇修饰着言语。

“我早就知道你内心那狭窄的房间是为谁空下来的了。即使如此，我也不得不背水一战。若要我舍弃恋爱，不如从一开始就别出生了。”

“那、那个——”

“所以，我拼尽全力阻止你与蛯沢同志两人单独行动。结果一件成功一件失败。很简单吧？你了解我是多么努力想阻止了吧？”

学姐又露出从容的笑容。努力想阻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这个人是认真的。她绝不说谎。她对我的感情是认真的。

“这么一来，我与你之间曾有过的友情、信赖——这些普通情谊就全都消失殆尽了。虽然遗憾，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消失殆尽。

我与学姐已经不再是像从前那样，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起的关系了。

是——这么一回事吗？

“没错，爱的告白就是这么一回事。真是恐怖。身为人类，人对其他人的理性幻想，全会被爱温柔地夺走。我们之间只剩下刀刃而已。呐，年轻人，虽然我将你强拉进革命军中，却一次也没叫过你同志，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我屏住气息。

你要在这里问我吗？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心爱的仇敌。打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知道了。”

第一次见面。坐在这间练习室屋顶上的神乐阪学姐。看着我，接着掳获我。而我又在——更久更久以前，就已经掳获学姐的心了。

“年轻人，你不需要回答我的心意。我不想知道。”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将铠甲卸下后，我也只是一名陷入恋爱的女性罢了。我不想听到令人难过的回答。现在我也在忍耐想紧抱住你哭泣的情绪喔。”

直视着我的眼中读不出一丝虚假。

“……但、但是、为什么、会是、我。”

学姐的手指温柔地从我的嘴唇拂去接下来的话语。

“若是能自由选择自己要喜欢上谁，这世上的幸福与不幸就会消失掉九成吧，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谈恋爱了。你说对吧？相原同志。”

我察觉到墙壁轧轧作响。在我回过头去之前，学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站起来打开门，将手伸出去。

“你用不着逃跑的，进来也没关系呀。”

学姐饶富兴趣的说着，并拉住某个人的手将对方拖进练习室里。是千晶。她与我一瞬间四目相对，原本通红的脸更加涨红。

她该不会听见了吧？进入房间关上门时的记忆——模糊不清。不，但是……

我已经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靠墙蹲下来，隐约看见学姐抱住千晶说了些什么而已。真冬呢？真冬没有一起过来吧？在陷入一团混乱的脑海里，只有这件令我担心的事特别清晰。

真冬在午休时间过了一半左右终于出现，她似乎是先绕去保健室一趟。不晓得是不是感受到

飘荡在练习室中，那有如火药味一般剑拔弩张的气息，她几乎没开过口。

午休时的练习，我的手完全不听使唤。那当然了，我不可能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面对哪里、与谁的视线相对。一边弹错好几次音，一边在内心祈祷钟声快点响起。很奇妙地，大家几乎是同时到达忍耐的极限。

“小直！你给我适可而止！” “年轻人，别勉强啦——”“直巳，你没有心就别弹了！”

如同雪崩一般的话语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片寂静，我无法回应任何一人的视线或话语，放下了贝斯。

放学后，我只对千晶与真冬说了：“抱歉，呃、我有点……今天就不去练习了。”就背起贝斯走出学校。脑袋好像快爆开了。

７、工具箱、水泥、站场

回到家时，哲朗似乎不在，屋里感觉比外面还冷。我穿着连帽的粗皮外套，躺在客厅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头脑总算冷静了下来。回想起神乐阪学姐的每一句话，也终于平静到能够分辨学姐夸大演说中所蕴含的、血迹斑斑的深切心意了。

是从何时开始的？

学姐是从何时起对我有那种意思的？

我当然不会这么询问自己。学姐不是一直这么说吗？从相遇那时开始。

‘所以，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年轻人。’

‘——我，想要你。’

‘我想我大概已经找到只属于我的保罗了。’

‘其实事情很单纯啊，年轻人。比你心里所想的还要更加单纯。’

确实如此。非常单纯。

只是我一直没有察觉罢了。

但是，现在虽然察觉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审查就快到了。不，学姐说过，现场演唱与审查，都是为了阻挠我与真冬单独见面而排定的。竟然公私不分。虽然那个人就是如此。

我在沙发上缩起身子。背好痛。我感觉到啪的一声，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将贝斯压在身下。我脸色大变，打开琴盒取出乐器。笨蛋，我在搞什么呀？没事吧？检查四个旋钮、琴桥与拾音器，确定没有弄坏后，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将贝斯抱在胸前，把脚抬到沙发上缩成一团。明明没有时间为这种事烦恼了。学姐也真是的，为什么在这么忙碌的时候用长篇大论轰炸我呀？要是被真冬知道了怎么办？我不晓得那两人的感情如何。学姐经常捉弄真冬，而真冬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但一开始演奏时，又会用如同要互咬对方颈部的蟒蛇般的声音相互撞击。虽然那就是feketerigo的风格，但两人演奏旋律时j音质的差异实在过于明显，中声部只有我的贝斯是撑不住的，还是希望能加上合成器的声音。

等等，喂，现在是思考乐团事情的时候吗？这不是在逃避现实吗？我握拳敲了一下贝斯琴身。现在应该烦恼的是——

现在应该烦恼的不就是乐团的事吗？我真的不要紧吗？

脑中一再涌现各种事情，使我感到恶心。但是，真冬与学姐那仿佛对决般的吉他独奏、以及我与千晶在遥远下方回荡的节奏乐句在耳畔苏醒，无法抑止。我试着在脑中架构应该插入其中的弦乐或风琴。feketerigo。、没有第五个人，但是我已经有了点子。这是在听真冬独奏〈Happy Xmas〉时想到的。

蓝图、程序，在脑中逐渐成形。

真是讽刺。在练习室练习时，因为太过在意学姐的视线与她说过的话，音乐完全无法进入耳中。但现在像这样在空无一人的屋里，打算用稍微冷却下来的头脑思考学姐说过的话时——‘音乐却又无法抑止地涌上心头。

简单的说，我不过是在当下无意识地寻找避难所罢了。

一直被用来逃避现实，就连音乐之神也会动怒吧。但是别无他法，我现在只能逃去那里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

回到寝室，打开柜子，将破旧的合成器与工具箱一同取出。大概得熬夜了。不过，与其一边躲在被窝里让烦闷将夜晚蚕食、一边盯着时钟看上整晚，彻夜玩弄机械或许还好得多。

至少，会一让我有继续前进的感觉。

“你没睡吗？黑眼圈好重耶！”

千晶盯着我的脸问。我点点头，忍住哈欠代替回答。连声音都有些沙哑。

清晨的车站月台上，太阳还没出来的天色仍有些昏暗。但对彻夜未眠的我而言，水泥的灰色与千晶裙子的红色格子纹都使我的眼睛刺痛不已。

“反正我也睡不着，就一直工作到早上。”

将肩上沉重的行李放到地上。除了贝斯，今天我还带了合成器，重到我手快断了。

“发生了什么事吧？学姐什么都不肯说。”

千晶盯着我看的视线怎样都不肯移开，露出悲伤的眼神、眼眶逐渐湿润。幸好学姐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与她为何不干脆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比较轻松的想法，两种想法充斥在胸中，我只能做出不知该说是点头还是摇头的动作。

“什么都不肯说啊……”

为什么千晶的话语如此温柔？我心想。为什么不逼问我，叫我“快点说出来”呢？她之前也曾如此。我被真冬与尤利的〈克罗采奏鸣曲〉打击、逃了出来的那一晚，也是如此。

但是，现在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不能告诉千晶。

“学姐对你说了‘我爱你，请你抱我’对吧？”

“啥？”

我不禁倒退，差点摔到铁轨上。

“小直实在是太好懂了。”千晶腼腆地笑。

“你果然、听、听见了吧？”

听见学姐要我抱她……不对，应该是类似的话吧？

“我没有听到那么多。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学姐喜欢小直了。”

“您一直都知道吗？”不小心变成敬语了。

“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吗？我们班上的女孩子也全都知道喔。”

“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我不由得蹲在合成器的盒子旁。这份冲击使我甚至想直接躺到水泥地上算了。仔细想想，确

实如此。因为神乐阪学姐从一开始的态度就非常明显了。

“算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小直没有察觉是很正常的呀。”

“唔唔……”

干脆翘课算了。我已经无颜面对全世界的人类了。

我碰到躺在一旁的合成器。

但我不能那么做。

千晶隔着合成器的黑色盒子，在我对面蹲下。稍微抬起头来，就仿佛要被那双强势的瞳孔掳

获，所以我一直盯着自己的手看。

“学姐果然很强呢。”

千晶喃喃自语：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这么糟的时机说出口。”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讬她的福，我己经遍体鳞伤了。

“……我就办不到呢。知道这件事，应该会很惊讶的。”

对了。千晶也喜欢学姐，所以不可能若无其事。

“呃、那个、抱歉。”

“你没有一丁点儿资格向我道歉，所以闭嘴。”

被浮现凶狠笑容的千晶说得一无是处，我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我没事。我没有学姐那么强悍，所以脑中会有奇怪的装置运作，叫我保持平常心，这样就会跟往常没两样了。”

“……那不就是强悍吗？”

“这是软弱喔。对小直来说太难懂了，就算我说明你大概也听不懂。”

被千晶指着鼻子，我默不吭声。或许确实如此。

但我很清楚，千晶的笑容比十二月初多云的清晨还要寂寞。

“那么，翘了团练花了一整晚思考，你决定好要怎么做了吗？”

要怎么做？我该逃去哪里呢？今后要做些什么呢？

我缓缓点头。

“……原则上是改造效果器，让它只从合成器撷取音符时值。”

“先等一下，你在说什么？”

“就是编曲的事呀。”

我咚咚地敲了敲合成器。

“效果器是我自己做的。将学姐与真冬的吉他接上合成器，让延迟的效果作为伴奏。音色也会一起调整。”

千晶微微抬起腰，目瞪口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这是什么？你整晚没睡，就是在搞这个？”

“我也没办法呀。”

若是全神贯注于音乐当中，至少能有喘息的空间。因此，我将手指与意识寄讬在烙铁、螺丝起子与老虎钳上，埋头整修。将效果器、贝斯与电脑接到合成器上，一再地确认声音，一面改变音源线的组合方式。

而答案就是这个。装在合成器盒子后口袋中的黑色盒子。

千晶大笑出声。一开始是抱着肚子、弯着腰笑，在我试着询问：“千晶？”时又将手覆住脸部大笑。

“……等等、抱歉……啊哈哈哈哈哈、哈、小直、你真是……”

“我、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千晶一边压抑笑意，一边摇头，用手掌拭去眼角的泪水。

“搞得好像我才是笨蛋似的。若是能像你那样想就好了。”

不，我也只是先把问题丢在一旁罢了……

到了学校，还是必须见到学姐。我连该用什么表情面对她都不知道。但若是音乐——无论陷入多么绝望的沉默，都能像洪水一般流入、填满。

站内广播宣告电车即将进站。仿佛擦身而过一般冲进月台的列车，使我与千晶的头发迎风飞舞，也打断了谈话。

到了学校后，令人惊讶的是教职员办公室的钥匙箱里，没有民音社练习室钥匙的踪影。有人比我们还早到校，我与千晶互看一眼，前往校舍后方的练习室。

“你与年轻人贴得多紧呀？是这样吗？”

“咦？啊、呜……”

“有没有勾肩搭背呀？那里很窄吧？”

“直巳才没有那样……”

“不过外面很冷，至少会这么作才对吧？”

“不、响子、不要！”

“你们在做什么呀……”

打开练习室的门，我哑口无言。神乐阪学姐与真冬将里面的桌子并在一起坐在上头，学姐搂着真冬的腰，怎么看都像正在性骚扰。

“真是的，学姐！我还想说你难得那么早来耶！”

千晶把我推开冲进练习室，掐住学姐的喉咙救出真冬。头发与制服衣襟都凌乱不堪的真冬，露出胆怯的眼神躲到千晶身后。

“因为之前她与年轻人在屋顶的水塔旁倾诉爱意，所以我在详细询问当时的情况呀。身为社长，这种事都不知道怎么行呢？”

“这跟是不是社长无关吧？而且没有必要拿掉领结吧？”

“谁叫你们最近都忘了我也喜欢女孩子，所以我打算趁此机会再次强调。”

不用强调也无妨啦。这个人真的是……我与转向这里的真冬一瞬间四目交会，她的脸倏地染上夕阳的颜色。我也下意识移开视线。

我原本已想好在见到学姐或真冬时要用什么表情、先说些什么，但全都白想了。谁会料到走进练习室就看到性骚扰戏码上演呀？我叹了口气，卸下行李放到墙边。

“你把合成器也带来啦？打算编曲吗？我还是想要用吉他与蛯沢同志一决胜负呢。这么一来——”

学姐靠了过来，从肩膀后方看着我的手边。她的胸部紧贴在我的身后、下颚靠我的肩上，使正要将合成器从盒中取出的我全身僵硬。真冬与千晶的视线扎得我疼痛不已。

“呃、那个。我要把合成器拿出来，请、请你让开。”

我在装设线路时，没有半个人开口。她们准备乐器的速度，与合成器和效果器复杂的装设、调整比起来快得许多。

我将连接到效果器上的音源线一端递给学姐时，她温柔地微笑着：

“这就是你得出的答案吗？”

那是什么？答案？

对昨天学姐毫不掩饰地，像演说一般、内心淌血告白的，答案？

怎么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半句话语或想法能回答她。只是不晓得该如何是好，才会像往常一样——

学姐没有等待我的回覆，将音源线接上自己的Les Paul。我把线递给真冬时，还是没办法直视她的脸。就这样将视线移到效果器的控制面板。液晶面板上的横杆跳了起来，可以得知两人的吉他已经接上我的机器了。

“千晶，你的脚踏钹先开始。学姐请从第二段主题进来，第一段只有真冬独奏。”

练习室里的空气带着沉静的热度。我在贝斯琴身上咚、咚地敲着倒数。如同在降雪的天空中点点回荡的铃声，千晶开始敲起细微的拍子。

话说回来，我还没说要弹什么曲子。不过，也没有说的必要。只要一个呼吸，我们便已立于——飘降的雪仿佛要将士兵、壕沟、尸体与武器，所有的一切全都覆盖一般，寂静的平安夜中。

仿佛要吐出胸中的空气一般，真冬的Stratocaster开始歌唱。今天堤圣诞节，一年将尽，新的一年又将开始……

〈Happy Xmas〉 。

装饰华美的主旋律线条余韵引领着管风琴澄澈的圣歌扩散。我听见某个人咽口水的声音。没有半个人的手指碰到键盘。是连接真冬吉他的效果器，自己找出与我的贝斯之间的和声，并倾泻而出。

简直像是还有另一个真冬站在这里似的，我终于抬起头来。但是那个幻影在一瞬间消失无踪，另一边有坐在爵士鼓后、奏出雪花散落声音的千晶；垂着眼用Stratocaster编织歌声的真冬；以及将Les Paul紧握在手中、与我同样凝视着幻影碎片的神乐阪学姐。

我与学姐四目交会。她的眼瞳如同冰雪融化般闪耀。握住匹克的手往Les Paul用力一挥。在真冬的Stratocaster细语的旋律之上，学姐简单且强而有力的拨弦重叠上去。我听见孩子们用歌唱祈祷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只要你期望，战争一定会结束……

感受到音色的些微不同，明亮的弦乐炸裂。我全身汗毛直竖，这里真的只有四个人吗？这是只靠我们fcketerig6的心脏与手脚产生的音乐吗？明明没有人发出半点声音，我却能听见约翰蓝侬的声音，也听见数千名儿童的合唱，甚至听见了战斗机的轰炸声、燃烧弹在空中炸裂的声音、孤儿的哭泣声与群众的怒吼声。

千晶那仿佛劈裂夜色的雷电一般的过门爆裂，将我们拖入摇滚乐的节奏中。圣歌脱离约翰蓝侬、脱离孩子们的手，藉由神乐阪学姐与真冬的羽翼开始复杂的变奏，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回旋、攀升。从合成器中将所有音色拖曳而出，冲进圣诞节的夜空中炸裂开来。若是我的贝斯旋律仅仅晚了一厘米之差踏入，和声便会混浊碎裂，将闪耀的星空掩盖吧。洒落的光之粒子烧灼着全身，我依靠仅能以指尖感受的振动，持续将血液输进feketerigo、的双翼中。

没有人停下来。

因此，妨碍了学姐与真冬永无极限地持续下去的，是远方隐约传来的钟声。

当我筋疲力尽地停下手指，深夜倏地消失。千晶打击的速度明显减缓，学姐与真冬的吉他仿

图

佛互相牵制般，一面数着彼此的余韵，停止歌唱。只剩效果器依依不舍地细细倾吐长笛与双簧管的合奏。

即使预备钟结束，也好半晌没有人开口。令人舒爽的麻痹感充斥了整间练习室。

“——这是我们最棒的一次，对吧？”

眼眶湿润的学姐，用炙热的气息低喃。

“审查、正式演出、甚至比这更高的地方，都看得见吧？”

不晓得是谁带头，我们一同颔首。就连在练习室正中央、液晶面板不太满足地发着光的合成器与效果器，似乎也跟着回答了。

随着扩大机的音量一格格跌落，飘荡的热气终于从身上滑落，现实的空气附着在皮肤上。

这真是骇人的现象。

之后回想起来，这时的feketerigo、，原本应该已经四分五裂了。

即使如此，我在没有回应学姐心意与自己想法的情况下架设出的机器、那音乐，却将我们紧紧绑在一起。

那是我的，第一个失败。

８、生日

在我眼前的，是装有倒刺的大型拱门，以及并排于两侧的针叶树与高耸的金属栏杆。一座典雅宽敞的洋房，隔着辟有许多花圃的庭院耸立于这片土地内侧。

我确认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下午四点。正好是我们约定的时间。

上次来到蛯沢家是盛夏之时，庭院的模样与我的印象大相迳庭。已经十二月了，花朵自然也

不会盛开。我一边想着，一边眺望着寂寥的草地。这时，蹲踞在花圃前那两只精悍的杜宾狗倏地坐起。当我将手伸向门柱上的对讲机时，它门全冲了过来，让我吓得倒退到人行道的护栏旁。

两只狗在门的彼端趴下，紧盯着我瞧。既没有狂吠，也没有龇牙裂嘴。该不会是记得我吧？

我这么想，怯怯地走近，它们又站了起来。

“呃、呃呃、我不是什么奇怪的人。”我不由得对着狗解释起来。“只是被找来替她庆生而已，真的。”

不晓得是不是听懂了我的话，右边的狗怀疑地侧着头。左边的狗似乎正在打量着我。我看起来真的这么可疑吗？毕竟是这样的豪宅，据说真冬平常的穿着就是真正的大小姐，所以我过来时也穿了较为匹配的正式西装。我一步、两步地走近大门，在狗儿们的注视之中蹲下。

“我的服装不会很奇怪吧？”

“服装不会奇怪，但行为举止不太正常。”

“呜哇？”

身旁突然有声音传来，我弹跳般地站起来。

我身旁站着一名身穿淡米色合身长裤套装的女性，不晓得是何时打开大门旁的小门走出来的。我甚至没听见脚步声。

剪短的头发、俐落的脸型、冷若冰霜的视线。虽然配戴着看起来一点也不适合的可爱海豚耳环，仍无法缓和她的尖锐感。她是松村日登美小姐，负责蛯沢家一切事务的管家。

“亚瑟与弗利柴相当聪明，能分辨出入的服装。”松村小姐看向那两只狗：“但很遗憾，它们不懂人话，就算您询问它们也没有用。”

“啊、不、没关系……”被看见了，被她看见了，超丢脸的。“对、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出来接我。”

“不，我只是注意到门边有可疑人士，出来看看罢了。”

她的态度还是一样直接。

“啊、呃，好久不见。”

一时想不到该说些什么，我站起身拍拍膝上的灰尘，行了一礼。松村小姐说声：“失礼了。”便倏地走近，将手伸进我的外套衣襟间，在我陷入慌乱之时调整了领带。

“欢迎您来，小姐正在等您。”

当我还愣在原地时，松村小姐打开小门走进庭院。轻抚狗儿的头，说了两三句话后，两只狗

都乖乖走回花圃旁，我才得以走进庭院。一举一动都如此唐突，真是恐怖的人。

“小姐还很疲倦。昨天审查结束回来后，她又练了很久的琴。”

前方三步距离的松村小姐这么说，让我的身子抖了一下。我一面走着，一面低头俯视自己的堂寸心。

昨天的审查。火热、令人颤抖的贝斯触感至今仍残留在手中。因呼吸而湿润、麦克风的金属气味仍飘荡着。在短暂的时间将一切倾吐而出后，我们四人就筋疲力竭地各自解散了——她回家后还在继续练琴吗？

“希望桧川先生您能帮忙请她稍微休息——”

“直巳！”

如同冬天早晨的霜雪融化一般、透明的声音传来，我抬起头。

原来真有所谓的光彩夺目。温暖黄金般的发丝也好、纯白洋装也好，都宛如从她那宝蓝色的瞳孔流溢而出的光芒似的。飞奔而来的真冬，全身上下沐浴在光中。

但是察觉愣在原地的我赤裸裸的视线，她停下脚步。

“……怎么了？”

歪着头，她害羞地俯视自己全身。

“咦、啊、不……”

总不能说是看傻了吧。

“……我只是觉得，很难得看到你这身打扮。”

我连忙说了言不由衷的话。真冬这身高雅的装扮，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在CD外壳、杂志或电视上。没什么稀奇。

“直巳打扮成这样才难得呢。”

真冬微微侧头，上下打量着我。

“不太适合你。”

我大受打击，差点跌坐到草地上。

“啊、抱、抱歉。呃，比上次去听爸爸音乐会时穿得还好看喔。”

“小姐，您这样说并没有帮助。”

松村小姐的话给了沮丧的我致命一击。

“小姐说话时最好再谨慎一些比较好。”

你没资格这么说吧！

初次踏入蛯沢家，发现宅邸的内部装潢并不像外观那么有压迫感。我原本以为屋内会有深及脚踝的绒毛地毯、比桌子还大的吊灯、或是能躲进一个小孩的维多利亚王朝风格的壶等等，但走廊与楼梯比我预料地来得杀风景。仿佛像是全新落成的美术馆，放眼望去，清一色是白色，愈走愈感到静不下来。附带一提，室内几乎与室外一样寒冷。

但最后，我被带进一间有暖色系窗帘与绒毛地毯、感觉十分柔和、大概有教室两倍大的房间。左手边的内侧有一台架起琴盖的平台钢琴，正面的墙上摆设的是连哲朗都会羡慕不已的气派音响组。房内也开了暖气，因此总算能放松地脱下外套。

“……音乐沙龙？你们会在这里举行家庭音乐会吗？”

“不，这是我的练琴室。”

我差点将手上的礼物摔到地上。光是这房间，就几乎与我家差不多大了。

当我手足无措地四处张望时，松村小姐已经迅速地将我手中的外套抢去挂在墙边，并将我带到椅子旁。在单脚的小圆桌旁，放了一张精美的奶油色茶几。

松村小姐离开房间后，真冬在我斜前方的椅子上坐下，小声地说：

“……今天、很谢谢你、过来……”

“嗯、嗯。”

我原本想说两句帅气点的话，但尽管十指交握、在心中呻吟了五秒左右，还是连一句话也想不出来。

没有办法，我很无趣地提起昨天的事。

“你昨天还好吗？审查结束后连站都站不稳了。”

审查是在正式演出的预定场地，一间Club House举行。没有“Bright]那种汗臭味，是间装潢前卫的会场，宽敞到光是站在舞台上就感觉两腿微微发软。其他的演出候补都比较偏向迪斯可风格，也有热舞团体。理所当然地，我们是当中最年轻的。由于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我们在后台一边发抖，一边聆听其他表演者高水准的演出。

但学姐一点也不在意。“若是连外表都算进去，我们一定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学姐说。真有自信。而看到演奏结束后真冬筋疲力尽的模样，我原本担心是否能通过的想法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个，〈Happy Xmas )的独奏果然还是太长了吧？整整一分钟都只有真冬一个人，你到最后感觉也有些喘不过气……”

真冬倒抽一口气，随即摇头。

“……我会加油，努力撑到最后。”

不，请你别再更加油了。我想起古河大哥所说的话，倏地背脊发冷。对手腕的负担，以及能够撑完全场反而不可思议的事。

“而且听说你回家后仍然继续练琴？松村小姐——”

“那是因为！”真冬提高音量，阻止我继续说下去。“……因为你今天要来。若只是审查的疲劳，我是不会停练的。”

我？因为我要来是什么意思？

“好了啦！今天是我生日耶，就别说那种事了！”

“啊，抱、抱歉。”

对喔，难得只有我们俩一起过生日。得说重点才行。

“呃、恭喜你……几岁？”

“当然是十六岁啰。”

说得也对，我竟然问这种愚蠢的问题。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沮丧，真冬连忙接下去。

“直巳的生日是何时？”

“四月四日。”印象中，从来没有人替我庆祝过，有时连自己也会忘记。毕竟是在春假中。

“没有人会帮你庆生吗？”

“嗯。或许在我还小时，父母有买过蛋糕也说不定。但在我上小学前，父母就已经分居了。”

“啊……对、对不起。”

真冬捂住嘴，脸色沉了下来。我慌张地挥挥手。

“没关系啦，我不会在意的。毕竟哲朗就是那样，已经被我当成笑话看了。”

“那么，今天就连直巳的份也一起庆祝吧。”

“要庆祝什么？晚了八个月的生日吗……”我笑着说。但话说回来，我似乎也对千晶做过类似的事，还因此被骂了。

“……庆祝我与直巳同年纪吧。我们初次见面时，你就已经满十六岁了吧。”

我闭上嘴，看着真冬的脸。

初次见面之时。她连日期都记得吗？春假——我们的开始。隐藏在海边的山间、时间停止流动的垃圾场，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使我们相遇。随着季节流逝，如今我们在这里。

回忆揪动心头，光是视线相对就害羞地低下头看着桌子的我俩之间，敲门声突然插了进来。

“我送茶与点心来了。”

是松村小姐。她推着装饰金属雕刻、很高的两层式推车走进房里。车上放有细长的茶壶、满满一篮的刚出炉玛德莲贝壳蛋糕、以及几乎要从烤盘中满溢出来的蛋奶酥。

“哇啊……好香喔。”

“这边比较丑的玛德莲是小姐做的。”

“日登美！”

真冬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站起身，倏地转向我的脸颊染上一片绯红。

“因、因为我从没进过厨房嘛！”

毕竟是职业钢琴家嘛。要是手指有个万一就不好了。

“因为实在令人看不下去，所以蛋奶酥与剩下一半的玛德莲就由我来做了。”

“真是的！日登美你出去啦！茶由我来泡就好！”

满脸通红的真冬忍不住站起来，将松村小姐赶出房外。

“那么小姐，我会待在一楼办公室，若是发生意外状况，请您大声呼喊。再怎么说，桧川先生也是一名男性。”

“好啦！你快点出去！”

房内再次只剩我们二人后，“那个、呃呃……”真冬虽然有些手足无措，仍替我泡了红茶。我也紧张得不得了，用盘子盛起据说是真冬做的玛德莲。全部八个之中，的确有四个的形状比较奇特。

“啊、那、那个、呃、可是……”

或许是看到我拿了她做的点心，真冬慌张地胡乱挥舞双手。

“你不用特地选那个无所谓，那个、可是、我希望你吃吃看、可是！”

“不用担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与盛装打扮的真冬单独在如此脱离现实的（她的！）房间里喝着下午茶，照理说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呢？但被先发制人弄得狼狈不已后，我反倒冷静下来了。而且，我说好吃也不是谎话。

“我完全不会做甜点呢。哲朗老是爱喝酒，也没人会吃。”

“我只会做这个而已。这是今天日登美教我的。”

“厨房应该一片狼籍吧……”

“才没有呢！”

不，抱歉，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而已，你别哭啦！

“你那么擅长做菜，所以不懂不会做菜的人的心情吧？”

真冬边大口大口地咬着蛋奶酥，边喃喃自语。那是什么说法呀？

“你想学做菜吗？一点好处也没有喔？只会被人尽情使唤而已。”

真冬抬眼看着我，轻轻点头。

“……因为响子不会做菜。”

“——咦？”

我心脏狂跳了一下。神乐阪学姐？为什么扯到学姐身上去？

“那个人几乎无所不能，却只有做菜学不来。我没有其他能赢过她的地方了。”

这么说来……等等，什么意思？赢过她？

“响子她……”真冬的脸登时涨红、突然提高音量，又立刻小声下来。“应、应该没办法做点心给你吃才对。”

咦？啊、不，等一下。我将被真冬认真的眼神盯着，差一点脱口而出的话语吞回喉咙。真冬也知道了吗？神乐阪学姐对我说的话。

若是如此，我现在不好好表达清楚是不行的。因为有真冬在，所以我对学姐的心意——不，真冬并没有多问，我说出那种话也很奇怪。

脑子好像快烧掉了。这时我脱口而出的，是理所当然到无趣程度的一句话。

“……但是，真冬还有钢琴不是吗？”

真冬的双眼一瞬间睁大，接着又将视线落到茶杯上。

“只有、钢琴的话……”

“只要你能弹琴给我听、啊、不，玛德莲也很好吃喔，嗯。”

真冬嘟起嘴瞪着我看。使我不禁将原本到嘴边的话语随着红茶的香味咽了回去。

我说了什么会惹她生气的话吗？我不解地将第五个玛德莲塞入嘴里时，真冬突然站了起来。

用湿毛巾仔细擦拭双手后，她转向我。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咦？”

“现在就交给你。”

我现在的心情如同被拍进CD封面照片中一般，手里拿着吃到一半的甜点愣在原地。真冬的白色身影飘然远去。在展开黑色羽翼的钢琴苦闷的身影后方，可瞥见她的纯白洋装与栗子色长发。我还以为时间会就此停止。真冬宝蓝色的瞳孔定定地望着我。

“……因为那时没有时间了。”

真冬的声音宛如大梦初醒一般。

“今天直巳想听什么，我都弹给你听。”

我连手中的玛德莲掉进红茶中都没有察觉。

真冬要弹琴给我听。为了我——只为了我。

不亲自到她家来就没办法交给我的礼物，难道说，就是指这个吗？

糟糕，我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情况。我现在是什么表情？是不是正打算起身？没有露出奇怪的笑容吧？腹部下方有种奇怪温度的感觉倏地涌上，使我坐立难安。冷静下来，我拚命地将自己压回椅子上。

“第一首曲子是？”

“咦、呃呃……”

声音缩了回来。我清了清喉咙。怎么办，什么曲子都可以吗？真的吗？那么一定要先请她弹弹没有出过唱片的曲子，若是有管弦乐团就能表演整部布兰登堡协奏曲了，或是莫札特的C小调第二十四号钢琴协奏曲，不，虽然不太可能，但还是会忍不住想到，布拉姆斯的韩德尔主题变奏曲与赋格如何？她会不会不太擅长浪漫乐派前期的作品？还是巴哈的管风琴作品比较好？或者是——

贪婪的愿望好几次差点脱口而出。

但最后留在我嘴边的答案。

希望真冬替我弹的第一首歌，果然还是这首曲子。

“……贝多芬的，作品81a。”

听到我的答案，真冬似乎微微地笑了一笑。但在下一秒钟，她便面对八十八个黑白琴键，将手指、手腕、骨头、灵魂，全深深投入那冰冷的黑白世界中。

垂下睫毛、摇动肩膀。我不由得站起身。我看见真冬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按下表达离别之意的三和弦。

接着是慢板的细语。

贝多芬作品81a，降E大调第二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告别〉。

载着分离的朋友驰骋的快板第一主题。如同在晨雾中远去的火车，脚步声如此清晰、却又充满难以言喻的悲伤。

为什么真冬没有录制这首曲子呢？我记得她曾在某次受访中提到，贝多芬的曲子中，她最喜欢的就是这首，即使如此。

因为这是离别之歌吗？每次弹起这首曲子，贝多芬所编织的故事便会清楚浮现眼前，使自己感到痛苦吗？或者是害怕到弹最后一个乐章之前，手指会先停下来吗？

但是——

已经，无须任何理由了。

现在真冬正弹着〈告别〉。细数着对方不在的日子的灰色阴郁，充满感情的行板仿佛追求出口的光线一般，漫无目的地徘徊着、逐渐高亢，最后解放。右手与左手从一开始的彼此探求、然

后让声音互相撞击、接着因重逢的喜悦而高歌舞动。多么澄澈、简单却又强而有力的和声呀。

一闭上眼，眼睑内侧仿佛要燃烧起来似的。

琴音能像烧灼皮肤一般如此鲜明强烈、却又像烈酒之雨一般如此甘甜吗？真奇怪。这并不是我听过几万次、再熟悉不过的乐器的声音。这真的是钢琴吗？难道不是接受真冬手指痛楚般的爱抚、溢出啼叫声的魔法之鸟吗？我在自己也没察觉的情况下，受到那湿亮的黑色羽翼吸引前进。

真冬毅然地敲响降E大调的终止和弦。待最后一丁点儿余韵都渗透进空气之中，她才终于抬起手指。

“……直巳？”

被叫了名字的我吓了一跳。不知何时，我已经倚靠在钢琴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键盘了。

“……啊。”

“怎么了？你不喜欢吗？”

我用力摇头。

“怎么可能呢？只是，该怎么说好呢，总之，真是太棒了，那个……”

说不出话来。音乐评论家的遗传基因此时在真冬面前完全败北了。

“下一首是什么？”

“呃呃……”心脏仿佛就在耳畔似的，我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什、什么比较好呢？还是巴哈好了，那个，呃呃，C小调第二号组曲的序曲。”

真冬点头。每当我说出一首歌，她便会前往那由漆黑与象牙色组成的神秘世界，虽然令人有些感伤，但她在那里编织的歌曲却又掳获了我，使我无法脱逃。一开始是黏滞的询问，接着是反覆踩踏霜雪一般的确认，最后是在闪耀的天空与水底扩展开来的赋格。

啊啊，那是——

那是特殊的钢琴。我终于理解了。

是那台钢琴。不会有错。我能听见从赋格那一端飘来的潮水味。也能听见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此外还有生锈的脚踏车轮空转的声音、与阵雨敲打冰箱门的声音。

平均律钢琴曲集、赋格的艺术、音乐的奉献以及哥德堡变奏曲。哪些歌是我指定的、哪些歌是真冬随兴演奏的，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一语不发地弹着琴的真冬，终于将双手放到膝上，仰望天花板吐出灼热的气息。汗水在脸上闪着光芒。

见到她那仿佛在祈祷一般的姿态，使我犹豫着要不要出声唤她。

是因为练习过度筋疲力竭了吗？她弹到最后，简直像是在扭曲着自己削瘦的身体一般，令人不忍卒睹。

真冬嘴边扬起微笑。缓缓地将视线移到我的脸庞。

“呐，那台钢琴。”

当我开口时，真冬的视线迷濛，仿佛仍沉浸在梦中一般，她微微侧头。

“是那台，在垃圾场的——钢琴吗？”

真冬似乎非常开心地凑近。

“你听得出来吗？”

“嗯，因为……”这种声音，不可能是别的。我已经听过两次了，绝不可能忘记。

不过，真冬却摇摇头。

“……那台钢琴，原本是妈妈的。”

我倒抽一口气。

“日登美偷偷帮我移到别墅去，但回国时被爸爸看见，气得将它丢了。不过我还是去见了妈妈的钢琴好几次。”

于是，我们相遇了。在位于世界尽头山谷中的，那间百货公司。

“上高中后就不能经常去那里，而且因为下过好几次雨，已经破破烂烂没办法弹，我也就放弃了。结果前阵子，爸爸送了这台钢琴给我。”

干烧虾仁吗？

“我与妈妈触键的方法似乎非常相像。妈妈的是特别订制、键盘非常轻的钢琴。因此爸爸请YAMAHA制作一台一模一样的送给我。”

真冬爱怜地用手指轻抚着位于键盘上方，金色的厂商名称。

“我实在搞不懂那个人的想法。明明是自己丢掉的，却又订制了一台。”

我总觉得自己似乎稍微明白了。

他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原谅了，不是原谅分手的妻子，而是自己本身。

“真不可思议，我还以为没有机会拿回来了。”

与母亲相同的钢琴。真冬期望着、取回的事物。

大概是因为那是真冬由衷希冀的愿望吧。

“……那里有魔法喔。”

“魔法？那是什么？”

真冬滴溜溜睁圆的大眼直视着我认真询问，我突然害臊起来。

“呃，没什么啦。”

“怎么可能没什么呢？说清楚啦。”

真冬的眼神不知为何突然认真起来，被她进一步逼问，我也只好说了出来。我在心中暗暗替那个垃圾场取的名字。

“从心所愿的百货公司”。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你为什么想知道呀……”

“因为这是个好名字呀。”

我忍不住移开视线。受到称赞虽然非常光荣，但很遗憾，这名字是我借来的。“……你听过〈Norstrilia〉这部小说吗？”

真冬摇头。也对，一般而言是不可能会看的。

“这是在那部小说中出现的名字。若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愿望，无论是什么愿望，那个地方都能替你实现。”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书，因此详细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只回想得出几个名字。我记得主角是一名叫做洛德．马克邦的少年，最后得到收藏用的旧邮票回来的故事。

“因为直巳总是到那边寻找零件，才会取了这个名字吗？”

“嗯，也没错啦。无论什么东西坏掉了，只要到那边去几乎都能修好。”

真冬眼睛闪亮地看着我，耳畔仿佛传来记忆中的风声。

“那么，你找到了吗？你真正的愿望。”

由哀希冀的、愿望。

“……我不知道。”

“我已经找到了。”

真冬的愿望是？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都没能问出口。

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即使真是如此，这种童话般的思考方式未免也太有失公正了。仅仅视线相对，真冬的脸颊就像暖炉的火一般火热起来，若是说了些什么，或许轻放在键盘上的手指

真冬的手，与我长了翅膀的手之间的距离，就能在不知不觉间化为零——

真冬的脸蒙上阴影。

宛如深邃大海般的眼眸是不是想诉说些什么呢？正想询问时，我的胸口又仿佛被揪紧一般，只能缓缓吐出气息。

“……那个。”干枯的气息终于化为声音。“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一瞬间，我以为真冬会哭出来。但她只是垂下眼轻轻点头。使我差点忍不住要向她道歉。

我将放在外套下方的纸袋拿过来。

将包好的礼物交给她时，我看见真冬水汪汪的大眼在缎带与我的双手之间反覆游移。

“……我可以、打开吗？”

“嗯。呃、那个、我想也得跟你介绍一下。”

真冬讶异地瞄着我的脸，解开缎带，拆开包装纸。看到鲜红色的唱片外壳，她睁圆了眼。

“破破烂烂地真抱歉，我只能找到二手货而已。”

“没关系……我还没完整听过披头四的专辑呢。”

“你有播放器吗？”

真冬点头，带我到墙边的音响组旁。她将黑色圆盘放入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厚实唱盘上，放下唱针。

当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时，从音箱中传出许多观众的拍手与欢呼声。真冬将印有色彩夸张团体照的外壳放在膝上，边看边问：

“这是演唱会录音吗？”

“不，是进录音室录制的。”

击溃欢呼声开始的，是毅然的节奏与吉他的重复乐句。

“这时，披头四已经是世界级的超级巨星，无论到哪里都被疯狂的粉丝包围、被媒体追逐着，因此对举办演唱会逐渐感到厌烦。”

保罗麦卡尼终于开始歌唱。吟唱构成他们音乐起源的、虚构的故事。

“但他们还是喜欢现场演唱。毕竟是摇滚乐团，这是很正常的。因此，他们创造一个虚构的乐团，将这设定成那个乐团的演唱会录音，录制了这张唱片。”

——“比柏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

寄讬了他们梦想的虚假名字。是这张专辑的名称，同时也是第一首歌与最后一首歌的歌名。

真冬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将身子埋在沙发中，听着接在保罗之后的林格斯塔的歌声。麦克风最后交给约翰蓝侬。钢管乐器组、管弦乐团、羽管键琴、西塔琴……在实际的舞台上容纳不下的热闹乐器群，在虚拟的演唱会上现身，并溶于摇滚乐中。

我只离开座位一次，是要将唱片翻到B面时。当我回到真冬身旁时，她似乎都没有察觉。

演唱会即将结束。“比柏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将结束的致词化为歌曲。表演非常尽兴，但遗憾的是，分别的时刻来临了……

歌曲结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逐渐淡出。接着静静取代的是吉他的拨弦与随后进入的钢琴。

不知为何，每次我听到这里时总会忍不住落泪。究竟这段前奏的哪个部分如此触动心弦，我至今仍不得而知。

安可曲，〈生命中的一天〉。

手背传来体温。

是真冬的手指。她在我的手背上，弹着与由中钢琴相同的旋律。

终于，管弦乐团开始渐强。所有的乐器从最低音到最高音，无视于不和谐音彼此撞击、摩擦，一面向高处攀升、爬升，寻找光线、拨开云雾——

粉碎。

三台钢琴一同敲响的和声嗡嗡地回响，破碎的碎片散落到海面上。

我们双手交叠，听着最后的余韵。虽然钢琴的声响被空气完全吸尽，但唱片仍未停止。甚至连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脚步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寂静倏地被并非歌曲或谈话的奇妙倒带声给切断。真冬的头发弹跳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这、这是什么”

宛如若有似无的旋律，几个声音同时倒转播放，简短的乐句永无止尽的重复。

“呃，这叫做〈Sgt。Pepper Inner Groove)，将唱片最里面那条沟制成能重复播放。所以若是不按停止键就会一直播下去。”

幸好真冬家的唱盘是旧式的，我在内心松一口气。此外，也暗暗感谢哲朗能找到另一张英国版的唱片。

美国与日本发售的唱片，要不就是将这个设计省略掉，要不就是不会一直重复。CD当然也是在淡出后就结束了。

若非英国版的黑胶唱片，是不行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真冬不安地看着唱盘，这么询问。

被她这么询问，就将预先准备好的答案说出口似乎有些丢脸。不行不行，我是为什么先问过哲朗的？好好回答。

视线落在外壳照片上，穿着军乐队服、抱着号角的约翰身上，我缓缓选择适当的词汇。

“呃，这大概是他们的重心吧。因为披头四很爱捉弄观众。如同他们所说的‘已经结束了’，但是。”

我将视线移到重叠在我手上的、真冬小小的手。

“或许他们其实——并不想让这场虚构的演唱会结束也说不定。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感觉得到真冬的大眼一直盯着我的脸颊。

“所以，我才会决定送这张唱片给真冬当生日礼物。”

若是不将唱针拿起，就永不结束的演唱会。

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梦想。

将想好的答案说完后，我偷偷地瞥了真冬一眼。视线相对，彼此都害羞地垂下视线，看向重叠在一起的手。

真冬满脸通红地发出不成声的叫声站了起来。将原本放在我手背上的右手藏到身后，一边倒退一边摇头。

“对不起、那个……”

“我去关掉唱盘。”

裙摆翻滚，真冬跑向音响组，将唱盘的唱针拿起。〈Inner Groove〉倏地停止，永远遭到破坏，尴尬的沉默飘荡在二人之间。将装入黑胶唱片的外壳紧抱在胸前，真冬又回到沙发旁来。我有点不安，是不是没能让她开心呢？

“我刚才、好像、听见什么。”

图

我歪着头。

“那个，在说话的那段重复之前，我似乎听见了非常尖锐的声音。”

我吓得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真、真的吗？不，那个、确实是有没错。”

那也是披头四的童心之一。在〈Inner Groove)之前，他们放入了只有狗才听得见的周波数的信号音。她听得见那个吗？

“狗？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或许是某种玩笑吧。”

“啊，因为是比柏警官的乐团吧？或许是召唤警犬的狗笛也说不定。”

真冬的声音有些干哑，她将唱片上下左右翻看。原来如此，我没有想过这种解释。不，不是警官而是军曹吧？

“他们也在封面里玩了很多把戏喔。里面连比柏军曹的臂章、阶级章都有，还有假胡须呢。”

抽出封面，简单的彩色印刷页便印入了真冬眼帘，她就像个孩子似地展露笑容。她应该、很开心吧？

最后，真冬将封面放回去，再次紧紧抱在胸前。

“……之后。”

“咦？”

“之后我会再听的，听很多很多次。”

“啊、喔、嗯。”

“谢谢你，我很开心，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喔。”

“嗯、嗯，我知道。”

真冬抱着唱片，又坐到我身旁。

她靠得比刚才更近，肩膀碰在一起，我连改变上半身的角度都没有办法。

太好了，她似乎很开心。在紧张与放心的情绪之间来来去去，总觉得我好像全身的骨头都快散了。

“直巳，为什么……”

真冬在耳畔喃喃地说。我只能将脸微微转向她，除此之外就没办法了。

“在音乐上，你总是能立刻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呢？”

是、是这样吗？

“但为什么，你总是不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不能看她，会被吸进去，虽然这么想，我还是转过头去，被距离自己只有十五公分左右的、真冬深邃的蓝色瞳孔禁锢住。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呢？其实我是知道的，只要将答案化为言语即可，但我却发不出声音。只是没有勇气。仅是音乐断绝而已。我却无法呼吸。

只要化为言语。

但不知为何，此时神乐皈学姐的话语在脑中复苏。

‘爱的告白就是这么一回事。真是恐怖。’

‘身为人类，人对其他人的理性幻想，全会被爱温柔地夺走。’

若是说出口，一想到我无法再若无其事地坐在真冬身旁，就令人难以忍受。那难道不是恐怖的事吗？

若是保持沉默，就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彼此以音乐交流。若是告白，两人间就会只剩刀刃。

况且我也还没好好回覆学姐。虽然学姐表示不想听到回答，但并不是那个问题。在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的情况下对其他女孩子说出同样的话，那种事我办不到。

不，但是不说不行。真冬的双眼覆上悲伤的神色。我不想再让她露出这种表情了。所以我非说不可。

正将我准备张开紧闭的双唇时——

尖锐的吉他乐句猛然插入我与真冬之间。我吓得弹跳起来。手被甩开的真冬抓住沙发才免于倒下去的危险。

“啊、抱、抱歉！”

是我的手机，而且〈Rcvolution〉的来电铃声是——

我想起自己将手机塞在外套口袋中，连忙冲向墙边。

‘嗨，年轻人。虽然会打扰到你们，但因为有重要的事，我还是打来了。虽然原本没事我也打算要打给你啦。’

电话另一头的神乐阪学姐打趣地说。我用手撑着墙，沮丧地垂下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感觉到身后真冬的视线。不知为何，我下意识地将身体调整成看不见手机的角度，并压低声音。

‘有好消息与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我叹了一口气。自认识以来便听过无数次的问题。

“随便哪一个都无所谓，反正内容都差不多吧。”

学姐沉默了一会儿。我成功吓到她了吗？真是爽快。

‘你最近逐渐蜕变成符合我喜好的男人了呀，为什么呢？若是将迟钝这一点除去，你就变成普通的帅哥了呢。别再继续使我心头小鹿乱撞了。’

“不，不对，你在说什么呀？”真冬在我身后啦！虽然我想她应该不至于听见手机的声音，但她可有副顺风耳耶！

‘总之，正如你所说。我们通过审查了，没想到结果这么快就出来了，希望会是最棒的平安一攸呢。’

我重新握好手机。

审查通过了。好消息与坏消息。

“……这、这哪算……”我拚命撑住。“坏消息是什么？”

‘你的声音在颤抖呢，这一点也很可爱。’学姐嘻嘻地笑着。‘那么，也请帮我转达你身后的蛯沢同志。你们今天若是跨越那条线，就等于年轻人与我也间接接吻了，请你们记得。’

“响子——！”真冬在背后怒吼。她似乎真的听见了。当真冬面红耳赤地咚咚敲着我的背部时，电话挂掉了。我也已经到达极限，因此之后根本没办法好好看着真冬的脸。

结果也错失了说出重要话语的机会。

那是我的，第二个失败。

９、春、玻璃之手

我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回到家的。一打开玄关的门，就听见从一片漆黑的走廊深处传来震天价响的萧邦塔朗泰拉舞曲，以及哲朗的怪声。

“肉、肉、青菜！肉、肉、青菜！”

“你在搞什么鬼呀……”

哲朗将大碗与筷子拿在手中，绕着放有热气蒸腾的火锅的桌子旁疯狂的跳舞。一发现我走进去，他的脸色唰地发青。

“啥、等等、小直，你为什么会回来？”

“这里是在下的家耶。”不知为何用了自谦辞。

我关掉CD，朝锅里一看。卡式炉的火将锅里的肉咕嘟咕嘟地煮着。旁边的盘子里盛着看似昂贵的霜降牛肉。

“不、那个、我想说反正小直不会回来，就来享受我唯一会做的料理啰。”

“这些肉，一公克多少钱？”

“六百……等一下，小直，是我错了！”

“你知道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吗？”我真想把哲朗的头压进锅里去，但还是在最后关头改变了主意。

“犒赏辛苦努力的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喔，小直弟弟。”

“哲朗什么努力也没做过吧！而且只有啤酒加肉，这算哪门子的晚餐呀？”

“嗯，所以我才会跳着我发明的青菜歌呀。只要连续跳三十分钟，就能获得六十个柠檬的维他命喔。”

虽然很想将冰箱中的高丽菜或番茄塞进他那张伶牙俐齿的嘴里，但太浪费了，还是算了。

“小直你不吃吗？我亲手做的，大家都爱吃的哲朗寿喜烧。话虽如此也只有酒、酱油跟肉而已！简单又美味！”

“不了，我不饿……”

我无力地脱下外套。不只是因为茶点，与真冬聊天、听真冬弹琴，今天一天发生了许多事，不仅是肚子，连胸口都涨得满满的。

再加上神乐阪学姐最后那招漂亮的收尾。我叹了口气，解开领带，将身子理入沙发中。

圣诞节会四个人一起过。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我当然很高兴。又能站上更高的舞台。就像学姐曾说过的，观众席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观众支持我们的夜晚。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问题是，以这样混乱的思绪，真的有办法撑过练习站上舞台吗？神乐阪学姐在那之后，与其说是放得开，不如说是根本不在意自己曾说过的爆炸性宣言……反而是身旁的三人显得比较战战兢兢。

真冬知道学姐跟我告白的事吗？啊啊，早知道今天应该问她的——不，那是不可能的。在那种气氛下，谁问得出口呀？

若是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也喜欢神乐阪学姐。不是、就是说、那个，我也受到学姐许多照顾，她总是在我背后推我一把，可靠地拉着我们前进。所以学姐对我有那个意思，我虽然高兴都来不及了，但因为我有真冬在，所以无法回应她的心意。

虽然我想这样告诉学姐，但她露出“我全都懂，你不用在意”的眼神，轻描淡写地避开了。所以我们就一直维持这种暧昧不清的情况，甚至还通过了审查。我们还真厉害。

不对——

别再蒙混下去了。

全是因为我太没用了，所以才说不出口。

今天也是。我无法好好将重要的事情告诉真冬。我究竟是去做什么的？真是太丢脸了。

“所以才会满不在乎地跑回来吗？那边不是有沙发吗？推倒她不就好了？你这个胆小鬼。”

“不，那种事……你胡说什么啦！哲朗！”

我拿起坐垫去向拿着啤酒回到客厅来的父亲。

“霜降牛肉真美味。今天就来听听草莓般的报告代替甜点吧。你是用哪只手搭着她的肩？”

“拜讬你回去工作啦。”

哲朗一边不高兴地碎碎唸，还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打开笔电。我回到寝室换上家居服。穿不惯的西装使我肩膀僵硬。

这时，我突然想起西装内口袋的录音带。那是我离开蛯沢家时，真冬交给我的。今天的最后一样礼物。

话说回来，我房间没有办法听录音带。没有办法，回客厅去吧。

“哲朗，我可以放录音带吗？”

“喂喂喂，你该不会把两人甜蜜蜜的对话录下来了吧？”

“少废话，你给我滚远一点！”

我手边没有比较柔软的物品，毫不犹豫地拿起DVD盒砸了过去。

按下录音机的再生键，我坐回沙发。噪音，接着是制作人或是录音师的声音，接着流泻而出的是生动活泼的小提琴旋律。在下方支撑着的是钢琴简单的琶音。

哲朗从笔电的画面中抬起头来。

“……你拿到了试听带吗？一

“嗯。”

“喔。虽然有一段时间的空白，但并不会输给朱利安．弗罗贝尔呢。”

再怎么没用，也还是个音乐评论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是由真冬与尤利共同表演、复出的第一张专辑，她将试听带送给我。这是贝多芬的F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被称为〈春〉的这部作品，是与〈克罗采〉齐名的名曲。这张专辑大概就是打算收录这两首作品吧，这是最常见的组合。

比起如此平稳的作品，我还比较希望听见他们在〈克罗采〉或是C小调第七号之类的曲子当中激烈争论。一边这么想着我侧耳听着F大调那清冽旋律的一来一往。

让我感受到异样的，是第三乐章的诙谐曲。

“……奇怪？”

“喂，小直你做什么啦！别倒回去嘛！”

“不，抱歉，我想再重听一遍。”

我倒回第三乐章的开头，重放一次。异样的感觉逐渐成形。

最后一个乐章也是一样。若是像〈春〉这样和缓的曲子是听不太出来的。于是我快转到下一首曲子。

唐突炸裂的A大调和弦连弹。第二首果然是〈克罗采〉。这么一来应该就能确定了。我在音箱前端坐，屏气凝神，仔细听着尤利与真冬来到最后的塔朗泰拉舞曲。

“……小直，怎么了吗？”

“咦、啊，没有。”

是我的错觉吗？我又重新倒回塔朗泰拉舞曲的中段。

“……真冬右手触键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

哲朗想了想，侧着头。果然是我的错觉吗？但是，那种异样感比〈春〉来得更强烈。

“到后面的乐章就更明显了。像是按下琴键后，又重重地压下去。”

这是什么？简直像……对了——

因为手腕的力量不够，为了按下去而用肩膀的力量支撑手指似的。力量传递的些微延迟，使得声音产生混乱。

我打了一个冷颤。

哲朗坐到地板上，爬到我身旁紧贴着音箱。我们俩一再地将录音带倒带重听。

“的确，到后面时，有一些音会变得黏腻。”

不，不是那个。重点不是那个。更重要的是

“喂，小直，你耳朵比较好。你确定吗？真的只有右手吗？”

哲朗摇着我的肩膀，我点头。只有右手。

真冬那玻璃般的右手。

怎么会这样？

她今天还在我面前弹了好几首曲子，当时都没有这股异样的感觉呀。

不对——等等。今天我听到的，除了一开始的〈告别〉之外，都是巴哈的曲子。全都是长度三分钟左右的钢琴小品。中间也有休息一会儿。

但是，这卷录音带里弹的是贝多芬，〈克罗采〉的每个乐章都很长，此外，不是真冬独奏，而是与尤利合奏。不能以自己的步调弹奏。

因此，这个、这个伤才会——复发吗？

“真亏你注意得到这种地方。”

哲朗摇摇头站了起来。

“为了以防万一，我打个电话给干烧虾仁。”

“咦？啊、等、等等。”

“什么啦。”

为何叫住哲朗，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要是那个再次复发怎么办？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复发。我咽下苦涩的唾液。不，但那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事物束缚住真冬的手指了。

我想起古河大哥之前的话语。手腕的使用方法过于勉强。若是使用容易增加负担的弹法弹着吉他，另一方面，钢琴的练习量也增加时，或许不是复发——不是心理因素，还有另一个更残酷的可能性。

总之，先问问真冬吧，若是没事就好了。

我用一团混乱的思绪思考的当下，哲朗已经拨了电话。不过，对话很快地就结束了。

“干烧虾仁不在，我请松村小姐替我留话了。”

这么说来，的确如此。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是不要通知干烧虾仁比较好吧？一定是我搞错了。我再次将录音带倒回去。若是将音量转小，会不会发现的确是我的错觉呢——我抱着如此愚蠢的期待，按下再生键。

但是，在我察觉之后，那份异样感无论怎样都抹除不去。

“那么，虽然相原同志还没到，我们先来干杯吧。请举杯。”

翌日，当我在晨练露脸时，最早来到练习室的神乐阪学姐说。她递给我与千晶一人一个纸杯，将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杯中。

“呃、等一下，这不是酒吗？”

“你讨厌威士忌吗？也有日本酒喔。”

“问题不是那个，等会儿还要上课耶！”

“装满一点！”千晶说，我连阻止都来不及，她已经一口气喝光了。“噗哈！这是麦茶嘛！”

“毕竟要是被发现，可是会被废社处分的。”学姐微笑。

“我想要真的酒！不喝一杯不甘心呀！”

从在车站遇到时心情就不太好的千晶，用纸杯叩叩地敲着桌面。

“……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然啰！”

“什么？”

“呜呜——学姐，小直那笨蛋竟然说这种话。”

学姐抱着泫然欲泣的千晶，温柔地轻抚她的头发。

“相原同志，喝闷酒是不好的。好不容易通过审查，我们昨晚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喜悦，应该开心地彼此拥抱才是。”

“嗯，我今天不去上课了。我要整天与学姐在一起。”

“我虽然很高兴，但勤勉的我只会在考试前两周乖乖去上课喔。”

“那我也要跟学姐一起去上课……”

“你要躲在我的裙子里吗？”

“我会努力的！”

别努力啦！你们在搞什么鬼呀。

“蛯沢同志也一起如何？”

学姐将视线投向我的肩膀后方这么说，我吓得回过头去。

练习室的门微微开了一条缝，宝蓝色的瞳孔窥视着。学姐经过我与千晶身旁走近出口打开门，抓住真冬的手腕将她拉进来。

“啊、不要……”

真冬削瘦的身体一眨眼就被学姐的手臂环住。

“既然四人都到齐了，我们再来干杯一次吧。”

真冬啪地挣脱学姐的手臂退到墙边，卸下吉他。虽然我们俩瞬间四目相对，却又都立刻移开视线。

搞了半天，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改变。

我突然注意到千晶正狠狠瞪着我。什么嘛，我做了什么吗？

千晶不快地甩甩头，将桌子拉到练习室正中央。

“用麦茶干杯这种事不重要啦！开作战会议！”

“也对，该想想正式演出的曲目才行。”

真冬也无言地点点头，坐在其中一个圆凳上。

“下一场的主题概念是什么？机会难得，衣服也统一一下吧。”

“既然是平安夜，大家都扮成迷你裙圣诞老人如何？”

“不要，我不太适合那种的。”

“若是真咚咚说不适合，那么全世界的迷你裙圣诞老人都要失业啰。”

“年轻人也要一起穿普通的迷你裙吗？还是要扮成麋鹿好呢？真烦恼呀。”

“响子，那样一点也不普通喔。”

“我再来设计新衣服好了。”

女孩子们自顾自地讨论了起来，我靠到墙边听着。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看着真冬的右手。明明有数也数不完的事要思考，但我却又动弹不得了。

但真冬那天放学后并没有来练习，因为下课时她马上就接到了电话。来电铃声响起的同时，她立刻冲出教室，但我记得那个来电铃声。是干烧虾仁。

“抱歉，虽然不太清楚原因，但爸爸要我马上回家。”

真冬一脸歉意地向千晶与我报告。我吓了一跳。昨天哲朗应该透过松村小姐，将我无谓的怀疑转达给干烧虾仁了。该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吧？毕竟只要跟真冬扯上关系，干烧虾仁就会担心个没完。不，也许是跟唱片公司或制作人有关。

我不也跟干烧虾仁一样担心个没完吗？有点受到打击。

“CD也快要发片了吧？真冬也会越来越忙呢。”

“嗯、嗯……专辑大概是明年初发行。”

“演奏会也是？”

“我想会再更晚一些。不过……”

真冬紧紧握住千晶的手。

“我一定会继续练团的，不会给大家造成困扰。”

“嗯，我知道喔。”

千晶碰碰地拍了真冬的头。

“别太勉强自己啰，真咚咚每次都瞻前不顾后呢。”

“唔……”

真冬的双颊一片绯红，在瞄了我一眼后就走出教室。千晶转向我。“怎么样！”仿佛要强调什么似的挺起胸膛。

“……什么呀？”

“我真是个成熟的大人呀。无论再怎么痛苦，仍然保持笑容、内心淌血，即使是敌人，我还是会替对方加油打气。”

“抱歉，我不太懂你的意——”

眼前突然冒出金星，因为千晶用膝盖狠狠地顶了我的腹部。连喘息的空间也没有，接着又是第二发、第三发。

“等、别、住手、千晶、好痛、你搞什么啦！”

“什么也没有！好了，快点去练习室啦！小直你这笨蛋！”

揍得我几乎失去意识后，千晶拉着我的手往走廊上走去。

“圣诞节就快到了，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没错。那么，到圣诞节前，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吧。

无论是学姐的事、还是真冬的事也好。当然还有乐团的事。

我跟着千晶在走廊上跑了起来。窗外可以看见穿过校门前的广场，正要走出学校的栗子色头发的小小身影。

那时盘据在心头的，只有隐隐约约的不安罢了。我没有想到，那次审查竟会成为feketerigo的绝响。

１０、寒风、碎裂的房间

尤利打电话来时，是真冬没来学校的第二天。当时是午休时间，看见手机上显示的姓名，我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引来全班同学的侧目。我飞也似地逃到走廊上。

‘直巳吗？那个，现在——’

“尤利？尤利吗？太好了，总算联络上了。那个，真冬、你知不知道真冬怎么了？她都没来上学，电话也没人接，我去过她家，却被松村小姐挡在门外——”

‘冷静下来，直巳。关于这件事，我有话要告诉你。前阵子我正好有事回法国，没办法接电话，不好意思。还有……’

总觉得尤利的声音非常消沉，使我内心的不安逐渐扩大。

“你知道真冬在哪里吗？她在哪里？”

‘所以说，等见面再说明。呐，你冷静一点。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事。’

“你为什么现在……”

‘你今天傍晚有空吗？或者晚上，我可以等到很晚。’

“当然有空。你人在哪里？我去找你可以吗？”

‘抱歉，我现在在东京，呃……’

尤利告诉我的，是国内相当知名的交响乐团的练习室。哲朗曾经带我去过一次，只要用手机确认地图，应该能找得到。

“我现在就过去。”

‘咦？可是、学校……’

我挂掉电话。

转过头去，千晶的眼神也充满不安，她站在门边，手倚在门上。

“跟真冬联络上了吗？”

我胡乱地点点头。虽然并不是与真冬本人联络上。可恶，为什么每个家伙都不肯直接地说个清楚呢？

那天早退之后，真冬再也没出现在学校。她曾传过两封简讯给我。

‘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天要请假。’

‘抱歉，我现在人在东京，等我回去再说。’

就这样，也不接我打去的电话。虽然我昨天曾与千晶一同到蛯沢家去，但松村小姐却一如往常地板着那张脸，只说“小姐到东京找蛯沢先生，现在不在家，我不知道原因。”便将我们挡在门外。

她又要什么都不说便消失了吗？我感到背脊发冷。不会有那种事，我想相信这一点，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她现在与尤利在一起吗？发生了什么事吗？

“总之，我现在过去看看。”

千晶瞪大双眼。

“去、去哪里？下午还有课耶。”

“我要早退，帮我跟老师还有学姐说一声。”

“——小直！”

我正打算跑出去时，手腕却被抓住。下意识想甩开，却看见泪眼朦胧的千晶，使我一瞬间动弹不得。

“……啊。”

从千晶颤抖的嘴唇中，溢出不成话语的声音。抓住我的手指松开，无力地垂落。

“……抱歉，是因为、真冬的缘故吧。因为是真冬，小直才会那么拚命。”

“千晶……？”

“什么事也没有。”千晶踹了我的臀部一脚。“快点去啦！”

是你抓住我的吧？但是，看见千晶泫然欲泣、拚命逞强的表情，我只能将原本想说的话吞了回去，默默转过身。

我穿着制服冲上电车。在终点站转乘往逗子（注：神奈川县的都市）的快速车。到达品川（注：东京都的其中一区）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抓住吊环喘了口气，才注意到周遭乘客的视线。为什么呢？我悄悄环顾四周，才发现大家全穿着保暖的冬衣。我连西装外套都丢在学校，只穿着衬衫就冲出来，完全没意识到天气有多冷。我将领带解下，放进胸前的口袋。

取出手机，我打开已经不晓得读过几遍的，真冬的简讯。平淡无奇的两通讯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果然是右手的问题吗？

盖上手机，我感觉到疼痛在牙根作响。为了使自己冷静，我拚命数着火车经过铁轨时发出的声音。

由于闭上眼思考事情，还差点错过品川站。我侧身穿过正要关上的车门下了车。冷静下来，要是出事或迷路就太愚蠢了。

我用手机导航确认练习室的位置，走出剪票口。大楼风咻地吹过耳畔与颈部，我终于对自己忘记带外套出来这件事感到后悔。但是，也不能光是缩着身子发抖。我穿过脸色昏暗的人群跑了起来。

练习室位于没什么高楼大厦的住宅区中，是一栋外表相当现代的方形建筑，非常好认。向柜台报上朱利安．弗罗贝尔的名字有用吗？还是应该再打一次电话给尤利？音乐厅里收得到吗——这些问题，在我走进大厅的瞬间便消失无踪了。瑟缩在电梯旁沙发上的金发瘦小身影，在见到我时整个人弹了起来。

“——直巳！”

朝我冲过来的尤利双眼红肿，一看就知道他刚刚才哭过。

“你、你真的马上就来了。对不起，那个，蛯沢老师还没到。”

“干烧虾仁？你跟干烧虾仁约在这里见面？所以有话要告诉我的是干烧虾仁？真冬也在一起吗？呐、到底是……”

“直巳、好痛、放开、我。”

我回过神来，自己的手指正用力地嵌入尤利削瘦的肩膀。

“抱、抱歉、但是、真冬她……”

“到里面去吧，在这里不方便……”

尤利用水汪汪的双眼环顾大厅。坐在柜台的女性惊讶地走近，尤利挥挥手，告诉她没什么事、不用担心后，便抓着我的手走进去。这时头脑总算是冷静了一些。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什么鬼呀，真是的。

我们爬了两层楼，走进类似接待室的房间。里头有玻璃桌、两张矮沙发椅、毫无粉饰的书架、简单的家具，墙上整齐排列的历届常任指挥照片俯视着我们。

尤利将手倚在沙发椅背上站着，叹了口气。今天他身上穿的是男装，普通的羊毛毛衣与长裤，也因此更显出他削瘦的身材。

“吓到你了，真抱歉……”我先道了歉。话说回来，从尤利打电话给我到刚才，我一直都是这种吓人的态度。但尤利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下方后摇摇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应该向直巳道歉的人是我才对。”

“为什么……？”

是因为真冬吗？

“嗯……”尤利的视线落到我的指尖上。“由我来说不晓得恰不恰当，蛯沢老师应该就快到了。”

“真冬的、右手，又恶化了吗？”

我定定地看着尤利因流过泪而澄澈无比的双眼。在他点头之前夕我已经知道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了。

“只有直巳一个人察觉。我、我真是的，明明一起彩排过好几次、合奏过好几次，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

尤利扶在沙发椅背上的手指微微颤抖着。

“为什么，这又不是尤利的错——”

“她前天与昨天都在接受检查。详情我不太清楚，但她的手腕……手腕的关节、受了伤。因为她一直用手腕的力量把手指无力这点蒙混过去。”

我并没有受到惊吓，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或许是因为已经猜到了。在他说出口之前，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从学校跑向车站时、在电车上时、不，从真冬没来上学时就已经——或者该说是从察觉试听带中的异样感开始？

因此，尤利的话语在我耳中空洞地回响着。

用手腕的力量，把手指无力这点蒙混过去。

不是钢琴，她无法用那种方式弹琴。但——

若是吉他，就可以。就有可能。

“……若是这样下去，她的手，或许真的——会再也无法动弹、也说不定。”

尤利双手掩面，继续说着。

“都是因为我、没有、教她正确的弹法。”

他的声音宛如逐渐沉入泥泞之中。

“真冬在手指痊愈之后，搞不好还是一直用从前的弹法……再加上开始练琴，所以……”

微小的伤势逐渐累积，如今几乎就要夺走真冬的右手了。怎么会这样。

“只要好好休息、复健，就还能继续弹琴……医生这么说。但是、吉他就……”

尤利的话语终于将痛楚传达到我的心脏。

只有我一个人察觉？

其实连我也没有察觉。与真冬相遇，听过她的吉他无数次，在她的手指痊愈后，我们总是待在一起，她甚至还弹琴给我听，但我直到几天前都没有察觉。

古河大哥只听过一次就发现了。

一直在她身旁的我，却没有发现。

身后传来令人不快的金属音，是开门声。但我强忍着没回过头。

“——你已经来了呀。”

他这么说，脚步声缓缓靠近。我艰难地回过头，蛯沢千里身穿厚重的礼服站在那里。他脸色沉重地来回看向我与尤利。虽然想要打声招呼，但我的头却无法活动自如。

“你已经从弗罗贝尔那边听说了吧。”

我原本打算回答“是”，然而从喉头溢出的东西却像是板擦掠过小提琴弦的声音。

“为什么都站着呢？坐下来吧。”

他虽然这么说，但我与尤利都无法动弹。干烧虾仁深深叹了口气。

“今天早上，她去做了第二次检查。我不会再让真冬碰吉他了。”

我的双脚反射性动了起来，走近干烧虾仁。但是一看到痛苦地抿着唇移开视线的他，原本涌上喉头的话语也变成无奈的气息了。

“我会尽快再次带她去美国，可不能让她连钢琴都失去。”

仿佛有某种混乱的感觉涌上来，我用手指紧紧掐住手臂强忍着。圣诞节要怎么办，大家要一起上台不是吗？千晶跟神乐阪学姐都为了有一个最棒的平安夜努力着，真冬也是——

我将话吞了回去。就算对干烧虾仁说这些话也没有意义。

“我懂你的心情。”

干烧虾仁的声音与往常一样干哑，但却让我感受到他的温柔。

“你们通过演唱会的审查了吧？那孩子还特地告诉我。她一定很开心吧，竟然会主动跟我说。”

我不想听。虽然很自私，但我希望那种甜美的记忆，还是留在父亲心中就好了。

“但是，希望你能理解。”

“……我、了解。”

简直像是被宣告有罪的犯人，我艰难地吐出这句话。

将会对手造成负担的练习完全停止，前往美国让专业医师诊疗并复健。这对真冬而言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她再也无法弹吉他了。

“医生说过复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两个月。若是配合寒假，应该能顺利回学校上课。但吉他就……”

你为什么要一脸歉疚地说出那种话来？难以言喻的愤怒突然涌上我心头。你应该用不由分说的态度对待我才对，但你用如此理性的态度面对我，我该去恨谁才好？

我用指甲几乎刺伤手掌的力道紧握拳头，静静等待自己无谓的愤怒消退。

“让你特地跑这一趟，真不好意思。真冬还任性地说不想让你知道，但那怎么可能呢？我本来想当面告诉你的，其实我应该亲自去桧川家一趟，但接下来还得与真冬去唱片公司及乐团那边商量事情才行。”

“真冬、呢……？她现在、在哪里？”

“她在车上等着。”

我的心脏仿佛流进许多图钉一般刺痛着。

真冬来了。想见到她的心情、与见到她后不晓得该说些什么的心情混杂在血管之中，使我眼前一黑，差点蹲下来。

“抱歉，今天我想还是别见面的好。”

我点头同意干烧虾仁的话。这时，走廊上传来疾速的脚步声，门突然打开。

“爸爸，我听说直巳来了——”

真冬与我在视线相对的瞬间便僵在原地，还能动弹的只有真冬颤抖的双唇而已。深蓝色的洋装不知怎地就像丧服一般。我脑中的一部分冷静到不自然地观察着真冬。

“……为、为什么？”真冬的声音仿佛冬天枯枝上残留的最后一片树叶。“为什么直巳会过来？”

“是我找他来的。”

至今为止都静静坐在沙发上不发一语的尤利回答。

“弗罗贝尔已经全都告诉他了。”

干烧虾仁的声音痛苦地接下去。真冬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为什么！我不是要你别告诉直巳吗？尤利是笨蛋！笨蛋！”

握住敞开的门把，真冬弯下身大吼。虽然只能看着那样的她，但不知为何，我却晓得站在身后的尤利现在的表情因悲伤而扭曲。

“真冬，你责怪弗罗贝尔也没有意义吧。

真冬甩动着头发拒绝了父亲的话语。

“不管爸爸怎么说，我都要参加演出！大家、大家一路练习过来了，怎么能因为我而破坏掉！我绝对不要！”

在我脑中发出宛如世界本身产生裂痕的声音。干烧虾仁涨红了脸怒吼，大概是“你在说什么蠢话！”之类的话语，但我已经听不见正常的声音了。我只能看见真冬的双唇因痛苦的声音余韵颤抖着，以及因泪水模糊视线的蓝色眼眸。

“直巳！你绝对不能说！”她的声音再次刺痛我的胸口。“不能告诉千晶跟响子，拜讬，我会好好弹的，我一定会撑完全场的。”

“你在——说什么呀？”

仿佛被丢进碎裂世界中的我，究竟有没有正常发出声音j连我自己都无法确定。

“这是你自己的手喔？弄个不好会再也无法动弹，哪还管得了现场演出？”

“我还、可、可以动，也不会痛，没关系，只是容易疲倦而已。”

“真冬！”我终于听得见干烧虾仁的声音了。“你没听到医生说的话吗？因为不会有自觉症状出现，反而更加危险呀！别耍任性了！”

“我一定要上台！我已经决定了！”

吐出这句话，真冬退后将门用力甩上。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从墙壁另一边传来。

“你别跟过来，今天就先回去吧！”

干烧虾仁大声喝斥打算跑到门边的我，冲了出去。两人的脚步声被再次关上的门阻绝。

图

原本正要伸向门把的手无力垂落。

我什么也办不到吗？就算追上去，我也什么话都无法告诉真冬吗？

身后传来呜咽声。我转过头去，泪流满面的尤利撑着沙发椅背，好不容易才勉强站着。

“……都是、我的错。”

泪水当中溢出的悲痛话语。

不对，不是尤利的错，不是尤利不好。我无法对他说出这些虚假的安慰话，因为将吉他送给真冬的，确实是尤利。

所以我只能走到他身旁，撑住几乎要跌坐在地的身子。

“对不起，直巳，对不起……”

年轻的小提琴家，将脸埋入我的胸前哭泣着。我将手埋入他金色的发丝中，紧紧抱住他。若是不这么做，我也会蹲到地上、捂起耳朵，将自己关进黑暗之中吧。

１１、逆光、第二次钟声

将身子埋进不小心搭错的山手线座位中，茫然地坐了两圈后，我才转车回家。

走出车站，我拿出手机确认时间，已经下午五点了，怪不得天色这么昏暗。未接来电里。，千晶打来的六通、学姐打来的一通。当我看见时，感觉至今一直在耳后朦胧不清、没有实感的疲劳，一口气全压到肩膀上。

正打算收进口袋时，手机响了起来。

‘真是的！你总算接了！已经回来了吗？有见到真冬吗？’

“咦？啊、嗯、嗯。”

千晶刺耳的声音，使我安心下来。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的心在哪儿了。

“我见到了，呃，我去了管弦乐团的练习室。尤利、干烧虾仁跟真冬都在。”

‘……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特地——’

千晶的声音倏地小声下来。我回想起真冬当时悲痛的呐喊。不能告诉千晶跟响子。

所以，我将手机换到左手，咽了咽口水，在人烟稀少的车站出口楼梯上坐下。

“呃，没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事。那个，就是呀，之前真冬不是被杂志记者追过吗？她这次好像又被媒体跟拍了。”

为了不让声音颤抖或分岔，我努力放慢速度说着。 。

“因为她家也被发现了，所以暂时先躲去东京的饭店。好像想请哲朗帮忙想些办法，却联络不上那个笨蛋，所以才会请尤利打电话给我。”

好厉害，我说谎都不用打草稿。一边说着，声音与心跳都逐渐冷静下来，我竟然有这种没用的才能，真差劲。

“是我自己会错意了，还跑到品川去，真是白痴。”

‘真的……吗？太好了……’

听见千晶温暖和缓的声音，感觉自己的胸口仿佛被钻头穿了个大洞般疼痛。她相信，她相信了。毕竟听到那个小提琴协奏曲，察觉右手异样的人，只有我而已——虽然那是理所当然的。

‘那为什么不联络我嘛！好过分！学姐也很担心呢。’

“嗯、嗯。”我像拧毛巾一般拚命挤出藉口。“因为记者们似乎也在调查乐团成员的事。她说不想给千晶添麻烦。要是被你知道她在哪里，搞不好你会拚命想办法去见她的。”

‘会做这种蠢事的人只有小直而已啦！’

说得也对，这种笨蛋只有我而已。

‘然后呢？那她明天会回来吗？’

“咦？啊、嗯，我不太清楚，应该不会太久吧。”

怎么样呢？真冬打算说谎到何时呢？毕竟还是太勉强了。为什么我要配合她说谎呢？

‘那我们来试装吧？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子，明天我会带试作品过去。’

“嗯，我知道了。啊、那个，神乐阪学姐那边你能帮我转达吗？”

‘小直自己说啦——’

“不，要是我去说，一定又会被她骂到臭头吧。”

电话那头的千晶嘻嘻地笑了。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帮你说。小直晚一点还会回学校吧？’

“啊……”对喔，西装外套跟书包都还丢在学校。“嗯，晚点过去。”

挂掉电话，塞进裤子的口袋。总觉得现在的心情就像双手沾到气味难闻的油似的感觉。

拜讬千晶转达，是因为学姐一定会立刻戳破我的谎言。不过，到最后我还是得回学校一趟呀。心情好沉重。连站起来都办不到。话虽如此，若是我直接回家，千晶一定也会帮我送过来，到时反而更尴尬。

我在楼梯的一隅，将头埋进双腿间十分钟左右，让寒冷完全沁入全身后，才好不容易抓住扶手站起来。

翌日，真冬仍然没有出席晨练。

“真冬今天也不会来吗？难得我做了新T恤说。”

三人稍微合了一下音后，调整低音鼓的踏板的千晶无趣地说。

“嗯嗯，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又打了好几通电话，但她一次也没接。

仔细地调完音后，神乐阪学姐开口：

“年轻人，你有话要对我说吧？若是逼不得已，我们可以去只有两人独处的地方喔。”

我感到背脊一阵寒意。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语气，但学姐的眼里没有笑意。

学姐知道些什么了吗？若是这个人，搞不好在我烦闷不已的这二天内，她就已经将真冬的所在地与右手的事全查出来了也说不定。

不，倘若如此，她绝不会默不吭声。

因为——

feketerigo已经不能再次翱翔了。

“不管我说什么学姐不都是轻描淡写地躲掉吗？所以我放弃了。”

我继续说着谎，甚至回她一个笑容。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不清楚。我没办法看着学姐那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神，所以，当她将视线移到千晶身上时，我着实松了一口气。

“相原同志，虽然应该不会采用，不过你这次作的是哪种服装？”

“太过分了学姐！我要让真冬大吃一惊，所以决定再保密一阵子。”

我从远方听着她们令人安心的对话，假装花上许多时间在调整贝斯，钟声很快就响了。

真冬也不在教室里。即使导师时间结束、开始上课了，她仍然没有出现。被包括寺田同学的全班同学逼问“公主殿下今天也休息耶，小直同学知不知道什么？”也已经是第四天了。

是怎么了呢？还在做检查吗？或者是被干烧虾仁关在家里了？这的确有可能。毕竟昨天分开前，真冬说了那种话，说她一定要参加圣诞节现场演唱。她到底在想什么？右手搞不好又会无法动弹呀。

该不会就这样没有半点联络，直接飞去美国吧？不，干烧虾仁最近应该正为了贝九音乐会忙得不可开交才对。

只是上学应该没有关系吧。我好想见真冬。

我想见她。

我在上午上课时，都紧抓著书桌，拚命忍耐内心焦躁不已的想法。

午休时间，因为一点食欲也没有，我将整个便当全丢给千晶，打算去教职员办公室拿练习室的钥匙。

“喔，小直同学，你来得正好。”

我在办公室入口被人抓住，是民音社顾问、音乐老师麻纪老师。她一脸倦容，将能哄骗男学生的年轻美貌全都浪费掉了。

“真冬到准备室来了。”

她悄声说。我吓了一跳，看向麻纪老师的脸。

“详情我听蛯沢先生说了。你过去吧，我接下来还得去事务室一趟。”

我僵硬地点头。

“右手的事，你没告诉神乐阪同学与相原同学？”先生压低音量。

“……是，真冬要我别说出去。”

“话虽如此，也不可能一辈子保密下去呀。”

虽然她说的没错，但我也只能紧闭双唇。

“自己想办法做些什么吧。”

老师拍了我的背后一把，我朝楼梯跑了过去。

在校舍四楼，音乐教室的铁门右边的拉门，就是音乐准备室——平常绝不会有学生进入，麻纪老师的领域。

一打开门，前方窗户的窗帘没有拉上，冬天正午的阳光直射进我的眼睛。栗子色长发就在占了狭窄房间一半范围的钢琴彼端等着。

真冬在逆光中站了起来。她睁大双眼，挪动椅子后退，头发飒地飘动。手中乐谱落了一地。

我还以为她会说出什么尖锐的话语，但真冬只是垂下眼，又再次坐回椅子上。

我踏进房间，关上门，为了避开窗户射进来的阳光靠到左边的墙上。

两个人好一阵子都沉默不语。仿佛连太阳在空中一点一点移动角度的声音都听得见。

“……昨天。”

真冬终于先开了口。

“真是抱歉。”

我摇头。她先开口道歉，使我有股强烈的罪恶感。

“尤利他、没有、生气吧？”

“他没有生气，但是哭了。”

之后，尤利不让我送他离开，自己冲出了接待室。东手无策的我垮在沙发上，好一阵子无法动弹。

“尤利他、一点错也没有。”

真冬将视线落在张开的右手上，喃喃地说。

“这不是尤利的错。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想办法？”

“只要能撑过圣诞节的现场演唱就好了。”

“你还在说那种蠢话吗？”我不由得靠近钢琴。“现在不是考虑演唱会的时候吧？搞不好连钢琴都没办法继续弹了呀！”

“钢琴算什么……”

下意识说出这句话的真冬倏地用右手抓住自己的手臂，将话吞了回去。

“我、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很愚蠢，但是……”

“既然如此……”

“但是，我想参加演唱会。没办法继续弹吉他，我绝对不要！”

“所以才叫你别逞强呀，要是手真的坏掉怎么办？” 、

“坏掉也无所谓！”

真冬的话贯穿了我的胸口。

用右手按在自己心脏上方的真冬泪眼朦胧，继续吐露话语：

“因为，我是为了直巳……” 、

“为了我……？”

“钢琴也好，吉他也好，我都是为了直巳而弹的。若是无法继续同台，就跟手坏掉是一样的。响子与千晶都能与你一同演出，却只有我不行，我绝不接受。”

我脚步不稳地靠上冰冷的墙壁。

“为什么——要做到、那种地步？”

我在问什么？我是笨蛋吗？脑中似乎有另一个冷静的自己，从内侧将自己的头盖骨踢飞。真冬的脸仿佛要溶化一般。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

光是这句话，就将满是裂痕的我整个击得粉碎。

“等等，真冬，对不起——”

“什么都别说！”

真冬捂住耳朵大喊。

“我不要你替我担心，我不要听那种话！”

“那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真冬用手抱住头，再次滑坐到钢琴的椅子上。肩膀激烈地颤抖着。

世界登时变得轻盈，墙壁、书架、钢琴、椅子全都一齐飞了起来。这是什么？我难以置信地四处张望，才发现是自己跌坐到地板上。我靠在墙角，伸直双腿。

全身的力量，仿佛被冰冷的地板吸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我没能好好表达吗？神乐阪学姐向我告白，以及我没能果断拒绝、将结论一拖再拖的事，真冬全都知道吗？

即使不知道，看到我以各式各样的藉口裹足不前，虽然内心感到不安，却仍邀我一同庆生。

圣诞节也是，她拚命想要站上同一个舞台。

我真是太差劲了。

无论我现在说什么，对真冬的右手都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我们的圣诞节已经毁坏，再也无法复原了。

但是，我伸直膝盖，将脚的感觉找回后站了起来。我扶住钢琴盖的一端，撑住身子。

“真冬。”

她削瘦的肩膀抖了一下。

“真冬的——”

接下来的话，卡在我的嘴边，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最后抵达了杀风景的地方。

“真冬的身体比较重要。圣诞节演唱会每年都还有机会，但真冬的右手是无法取代的。所以要好好治疗才行。”

这是什么话？我并没打算说教的。我应该还有其他话想说才对。真冬摇晃栗子色长发。

“我很清楚，你不要跟爸爸说出相同的话。”

明明距离如此相近，但我却连碰触她的肩膀都办不到，只能僵在原地。

“我知道，我当然懂。但是，下一次圣诞节，直巳搞不好就不在了。”

“怎么可能……”

我将话吞了回去。

她那蛮不讲理的不安，全都是我害的不是吗？

看着抱住自己的双肩，缩起身子的真冬，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不晓得过了多久。但真冬站起来时，太阳仍在体育馆屋顶的上方一些之处，一点也没有移动。

“你要……去哪里？”

看着穿过钢琴与墙壁间狭窄的缝隙，往门口走去的真冬背影，我不由得开口。

“练习室。”

冷淡的回答。

“可是……你不是不能弹吉他吗？”

手贴在门上，真冬背对着我点头。

“Stratocaster被爸爸拿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要瞒着学姐与千晶到何时——”

“我知道！”

真冬走出房间，我赶忙追了出去。

神乐阪学姐已经先到民音社练习室了。当我们一走进去，她便将五线谱笔记丢到合成器上站起来，突然紧紧抱住真冬。

“嗯嗯……——”

脸部被强压进西装外套中，真冬痛苦地挥舞手腕敲着。

“呜哇哇……学、学姐！”

虽然我想将她们两人分开，但学姐抱着真冬转身躲过。

“想一个人独占蛯沢同志，这是不行的喔，年轻人。”

“什么独占！” 、

“好痛……苦，响子，放开、我。”

“若不这样做，就无法填补你不在这三天的寂寞啦。”

真冬原本想推开响子的双手倏地失去力量，垂落在身体两侧。

“现在不需要言语，只要让我确认。”

学姐在真冬耳畔细语。啊啊，那个人已经有预感了，我察觉到这一点。于是退到墙角，又坐到地上，像个笨蛋似地看着两人拥抱的身影。

“……对不起。”

鼻尖埋在学姐胸前，真冬喃喃地说。学姐默默地轻抚她后脑勺的头发，最后终于放开真冬，让她坐了下来。

“你今天没带吉他来吧？”

学姐的问题让真冬的肩膀抖了一下。无言的肯定。

“是吗？”

学姐似乎也说不出话来了。真难得，她明明是言语的魔法师。

轧轧的声音传来，外头的冷空气倏地向屋里流动。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往门的方向看去。

“真冬！你既然来了就去教室露个脸嘛！我好担心你呢！”

千晶飞奔过来，双手环住真冬的颈部。

“嗯、嗯……”

真冬露出困扰的表情，脸颊贴在千晶的手臂上。但此时千晶却察觉了沉重的气氛。她看向学姐，接着仿佛现在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似地看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吗？”

最后，千晶看向真冬，但真冬只有摇摇头。

“没什么。大家都在等着负责炒热气氛的相原同志登场喔。”

学姐用生硬的笑容撒谎。千晶不可能完全没察觉到。但她歪着头，“那么，”她将放在桌下的纸袋取了出来。大概是真的打算炒热气氛吧。

“这是feketerigo、的新T恤喔！这次的试作品只有一件，因为相当费工呢。”

千晶从纸袋中取出、摊开来展示的是鲜艳的黄绿色长袖T恤。衣襟与袖口那圈是红色的。

“嗯，驳回。当成周边商品贩卖吧。”学姐迅速回答。

“好过分！我辛辛苦苦做的耶！你们看这个，这是''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阶级章耶，连臂章都有喔。”

真冬与我都吓了一跳，看向那件夸张的衣服。

是真的。胸口有圆胸章、手臂上也印有V字型的红与黄的臂章。

“这是从小直给我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封面扫瞄下来的。与唱片同尺寸，很漂亮吧？”

“……直巳、给你的？”真冬的声音颤抖着。“……披头四的？”

千晶的表情暗了下来，她点头。我感觉到真冬身后发出迸裂的声音。回过头来的视线完全不带有半点温度。

“……为什么？你也送给千晶？”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点头时，干哑的喉咙内部仿佛痉挛般疼痛。真冬踢倒椅子站起身来，打算冲出练习室时，我也没有阻止。

“等、等等，真冬，你、你怎么了？”

千晶出过去抓住她的肩膀。真冬啪地转过身来挥开她的手，背靠到门上。脸色惨白到几乎透明的程度。

“你、你那么讨厌这件衣服吗？那、那个，不用穿上台也没关系的。”

真冬紧闭双眼，拚命摇头甩着一头栗子色长发。

“反正，我也不会再上台了。”

“……咦？”

“我已经不能再弹吉他了。昨天跟前天，我都是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若是用这种弹法继续弹下去，总有一天手腕会不堪负荷，所以！”

住口。我想发出声音。但空气从喉咙中漏出，发不出声音，也站不起来。应该、应该有更适当的解释方法的，但将真冬逼到这种地步的人是我。是我。

“真冬！”

千晶正打算靠近的同时，真冬打开门冲了出去。大概是用脚将门踢上的吧，整栋建筑物都微微摇晃，外面的冷空气再次卷入练习室中，将包覆我的迟缓温度冲刷殆尽。

站起身。我得去追真冬才行。但此时千晶抓住我的衣领。

“什、什么？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呐，真冬说的‘你也送给千晶’是什么意思？”

刚站起身的晕眩与罪恶感在脑中搅拌成黑红色的一片，我好想吐。但我勉强捏着自己的侧腹忍了下来，回答她。

“……真冬的、生日礼物。我送给他了。〈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黑胶唱片。”

与送给千晶的礼物相同。我是笨蛋，无可救药。啪的一声，我的颈部被强劲的力量扭转，热辣的刺痛浮上脸颊。千晶打了我一巴掌。

“笨蛋！你、你别跟过来！我去追就好了！”

千晶冲了出去，练习室的门再次关上。风压将我吹得往后瘫倒，此时有某种柔软的物体从背后撑住，我才没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往上一看，是神乐阪学姐面无表情的脸。

她的手臂撑在我的肋下。

“……对、对不起。”

虽然想站起身离开学姐，但她却不肯松手。她将双手合握在我的胸前。

体温远离。

仿佛全身的血液都从耳朵流干了。

直到宣告午休结束的预备钟响起，千晶与真冬都没有回来。我将千晶丢着的黄绿色T恤抱在腹部，默不吭声地坐在椅子上。神乐阪学姐面对桌子，将吉他放在膝上，持续不断地在五线谱上写着一串串音符。从她偶尔弹出的乐句推测，应该是在将编曲改回只有一把吉他的弹法吧。

钟声响起的同时，学姐合上笔记本，将吉他收回盒子里。

“——年轻人。”

终于打破了沉默。

“……是。 ”

“我呀，用了很卑劣的手法。你认为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向你告白？”

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吗？

“那是诅咒。”

我愣在原地，用空洞的视线看着学姐。

“向你告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平衡，而且还拒绝听你的回答。年轻人，那是为了不让你对蛯沢同志做出我对你所做的事，而施加的诅咒。”

“什——”

“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得到你。即使有九成九的机率会确定败北，即使逃跑、必须匍匐前进，我还是想赌上这最后的可能性。我不会对自己的卑劣感到羞耻。不过……”

学姐扣上吉他盒的弹簧釦，将吉他立在墙边。

“没有预料到结果会变成这样的自己，真是差劲。令人作恶。”

这个人究竟在说什么？

学姐没有错，全都是我不好。

学姐满不在乎地将原本几乎深陷黑色泥沼的我拉起。

“年轻人，我不会再对你展露笑容了。”

“……咦……？”

“没有敌人的战斗，我也没了兴致，连使用卑劣手段的价值都没有。我对你的思慕之情就此冻结。”

连踏出练习室时，神乐阪学姐也没有回头看我。

“下次我对你重展笑容时，是蛯沢同志回来的时候了。”

房门关上。我沿着墙滑落，缩起身子。

在独自一人、满是尘埃的房里，我听见第二次钟声传来。

１２、宝物、蝴蝶、机械的热度

那天夜里，我独自一个人躲在漆黑的寝室床上抱膝缩着时，拉上的窗帘另一边传来咚、咚的声音。

有人敲着窗户的玻璃。

“……千晶？”

我缩在床上询问。有一瞬间，我还以为来的人是真冬，不过那种敲法是千晶。或许是我不想被自己乐观的推测背叛而感到沮丧才会这么想吧。

咚咚咚的强力连敲回应我的呼唤。

“你可以进来，窗户没有锁。”

我连爬下床都觉得麻烦。窗户打开的声音、接着是窗帘拉开的声音。

在铝制窗框作为背景的黑夜当中，千晶站在那里。她是从庭院的树爬到二楼窗外的。没有束起头发，带点棕色的头发在寒冷的冬夜风中拍打着脸颊。但是，她还穿着制服。

千晶将右手扶在窗框，并没有进来。眼睛早已适应黑暗的我可以看见她左手拿着什么东西，正在瞪着我。

干涸的喉咙咕嘟地流入唾液，我爬下床。这时才想起自己身上也还穿着制服。

“……真冬、怎么样了？你找到她了吗？”

最后她们在下午开始上课后也没有回来。

千晶在夜色中，用仿佛会被风吹散的声音小声地说：

“小直总是只考虑到真冬而已。”

我倒抽一口气。

“……嗯、抱歉，没什么……我没追到真冬，我跟丢了。虽然也去她家看过，但对方说她不在，将我赶回去了。因为很麻烦，我就直接跷课了。”

“千晶，那个……”

“现场演唱，要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一直站在那边，很危险耶？我心想。

“……学姐她、大概……”

“我不是问学姐！”千晶突然大吼：“我是在问小直想要怎么办！”

我、我、吗？。

我根本没有余力考虑乐团与演唱会的事。现在也是扶着床脚，才好不容易能站起来。

“我——”

声音擦过千晶的耳畔，消失在窗户另一端的夜色中。

前方空无一物。

“……够了，我知道了。”

千晶第一次笑了。她稍微改变脸部的角度，窗外的街灯照在千晶脸颊上，我才发现她的脸上有湿润的痕迹。千晶发现我的表情不太对劲，才急忙用手背抹了抹脸。

“这个，还给你。”

千晶的左手从窗外伸进来。她拿着的是平坦、大大的四方型——

红色唱片的外壳。是比柏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Hearts Club Band〉 。

我没办法伸手去拿。明明只要走近两公尺左右，伸出手去就行了。但我就连要离开床边都办不到。

“快点拿过去啦！笨蛋小直！”

她丢了过来。外壳撞到膝盖，掉到地上。就像死掉的蛾一样。

我慢吞吞地捡起，才发现它意外地轻。

“……只有、外壳？唱片呢？”

不，就算没有也无所谓，不用还给我也……

“只有外壳。因为看到它我会想起真冬泫然欲泣的表情，那会让我很火大。里面的唱片我留着了。”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啦！”千晶抓着窗框大叫。“我怎么可能连里面的唱片都还给你呢？那可是我的宝物耶！这种事你总该明白吧！笨蛋！”

千晶仿佛要撞坏窗户似地关上窗。

“今天真是受够了！小直你去死算了！”

声音透过玻璃传过来。接着千晶的影子倏地消失。有人咚咚地走在屋顶上的脚步声、接着树枝沙沙作响、树梢擦过房子墙壁的声音。

这些声音随即被夜晚吞没。

抱着只剩空壳的唱片外壳，我又再次坐到床上。实物。

半夜，电话响起。〈Blackbird〉的来电铃声让我从床上弹起来摔到地上。

我看着嘟嘟振动的手机画面确认了好几次。是真冬，的确是真冬。

“真冬？是真冬吧？”

一接起电话，我就间这种蠢话。好一阵子没有听见半点声音，不安在我的胸口骚动着。

‘……这么晚打来，真不好意思。’

是真冬的声音。你理所当然地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道歉，反而更让我感到悲哀。

“那、那个、今天的——唱片的事、那个……”

什么？要如何道歉？该道歉吗？为了什么？裹足不前的思考在眼球内侧翻搅，我好想吐。

‘那个，已经没关系了。’

“——有关系、啊、是我！”

‘没关系。那个，今天我跟爸爸好好谈过了。我决定再去一次美国了，毕竟那边有专业的医师在。’

咕嘟咕嘟的气息在我胸口翻搅。

‘因为得在那边待上一年才行，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去学校了。’

我紧闭双眼，试着从真冬的声音中寻找一丝丝感情的色彩。但什么也没找到。一年？不再来学校了？一点一点地，如同透明的液体渲染开来，她话语中的意思总算传达到我的意识当中。

“……但是、伯父说，只要两个月左右的……”

‘已经决定了。我请爸爸改变预定了。’

真冬细微却没有一丝动摇的声音，切断了我颤抖的声音。

‘爸爸已经在做各种准备，就算很勉强也要尽快将我带去。最快是明年初，搞不好是在今年底前。’

我们是何时相遇的？我用空洞的头脑回想。春天，四月初，还没到一年呢。总觉得已经在一起度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

所以？所以什么？

但是那之后，真冬与我都没再说半句话。

连电话是何时挂断的都不晓得。

我将电话丢到床上，用棉被将浑身颤抖的自己裹了起来，又滚回床上。虽然不晓得现在几点，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虽然叫自己别再多想，但我的思绪却不听话地回到过去。许许多多的失败，毫无意义的假设。若是有说出那句话就好、若是不说就好，全是这样的内容。这些事将我内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夺去。

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睡不着是因为一直没有闭上眼睛。脑子变得不太对劲。但一合上眼睑，眼球骨碌碌地转动又会疼痛不已。

我踢开棉被坐起身。寒冷瞬间化为一万根针刺向我的身体。

一楼客厅的灯光从门缝流泻而出，还能听见细微的音乐声。

“……喔，你起来啦？已经两点啰。小便完快去睡吧。”

趴在沙发上敲着笔电的哲朗头也不回地说。我则是迟钝地在脑海中回想这缭绕在耳畔的熟悉旋律。

音响组正中央的录音机正在旋转。是小提琴协奏曲，真冬送给我的试听带。

“啊啊抱歉，我自己拿来听了，似乎演变成不得了的情况啦。”

哲朗漫不经心的说话方式，对我伤痕累累的内心反而是一种安慰。

我在音箱前蹲下。幸好是〈春〉，若是〈克罗采〉我可能会愣在原地动弹不得吧。真冬和缓的脚步上方，是尤利如蝴蝶般飞舞的温柔音色。

我按下停止键，打开录音机取出带子。

平放在自己手掌心的塑胶制物体。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用双手抓住录音带，大拇指灌入力量。都是它害的。要是我不听这种东西、不察觉的话。

不察觉的话——会变成怎样？搞不好会演变成更糟的情况吧。

但那都无所谓了。我不想再听到真冬的钢琴r。

全破坏掉就好了。

透明的塑胶壳表面变得白浊。啪哩、啪哩、令人不快的感觉。

但是，我的手指很快地失去力量。

啪哒，录音带发出声音。一滴水落在塑胶外壳上，是我终于夺眶而出的眼泪。手中的录音带还留有一丝热度。即使是刚才为止还在运作的机械的热度，仍是一股毫无疑问的温暖。

真冬送给我的礼物。

我无法抛弃、更不可能破坏。因为这是我的宝物。无论发生任何事、无论真冬到哪里去，我喜欢真冬的事实仍不会有所改变。与我无法舍弃这样的想法相同。

“啊……啊、啊……”

轧轧的声音从喉咙流泻而出。

我仿佛要将录音带塞进肋骨之间似地紧抱在胸前。

宝物，千晶的话语，我送给她的唱片，在街灯的光线下浮现的泪痕。

怎么会——但是……

原来、如此呀。为什么……

我蜷缩在发出白噪音的音箱前。后颈的皮肤仿佛被撕裂一般。竟然、竟然在最糟的时候，让我察觉这一点。骗人，是我的错觉，一定是我搞错了，虽然在内心深处拚命说服自己，但在更深更深的深处，我的灵魂却确定了这一点。

握著录音带，我冲出客厅。爬上楼回到寝室拿出手机。当我将千晶的号码从电话簿中找出来时，手指却停了下来。打给她又能怎么样？我打算说什么？

在我对千晶做出与真冬一样——不，是更更更过分的事之后。

我趴到床上。这身体也真是讽刺，现在突然想睡得不得了。我就这样握着手机与录音带，被拖入睡眠之中。

１３、早晨、新闻报导、狗笛

“小直弟弟小直弟弟！我差不多该出门了，做饭给我吃啦！”

肩膀被人摇晃，使我缓缓睁开眼。身体仿佛黏在床单上一般，光是挪动颈部，皮肤就像要撕裂了。

在明亮的视野中，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瞄了哲朗的脸一眼。

“……一生当中最糟糕的早晨……”

一生当中最糟糕的夜晚的结束，就是被哲朗叫起来的早上吗γ

“快点啦我的早餐！我今天要跟M公司讨论事情，那些家伙连午餐钱都不愿意出哩。”

住手，别摇了，我的头好痛。我挥开哲朗的手，皱着眉头坐起身。未免也太亮了，现在到底是几点？

“对了对了，因为到了八点你还没有起来，我就帮你打电话跟学校请假啰，我是不是个贴心的爸爸呀？”

“已经十点了吧！既然要打电话，干么不八点就把我叫起来！”

瞄了时钟一眼后，我整个人清醒过来，跳下床逼问哲朗。

“无视于自己赖床在先，还迁怒于人呀。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唔、唔唔。”

没有比被哲朗用正确的理论驳倒更令人气愤的事了。算了，反正我也没脸见到千晶跟神乐阪学姐。就休息吧。我拉起棉被盖住头部。

“我的早餐！”哲朗发出丢脸的声音。

“冰箱里有威德果冻。”

“那个可以加热淋在白饭上吗？”随便你啦。

因为觉得哲朗是故意在装傻而没有吐槽，没想到他却一言不发地走出寝室，于是我连忙追进了厨房。

我让哲朗吃完简易中华盖饭后送他出门。

“你有将蛯沢真冬送你的录音带从头到尾听过一次吗？”

哲朗出门时，边穿鞋边回头问我。

“……咦？”

我当然听了。听到〈克罗采奏鸣曲〉的塔朗泰拉舞曲为止。就是这样才发现真冬右手那看不见的伤呀。他突然说这个做什么？

“你先别管，总之好好听到最后就是了。”

哲朗丢下这句话后便出门了。机车的排气音逐渐远离。

那家伙究竟在说什么呀？搞不懂他。而且我已经不想再听那卷录音带了，因为太痛苦了。

我摇摇头，停止思考。眼前一片朦胧，我决定先去洗澡。因为穿着制服就睡着了，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

我擦着头发回到寝室。即使在厚运动衣外头又罩上一件针织外套还是觉得很冷，但窗外的天气却好得不像话。是从何时开始，就算跷课我也不痛不痒的了？是从何时开始呢？

是从我的人生变得以乐团为中心回转开始？

我找出掉在床下的录音带。像捧着鸟蛋似的回到一楼客厅。

我按下播放键，将音量转小，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旋即流泻而出的是小提琴奏鸣曲〈春〉的优美旋律。贝多芬真是位不可思议的作曲家。明明如此诗情画意，却又不能单单以甘美一词来表现。某些地方必定会深深刺进内心，让人越听越觉得悲哀。

明明不想听的，明明不愿回想起真冬纤细的手指渗着血敲打键盘的模样。但是，在〈克罗采奏鸣曲〉开始后，我仍缩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地听着。尤利的小提琴仿佛要将脸颊与颈部割开、真冬的钢琴似乎会在体内的每根骨头上留下伤痕一般，那种疼痛令我感到舒坦。

真冬就要离开我身边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有机会再次听见这个琴音。放弃吉他、到美国的医院复健后，真冬会再次回到那个世界。

这样就好了吗？

对我而言，这样就好了吗？

环住膝盖的手加重力道。我缩着身子躲开真冬与尤利的激烈舞动、相互撞击，躲开最后一个乐章的塔朗泰拉舞曲所散发的火花热度与疼痛。

〈克罗采〉终于结束了。余韵被冬天正午的寂静吸尽，只剩下录音带转动的声音。

fekcterigo已经毁坏了。

若是真冬如此期望，无论我怎么想、怎么做，都没有关系了。

若是真冬寻求协助，最后我总会将她带回来。但这次不同。真冬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前往海的另一头。如此一来，被留下的我们三人——

啪的一声，我抬起头来。是音响发出的声音。录音带转到A面的最后，自动换面播放。

短暂地、令人窒息的白噪音。

从下方涌出——Stratocaster吉他纯真无暇的清澈音色。如同银色雨丝一般清晰的每一个音，却化为浑然一体的和声流入耳中。闪耀的琶音。

并不是哪首曲子。是真冬每次弹吉他前，为了暖身而弹的练习用乐句。半音上行的气泡漩涡。在地面与云间往来的鸟群。几何学般排列而成的声音、声音、声音，以完美无瑕的等距注入我的血管中。

原来B面录了这种东西，我完全没有发现。哲朗指的就是这个吗？

我想起民音社练习室中肮脏的墙壁、扩大机、合成器或椅子摆了一地。低着头一个人弹着吉他的真冬。手腕热身完的千晶敲响脚踏钹，闯入节奏当中。神乐阪学姐笑着打开麦克风的开关，微弱的杂音掠过空气。这是我们一贯的起头方式。

已经不会再回来的景象。

我闭上眼睛，忍受那甜美的幻影。

录音带戛然而止。我又回到空无一人的客厅。只有心脏仿佛还留在充满摇滚乐的录音室中。

如果一直抱着膝盖将眼耳捂住，若无其事地度过无数个夜晚与早晨，那么遗忘就能解决一切吧。被破坏的事物若是放着不管，应该会坏得更严重吧。这样才正常，也比较轻松。我已经了解这一点。

所以，我从沙发上站起身。

回到寝室，我开始整理工具箱。接着打开楼梯下方的置物柜，透明的塑胶抽屉柜装满了我从以前到现在收集的所有杂物。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整理，但要找出需要的物品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等到晚上，我前往千晶家。只需五分钟的路程。

虽然也想过先打电话，但不晓得该说些什么，若是她叫我不准过去就麻烦了，别无他法，我决定晚一点直接杀过去。

“哎呀，小直。千晶？她在呀。进来进来，吃过晚餐了吗？千晶——小直来啰——”

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来过相原家了，但千晶的妈妈还是老样子。将一语不发的我拖进玄关，对楼梯上千晶的房间大声叫道。

“呃、啊、那个。”

正当我打算说些什么时，咚咚的脚步声走下楼来。

千晶身穿T恤与短裤，穿着清凉到让人难以想像现在是冬天。她半张着嘴愣愣地看着我的脸五秒钟左右，脸倏地涨红。

“你、你、你来做什么！笨蛋！竟敢跑过来！”

“对、对不起！”

我反射性地将手中的工具箱挡在头上。幸好千晶手边没有东西可以丢。此外，只有这时我特别要感谢千晶妈妈的强硬态度。

“好了好了，别在玄关吵闹。你们两个快点上楼去。”

说着，她将我与千晶推上楼梯。在千晶凌乱的房里，我们被堆积如山的杂志包围着，一语不发。此时，伯母端着盛有饮料与食物的托盘进来。

“……不，酒的话有点……”看着托盘上的酒瓶，我慌张地挥手。

“哎呀，不过千晶已经在喝啰。”

还真的咧，地上躺着三瓶绍兴酒的迷你罐。

“真是的，你不是早就试过好几次，知道小直不会喝酒了吗？”

千晶将小菜的盘子抢了过来，将托盘与伯母一起推了出去。

但当房里剩下我们两人时，又同时陷入沉默。千晶自暴自弃地将盘子里的米桌塞入口中。

怎么办，我没办法直视她的脸。

点心与酒都解决后，千晶终于吐了一口长气，将大型的海豚布娃娃抱在胸前。

“……真冬打电话来过。”

千晶小声说道。我吓得抬起头来。千晶用海豚挡住脸部，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但总觉得她的眼眶有些湿润。

“她说要去美国。不会再去学校了……”

我点头。

“竟然说对不起，真是太卑鄙了。她这么一说，我不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吗？”

她的话语深深刺中我。

我原本想过要不要向千晶道歉。但那是错的。对不起，是卑鄙、结束彼此接触的冰冷魔咒。我握紧放在工具箱上的手。

“对了，小直，你是来做什么的？我现在、呃、醉得很厉害，脑子一片混乱，搞不好会揍你，也搞不好会、哭给你看喔？”

我再次将视线落到工具箱上，接着看着千晶的眼睛。

“……我是来修理唱盘的。”

海豚从千晶的膝上咚地滑落。

“……咦？”

“黑胶唱片机，不是坏了吗？你想嘛，难得收到的礼物却不能听，不是很无趣吗？”

千晶张口结舌的看向墙壁。墙上用图钉挂着一片黑胶唱片。是〈Sgt。Peppers Lonely HeartsOtub Band〉 。

“咦、咦、咦咦？”

千晶仿佛现在才注意到，她看着我手边的工具箱。

“在哪儿？柜子里？”

“啊、啊、那个、呃呃！”

连忙起身的千晶脚步不稳地冲向橱柜。

“不准看里面！转过头去！”虽然不懂这么乱的房间都让我进来了，为什么不准我看橱柜里面，但我还是转过头去。

面对充满尘埃的旧机器，我打开工具箱。取出装满替换零件的塑胶袋放在一旁，先用湿毛巾擦拭脏污。

虽然在千晶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很难做事。但手指很快地恢复以往玩弄机械的手感。我将唱针整个换掉，调整唱盘的歪斜，以三用电表找出短路的部分。

这非常简单。毕竟只是个机械，若是坏掉，修好就行了。在这世界上，坏掉后便无法再次修复的事物比比皆是。

开启电源确认唱盘运转后，我看向千晶。

“我想测试能不能发出声音，可以吗？”

千晶瞄了墙上的唱片一眼，用肉眼几乎无法辨识的动作微微点头。

我借用组合音响的音源线接上黑胶唱片机，将黑色圆盘放上唱盘，放下唱针的瞬间胸口有种麻痹的感觉。甜美的噪音。

欢呼声从音箱中流泻而出。令人不快的吉他乐句。将保罗、约翰、乔治三人的和声盖过的铜管乐器组。

我转头看向千晶，或许还透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千晶现在同时抱着海豚与海獭的布娃娃，像是要躲着什么似地缩成一团，她瞪着我——以及旋转的唱盘。

“……啊、抱、抱歉。呃呃，修好啰。”

我伸出手工打算停下唱片时。

“不要关掉！”

我再次回头。千晶的双眼很明显地热泪盈眶。

“没关系，就让它放吧，我想听。”

接着千晶丢了一个坐垫给我，撞到我的脚，掉在她身旁。

我们蹲坐在一起，仔细聆听满是噪音的披头四。将四人梦想塞入荒谬的玩笑中，那虚幻的演唱会。

他们制作完这张专辑，在过了很久很久的之后，曾经一度举办真正的演唱会。场地在大楼屋顶上，没有宣传、也没有取得许可。最后在翌年便解散了。

我想起学姐不知何时曾说过的话。人会很轻易地、非常轻易地就在某一天突然消失，然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确实如此。真冬消失了。因为我的愚蠢。

即使如此，千晶还是像这样待在身旁。待在、我的身旁。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没有更好的男孩子吗？”

一瞬间，产生奇怪的感觉。从音箱中流泻而出的曲声，突然变得像是从便宜机器的广播放出来的音乐。千晶以惊人的气势站起身，我也注意到自己说了什么。

“什、什、什么？”

颤抖的声音从土方传下来。我怯怯地抬起头，千晶的脸在海豚与海獭之间满脸通红。

“什、什么？刚才、你说什么？”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的确是那个意思、但是、呃呃……”

海獭与海豚轮番飞了过来。

“笨蛋！为什么这种、这种时候你要、你、我有多么……！”

我拚死地用手臂护住头部。除了手中布娃娃的强烈攻击，甚至连飞踢都过来了。我从手臂间的缝隙看出去，千晶是真的在哭。

因此我更加肯定了。我对千晶做出多么过分的事呀。她总是在背后支持着我，总是敲打着我紧闭的窗户，总是在我身边、甚至让我没有意识到她的体温。即使如此……

对不起这句话是很卑鄙的——所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喜欢真冬，即使是她不在的现在，仍无法自拔地喜欢她……

“我、我……”

碰、碰，布娃娃终于从千晶手中滑落。双膝无力跌落的她抓住我的肩膀，将脸贴了上来。衣服被温暖濡湿。

“我对、小直、我……”

话语被泪水吞没。

这时从音箱流泻而出的曲子，转为双簧管戏谑的声响。是〈When I'm Sixty—four>。

保罗麦卡尼装年轻的歌声使千晶的肩膀颤抖着。

当我六十四岁时，你仍会支持着我吗？

只要你同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有我在很方便喔，就连保险丝我也能帮你换

进入第二段，千晶的肩膀颤抖得更厉害，抓着我手臂的手也开始抽搐，当保罗唱到节俭、储蓄以及孙子的部分时，她终于抬起头来。

“——哈哈哈哈哈哈！”

千晶躺在地板上。她面向天花板狂笑，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压扁了布娃娃。

“哈、哈哈、什、什么呀？怎、怎么会在这时候，这首歌出现得也太、太巧了吧！”

图

千晶一边缩起身子大笑、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只能无言地看着。

确实是——出现得太巧了。

最后，直到下一首曲子结束为止，千晶一直笑个不停。当她坐起身时，眼眶因哭泣而红肿，但原本的阴影已经消失无踪了。

“啊——真是的，糟透了。为什么这种时候我还笑得出来呀？真搞不懂。”

一边说着，她用指尖拭去眼角的泪水。

“那、那个，千晶——”

“什么都不要说。”

千晶的话将我的话堵回喉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人呀，在笑的时候更显得哀伤。原来是真的。

“没关系，我懂的。”

我懂。

千晶也知道，已经没有我所能做的事了。那句话比被布娃娃锤打、被踹中侧腹还要疼痛。

之后我们便并肩而坐听着〈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两人都不发一语，但残留在湿透肩膀上的体温，与刻画在皮肤上的轻微痛楚上让我了解千晶已经前往我再也无法触及的远方了。

虽然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待在彼此身旁，但原先我们之间那无名的温暖幻影，已经在那一晚崩毁了。

所以，只能依偎着唱片削着自身倾吐出的歌曲。

演唱会结束的时刻来临。〈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道别的话语，被群众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淹没。如同冬季的脚步声一般逐渐贴近。〈A Day in the Life〉前奏的钢琴声，使我如往常般流下眼泪。

就算不转过头，我也知道千晶又哭了起来。

约翰歌唱的每一个新闻报导。

保罗将之联系而成，一如往常的忙碌早晨。

我们反覆了数千次，今后也会继续编织数千次的，那平凡无奇、却又无可取代的，残酷的每一天。

“我们上台表演吧。”

唱片结束，在钢琴余韵微微缭绕当中，我说道。

“即使真冬不在了，也要三个人上台。我们一起做出最棒的现场演唱吧。”

千晶眼眶湿润地看着音箱，缓缓点头。

最后，狗笛——几乎听不见的尖锐声音，在遥远的彼端响起

１４、麋鹿、睡衣、MD

关于表演服装，直到上台前一天仍在争论不休。

“你看，最后一根，是我赢了。”

神乐阪学姐用从盒子中拿出的薯条，碰了碰千晶的鼻尖。

“为什么说得好像你赢得理所当然呀？”

千晶仰躺在椅子上，发出泫然欲泣的声音。

十二月二十三日。因为寒假不能使用练习室，我们便来到学姐打工的乐器行三楼的录音室。由于今天是表演前一天彩排完回来，即使来到录音室，学姐与千晶也完全不管演奏得如何，只讨论表演服装与串场部分。我对今天的彩排表现不甚满意，一个人将音量调小，铮铮地弹着贝斯。

“难得我都做了麋鹿的角耶！”

千晶将作工精细的分岔头角放在头顶两侧，鼓着腮帮子。学姐提出所有人统一穿白色服装的提案，与千晶“圣诞老人＆麋鹿”的提案产生激烈冲突。因此决定用麦当劳薯条来一决胜负。轮流抽薯条，抽中最后一根的人获胜，规则就这么简单。虽然战术似乎相当复杂（有吗？），但我从头到尾都专心弹着贝斯，直到剩下最后几根，千晶开始哇哇大叫为止，都完全不在意。

“对了！小直你也来跟学姐一决胜负啦！有圣诞气息的服装比较好吧？”

“我才不要。你们快点开始练习啦。”还有，录音室禁止饮食。

“年轻人对刚才的彩排有所不满吗？那个之前一直抱怨个没完的制作人，不也在听过表演后就安静下来了吗？”

真冬退出后，向主办单位提出成员更改的申请时，对方理所当然地面有难色。因为审查中最受赞赏的，还是在〈Happy Xmas〉中，独自撑完第一段的真冬独奏。因此我们三人重新编曲，制作试听带说服了主办单位。直到最后都还主张要将我们剔除的制作人，在听完彩排之后也终于认可了。

但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的不成熟。刚才听过彩排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人明显表现出他的不满。就是与我们同台演出的古河大哥。大概是还不习惯真冬退出后的单薄音色吧。

于是我将服装的事交给她们俩，再次投入Aria Pro II呻吟的重低音中。

“总之，就这么决定了。全身都是纯白，相原同志可以穿短裤喔。”

“呜——麋鹿……”

虽然舍不得，但千晶也举起白旗。我在内心松了一口气。因为穿麋鹿装的人，毫无疑问一定是我。要是穿成那样，我一定会丢脸得弹不下去。

“明知会输还敢来向我挑战。你这么想当圣诞老人吗？”

“因为我写信告诉真咚咚说我们会扮圣诞老人，所以一定要来看，还寄了票给她嘛。”

我吓了一跳停下手指，转过头去。

“……千晶也寄了票给她？”

千晶也睁圆了眼。

“小直也是吗？”

“不，因为……”

我原本想说那是我的工作，但还是吞了回去。真是自私的说法。

“既然要送票给她，至少也该打个电话或是直接杀去她家嘛！你这个胆小鬼！”

虽然说得很过分，但因为是正确的言论，我沮丧地将贝斯夹在两膝之间。

从那之后——

真冬不再到校，第二学期就那样结束了。麻纪老师在结业式前一天告诉我，真冬已经办好了退学手续。

“真不可思议。我们三人都只能寄票给她呀。一

学姐看向远方喃喃说道。连你也寄啦？

“附带一提，我送的票上有写名字。她会拿谁送的票来呢？不觉得这场胜负很有看头吗？”

我与千晶都无法回答。

真冬大概不会来吧，我有这种感觉。

没有半句话可作为结尾，录音室门上告知使用时间结束的红灯亮起，将我们赶了出去。

外面一片漆黑，已经快九点了。从栉比鳞次的大楼中间看见的天空，被昏暗的云所覆盖，天气寒冷到若是不将手伸进口袋，或许在不知不觉中断掉都不会察觉。向店长打了声招呼，最后走出店门口的我将围巾绕了好几圈，塞进风衣的衣领中。

“结果年轻人就那样放弃了？”

学姐坐在马路的护栏上问道。店面的灯光照在她身旁的千晶脸上，她也同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从那之后，学姐真的不再对我露出笑容了。与千晶聊天时还是与以往相同，因此更显得痛苦。对学姐而言或许更加痛苦也说不定。

“她明年初就要去美国了吧？为什么不去见她？”

我无法回答，看着自己干燥脱皮的手指。因为我是用手指弹贝斯的，所以右手的脱皮情况更加严重。

“你打算逃进贝斯中吗？”

神乐阪学姐的语气既不是调侃，也不是责备。只是在确认理所当然的事实而已。我诚实地点点头。

没有什么确切、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真冬，一想到若是见不到她，就害怕得不得了罢了。

干烧虾仁说过只要待在美国两个月，因此也能回到学校。但真冬更改了那个预定。一年，对我们而言长得惊人的断绝。我不晓得真冬为何要做出这种决定。

因为不想再见到我了——我不想去思考这类理由。

所以这两周以来，我一直熬夜编曲，调整效果器的程式，因为太过投入，考试有三科不及格，贝斯的琴弦甚至还断掉，换了两次。

只要忙着乐团的事，就不用去想真冬的事了，这样不是很轻松吗？我想。但并非如此。因为我所做的事，全都是在填补feketerigo、折断的右翼——真冬的所在。

每当我用合成器取样贝斯的单音，与学姐讨论、将编曲改为单一乐句时，真冬不在的事实都在在撕裂着我。

即使只有一瞬间，我也不可能忘记真冬。

就连音乐也不再是我的避风港。只是我紧抓着不放，不得不待在那里等待的地方。

“……现在我只想思考现场演唱的事。虽然还不知道结束后，我打算怎么做。”

我终于用干哑的声音回答。

这是真冬说一定要上台的圣诞节演唱会。

所以至少，我想达成她这个心愿。

“小直真的没有半点成长呢。”

千晶用戴着手套的手遮住白色的气息说道。她的双脚一前一后地摆动，我知道她并不是真的在责骂我，但听见这句话还是很难受。

“不，那倒也未必。”

笑的时候，神乐阪学姐还是会转向千晶那边。

“虽然绕了一圈回到同一个地方，他现在已经伤痕累累了，但相对的，也能靠自己的双脚站立了不是吗？若是这样还不叫成长，世界上就没有半个大人了。”

“学姐还是老样子，对小直那么温柔。”

“还比不上相原同志。”

将我独自丢在寒冷的夜里，这两人在温暖的光芒中彼此微笑。

千晶从护栏上跳下来，拍拍臀部的灰尘，学姐将停在建筑物后方的自行车牵出来。

“好像快下了呢，会是雪吗？”

学姐仰望没有半颗星星的天空喃喃说道。

“真想表演〈Happy Xmas>呀，没办法。”

原本准备用来当安可曲的那首歌，最后决定不在正式演出时表演。因为我们原本所想的编曲方式是由真冬的吉他独奏表演第一段，也想不到其他的演奏方式了。

学姐脸上的笑容消失，看着我与千晶的脸。

“无论我们再怎么拼尽全力超出极限，也只是feketerigo的百分之七十五，虽然悲哀，但这是不变的事实。即使如此……”

她伸出右手。

“让它成为最棒的圣诞节吧。”

千晶与我同时点头，将手掌叠上去。但重量与温暖都有所不足，不晓得是不是察觉这一点，学姐又将左手叠在最上面。

回到家，让哲朗吃完晚餐，我们轮流洗澡，当洗衣机运转时，我准备好表演服装。白色西装底下是借来的长款开襟衬衫。

贝斯、效果器与合成器，行李也不少。我一再确认内容物。

接着启动电脑，虽然彩排时一切正常，我还是接上耳机、效果器与贝斯再次确认它是否正常运作。

糟糕，一点睡意也没有。明天的现场演唱是从中午开始。万一彻夜未眠，神智不清地迎接早晨，不小心打个瞌睡结果睡过头的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但由于彩排与练习时的兴奋还残留在体内，脸颊热得要命。我将贝斯琴身贴在脸上，冰冰凉凉的感觉真舒服。

总觉得自己愈来愈像个笨蛋。我打开窗户，寒冷的空气拍打着脸颊，身体的热度消退了一些。千晶总是从这里爬上来——真冬也曾爬过一次的大树，在街灯的光线中浮现身影。树叶已经掉光了，在细削的影子中，可以看见飘落的白色物体。

是雪。开始下雪了。

在寂静得诡异的夜里，会动的物体只有飘过街灯圆形光圈的雪花而已。道路的沥青现在虽然仍是一片漆黑，但夜里会积雪吧。电车不晓得要不要紧，希望不要停驶。

当我终于冷到无法忍受，正准备关上窗时，却看见街灯正下方，有一个闪动的金色身影。

被树梢遮住看不太清楚，我下意识探出头去。

我没看错，的确有人在。在我家的庭院外面。瘦弱的身影站在低矮的金属栅栏外，正四处张望着——他在看这里吗？金色的发丝偶而在街灯下闪闪发光。

金色？

我将腹部顶着窗框，在不掉下去的情况下探出身子。

是尤利。他背着某种黑色物体——是吉他盒。将吉他盒背在肩上的尤利站在栅栏与街灯柱之间，偷瞄着我家的方向。在这种下雪天里，那家伙在干什么呀？

我跑下楼，连外衣都没披，穿上靴子就冲了出去。当我追出去时，尤利似乎打算放弃，正准备离开。

“尤利！”

在雪中，我的声音清楚的令人惊讶，背着吉他盒的身影倏地停下脚步。

“……直巳。”

转过身来的他脸色发白，连嘴唇都是紫的。他似乎是从家里直接冲出来，连大衣都没穿。

“你、你在做什么呀？只穿这样会感冒的！”

“那、那个，对不起，对不起。”

我冲了过去，尤利就那样倒进我的怀里。

“……我跑来了。”

跑来是什么意思？现在在下雪耶，至少穿件外套……我正打算这么说，但碰到尤利打颤且冰冷的皮肤，发现现在不是斥责的时候。我将他带进屋里。将正好洗完澡的哲朗从穿衣间赶出来，“我现在就去拿换洗衣物，你快点进去。”我将尤利推进浴室。因为下雪的缘故，尤利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从二楼将自己的睡衣拿下来，跑进厨房烧了开水。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喘了口气，在一旁擦拭头发的哲朗淡淡问道：

“所以？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我也想知道。”

话说回来，那家伙为什么知道我家在哪？

“那是朱利安．弗罗贝尔吧？”

“嗯。”

“小直身为业界流氓的才能已经凌驾于我了呀……”你在说什么呀？“话说回来，那家伙的入浴照，不晓得能卖多少钱。”

“我真的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喔。”

“讨厌啦，我是开玩笑的，小直弟弟。真是的，这孩子的独占欲还真强。”

“吵死了，快回去工作啦！”

当我拿起坐垫追得哲朗满屋子跑时，穿着松垮睡衣、头包着浴巾的尤利走进客厅。

“没事吧？暖和一些了吗？”

我一边朝哲朗丢坐垫，一边让尤利在沙发上坐下。

“嗯、嗯……谢谢。”

图

刚洗完澡的尤利，脸颊像苹果一样红通通的。他瞄了哲朗一眼，低下头去。

“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

“没关系啦。对了，你还记得我吗？我叫桧川哲朗，别看我这样，在业界也是小有名气的评论家喔。你第一次来日本演出时我有在节目单里写过乐曲解说。”

“那时我还不太会看日文……”

“别在意别在意。对了，下次你能不能让我作独家采访及刊头全彩特辑报导呀？你们家的经纪人有够难搞的。”

“别做生意了，快点去书房啦！”

“小直不是叫我去工作吗？不分时间地点死缠烂打地拉生意，这可是业界流氓的基本喔！”

头又痛了起来的我，将尤利带去二楼的寝室。

“啊，抱歉，我老爸就是那样。”我搔搔头坐在地上。

坐在床上的尤利双手捧着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嘻嘻笑着。

“不会，他很有趣。跟直巳很像。”

就算是开玩笑也别这么说呀。

尤利在房里四处张望。“是直巳的房间耶。”不知为何，他似乎很愉快地摆动双脚。怎么怎么？我的房间有那么稀奇吗？我刚才将合成器跟贝斯全搬出来，地上还有好几条音源线，一团混乱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真的都泡在音乐里耶。平常都是这样吗？”

“不，我现在是在为现场演出做准备。”

笑容倏地从尤利脸上消失。他紧握着咖啡杯，好半晌不发一语。

事实上，从上次在品川的管弦乐团练习室之后，我就没再见过尤利了。就是最后一次见到真冬的那一天。我们的羽翼毁坏的那一天。

或许只是我没察觉，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破损了。

“现场演出，就是明天了吧。”

尤利将杯子放在膝上，小声说道。

“这么忙我还突然跑来，真抱歉。你没有生气吧？”

“不会。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家的？”我没有告诉过他地址吧？

“我是请响子告诉我的。”

是学姐呀？为什么？话说回来，他们已经这么熟了吗？

“呃、那个。我的吉他放在哪儿呢？”

“啊，还丢在玄关。我去拿来。”

我将吉他盒拿上来后，尤利打开琴盒取出里面的物品。

我屏住呼吸。

在日光灯下熊熊燃烧，Sunburst color的Stratocaster。intage吉他。只消一眼就能知道，我不可能认错。这是真冬的吉他。

为什么会在尤利手上？不，这把Stratocaster原本就是尤利的。

“这是真冬放在我这儿的，不是我去要回来的喔。”

我倏地抬起头来。真冬不是说吉他被干烧虾仁拿走了吗？为什么会在尤利手上？她说了谎？为什么？

尤利将Stratocaster紧抱在胸前，再次坐回床上。

“……真冬改变了入院的预定行程，大概有一年都不能回来了。”

“嗯，我听说了。”

也知道这是真冬自己的决定。

“然后，她会去读那边的学校。”

“……嗯。”

是吗？也对。因为她已经从我们学校退学了。真冬已经决定要在海的另一头生活，在没有我的国家生活了。

“你听说她要去哪间医院了吗？”

“咦？没有。”就算知道了也无济于事。

“听说是在加州，以运动医学闻名的大学医院。”

运动医学？

“所以说。”尤利紧握Stratocaster的琴颈，似乎很痛苦的叹了口气。“都是我没有教她正确的弹法，因为勉强的弹法，真冬才会伤到手腕。据说也有许多音乐家会去那间医院。”

“所以要在那里做复健上让自己能够再度弹琴吧？”

“也有不少吉他手会去那里。我认识好几个人喔。”

我愣愣地看着尤利的脸。

“真冬的手指与手腕的力量都很弱，又学了错误的弹法。所以得从头开始做正确的训练，为了能够再次弹琴以及吉他——所以才要花上一年。”

以及、吉他？

为什么？我无法呼吸。

真冬不是放弃吉他了吗？不，可是，Stratocaster还在这里。

feketerigo、的百分之七十五也还在。

“她果然没有告诉直巳。”

尤利的声音仿佛快要哭出来似的。

“我问过真冬，问她为什么要对直巳保密，就这样离开。”

我站起身逼问尤利。

“真冬说什么？她怎么说？”

自己去问不就得了？你这没用的家伙。这样的声音在我脑海一隅沉痛地回响。

“她不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呀。因为真冬明明那么喜欢直巳。明明只要两个月就能回来了，到时就能继续跟直巳在一起，那样不就好了吗？但真冬她……”

泫然欲泣的尤利紧紧抱住Stratocaster。我瘫坐在地板上。

为什么呢？现在，这一瞬间，真冬的想法清楚地传达给我。只是取回钢琴，回到我身边还不够。因为真冬也是feketerigo、的四分之一，她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乐团。

即使有难以想像的长久时日得分隔两地。

还是必须取回羽翼才行。

“为什么？明明不用这样悄悄离开的，我讨厌这样。真冬与直巳看起来都那么悲伤，我不想见到你们这样。”

“那是因为……”

因为我对真冬做了过分的事。

我以为真冬不会再回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直巳你这笨蛋！连这一点都不懂吗？”

尤利将Stratocaster丢在床上，跳下床来到我面前。将手放在我的膝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靠了过来。

“她为了回来、为了能够再次弹吉他而努力着呀。为什么、为什么直巳总是这样？就算不可能，也要想办法去见她不就好了？她已经快要离开日本了，快要见不到面了喔？”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鼓起勇气？呐，要是一味等待，一辈子都无法鼓起勇气的喔！”

尤利的话语重重地敲了我的头，让我几乎昏厥过去。我趴在床角。

真冬她是为了乐团、为了取回吉他。

为了再次在我的鼓动之上振翅高飞？

但是，真冬没有告诉我。是害怕进行得不顺利吗？还是跟我一样没有勇气？

若是如此，我们彼此都在做着蠢事呀。

一般体温轻靠上背后。尤利将脸埋在我身后。

“对不起，直巳。”

“……为什么尤利要道歉？”

若骂笨蛋是笨蛋后，还一一道歉，人类就只会彼此干瞪着眼，而不会有一厘米的长进了。

但尤利的体温默默地离开我身后。拉链声传来。起身回过头去，吉他已经收回琴盒之中。

“我无法忍耐。其实这种事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的。因为真冬也一样愚蠢，一样懦弱，一样逞强。但是，我喜欢真冬，也喜欢直巳。我好痛苦。一想到都是我的错。我就坐立难安。当真冬将吉他交给我后，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便请响子告诉我地址，自己跑来了。”

我摇头。这不是尤利的错，但我说不出这种空虚的安慰话语。

“但直巳还是一样迟钝，只想着现场演出的事。”

真抱歉喔，我下意识顶了回去。

“我跟真冬约好了，要演出最棒的现场演唱。若是我故意乱弹，她是绝对不会原谅我的。所以……”

“那种只是无谓的逞强罢了。”

逞强？他说逞强？没错。我站起来，从贝斯盒的口袋中取出一片MD，放进组合音响。

“……什么？”尤利凑过来看着音响。

“这是今天彩排的录音。”

是我逞强的表现。

如同逐渐接近的铃声，从千晶的脚踏钹与学姐的和声拨弦合奏开始。中音鼓反覆敲击的民俗风节奏，跃动的贝斯旋律，加上调幅效果发挥到极致的合成器线条。

尤利瘫坐在地板上。

真是讽刺。原本应该由四个人交叠而成、竭尽所能倾泻的曲子，在变成三人之后，声音却令人想哭地清晰。

最后，尤利拿起躺在地板上的，我的贝斯。

我至今为止曾无数次在现场听着神乐阪学姐、真冬、古河大哥等人精湛的演奏,亲眼见识，并因此沮丧。但从未像现在如此受到打击。尤利纤细的手指来回跳跃，配合从MD音响中流泻而出的feketerigo、，将我的贝斯旋律完美重现。

当MD放到最后，尤利面无表情地放下贝斯。

“直巳，你的技术进步了。”

完全听不出他在称赞自己，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要是这些天才们全都别从玻璃箱里出来就好了。

“因为你把真冬的事抛在一旁，一直专心练习吧。”

“吵死了你，正式上台时还会有更厉害的！明天如果没事就来亲眼见识吧。”

我不甘心地说。尤利吐吐舌头。

“虽然明天休息，但我绝对不会去的。”

啊，是吗？那就好。我在内心闹着别扭，没有回话。

“因为你们只有三个人，反正顶多跟这个录音差不多吧？”

才不是，可别小看现场演出。不过我还是默不吭声。

“听过MD就够了。这个的音质为什么那么好？”

“因为我先将乐团的音全都收进效果器中，再藉由统整读取加工之后，由合成器播放出来。所以只要将MD直接连上效果器就能轻松录音了。”

喔，尤利露出无趣的表情将视线落在贝斯上。接着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那么，我要回去了。直巳明天也要早起吧。”

“咦？不，等一下。你的衣服还没干喔？而且外面正下着大雪……”

尤利睁圆了眼，俯视自己身上穿的睡衣。他不至于会说要穿成这样回去吧？

“呃、那个、可是……”

“就住下来吧，朱利安`弗罗贝尔。我们家就只有两个大男人，用不着在意。喂，小直，还不快整理地板铺一下床垫。”

“你是从何时开始偷窥的呀哲朗！”

我将枕头朝门缝丢。呵、呵、呵的恶心笑声往楼下远去。那个混帐。

我瞄了尤利一眼。他抬眼看着我。

“……我住下来没关系吗？”

你用那种表情问我，会害人心头小鹿乱撞的。

“嗯、嗯。”

我将要带去演唱会的行李全堆到房间的一隅后，在地上铺了床垫。看看时间，差不多是最后

一班电车发车的时间了。明天还有一次现场彩排，得早点起床才行。

——晚安，我小声说道，钻进床上的棉被中。今天一整天的各种声音在脑中盘旋。“年轻人就那样放弃了？”学姐询问。“真的没有半点长进呢。”千晶厌烦地说。落地鼓与贝斯的合奏踩踏着

心跳声。主办单位的制作人对我们提出一堆烦人的要求。列车在结冻的铁轨上滑行。

“——直巳。”

突然有人叫我，我将棉被掀开。

在一片漆黑中，我隐约看到尤利从地上的床铺坐起身。

“怎么了？”

“我可以过去你那边睡吗？”

因为一片黑暗，他应该看不到我愚蠢的吃惊表情吧。

“为、为、为什么？”

太冷了吗？要交换床铺吗？

“直巳不会消失不见吧？”尤利的声音仍充满不安。“我好害怕，你不会像真冬那样突然消失吧？一个人闭上眼时，我总觉得大家、大家都会消失不见，好害怕。”

“我不会消失的，我就在这里呀。”

我对于尤利没来由的恐惧感到困惑。

“你、你没有、生我的气吧？没有讨厌我吧？因、因为、全都是、全都是我的错。真冬也是，若是我不教她吉他……”

在我手臂不远处，尤利将脸埋在床单中，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不是尤利的错，这种话我说不出口。因为那是骗人的。真冬的右手会坏掉，责任的确出在尤利教她的吉他。

但是，我轻抚他柔软的发丝。

“如果尤利没有教真冬吉他，我就无法与真冬相遇了。”

与学姐也是。当然也无法与尤利相遇了。

与在舞台上的激烈热情，以及那灼热汗水的甘甜也是。

与音乐的真正之美也是。

“我没生气，真冬大概也是一样。她不会讨厌尤利的。”

“——真的吗？”

“嗯。”

“但是，我好怕。我担心自己醒来时，大家会不会全都消失了。”

尤利紧握着我的手腕，吐露痛苦的声音。我叹了口气。真头痛。像个孩子似的。不，他的确还是孩子。我也是个孩子，比我小一岁的尤利，以年纪而言还只是国中生。

“嗯，是、是可以啦。不过，我的床很小喔。”

尤利瘦小的身体窸窣地钻进我的棉被里。我似乎听见啜泣的声音。

虽然同样都是男生，没什么好在意的。但总觉得有些紧张。我翻身背对尤利。

“……直巳……”

他声音微弱地叫着我的名字。气息吹拂在后颈上。

此外，他的体温轻贴在我的身后。

我睡得着吗？我开始担心起与刚才截然不同的事情。不过这家伙是法国人，这么说来，他之前也说过自己常跟真冬同床共寝，或许经常毫不在意地做这种事哩。果然是文化差异。

我也别在意了吧，只要想着明天现场演出的事就够了。

不可思议地，原本在脑中盘旋不去的吵杂声音，就像被尤利的体温吸走一般消失无踪。

最后，睡意平稳地造访。

１５、雪、脚灯、绳结

醒来时，纤细的手臂从身后环抱着自己的胸口。怎么回事？我在棉被扭转身体翻身，鼻尖碰到柔软的发丝，近在眼前的是天真可爱的睡脸。我吓了一跳打算退开，但对方却“嗯嗯”地呓语，将脸缩进手臂中。

对了，是尤利。我们昨晚睡在一起。虽说是男生，但醒来时发现同张床上有像这样削瘦的身体，与女孩子无异的脸蛋近在眼前，对心脏真的不太好。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吵醒他，缓缓将身子移开他的手臂后下床。地板冰冷地发出冻裂一般的声响。天色相当昏暗，猜不出时间。音响的时钟显示为九点。既然外面这么暗，就表示——我打开窗户一看，雪白的世界刺激着刚睡醒的双眼。刚睡醒的身体因寒冷而打颤。道路、屋顶、庭院与围篱全都被雪覆盖，天空的碎片仍从灰色云朵中缓缓飘落着。

是白色圣诞。

总觉得映入眼帘的一切没有半点真实感。若说从昨天尤利到我家后的事全都是梦也不奇怪。但当我将手伸出窗外，寂静的寒冷便碰触皮肤，融入体温中消失。

想睡的感觉一层层剥落。关上窗转过身去，金发少年仍睡在我的床上，这不是梦。尤利、

雪、以及今天的现场演出都不是。

早点出门吧，雪这么大，要去会场也得费上一番工夫。我换上表演服，将贝斯与合成器的盒子背起，走出房间。光是走下狭窄的阶梯就觉得腰快断了。尤利说过他今天休息，想必也很累了，就让他继续睡比较好。

“喔，小直弟弟早呀。昨晚很开心吧。”

“哲朗，我还想说你难得那么早起……与其说那种蠢话，还不如去做事，该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吧？像是洗衣服之类的。”

我将毛巾朝从客厅探出头来的哲朗那邋遢的脸丢去。

“我早上可是很忙的哩，要看儿童节目还有动画。”

我连提出反对意见的意愿都没有，无力地走向厨房。今天是表演当天，我不想在无谓的地方浪费体力。

“朱利安．弗罗贝尔要怎么办？他还在睡吗？一

“嗯，他说今天休息，等他起来后你让他吃个饭，送他去车站。”

“能不能在我们家办摄影会？……不不不我是开玩笑的啦！小直弟弟！别拿着菜刀露出那种恐怖的表情嘛！”哲朗逃向餐厅。“话说回来，我还以为他会跟你一起去演出会场哩。他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吗？”

“不是，他说他不去。”

喔？哲朗歪着头，就那样搔搔头走掉了。

我知道尤利在生气。而且无论feketerigo在少了真冬之后仍表演得很好，或者是表演得不好，他都不想看到吧。我也一样。那么，为什么还要站上舞台呢？在只有三人的情况下。

正如尤利所说，只是在逞强吗？

或者是为了表演那甜美的兴奋呢？

为了沐浴在闪亮的舞台灯、以及欢呼声中吗？

为了以上皆是，也或许都不是的理由。前人们留下一句无论何时都能说明一切的魔法咒语。

若要问为什么，因为这就是Rock'n Roll 。

准备完早餐后，我在风衣外头又穿上雨衣，全副武装，连吉他盒与合成器的盒子都罩上大塑胶袋。

走出屋外，天色已经明亮一些，但大雪仍没有减弱的迹象。由于是气温相当低时降下的细雪，一踏出去，靴子便沉入雪中大半。虽然不至于窒碍难行，但还有许多行李。要是昨天彩排后

将合成器留在会场就好了，我认真地感到后悔。

一走出庭院，我就遇到等在那儿的千晶。鼓手什么装备也不用带，因此她撑着伞。或许是对决定服装的学姐一点小小的反抗，她穿着令人想到圣诞老人的红色大衣。

“早呀！合成器给我拿吧。”

“我本来还想去接你呢。”

“想比我早起呀，再等一百年吧。”

千晶笑着从我手中抢走合成器的盒子。因为合成器重上许多，我原本想叫她拿贝斯就好，但她已经迅速背起往车站的方向走去。

“昨天睡得还好吗？小直是那种表演前一天会胡思乱想的类型呢。”

“啊，嗯。”

在这之前，由于尤利黏在身后，我原本以为自己绝对睡不着的，但不知为何却睡得非常安稳。或许是有某个人的体温令我感到安心吧。当然这绝对不能告诉千晶。

“这么一来，抵达会场时手也会冻得无法彩排了吧。”

“千晶只要拿口香糖之类的东西将鼓棒黏在手上不就好了？”

“啊哈哈，那小直也用口香糖把嘴黏起来好了。”

“这样就唱不了歌啰。”

“到时就全部用哼的！”

真不可思议，为什么越接近表演会场，我的心情就越平静呢？真冬大概不会来，我们的摇滚乐也无法传达出去。即使了解这一点，或者应该说，正因为了解这一点？

我原本想将从尤利那里听来的，关于真冬入院的事告诉千晶。但在我们一来一往的玩笑当中，我最后还是找不到机会开口。

位于与我们所住的城市当中最大的车站相连的综合娱乐设施底下的Otub，就是我们的战场。

虽然外面下着大雪，但购物商场中仍挤满了购物的客人，用一明一灭的灯饰装饰的店门口，能听见混杂在喧噪之中的Jingle Bell o我与千晶汗流浃背地走出车站。在寒风吹拂的回廊上，额头的汗水仿佛都要冻结了。

从逃生梯走进专用通道，穿过写着STAFF ONLY的门，就是舞台后方的后台了。神乐皈学姐已经先到了，在许多戴着耳机四处奔走的工作人员之间，我看见绑着发辫的黑色长发背影。

在她身旁的是两名我认得的男性。皮肤黝黑的肌肉男是阿友哥，长得很高、一头金发的是忧郁变色龙的弘志哥，古河大哥的搭档。为什么连弘志哥都来了呢？

“早安呀各位，乐器就交给工作人员吧，他们会帮忙处理。”

学姐突然转身说道。明明是背对着我们，她却比阿友哥与弘志哥还早察觉。

话说回来，学姐的穿着真是惊人。外头明明正下着大雪，她竟然穿着迷你裙，搭配露肚的平口上衣露出双肩。而且还穿白色短靴，全身的颜色统一，只要再拿一把光线枪，看起来就像极了二流SF电影的女主角。

“哇！学姐你穿这样不会冷吗？”

“等会儿身体内外都会散发难以忍受的热度了。呐，相原同志也脱吧。”

千晶的红色大衣立刻被脱了下来。你不也穿着纯白上衣吗？我都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了。

“只有小直一个人穿得没什么干劲呀。”

阿友哥无奈地耸耸肩。

“你干脆在后台弹贝斯好了，只让响子与千晶上场会比较受欢迎喔。”

弘志哥不怀好意地笑着，跟着落井下石。

“呃、那个，为什么你会来呢？”

阿友哥是表演人员所以能理解，但弘志哥呢？

“都是大成任性地要我负责串场与合音啦。说什么已经习惯我的串场方式，聊起来比较轻松。我又不是搞笑艺人。”

弘志哥摆出苦瓜脸。什么嘛，结果还是些常见的熟面孔嘛。昨天我们彩排结束后便立刻到录音室去，因此完全没看到其他表演人员。

“那么响子，待会见啰。”

弘志哥与阿友哥一起消失在舞台内侧的幕帘那头。古河大哥在那里吗？我还是不擅长面对他，幸好没有一进会场就打到照面。

“你们两个过来。”

学姐走到设置许多脚灯的舞台旁，对我与千晶招手。

这是个结构奇特的club。虽然我已经来第三次了，还是不太了解这里的结构。在挑高宽广的天花板空间，切出好几层舞池。如同艾雪（注：荷兰画家，以展现几何空间的版画著名）会骗人的画一般，到处都有一截截的楼梯，连接着小岛。有两个六角形的宽广舞台，都位于很高的地方。

“既然在这么高的地方，就能尽收眼底了呢。若是她来，一定马上就能发现。”

是在指谁呢？我与千晶都没有询问。

若是学姐，即使身处在灯光飞散的杂乱黑暗当中，也一定能够找出那头栗子色长发与宝蓝色眼眸吧。

但是，我们三人都知道她或许不会来了。

即使来到这里，我的心情依然平静如昔，是因为雪的缘故吗？我心想。仿佛是纯白的世界将一切感情全都吸走似的。

圣诞歌曲全都是分离的歌，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像这样来到地底深处，沉浸在黏滞的黑暗、人群的热气与搔弄着皮肤的灯光之中，我的胸口似乎又燃烧起来了。

希望你能来。

我想见你。

想见你，真冬。

低音鼓连敲四声的节奏，撼摇墙壁与天花板。观众们的脚步声与不绝于耳的欢呼声，仿佛要从水泥地中渗出一般。

与狭窄的，Me House不同，后台通道上有正式的准备室。房间大约是半间教室宽，右侧墙边有长桌，左边则是整齐排列的置物柜。由于有许多表演人员，现在准备室里塞满了乐器、服装、音响设备与人群。

即将出场的我们待在离出入口较近的地方。千晶与神乐阪学姐正与接在我们后面的表演人员，Hip Hop乐团的大哥们闲聊。高中生？真的吗？听说审查时有个很厉害的团就是你们吧？结束后要不要去喝一杯呀？真不错，下次一起去玩吧。仔细想想，这是相当露骨的搭讪，但我在椅子上抱住单膝坐着，静静听着从舞台上传来的震动，完全没有察觉。

即使这么做，也不可能知道真冬究竟有没有来。

或许不知道还比较好。让脚灯与聚光灯遮蔽视野，时间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流逝。然后抱着她或许有来的美丽幻想入睡。

在我们前两个的团体差不多要表演结束了。藉由串场与DJ表演夹杂其间，六组团体的演奏几乎不会间断。所以才准备了两个舞台，在另一边等待出场的团体必须提早上台准备。

就快到了。

准备室的门开启。我抬起身子，探出头来的是一位工作人员大姐。

“fekcterigo的桧川先生，有人外找……”

身后的学姐与千晶比我的反应还快，同时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我的膝盖发抖着，该不会是，真冬？

我来到走廊上时，一个瘦小的身影朝我冲来。

“直巳！”

从大衣帽子中飞散出来的金色头发，通红的耳朵与鼻尖。我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当中。尤利？不仅如此。靠在走廊墙壁上，正在拂去连身工作服上积雪的人是——

“哲、哲朗叔叔？”

跟着跑出来的千晶发出奇怪的叫声。

“嗨！千晶妹妹，我来看表演啰。”

一脸邋遢还翘着一头乱发的哲朗笑着挥挥手。

为什么？为什么哲朗与尤利会来？

“那、那个，因为直巳的手机打不通，我才会请他骑车送我过来的。”

尤利紧抱着我说道。骑车？为什么特地过来？而且你不是说不会来看现场演唱的吗？

“刚才蛯沢老师打电话来。”

我屏住气息。神乐版学姐从背后推开千晶，走到我身旁。

“说他们候补到机位了，要搭四点的飞机出发。”

我的头仿佛被埋在雪中，尤利的话语我好一阵子才会意过来。四点的飞机？出发是指、哪里？今天下午四点？

那不就是两个小时后的事吗？

“为什么这么突然！”

千晶从我肩膀后方逼问尤利。

“老师看见演唱会的票了。”尤利含泪说着。“他担心真冬改变心意，所以马上就去安排机位了。”

我们三人分别送给她的票。对喔，干烧虾仁从今天起开始放假了。

真冬她——再过两小时就要起飞了，前往海的另一端。

竟然到这种时候，我才感觉到仿佛一半身体被强行切开来的痛楚。虽然知道这一刻早晚会来临，但还是没有实感。离别。

“直巳，快、快点去机场！”

尤利用力推着我的胸口。

“年轻人，从这里到机场要一小时三十七分。” “才刚过两点！”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学姐与千晶。你们、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不会去、的。”

强装出来的声音。

“直巳？为什么你现在还在逞强——”

“因为我们的表演就要开始了！”

“笨蛋，你这么、这么说，更重要的是去见真冬……”

“这可是现场演唱喔，我不能在这种时候脱队。”

“由我来！”

尤利突然离开我胸前，环顾feketerigo、的三人说道。

“由我来弹贝斯。呐，直巳你也听过吧，我全都、全都会弹喔，而且弹得比直巳还好。所以，所以直巳你……”

我自己也不晓得是从哪里涌上这股激烈的感情。我抓住尤利的衣领，将他撞到走廊的墙上。连哲朗都瞪大了眼。

“直、巳……”

尤利似乎很痛苦地弓起身。

我的确听过。尤利将仅仅听了一次的贝斯旋律，就像用指尖滚动橘子一般，轻易地弹了出来。即使如此。

“别小看feketerigo。”

深沉混浊的声音。

“尤利的贝斯或许比我好上一百倍，但能控制那台效果器的人只有我。能在学姐的旋律下方加上和声的人也只有我。”

在千晶的支持下，能让心脏跳动的人只有我。而且，能让我们在天空中翱翔的人，只有真冬。只有真冬而已。

只有真冬——而已呀。

我的手与激愤的心情一同失去力量滑落。某个人的手温柔地抓住我的肩膀将我推开，抱起几乎要滑落在地板上的尤利。

是神乐阪学姐。

“……对、对不起，但是、但是、我……真冬与、直巳、那样……”

尤利在学姐手臂中哭泣。我俯视着自己的双手。我刚才做了什么？对尤利发怒又能如何？

但是，即使是感情用事说出的话——不、正因如此，才显得没有半点虚假。

“年轻人。”

学姐撑住尤利，安抚似地轻抚他的发丝，静静说道。

“你不后悔吧？”

我将指甲深深掐入手掌中。不讲理的愤怒似乎还没完全压抑下来。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人总是给我如此夸大的评价？

“我当然后悔啦！”我的声音仿佛在冒烟。“无论去不去，我都一定会后悔，但是……！”

所有人的视线都如此刺痛，我将话语丢到脚边：

“这是真冬的乐团，是为了让她能够回来再次弹吉他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绝不能舍弃这里！”

“真冬她……吉他？什、什么、意思？小直、呐！”

千晶走近，抓住我的肩膀拚命摇晃。啊啊，我说出口了。真冬原本打算隐瞒到底的，我却说出口了。那当然啰，为何要隐瞒？

我们不是被同一个名字——真冬取名的那个象征绑在一起的伙伴吗？不是流着相同的血振翅飞翔的feketerigo、吗？

我告诉了大家。包括真冬去的医院、为何住院时间长得不得不退学的理由。

真冬的想法。

千晶抓住我手臂的手指，悲痛地嵌入皮肤。

“……真是愚蠢。真冬与小直真是有够愚蠢的，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

千晶吐出这句话，握拳揉着太阳穴。

从头顶上方传下来的脚步声杂乱起来，欢呼声更加清晰了。能听见串场的人更进一步挑起大家的兴奋心情，拚命说着一连串火花般的话语。千晶从皮带后方将鼓棒抽出来握在右手，瞄了我一眼，朝走廊走出去。往喧噪声流泻下来的楼梯前进。

“走吧，年轻人。”

尤利用手撑着墙，用充满无处宣泄想法的眼神看着我。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希望他能来听我们的表演。彩排的录音绝对无法传达的事物，应该能在正式表演传达吧。

我转过身，在传下来的地鸣声中，追着千晶与学姐向前奔驰。

在灯光熄灭的B舞台上，我们小心地避免被音源线绊到，一边来回准备着乐器与器材。最后帮我们架设好器材的是阿友哥与古河大哥，刚才为止还在这个舞台上演奏的两人。

现在在舞池另一头的A舞台上表演的，Funk风格的人声团体一边扭动身躯摇摆着，但和声还是非常稳固。

架设完成了。我将乐器的背带背上肩，在效果器旁蹲下，使自己的心跳冷静下来。

我的臀部突然被人踹了一下，向前扑倒撞上麦克风脚架。一边爬起来回过头去，锐利的眼神从头巾底下瞪着我。是古河大哥。

“到最后那个女人还是没来呀？”

“因、因为……我不是说了吗？真冬已经不弹吉他了。”

“谁管这么多，亏我这么期待。”

他期待真冬能够回来。这个人果然对我昨天彩排时的演奏有所不满。

“就是呀。我还以为只要花个两周将正确使用手腕的方法记起来，在正式上场时回来露个脸，你们那单薄的演奏就能恢复正常了哩。”

那种奇迹——怎么可能会有。

“结果还是跟昨天彩排表演的一样吗？连听的价值也没有。”

图

我将视线从古河大哥身上移开。

这时我与正在调整麦克风脚架高度的神乐阪学姐四目相对。学姐应该也听见古河大哥的话了，她露出苦恼的表情。

我们三人能做的，只有修改我与学姐的部分填补真冬的洞，仅此而已。不过是敷衍罢了。

“你们表现最好的是审查时吗？真不晓得你们是为了什么上台的。”

古河大哥留下辛辣的一句话，消失在舞台后方。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只能演奏。

即使努力的极限只有75分。

欢呼声膨胀、炸裂。撞击内脏的舞蹈节拍停滞，A舞台上的灯光转为蓝色，摆出结束姿势的表演者们身影清楚浮现。

不晓得是哪国语言，串场的主持人用清晰的节奏开始闲聊。其实这比较接近Rap。我总算听出其中似乎也混杂了“feketerigo ”这个单字。

我瞄了学姐一眼，在千晶的前方，三人的视线瞬间交会。我听着身后脚踏钹点出的16分音符，重新握紧贝斯，靠近麦克风脚架。一开始是音色清澈的吉他拨弦，接着交织缠卷的中音鼓。

我用指腹敲打着贝斯琴弦。不安涌上。断裂的切分音。

神乐阪学姐鲜明强烈的呐喊切开昏暗的蓝色海洋，随着令人睁不开眼的强光，引擎点火。

在遥远的眼前，数百名双眼充血的男女甩动凌乱的发丝，仿佛窒息一般舞动着。我的手指弹出一拍拍重低音，给予他们的心脏高压电般的冲击，萎靡身体的感觉消失无踪。

我挤压到琴颈最底部，让贝斯旋律啃噬着高音。效果器接到指令，与从学姐的吉他拨弦中读取到的和声结合、分析、扩展，还原成与电子风琴相转移的弦乐那爆发性的光芒流泻而出。光之雨被反方向吸入黑洞——学姐歌声的正下方，原本应该是真冬的吉他迸裂的云间。

无法填补，怎么可能填补的了？

我拨弄着如同自己血管一般回应手感的贝斯琴弦，再次痛切地确认。

真冬不在这里。

此时此刻，在被同一场雨烧灼的天空下、多么希望你能在这里，但真冬不在任何地方。

是为了将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可悲的事实，刻画在自己的耳朵、眼睛、全身的皮肤上，我才会将编曲镕铸敲打，使效果器狂飙，用自己的声音去撞击学姐的歌声吗？

正如尤利与千晶所说，我是无可救药的笨蛋。

心脏破了个洞，为了敷衍，我加强了节奏。血液疯狂喷涌，伤口愈加扩大。

但是，我仍只能持续歌唱。学姐一定看不到我正在哭泣，千晶当然也看不到。更别说是舞台下的观众了。但是，若是有一瞬间我停止歌唱，被泪水烧灼的喉咙就会再也发不出声音。

所以，我让送风口吹出的气流掠过湿润的脸颊，歌唱着。

真实感从手脚剥落。疯狂舞动的每位观众，就像是自己的每个细胞。因疲弊剥落，接着又长出新的细胞，沉浸在精气中，开始渴求鲜血。真是惊人的活力。

神或许就是这种心情吧。

话虽如此，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若是现在的我，只要拉扯在空中整齐排列的、看不见的琴弦，就能从数万人当中拖出我所追求的歌声，即使是喉咙沙哑、肺部干涸↘全身化作粉尘。

但我不需要。

我只想见到真冬。

只想见到她，只是无可自拔地想见她——

“——年轻人！”

我抬起头来，挥落仿佛要将自己吞没的黑暗。回过神来，我正紧紧抓着麦克风脚架，整个人跪倒在地。

现在是怎么回事？灯光从左右切开脸颊，我们的表演还没结束吗？我微微转头，看见神乐阪学姐悲伤的眼神，与她放在我肩上的手。

“年轻人，还能继续吗？站得起来吗？”

我是何时跪倒在地的？组曲到了第五首，由我担任主唱、用贝斯替学姐的吉他独奏合音——但为什么还能听见拍子与钢琴乐句呢？从脚下传来仍像雪崩一般的脚步声与拍手声？

回过头去，千晶坐在灯光来回照射的爵士鼓组之间，发丝凌乱地推动引擎运转着。我打了个冷颤。

效果器读取了千晶中音鼓的节奏，转为微弱的钢琴与木琴合音。

“年轻人，要演奏安可曲了。A舞台还没准备好，现在正在串场站起来！”

安可曲？是叫我继续流血吗？叫我将骨头与肝脏全都溶化吐出来吗？明明、明明是如此疼痛。我还能唱什么呢？真冬已经不在了。无论拿出我们心中的任何一首歌，都只是在确认她不在这里——

这时，我从学姐的眼中、学姐从我的嘴唇上读出了答案。

真的吗？

学姐无声地询问。

真的办得到吗？

或许我并没有点头回应，只是再次回头看向千晶。用三只手指敲打贝斯的琴身两次。她用力眨眨眼。即使失去右翼，我们仍是拥有单翼的鸟，彼此相迎，无需任何言语。

右手高高举起。抓住充斥整个Club空气中忙碌的co分音符，一口气扯落。

低音鼓、钢琴与散落在旋律旁的闪耀装饰，一瞬间消失无踪。跳累的群众被留在倏地飘落的雪中。他们无所适从地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此时微弱的铃声——千晶的脚踏钹刻画出的六八拍节奏进入。

我与学姐一根手指都没动。也没有唱出歌声。

但是，我听见了。

学姐与千晶应该也听见了。是〈Happy Xmas〉。

我听见真冬的Stratocaster雕刻出来的、仿佛用尽全身力量的旋律。那或许只是幻影，亦或是在效果器的程式中沉睡的、当时的记忆，被千晶轻敲的铃声唤醒，只在今晚复苏也说不定。

但是，听见的并不只是我们。

从脚下、空中传来歌声，与真冬的Stratocaster为平安夜添增色彩的歌声互相重叠，另一个旋律——祈祷战争结束的孩子们的歌声传来。

真的听得见。跳舞跳累的恋人们，哼着仅由两句诗组成的歌曲，在夜空中回响着。连名字也不知道的人们，理应从未听过真冬所弹的吉他的人们。

听见的人不只我们。

真冬在这里。

真冬确实在这里。

第一段结束时，我与学姐慢慢走近麦克风。千晶的过门撑着学姐的拨弦，往高空飞舞。我的贝斯在她的影子中强烈敲击着。

接在大合唱之后，学姐在麦克风前倾诉高歌，我原本想要跟着和声的。但却发不出声音。我的喉咙早已被强酸般的泪水烧伤了。我能清楚听见在我刻画的鼓动上方、神乐阪学姐的线条之间的，真冬的歌。我早已失去的事物，无法取回的，那个声音。

不，取得回来吗？要怎么做？

当我们正在台上演唱时，真冬已经启程了。彼此都没有交换半句确定的言语。音乐是无论距离多远都能传达光芒的火焰，光是这样，只会留下烙印在眼睑之中的白色轮廓罢了。无法化为言语的思念，是如此的脆弱不堪。

所以，我们歌唱。

所以，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歌唱都是所有音乐的起源，将一切系在一起的绳结、燃烧殆尽的先驱。

最后，在神乐阪学姐的歌声下，数以万计的歌声如炙热火焰再次点燃。约翰蓝侬寄讬在孩子们身上的祈祷之歌。只要你诚心祈愿，战争便会结束。但是约翰被枪杀了。留下的不仅是言语、不仅是思想、不仅是音乐。

演唱完合唱部分的神乐阪学姐，一如往常地——她将Les Paul的琴颈高举至头部上方，吉他独奏开始奔驰。一口气弹完第一句乐句，向站在右手边的真冬——眨了眨眼，接着转过身来，对我微笑。

学姐对我展露笑容了。

因为真冬就在那里。

我用Hemiola节奏（注：将原本二小节三拍子的音乐律动改为三大拍的感觉）弹着贝斯，回应学姐的笑容。或许她一看就知道我的脸颊是湿润的吧，那也无所谓。安可曲的最后，feketerigo四人的视线一定会集中在正中央。我们回过头去的视线与千晶的视线在中音鼓之间撞击。仿佛将全身的空气挤出一般地拨弄着琴弦，在舞台上来回奔跑呐喊。与尾奏完美配合，灯光暗下来的一瞬间，我就在如强风般席卷而来的欢呼声中瘫倒在地板上。

１６、机场、黑色光芒

最后，我得搭在阿友哥的肩膀上才得以走回准备室。千晶与学姐虽然也摇摇晃晃的，但都能扶着墙壁行走，我真是丢脸。

我们就像溶化的汤一样从准备室的门流进去。工作人员与其他演出入员似乎说了许多慰劳的话语，但我已经听不太清楚了。在意识朦胧之中，我看向时钟。

三点半。

“……已经来不及了吧。”

一旁的千晶喃喃自语。她满头大汗，脸颊红通通的。

我抓起风衣与雨衣站了起来。令我讶异的是，神乐阪学姐已经穿上外套正准备走出房间。

“哎呀，年轻人也要去吗？”

“……是的。”

我握紧口袋中的MD。这是直接接上效果器录出来的。

虽然了解一切都是枉然。只剩三十分钟，再怎样都无法即时赶到机场。即使如此，我也无法待在原地等待。

但是，学姐咧嘴一笑。

“我与年轻人不同，不会作无谓的傻事。但我要去。”

“学姐？你为什么要陪小直那个笨蛋——”

学姐戳了一下跑过来的千晶的额头。

“因为或许还来得及，相原同志要一起去吗？”

来得及？怎么做？一边走出房间，我正打算开口请学姐说明时。

“直巳！直巳！呐！”

从楼梯口冲过来的瘦小的金色光芒。尤利在快撞上我时终于煞了车，他弯身不停喘气，抬起头说道。

“搞不好、还、来得及！快去机场！”

“为……什么？”他跑去哪儿了？

“停飞？视情况起飞？”

学姐插进来问道。这时我终于了解了。

是雪。或许飞机会因此停飞。为什么我都忘了呢？

“从广播听起来还来得及，但是雪若是停了……”

“快点！”

尤利的话才说到一半，学姐便跑了起来。千晶追过了膝盖因疲劳颤抖而跑不快的我。接着，不知为何连尤利也跟来了。我们四人跑上楼梯，冲进电梯里。

“等、等等，那个……”尤利喘口气后说道。“电车也停驶了，高速公路现在几乎是瘫痪状态！”

“那、那该怎么办？好不容易或许赶得上呀！”

千晶用力锤打自己的脚，挤出声音。随着滚烫的身体逐渐冷却，黑蓝色的绝望感涌了上来。我拿出手机确认交通资讯。如尤利所说，前往机场的电车因积雪而停开。那计程车呢？不，招得到吗？而且一般公路现在或许也因为这场雪而瘫痪了。从别的路线前往机场？既然如此就算用走的”

电梯停了下来。我们被丢出空旷的玄关。因为寒冷的缘故，我的肌肉终于取回控制权。我没注意尤利在背后说了些什么，跑了起来。在玻璃墙围起的玄关外头，雪仍持续下着，人行道上的数都被厚实的白色覆盖，在车道上被雪覆盖的车子如同寿司盘一般，连一厘米都动弹不得。

我穿过玻璃门来到外面，混杂细雪的刺痛寒风迎面而来的瞬间。左手边有什么东西朝我飞来，我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疼痛从手掌心扩散开来。

是全罩式安全帽。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停在路旁尚未熄火的机车，及站在一旁穿着连身工作服的邋遢男子。

“……什么呀，原来是小直。要载人的话，我比较想载女孩子呀。”

哲朗悠哉地说道，跨上机车，自己也戴上安全帽。脚步声啪哒啪哒地从身后传来。是学姐等人追了上来。

“快坐上来，笨儿子。把大衣钮釦扣好，不然骑车时很危险的。还有手套。我可没有半点安全驾驶的意思，你要做好觉悟喔。”

我愣在原地，千晶碰地拍了我的背后。

“快点去！笨蛋小直！”

“我也会想办法过去的，若是你赶上，记得告诉蛯沢同志，若是她不回来，你就要大大方方地劈腿啰。”

“直巳，小、小心一点、喔。”

“不用担心，如果摔车，我们父子俩会手牵着手去另一个世界报到，不会寂寞的。”

“别说那种不言利的话！”我差一点下意识将安全帽丢出去。

“喔——很好很好，既然有精神吐槽就没问题了。快点上来！”

许多想法仿佛在不晓得能否化为言语之前，几乎就要乱成一团被吐出来。因此我戴上安全帽将那种感觉压抑下来，跨上后座，将手臂环上哲朗那宽广地出乎意料的背部。下一秒，身体倏地

沉下去，接着又差点往后飞去，我在仿佛快断掉的手臂中施加力量。

接下来，我能看见的只有往身后飞逝的一片雪白。

穿过市中心，车道仍然相当拥塞。哲朗抄了近路后，便如他所说，毫不犹豫地加快速度。从后座看到雪胎大量卷起积雪的感觉有些吓人。

在红灯停下时，哲朗说道。

“停下来时就动动膝盖、甩甩手指。别到了机场却跑不动，那可是很蠢的。”

我照他所说的一动，膝盖与手腕都发出了哀嚎。我不由得想像，会不会回过神来才发现手臂因冻伤而从肩上掉下来呢？我从未想过在下雪天坐在机车后座是如此折腾人的一件事。

当四周的房屋逐渐减少时，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从LED标示牌上确认没有路段禁止通行。雪已经停了。

“雪停了是好事，但飞机搞不好就会飞走了。”

经过交流道时，哲朗喃喃自语。虽然经过好几个加油站与车站，但我没有去看时间。飞机预定起飞的时刻早就过了，我能做的只有紧紧抱住哲朗的背后祈祷而已。

进入交流道就看见一连串的车阵，哲朗毫不犹豫地在车子间穿梭前进时多车阵慢慢舒缓。通过第一个收费站时，比起天空飘降的雪花，从路面上扬起的雪花还比较多，但不可思议的是气温又变得更冷了。仿佛生锈的刀刃正割裂着皮肤一般。但手肘与膝盖以下的地方早已麻痹、失去了感觉。哲朗的话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但我不能抱怨，哲朗的痛苦应该比我多出一百倍吧。

这时在参杂着雪花的刺骨寒风中，我突然想到一点。

“呐！哲朗！”

虽然知道这样很危险，我还是不由得大喊出声。

“什么？别在我耳边叫，很吵耶！”

“你、你为什么要骑车来？”

当然是为了送尤利过来，这我也知道。但是。

刚才用手机确认交通资讯时，我看见了。从我家到会场的电车仍然正常行驶。

这么说，哲朗该不会从一开始就打算送我来机场吧？

“我跟你说，小直！”

哲朗大吼的声音，因为安全帽与逆风的缘故，几乎听不见。

“我想你大概听不太清楚，我现在要说一句很伟大的话喔！这或许是父亲不能对儿子说的话第一名吧！可别变得像我一样！”

只有这句过分的话，我听得非常清楚。我将安全帽紧贴住哲朗的背后，加重手臂的力道。

“我呀！一直到最后都没能抓住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你那没用的个性是遗传的，真是抱歉呀！谁叫小孩不能选爸妈呢，这一点你就死心吧！不过，你还来得及！我一定会让你赶上！”

由于戴着安全帽，我连拭泪都办不到。也没办法让风吹散泪痕。

像水管一样覆盖道路的隔音墙倏地消失。围墙的另一侧，令人屏息的纯白大地在眼前扩展开来。轰音掠过头顶。因大雪一片朦胧的天空中，可以看见喷射机的身影。

是机场。

隔音墙再次遮蔽我的视野。从墙壁土方可看见远处的管制塔台及机场大厦的高耸身影。雪已经停了。飞机开始起降了！

标示出口的蓝色牌子从我头顶掠过。哲朗改变车道，进入通往出口的下行车道。穿过收费站时，我又听见飞机的轰音。已经起飞了吗？冷静下来，得先确认才行。

机场大厦南目前，在汽车挤成一团的地方，哲朗放我下车。我从后座滚下来，一边咬住手套将手抽出来，一边取出手机。尤利寄给我的简讯中写了真冬搭乘的班次与航班情况。为了铲除跑道上的积雪，视情况起飞。还来得及。

“哲朗，谢谢！”

我跑了起来，被迫在机场停留的旅客与体积庞大的行李，将入口挤得水泄不通。室内的暖气使得脸部皮肤干痒不已，膝盖虽然有拐到的感觉却不觉得疼痛。广播不停地播放着让您久等非常抱歉之类的话语。同时广播着几点几分起飞的几号班机将延迟几分、在何时起飞的讯息。我的背部倏地结冻。国际线在哪边？三楼是出境审查与海关，若是真冬已经通过手提行李检查处，我就进不去了。我冲进挤满行李箱与穿着厚重冬衣旅客的电梯，在仅有的细缝中穿梭着往上冲。这时广播再度响起。美国大陆航空第6331班次，往洛杉矶的旅客，开始登机。我用颤抖的手拿出手机再次确认。是真冬搭乘的飞机。抵达三楼的我差点因人山人海的旅客与绝望感倒下。将无数个出境柜台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第二关安全检查处的人潮更让我感到头昏脑胀。我拨开人潮前进。在这样的人海当中，我要如何找出真冬？更何况她若是登机了呢？

我穿过人潮来到柜台前方。虽然四周的旅客、工作人员都用可疑的眼光看着没有提着半样行李、身穿雨衣的我。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的眼里只有刚穿过安全检查的机器，正要朝登机门走去的栗子色长发背影。

“——真冬！”

干枯沙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

真冬回过头来，她那宝蓝色的眼眸睁得老大，我看见那一瞬间有各式各样的情感掠过湛蓝的海面。

“真冬——！”

我从栅栏外探出身子大叫。这时我终于注意到在真冬身旁拉着登机箱的蛯沢千里。干烧虾仁看见我的脸，便露出毫不掩饰的愤怒表情。他拉着僵在原处的女儿的手，打算往登机门走去。真冬的脚动也不动。嘴唇维持正要说出的单字的口形。

我们的视线仿佛被彼此绑住一般无法离开对方。干烧虾仁在听见某段广播后变了脸色，强硬地抓住真冬的手臂打算往前走。

“直巳？”

真冬用僵硬的声音叫道。

“为、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我不能来吗？我的视野差点一黑。

“笨蛋、为什么、不早点、不早一点——”

我从眼角余光看见有好几名身穿制服的机场人员朝自己跑来。干烧虾仁扯着真冬的手将她拉离栅栏。她要走了，好不容易见面了，好不容易赶上了，我却什么也不能做，就这样看着真冬离去。

“真冬！”

我从口袋中掏出MD挥舞着。周遭一阵喧哗。席卷而来的喧噪、冲过来的机场人员的制止、缠绕在手上的雪痕、以及横跨在我与真冬之间的距离——

仿佛要将这一切全都撕裂一般，我丢了出去。

黑色光芒飞越安全检查机器、以及将我们分隔二处的栅栏，直直飞入真冬怀中。

我听见世界一分为二的声音。

那是朝我伸出的，真冬的双手——被夺走、取回、再次失去，无可取代的右手接住那道光芒的声音。

站在安全检查机旁的工作人员跑向真冬。警卫的制服将我团团团住，抓住我胡乱挥舞的双手。我想将人群推开，看看真冬的身影。至少让我跟她说一句话。警卫在我的耳边怒吼着，我扭动身体、甩动肩膀，我激烈冲撞，挤开人墙。

干烧虾仁与机场人员像是要保护真冬一般挡住我的视线。米色大衣正打算要将栗子色长发隐藏起来。

“我会等你的！”

我挤出声音。

“若是你不回来，我会去找你的！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发狂的我被好几只手强行压在地板上。地板的白色油地毡将我的世界掩盖。警卫们粗野的怒吼声重击着后脑勺。

最后，告知起飞的广播声传来。多不胜数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与逐渐远离的脚步声，将我的意识击溃。

我被带到一间房里，坐在坚硬的折叠椅上，听着震耳欲聋的轰音。哪一个是载有真冬的羽翼呢？我心想。

最后，我只能将音乐传达给她。不，或许连音乐都没能传达也说不定，搞不好会被机场人员没收，抑或是被干烧虾仁拿走。虽然机场人员以严厉的语气问了我许多问题，但我连自己回答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只有真冬。

烙印在我意识之中的，只有最后看见的，真冬的身影。

１７、毕业典礼

打开通往楼顶的门，三月正午略微害羞的阳光有些刺眼。

若是以往，这时能够听见午休时间练习的管乐社传来小号或长号的声音，女学生们在中庭打开便当聊着天、男学生们会在校园里抢着篮球架，照理来说相当热闹。但这一天，整间学校沉浸在严肃的寂静当中，只有体育馆隐约传来合着钢琴伴奏的校歌歌声。

我趴在粗糙的水泥地板向下张望，立刻就找到坐在栅栏上、身穿制服的身影。编成两条的发辫在春风中摇摆，几缕发丝披挂在膝上的黑色吉他上。她闭着眼睛，是在倾听校歌吗？

等等，闭着眼睛？

我连忙冲过去。

“学姐，很危险耶！而且你还抱着吉他——”

神乐阪学姐微微睁开眼看着我，微笑。

“这三年来，比起坐在教室椅子上的时间，我坐在这里抱着Les Paul的时间还长上许多，用不着担心。”

不，就算你这么说。闭着眼睛很容易摔下来耶，你在想什么呀？

或许是因为我不安的表情实在太可笑，学姐从栅栏上跳下来，拍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啦，现场演唱最重要的就是身体，我不会乱来的。毕竟明天可是为了我一人举办的毕业典礼呀，我也想排除万难，办得盛大一些。”

“不，那个，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真正的毕业典礼呢？”

我指指体育馆的方向。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致词，传统上都是由三年级时的统一模拟考中，综合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代表吗？”

“啊，是这样呀？”我完全不知道。

“但教职员们却说不想让出席天数勉强通过的学生当代表致词，我也不想拿着老师们检查过的演讲稿照唸。两者利害一致，因此我就在屋顶上跷掉毕业典礼啰。这是大人的事情。现在，名义上作为我代理的某人，应该正在唸着‘未来充满希望’这类令人昏昏欲睡的谎言吧。”

我与千晶原本都很担心学姐是否能够顺利毕业，但这个女人竟然轻松凑齐学分，甚至决定进入国立大学就读。虽然我早就知道她的头脑很好，但没想到成绩竟然这么优秀。

“要是学姐代表毕业生致词，一定会做出爆炸性的宣言吧。”

“若是你想听，我就在明天的现场演出时发表一番吧。”

学姐笑着轻抚Les Paul。明天我们要在“Bright”举办一场以神乐阪学姐为主角的毕业演唱。

“对了，年轻人，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因为我们去找过了。我在外面等着，千晶偷看过体育馆后，告诉我学姐不在里面。”

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多，因此能够出席毕业典礼的在校生，只有学生会的相关人士等一小部分学生。

“啊！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了！”

被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回过头去，我看见刚出现在屋顶门边的千晶，啪哒啪哒地跑来。

“又被小直抢先了，真不甘心。”

千晶抱着神乐阪学姐的手臂瞪着我。

“你们分头找我吗？”

“我还以为学姐一定会在练习室的。话说回来，学姐你为什么跷掉典礼呀？”

“毕竟已经不是从支配中毕业的时代啦。你希望我出席吗？”

“我打算等你从走出体育馆时在校门前抓住你，跟你要第二颗钮釦的说！”

那是指男生制服吧？不过，学姐嘻嘻地笑着，将Les Paul从肩上卸下靠着栅栏。

“正好，我的西装外套有四个钮釦。这是相原同志的，基本上，是第二颗钮釦喔。”

她将左下方的钮釦拆下，让千晶握住。千晶露出幸福的神色。

“这是年轻人的。”

她将右下方的装饰钮釦交给我。

“这是我的。”

取下左上方的钮釦，放进衬衫口袋中。

将最后一颗右上方的钮釦拆下，吻了一下，学姐转向我。

“……现在在哪里？欧洲？”

我吓了一跳，但立刻就知道学姐在说什么了。

“虽然只是从杂志上看到的，现在应该在俄国进行巡回演出。”

“喔，俄国在那边吗？”

学姐走向另一侧的栅栏。我与千晶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吸引，跟着走了过去。眼下校园尽收眼底。将地面框出范围的白色线条，是沿着校地栽种的、开了三成的樱花。

神乐阪学姐使劲甩动握紧钮釦的手，用尽全力朝空中丢了出去。我与千晶并没有追着钮釦的轨迹。只看着广阔无边的一片蔚蓝。

所以，大概能飞到海的另一边去吧。 。

“这个也不需要了。”

学姐将钮釦全拆光的西装外套脱下。被丢到栅栏另一边的深蓝色羽翼乘风振翅，朝着遥远的鼓樱花色落下。

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心想。

明明不是永远的别离，明天又会在同一个舞台上相见，但我的泪水却无法抑止。

过了一年，真冬并没有回来。

我第一次与她重逢，是在音乐杂志的刊头报导上。大概是去年夏天。内容叙述了复健成功、以及此次毅然复出乐坛的消息。

复出第一张专辑，是罕见的三片装CD。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全集。指挥是蛯沢千里、乐团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父女同台也蔚为话题，获得空前的成功。原本与尤利合奏的小提琴奏鸣曲似乎暂时中止了。因此神乐阪学姐对我拥有那片试听带羡慕不已，好几次拜讬我让她拷贝，但我不太想让别人听到，总是拒绝她的请求。

或许是因为这是宝物吧。

正如她说过的，真冬也重新开始举行演奏会。一开始是与干烧虾仁一起在美国几个大城市巡回演出，接着很快地开始在欧洲各地举行独奏会。在电视上看到她的机会也增加了，似乎连与音乐无关的杂志都会追着真冬跑。怎样都无法想像她与那个曾经一同登台、一同上课、生气、令人发怒、惹人哭泣、让人看见她哭泣模样的女孩是同一个人。

但是，从CD或是第四台的现场转播听见她的琴声，我就知道了。真冬确实在那里。在我伸手也构不着的，大海另一头的国家；在那金碧辉煌、冰冻寒冷的光之世界某处。

尤利经常寄电子邮件或打电话给我。有时也会在巡回演出时寄信来。

‘蛯沢老师找我去波士顿时，我见到真冬啰，羡慕吗？’

还会用国际电话特地告诉我这种事。

“……她好吗？”

‘我是在问你羡不羡慕耶？’

为什么生气啦？虽然我很羡慕没错。

‘直巳老是这样，所以我想跟真冬提直巳的事时，她才会默不吭声啦。’

“唔……是吗……”

我在电话旁叹了口气。被经常见面的家伙直接这么说，打击果然很大。

‘为什么你不去见她？’

“不、为什么、呀……她又不在日本。”

这只是藉口，我自己也很清楚，尤利也明白吧，若是真有这个心，我只要请哲朗与干烧虾仁联络，或是拜讬尤利，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德国，只要飞去就行了。但是，一想到她若是不肯见我，就害怕得不得了。

真冬或许还在生我的气。因为我对她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或许我也被真冬讨厌了，她都不太愿意跟我说话。’

尤利泫然欲泣的声音盖过我的思考。

“……不，我想应该不至于。”

‘或许她连我都不肯见了。若是那样，直巳你可要负责喔？’

负什么责呀？

五月尤利还会来日本。学姐也很想他，干脆在录音室或LiveHouse办场聚会吧。以这个话题作结，我们挂上电话。

将话筒挂回电话，我将从眼睑内侧涌出的、些许温热的痛楚压了下来。

她一定是因为演奏会与录音忙得不可开交吧，我这么安慰自己。从真冬前往美国满一年的去年冬天起，我便养成这样的习惯。每当我从电视影像或杂志内页看见她的身影时，每当某些人突然回想起她的事时。

但是，当痛楚从头部内侧流下后，剩下的全是真冬的笑容、哭泣的脸庞、不成熟的说话方式、发怒的声音、湿润的细语。

即使真冬不在，feketerigo、仍然继续活动。最大的改变，就是学姐接受了客席团员的存在。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用折断的羽翼练习飞行嘛。”

因此这场毕业演唱，最多有八人同时站在“Bright”狭窄的舞台上，而且几乎全是吉他手。弹到一半已经不知道在弹些什么了。千晶也笑得夸张，中途敲错了不少地方。

不过，表演结束后的续摊其实才是重头戏。在我们常去的中华料理店二楼的座席上，除了升们乐团的成员、还有弘志哥与古河大哥、忧郁变色龙的其他团员也全体到齐、阿友哥与他的D厅朋友们、“Bright”的工作人员、学姐打工地方的店长a形形色色，就连莫名其妙的人全都混了进来，开始夸张的灌酒。

“响子，接下来我们要用三十连发来庆祝你毕业啰，把杯子准备好！”

弘志哥拿着酒瓶走到学姐对面，其他男人在他身后排成一列。喂，别干杯呀。但我连阻止的机会也没有，以倒酒、一饮而尽，倒酒、一饮而尽的模式，队伍逐渐缩短。就像对付踢馆的人龙似的。

“还早得很呢。”

把所有人倒的酒一饮而尽，将酒杯叩地放到桌上的学姐依然神态自若。面对这位酒国英雌，男人们本来还打算继续灌她第二轮，不过被挡了下来。

“不过呀，响子你为什么要念大学呀？我不是说要介绍唱片公司给你吗？快点朝职业发展啦。”

满脸通红的弘志哥缠上来。

“与弘志有关系的水准大概都不怎么样，容我拒绝。我也想好好珍惜自己的未来。”

“喂，大成，你听见了吗？这家伙说了很失礼的话呢。”

“不过那是事实。”对于话题突然转到自己身上，古河大哥一脸困惑。“我觉得独立制作或许还比较好。”

不过，我也没想到学姐会选择就学，很想知道理由。

“嗯？理由？除了学问之外还有别的吗？”

学姐一边倒着烧酒，平淡地回答。

“我可是革命家喔。若是没有知识，就失去资格了。”

“没想到学姐竟然有那么认真的考量。”坐在学姐附近的千晶大为惊讶。“我还以为学姐又要去钓女孩子了。”

“那当然也是目的之一。我最近似乎又比较喜欢比我年长的了。应该会有许多大小姐吧，真令人期待。”

“学姐是笨蛋！”

千晶扯着学姐的耳朵。真是的，这个人还是老样子。

“你放心吧，年轻人。”

她将体重靠到我的手臂上。

“为了不让你感到不安，我选了女子大学喔？”

我差点将嘴里的乌龙茶喷出来。

“——什、这、这是什么意思？”

“呐，我等到毕业了，她还是没有回来。代表由我不战而胜，你差不多可以出手了吧？”不不不不。

我好不容易赶在末班公车经过前逃了出来。千晶也一起回去（我们明天还有结业式）。我被饮酒会的热气彻底击倒，用贝斯代替拐杖在公车站的椅子上坐下，无力地将上半身趴到膝上。千晶担心的问：“没事吧？要帮你买水吗？”从旁人眼里看来，都不知道喝醉的人到底是谁了。

公车抵达最接近我们家的站牌时，已经是十二点左右了。酒席的感觉已经消退，脸颊也不再滚烫，下车时，感觉到寒冷的我抓紧风衣的衣襟。千晶下车后，没有其他乘客、空荡荡的公车顺着漆黑的道路逐渐远去。

两人并肩向前走去。我们到中途为止都是同一条路。

“那个呀，说实话。”穿越斑马线时，千晶突然开口：“其实我本来有点期待学姐留级的。”

说得还真明白呀。怎么突然提到这个？

“大学是在东京吧？到时就不太容易见面了，乐团也不晓得能不能持续下去。”

“千晶也跟学姐念同一所大学如何？”

高中不也是这样进来的吗？

“以我的头脑考不上那种大学的啦！”我被打了。一开始以为是玩笑话而不以为意，但注意到她瞪了我一眼的眼角闪着光芒时，顿时感觉胸口隐隐作痛。

“越来越寂寞了呢。”

不用担心，人类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

即使分离，只要知道总有一天会再见面，就不会感到寂寞。

即使无法见面，只要彼此都不忘记对方，就不会只有悲伤。

在我脑中浮现好几句无聊的安慰话。但我并不打算将任何一句说出口，因为这全都是谎言。我已经知道了。

不用担心，我不会消失的。

这是最差劲的话。我没有资格对千晶这么说。

我们默不吭声地走过数个街灯下方。转过半夜也有营业的家庭餐厅，集合式住宅的影子移到左手边。走下坡道，可以看见高压电的铁塔，千晶的家就快到了。

“……明天是结业式，还是要晨练吧？”

最后，我只能想到这句话。

千晶突然停下脚步，露出不耐的神情。

“喂，我们可是节奏乐器组喔。只要我们练习得很完美，就算有人突然加入也没有问题。”

即使某一天，有人突然回到我们的音乐之中。

只要有支撑步伐的节奏乐器组在，就没有问提。

我们随时都能让feketerlgo，再度翱翔。

千晶突然揍起我的手臂。她默默地打了好几拳。喂，做什么啦，很痛耶。我挥开手，想看向她时，头却被她一掌推到另一侧去。

“……怎么了？”

“什么也没有。”

“不，可是……”

“我说没事就没事！真是的，为什么小直总是在这种、讨厌的时候，敏锐得令人讨厌呢？”

这次换成肩膀吃了好几记手刀。我原本还想说些什么，最后是一记扫堂腿飞来后，千晶跑了出去。

“再见啦！笨蛋小直！明天见！”

茶色头发在街灯下摇摆，接着绕过转角消失无踪。我愣在原地好半晌后，再次将贝斯背起，继续向前走去。

我在天桥中间停下脚步，沿着穿过脚下的宽广车道，看向比灯光群聚的交叉点更远更远之处，灼烧的感情倏地涌上。映入眼帘的一切事物全都变得如此可爱。无论是在车道上一条条延续的白线、计程车与卡车逐渐远离的红色尾灯、带有淡淡花香的晚风、或是残留在耳中的学姐与自己的歌声。

即使一切都会流逝，总有一天消失无踪。

回到家时，哲朗不在家里。客厅桌上散乱堆积着资料簿与CD。看样子是工作到一半稍微外出一会儿。大概是去家庭餐厅喝咖啡了吧？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若是没有我在，他连即溶咖啡也不会冲。

我将贝斯靠在墙边，开始整理散落在地板上的DVD与杂志。我才一天不在就变成这样。将整理好的资料叠到桌上时，我注意到那个。

位于CD小山最上头。封面照片是从右侧拍摄、垂下眼睑看着键盘的简单构图。演奏会时，她总会像这样将栗子色长发盘起，露出令人不忍目睹的、细瘦白皙的后颈。

这是蛯沢真冬的最新专辑。成熟许多了呢，我心想。她还是我所认识的真冬吗？我缓缓拿起CD。

真冬复出之后，以惊人的速度一连发行三张录音专辑。我没有购买的原因，只是单纯因为看到封面、听到演奏会让我感到痛苦罢了。不过，哲朗因为职业的缘故，就算不去买，过一阵子也会有公关带送来。

复出后第四张专辑，终于是巴哈了。法国组曲全集。我好想听，虽然知道自己一定会忍不住想哭。

我在沙发上坐下，打开外壳。正打算抽出解说本时，从小册子中掉了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是内附的传单。蛯沢真冬演奏会行程表。从一月到六月，满满地写着场地名称与“SOLDOUT”的字眼。没有日本公演的预定行程。因此我叹了口气，正准备将传单放回去。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

只有一行的内容特别奇怪。是四月四目的公演。

只有那上面写的不是“SOLD OUT”，而是“PRIVATE”。这是什么？地点是巴黎。场地名称是法文，我看不懂。“PRIVATE”？

地点也很奇怪。在那前后都没有其他在法国的预定行程。只有一个巴黎而已。

四月四日。

我握紧传单站起。再次确认场地名称。我冲进二楼书库，翻着法日辞典确认。是“小偷市场”。演奏会会场是巴黎的小偷市场？

这时，记忆如火花散落，串连在一起。

我拉出随意排列着SF小说的移动式书架。考德维那。史密斯的著作只有一本。我重看了一遍，找到了。

合上书，我仰望着结了蜘蛛网的书库天花板，屏住气息。

这是真冬给我的讯息吗？真的吗？是特地请唱片公司加写进去的吗？万一我没看见的话该怎么办？

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开始直接说——

文库本从我的手中滑落。

我不也一样吗？无法直率地表达，拖拖拉拉地度过每一天，明明就想见她，明明无可自拔地想见到她。即使分隔两地，也只在横躺于我们之间的广阔海洋面前裹足不前。

明明就说过我会去找她的。

我已经跟她约好了，无论她在哪里，我都会将她找出来不是吗？

捡起书，我将传单夹入标示答案的那一页后合上。

在眼睑内侧浮现的景色，海潮声、海鸟的细语、湿润土壤的香味，与某人的呼唤声重叠。走吧。去了就知道了。

那里是拥有魔法的地方，应该能听见我内心真正的愿望才对。

１８、世界尽头的百货公司

爬上田地之间的坡道，阳光渗透般地照射地面，青草的香味愈发浓郁。从遥远的后方传来海潮声。

道路稍微平缓一些，走进杂木林，从树梢洒落、触感舒服的影子温柔地帮我遮蔽阳光。幸好是晴天，我心想。上次来时是雨天，而且一片漆黑，我有好几次都差点被树根绊倒。

卡车在林间开出了道路，树下的草已经开花。从上次到现在，季节更迭了两轮。

倏地，我感到不安。还留着吗？那个魔法山谷仍愿意接受人类进入吗？

我停下脚步，靠在树干上，从牛仔裤的后口袋抽出破破烂烂的文库本。早川SF的蓝色封面。在卷起沙暴的荒野中屹立的羊。

〈Norstrilia〉 。

获得全宇宙财富的少年，因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愿望为何，为了找出自己的愿望而来到地球的故事。他在那里与美一丽的猫相逢，前往建造在地底的虚假城市。穿越模仿巴黎小偷市场的一隅，前方是猫老板的店。能找出访客真正的心愿，非常非常古老的店。这间店被取名为——“从心所愿的百货公司”。

我再次确认夹在小说中的传单。一切都相当符合。倘若这是真冬给我的讯息，假使那个魔法还有效力……

我把书塞进口袋，跨出脚步。脚底下，泥土坚硬的感觉、潮湿的空气，混入海上的轰音与树叶摩擦的声音，如同窗外的细雨。鸟儿振翅敲打枝叶、啼叫声从我头顶上掠过。每一步都是我的祈祷。

树林逐渐稀疏，树林的背景中混入灰濛濛的雾霭。我加快脚步，踢散堆积在地面的树叶跑了起来。我听不见半点音乐。穿过杂木林，整片阳光注入眼睑之中。夹在平缓山崖的宽广山谷中，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废弃物堆成山丘。没有轮胎与车门的废车、生锈的自行车、被腐烂的枯叶覆盖的冰箱、变色的衣柜，所有物品以危险的平衡逐渐累积，静静地停下时间。

海上的轰音、鸟叫、虫鸣、甚至连风声都听不见。我伫立在山谷入口。世界在这里终结，已经再也无法前往别处。

我缓缓走近山丘斜坡，小心翼翼地避免发出声音，我踏上废车的引擎盖，抓住整个被埋住的组合屋屋顶，踏上扭曲严重的道路标志，爬上垃圾山。铁锈的气味、腐臭的水的气味、累积岁月的气味。

我爬上酷似火山口的山顶。陡峭的斜坡从脚下往垃圾山中央的洼地延伸。我跪在扭曲的置物柜上环顾洼地，感到一阵晕眩，差点就那样跪倒在地。

没有半个人在。澄澈的阳光温暖着梦想与愿望的残骸们。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

没有钢琴。

将我与真冬紧系在一起的那台钢琴，到处都看不见它的踪影。

即使如此，我还是将无力颤抖的脚放到下方的钢架，一点一点地爬下斜坡。当下到洼地边缘时，我看见旧型的自动贩卖机与公用电话之间闪着黑色光芒。冲了过去，途中好几次被绊到，差点跌倒。

钢琴被塞得满满的大型垃圾扎实地理了起来，宛如冰山一般，只能微微窥见部分琴键。推开跪倒的木头架子往里面看，钢琴的弦几乎断光了，脚也折断了。

季节二度更迭。被弃置的物品，终究会毁坏到再也无法取回的地步。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蹲在满是坑洞的自铁板上。拿出手机确认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下午两点，传单上写的开演时间。

我为什么会这么愚蠢？那根本不是什么讯息，搞不好巴黎真的有叫做小偷市场的表演厅，或许只是如此而已。无法舍弃失去的事物，却又没有勇气追寻，真是丢脸的小鬼，竟然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车来到世界尽头确认再也不会回来的事物。那或许只是个故事罢了。洒落在我耳后的四月阳光如此温柔，世界静静地停滞不动，所以我连眼泪也流不出来。

我轻触仿佛要溶于地面的钢琴一角。吸收了阳光，好温暖，原本是真冬母亲的钢琴。替我找到我的碎片、我真正愿望的钢琴。

但是，它已经毁坏，不会再弹出音乐。在耳中模糊回响着的，只是遥远记忆的渣滓而已。

我好想见真冬。涌上的思念烧灼着喉咙。

只要去见她不就行了。

走吧。

朝着大海另一头的国家飞去。

然后，这次一定要好好说出口。

站起身，仿佛要将在虚幻中回响着、记忆中的琴音甩落一般，我回过头去——

看见垃圾山顶的纯白身影。

倏地，包围山谷的魔法消失。穿过山间的风流入，纯白洋装的衣襬、栗子色长发飞舞着。

发不出声音。这不是幻影。魔法已经消失，但就在眼前，在现实的景色当中，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真冬就在那里。

真冬、在这里。

即使想唤出她的名字，却只能发出干哑的声音。我看见宝色的眼睛睁得好大。我跨过满是泥泞的速克达机车，踩过装啤酒的纸盒与塑胶罐跑着。踏上斜坡，顾不得堆积如山的垃圾崩塌的

危险，我拚命往上爬。

“——真冬！”

这次我发出声音了。是真冬，确实是真冬。她来了。我们终于能见面。了。能见到面了！

“直……巳。”

愣在原地的真冬喃喃地说。她突然回过神来蹲下身子，在洋装底下穿着拖鞋的脚怯怯地伸长，跳到稍微低一点的儿童书桌上。接着面向我，打算爬下陡峭的斜坡。

“不、等、等一下，很危险——”

正当我犹豫该不该说时，真冬抓着的抽屉柜不稳地倾斜。

“——呀！”

形成斜坡表层的垃圾应声垮下。脚边的旧冰箱摇晃，连我也差点向前扑倒。我用脚撑住，拚命地将双臂伸出去。接住掉下来的白色羽翼——真冬的身体，拉了过来。

我背部撞上的地方大概是休旅车的行李箱，加上真冬的体重，感觉全身的空气从耳朵与鼻子挤了出去，背部与后脑勺席卷而来的疼痛，令骨头作响的崩落声持续着，颈部肌肉痉挛。真是危险……

“——对、对不起！”

在满天尘埃飞舞中，真冬从我肚子上坐起身。

“那、那个、我吓了一跳，所以……”

“不、不会，没关系。”虽然若是身后有什么尖锐物品就必死无疑了。与其说是因为疼痛，不如说是因为甘苦交杂的烦闷想法而动弹不得。我继续维持仰躺的姿势看着真冬。在春天的光芒下，以琥珀色的发丝为框的脸庞。虽然CD封面给人成熟的感觉，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微微泛泪的海蓝色眼瞳，是我熟知的，那个爱哭又易怒的女孩子。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许许多多的话语哽在喉头，加上涌出的某股滚烫的感觉，使我的嘴唇颤抖不已。

“……我没想到、你会来。”

结果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冬的脸倏地转红。

“为、为什么？”她紧握拳头放在我的胸前，脸凑了过来。“你会过来，表示你看到了吧？我的公演预定，所以才……”

“咦、啊、嗯、嗯。”

明明只要相信就好了。

“不过，上面写的是两点，我来时没有半个人，所以……”

真冬连耳根都红了。

“那、那个、那、那是……两点指的是、法国时间。”

真冬痛苦地找着藉口。法国时间，就是早上六点吗？

“啊、唔——”

“……你又迷路了吗？”

“我才没迷路！”

她碰碰地敲着我的胸口。不过，算了，不过是迟到二、三十分钟嘛。

我已经迟到两年了。不过，真冬还是来了。

“我、我也……”泪水盈眶，真冬吐出声音：“好几次在想，要打电话、还是寄电子邮件好。不过、不、不知道你……所以……”

被真冬双手压着的胸口仿佛崩毁般疼痛。

“所以，若是你没注意到那个，我就、打算忘记你的。现在很难休假，也不晓得何时能来日本，所以我拜讬宣传部的人，帮我在册子上动手脚，但、但是，若是你没有读、没有察觉到，该怎么办？我一直在想……就、就算不做那种事，只要打电话就行了，但是、因为你、你都、没有任何联络，我好害怕、一直都好害怕，即使如此，如果是这里、是这里的话……”

真冬的声音仿佛要被泪水吞没一般。我轻触她放在我胸口上的手。

“……啊、对、对不起。”

真冬站起身，体温离开了。我缓缓坐起身。是不想被我看到她在哭泣吗？真冬一察觉我的视

线就立刻转过头去，用手擦拭眼角，从休旅车的行李箱上跳下去。

“……妈妈的钢琴……”

听见她喃喃自语，我倏地站起身。

真冬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蹒跚地往垃圾区正中央走去。她的背影看起来，仿佛只要一转移视线，就会因日照融化、消失不见般的不真实。

在被垃圾掩埋的钢琴前方，真冬蹲了下来。即使我走到她身后，仍然没有半点动静。她的背影颤抖着。

“……已经、不会、再响了呢……”

无助的声音。

这里已经不再有音乐了。总是联系着我们的魔法消失，现实的景象回到世界尽头，季节将会一再更迭，时间开始流动的现在，只有我与真冬在此。

所以，我唤了真冬的名字。

向蹲在地上看着我的她伸出手。

细削的手指与我的手指交缠。拉起紧握的手，兵冬在我面前起身。宝蓝色的眼眸近在眼前。

“……在这里，真冬帮我找到我的贝斯。”

我缓缓地确定每一句话语。

“在雨停了的清晨，你弹了黑鸫之歌，记得吗？”

真冬定定地凝视着我的双眼，点头。

“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真冬了。”

如同太阳光穿越一亿五千万公里的真空，将热度传达给地球一般，我缓缓地向真冬传达我的话语。她的蓝色眼眸仿佛要溶化在大海中似的，粉红色的嘴唇好几次想回答什么似地颤抖。

“我、我、也是……”

说出一句话，真冬的脸又染上灼热的颜色。不过，我想我的脸大概也一样红吧。

“我在、更早以前……就喜欢上、你了。”

“更早以前，是什么时候？”不由得把愚蠢问题脱口而出，我的声音发抖。

“我不知道。”

真冬闭上眼，在我的胸前叫着。

“当我注意到时，就已经喜欢上你、你这种家伙了！”

“……那还、嗯、真是抱歉……”

“为什么要道歉？”

真冬捶了我的胸口好几次，甚至连头捶都用上了。真是挺痛的，我打算阻止她而举起手——

回过神来，我已经紧紧环抱住真冬的头与背部了。

图

指尖潜入柔软的发丝间，真冬的脸颊靠着我穿衬衫的胸口，我急遽的心跳声或许已经被她听见了，虽然清楚意识到自己做出不得了的事，我却没有松手。

最后——真冬的手也环住我的背部。

“笨蛋。”

胸前的真冬含泪细语。

“我一直在等你耶。”

“嗯。”

对不起，我没说出口，已经没必要对真冬多说什么了。因为在我的手臂之中，确实感受到真冬的体温。

今后若是能够永远不分离就好了。

我们手牵着手，离开山谷。踏入森林的瞬间，身后仿佛又被时间停止的魔法包覆，但真冬与我都没有回头。

林木之间的空气，简直像刚下过雨般沁凉潮湿，那大概是因为真冬眼泪的缘故吧。又听见鸟叫声，在某处的树梢上聊着天。音乐再次回到我们身边。

直到穿越杂木林，回到田间小径为止，我与真冬几乎都不发一语。我只是因为紧握不放的手传来的感觉令我开心得不得了，生怕一开口就会说出愚蠢的话来，偶而瞄一瞄身旁的侧脸就已经卯足全力了。视线一度交会，真冬也害羞地低下头去，或许我们所想的是相同的事也说不定。

走下小径，这时管弦乐团的合奏突然响起。真冬“咿”了一声，压住腰间的小背袋。是来电铃声，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电话？不接没关系吗？”

真冬摇摇头。

“爸爸打来的，没关系。”

这样好吗？铃声一直响到主题段结束后才终于断掉。

“大概是叫我赶快回东京去。”

“行程不是很满吗？”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想出席无聊的派对。”

真冬再次握住我的手。

“……今天、我想一直跟直巳、在一起。”

心脏狂跳，我有股想拉着真冬的手冲下坡逆的冲动。虽然想让这声音冷静下来，但似乎不太顺利。

“呃、那个，现在是休假？到什么时候？”

“下周又要去芝加哥了。”

真冬低下头小声地说，接着突然抬起头看着我。

“不、不过、那个、就是说、五月初时，我会回来一个礼拜左右。还有，夏天还会回日本录音，到时又能见面了。”

我不住地点头，回握真冬的手。

“若是五月初，在连假中有个连续三天的现场演唱企划，你到时会来听吧？”

“现场演唱？”真冬反问时的眼神覆盖上少许不安。“……feketerigo的？”

“嗯。”

抬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胸前，真冬喃喃地说：

“……千晶跟响子……没有生气吗？”

“千晶有点生气。”

颤抖的眼神仰望着我，我笑着摆动握住的手。

“不用担心，她们两人都很想你呢。乐团也一直在运作，最近还会邀请客席团员喔。你记得古河大哥吗？那个眼神很凶狠的吉他手。之前他不是说绝不跟我这么差劲的人一起表演吗？但最近他终于愿意一起同台演出啰。”

所以，不用担心，即使分离、即时改变形体、即使失去——

不会有任何东西是找不回来的。

“那、那么。”

真冬只说了这些，便低下头去不再说话。坡道到了终点，回到水泥街道上，我们在房子之间走了一会儿，终于继续开口。

“那、那个，我买了新吉他喔。”

我吓了一跳，看向真冬。

“我在加州认识了Fender公司的人，请对方配合我的手订制的。”

量身打造呀，真是奢侈。等等，不对，吉他？她说吉他？

“那、那么说来——”

“我带到我们家的别墅来啰，想看吗？”

“想看想看！不，不是这个啦，虽然我很想看，呃呃、所以说……”

“总觉得弹起来的声音有些硬，我比较喜欢放在尤利那边的吉他声音。所以想请直巳帮我看看。”

我用力点头。

“还有呀。”

真冬稍微举起交握的手，看着两人的手指。

“我不晓得自己的技术有没有退步……想请千晶与响子帮我听听，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双手握住真冬的手。“呃、那个，你要不要在录音室练习时露个脸？不行吗？啊、那个、不过、就算在五月的表演突然上台也、总、总之先跟学姐——”

我正要拿出手机，“不行！”真冬抓住我的手腕。视线相对，涨红的脸微微别过去。

“呃、那个、不是不行……那个之后再说……今天我想一直……”

跟你……之后的话语，我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来到车站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跨过简朴的圆环，通过往地下的楼梯，穿过剪票口。

走上月台时，正好能看见远方透出新绿的山间有一点灰色。真冬与我在踏上最后一层阶梯时都停下脚步，静静凝视在世界尽头、时间停止流逝的那间百货公司。

这时，倏地，灰色的表面飞散，化为数不清的碎片散落在翠绿的山坡、扩展到蔚蓝的天空。

是鸟群。

一点一点地变换队形，探寻着风往高处攀升。即使距离得这么远，我仿佛还能听见它们的啼叫声。

握住我右手的真冬手指，确认着不存在的六根弦，随着未曾间断的开放弦G音，保罗麦卡尼的歌声往黎明延伸，虽然听不见，但我知道。

当然，那只鸟并不在这个国家。

我现在紧握着的、好不容易回来的羽翼，也会再次飞越大海。不会再恢复原样。

即使如此——

“呐，真冬。”

“……什么？”

“别再消失了。”

代替回答，真冬紧紧回握住我的手。

原本存在于那里的六根弦幻影消散，在胸中回荡的黑鸫之歌粉碎，散落在空中。

在天空盘旋的鸟群也在余音中飞过我们头顶土方的遥远之处。回过头去，水平线上那澄澈的蓝色与蓝色之间，还能看见鸟群的小小身影。

不要回头，振翅高飞吧，我祈祷。紧握的手传来体温，我知道真冬与我有相同的愿望。我们依偎着彼此，静静守护着越过大海逐渐远去的、自己的碎片。

曲目解说

终于到了最后一集，还是请各位多多指教。

一如往常的曲目解说。因为会泄漏许多剧情，请各位看完故事后再继续阅读。

○第一章

●圣诞神剧

约翰 赛巴斯蒂安 巴哈

哲朗在客厅听的歌曲。从前欧洲的“圣诞节”指的其实是12/25圣诞节到隔年1/6主显节这段期间。巴哈创作这部作品的那年，圣诞节期间一共有6次庆典，为了分别在6次庆典中演奏，他作了6部、共64首清唱剧，总称为〈圣诞神剧〉。

由于这同时也是庆祝新年的歌曲，因此其中也有许多旋律开朗活泼的歌曲呢。

●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披头四

小直送的礼物。被誉为摇滚乐史上最重要的一张专辑，是披头四中期的杰作。但他们本人却对此评价存疑。有许多自诩为披头四通的人也曾评断这张专辑的完成度低于《艾比路》，而前卫性不及《白色专辑》。的确，我也不那么喜欢他们中期的曲子。

由于小直在后面的章节会更详细介绍这张专辑，因此在此就暂且不提。各个乐曲的解说也容后再述。

○第二章

●圣诞清唱剧

阿瑟 奥乃格

阿友哥重新编曲的曲目。奥乃格是活跃至二十世纪前半、出身瑞士的法国作曲家，但在日本并不有名。很不好意思的是我几乎也对他一无所知，去TOWER RECORDS（注：日本唱片行）寻找奥乃格的唱片时，在“O”行的架上遍寻不着，愤慨地询问店员后才知道奥乃格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我也有过这样丢脸的经验。

这首作品是奥乃格的遗作。诡谲的低音弦騕序曲，接着从呻吟般的合唱开始激昂，少年合唱、混声合唱、风琴，在各式各样的清唱剧元素交织卷之下扩展开来，最后在优美的寂静中结束的名曲。

●圣母颂

夏尔 古诺

小直一个人在练习室中弹的曲子。圣母颂是赞颂圣母玛丽亚的祈祷文，以这段祈祷文作出的曲目多得不计其数，但其中又以名作曲家古诺所作的这首圣母颂最为著名。将巴哈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册第一首前奏曲作为伴奏这一点也广为人知。

●普世欢腾

罗维 梅森

管乐社演奏的曲目。这是首很有名的圣诞歌曲呢。此外，

●鲁邦三世的主题曲

大野雄二

还与这首歌编成组曲。如何组合呢？这就请各位自由想像了。

●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G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约翰 赛巴斯蒂安 巴哈

真冬曾在独奏会上演奏过的曲目。如谱面上所示，这是一首六八拍的曲子，但也能当成是速度很慢的夏佛节奏。然后以对位的手法将

●Santa Claus IS colnlng to town

这首歌以两倍的速度混进去也没被察觉（大概）。如何组合呢？这就请各位自由想像了。

○第四章

●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

路德维希 范 贝多芬

干烧虾仁与哲朗争论不休的曲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贝九”。由于在这首作品首演时请来的男中音歌手，似乎唱不出“O,Freundej这一句的高音M，因此在无可奈何之余，贝多芬在谱上注记唱成低两个音的升8也可以。虽然我没有听过，不过据说偶而也会有人唱另一种旋律，而且听起来还满奇怪的。

○第五章

●运动与嬉游曲第10首〈探戈〉

艾瑞克 萨提

真冬在水塔时弹的曲子。这是被称为音乐界毕卡索的萨提所作，N首钢琴曲集其中一首。听起来只是很短的普通探戈，但恐怖的是这首曲子在乐谱最后写了连续记号，却没有标示结束处，也就是要永无止尽地反覆下去的意思。

○第六章

●Happy Xmas（War lf Is Over）

约翰蓝侬

圣诞歌曲中经典的必唱歌曲之一。这是约翰的反战歌曲当中最为直接的一首。详细解说请看本文。

●马赛曲

克洛德 约瑟夫 鲁日 德 李尔

神乐阪学姐用吉他弹的曲子。法国国歌，正如各位听到的，这是一首军歌。由于是法国大革命时冲入敌阵的士兵们所唱的歌，因此迅速流传开来，以充满血腥味的歌词著名。不过这类国歌还满多的喔。

披头四在〈你最需要的是爱〉的前奏使用这首歌曲也非常有名，但约翰大概是知道歌词内容而故意使用以表讽刺的吧。

○第八章

●降E大调第二十六号钢琴奏呜曲〈告别〉

路德维希 范 贝多芬

真冬送给直巳的第一首曲子。也就是“离别的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在第一集就已经解说过了，因此在此省略。

●C小调第二号组曲 序曲

约翰 赛巴斯蒂安 巴哈

真冬送给直巳的第二首曲子。在巴哈的时代，Partita个单字指的便是“组曲”。而且结构相当严谨，必须要沿袭前奏曲（Prelude)＋阿勒曼德舞曲（Allemande）＋库朗舞曲（Courante)＋萨拉班德舞曲（Sarabande )＋自由舞曲＋吉格舞曲（O一gue)这个形式，才能称之为组曲。

这首C小调第二号组曲的前奏曲，也就足序曲部分，是由三声部构成、速度逐渐加快的有趣曲子，第三部的赋格是巴哈的赋格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份。

●赋格的艺术

约翰 赛巴斯蒂安 巴哈

真冬送给直巳的曲子之一。据说是巴哈的绝笔之作。巴哈使用他所有的赋格技法，将这首D小调的简朴旋律作出H首变奏曲。在其中的第ff首，已经看不出原曲模样的降B大调部分，据说他正打算将自己的名字“巴哈”撰写成主题旋律编写进去时便气绝身亡了……不过这是后世比较夸大的说法，事实上是由于他病重得无法继续写作，在数个月后没能完成便病逝了。

●音乐的奉献

约翰 赛巴斯蒂安 巴哈

真冬送给直巳的曲子之一。据说是某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将突然想到的C小调主题丢给巴哈，命令他用这个主题即兴演奏赋格，结果巴哈真的当场演奏出来的，就是这首曲子。前面提到的赋格的艺术也一样，巴哈的音乐大多不受限于乐器，因此有各式各样的编曲流传后世。

不过由于这个主题是外行人想出来的，因此相当粗糙，不太容易引用。

●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

前面提到的专辑第一首主题曲，也成为乐团的主打歌。背景观众的喧闹声与欢呼声，实际使用了披头四现场演唱的音源。在专辑的倒数第二首又唱了一次，然后接到下一首安可曲。

●A Day in the Life

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

放在专辑最后的安可曲。这是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的曲子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而披头四当中我最喜欢的是〈Something)。）这首歌狭义上而言，也可说是蓝侬与保罗一同创作的最后一首歌。这是乔治马汀用与以往相同的豪迈手法，将二人分别创作的歌曲片段串连起来的歌曲。

○第九章

●F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呜曲〈春〉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真冬与尤利录制的曲子。被昵称为〈春〉，平易近人、相当受到欢迎的曲子。听起来的确像初春时期，高档餐厅会播放的曲子，但其明明是小提琴协奏曲，却由四个乐章构成，旋律相当复杂的诙谐曲放在第三乐章，可说是充满贝多芬实验性质的一首作品。

○第十三章

●When I'm Sixty-four

约翰蓝侬＆保罗麦卡尼

千晶与小直一起听的曲子。收录在专辑中段、是保罗所作的小品。开始与结束时戏谑的双簧管令人印象深刻，歌词内容也是一个没用的男人向女朋友拚命诉说自己的优点、请求对方让自己“一辈子待在你身边”，令人感到难为情的作品。

○第十八章

●降B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路德维希 范 贝多芬

真冬的来电铃声。贝多芬五首钢琴协奏曲当中，毫无疑问最不受欢迎的曲子。有多不受欢迎呢？请各位上YOUTUBE打“beethoven piano concert”检索看看就能够了解了吧。只有第二号一点也不热门。明明就是首好作品呀。

○附录

●C大调弦乐小夜曲

彼得 伊里奇 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我想应该有许多人听过这首歌的前奏。饶富魅力的旋律充满整部作品，第二乐章加入他擅长的华尔兹，百听不腻，是我能充满自信介绍给古典初学者的一首曲子。不知道该从哪首作品听起的人，要不要试着从这首曲子入门呢？

●Pieces

Tetsu

这是彩虹乐团的第十六张单曲。我问过彩虹的粉丝，据说他们的作品中，只有这首歌是以女性角度撰写而成的。（这是很久以前问的，现在或许已经不是了。）或许算是特别的曲子吧，他们也经常在演唱会上将这首歌作为结束的最后一曲。

非常感谢各位这一年多来的爱戴。能够写到圾后，都是讬了各位读者的福。希望今后也能继续将美妙的音乐与故事结合在一起。

后记

十九世纪俄国的名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为〈C大调弦乐小夜曲〉的代表作。这是为弦乐团写的、共有四个乐章的端整作品。开头那段相当优美、使人印象深刻的A小调旋律，经常被用于电视广告或作为音乐节目主题曲，我想应该有满多人对这首曲子有印象。这段旋律在第一乐章的最后再次出现，在最后一个乐章的结尾重复了三次，为整首作品作总结。

《离别的钢琴奏鸣曲)这四集就是仿照〈C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结构写成的。若是读到最后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这段A小调旋律相当于故事中的哪个部分了。此外，观察得更仔细的读者，或许也会察觉每个乐章的速度记号，与每集的章节数其实是相对应的。第一集与第四集分成二十章左右，会有这么多节，是因为第一乐章与最后一个乐章为快板的活泼乐章；而第三集会分成五个连续的短篇，是由于第三乐章为甚缓板的徐缓乐章。

不过，或许我应该适可而上，先改改我会在后记瞎掰的坏习惯比较好。

在我去年夏天开始撰写这部作品的第一集时，脑中当然完全没有想到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要模仿四个乐章的乐曲结构完成整部作品，根本不可能办到。当时的我并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写到第四集，以及会在第四集结束这些事。

在写到最后的现在，对于水平线另一头的未来、直巳与真冬、千晶、响子会如何走下去，我也没有半点头绪。尤利倒是知道，他现在正睡在我身后的棉被里。抱歉，我是骗你的。才说要想办法治治自己爱胡诌的习惯，下一页又说这种话，我真是无可救药的家伙。

直巳等人的人生正如我的文字所言，继续奔跑着，今后应该也会跑在那条延长线上，但很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的我只能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并祝他们幸福而已。L'Arc-en-Ctel有一首歌叫做〈Pieces〉，这是他们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不仅是小说家，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出了创作者们共通的心情。若是自己的碎片从这双手中飞走，我也只能祈祷它可以振翅高飞，越过大海了吧。

最初的开始是去年四月。在电话中讨论剧情时，责任编辑突然提起了我在网站上刊载的某部小说。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孩，因为喜欢上她，为了她而努力。这样的构图相当简洁明了呢。’

那部小说是以卡片游戏为主题，因为不适合直接用来当商业出版品的题材，我便将很久以前就想尝试看看的青乐题材套用进去，完成了大纲。之后诞生的便是这部故事。似乎有人怀疑我是为了将CD报公帐才写了这部作品的，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正想质问对方是在哪里读了什么，才会存有这种疑问的时候，我将之前的书拿出来一看，才发现自己曾在后记中写过这种话。真是非常抱歉。

故事中的时间轴大约过了一年（虽然最后稍微跳了一小段时间），我也花了几乎一整年完成，与直巳相同，我自己在这一年里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或许将至今为止的二十九年全部加起来也无法相比。但与虚构故事不同，我身边并没有任何别离。仔细想想，今年（注：20o8年）对我而言，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年也不为过，但今后相信还有许多挑战等着我。因井伏鳟二（注：日本小说家）翻译而著名的于武陵的诗中，也有“人生足别离”这样的一句话。

写完这篇后记后，我打算去一趟录音室。现在放在我身旁的，是自搬家以来便一直丢在柜子里的Aria Pro II贝斯。生锈的琴弦也已经换上新的。没错，我又要开始玩团了。虽然不过是一群伙伴们玩玩罢了，但当我开始写这部作品时，完全没预料到自己还有再次玩音乐的一天。原本只是打算将自己失去的事物写成小说而已，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谓的感伤。无论形式如何改变，都不会有无法挽回的事物。自己明明在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点了。音乐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逐渐喜欢上许多自己在执笔时所购买的CD。尤其幸运的是，若没有撰写这部小说，我就不会与拉赫曼尼诺夫及孟德尔颂相遇了。所以，下次希望能由我主动去与音乐面对面。

在提笔撰写这部故事的期间，我受到许多人的协助与鼓励。首先是与我一同创造这部故事的责任编辑汤浅大人；以许多美丽插画表现出角色魅力的植田亮老师；一同游玩的“００会”的各位；我常去光顾的唱片行老板；已经过世的、我敬爱的音乐家们；以及仍然在世、我敬爱的音乐家当中，作为代表的路易与保罗；而最为重要的，就是读到最后的您。谨藉着这个机会，在这里向各位深深致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二○○八年一○月 杉井光